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名望与光荣

下

易丽君 裴远颖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Jaroslaw Iwaszkiewicz

SLAWA I CHWALA

据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Warszawa, 1965年版本译出。

据“Czytelnik”, Warszawa 1978年版本校订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名望与光荣（共三册）

Mingwang Yu Guangro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10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49$\frac{3}{4}$ 插页16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600

书号 10208·229 定价 10.40 元



作 者 像

主要人物表

亨利·罗伊斯基　波兰庄园主。

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太太(爱韦琳卡，爱乌尼亚)　亨利之妻，女庄园主。

约齐奥·罗伊斯基　爱韦琳娜的长子。

瓦莱雷·罗伊斯基(瓦莱雷克)　爱韦琳娜的次子。

米哈琳娜·森奇科夫斯卡(米哈霞)　爱韦琳娜的妹妹。

亚历山德拉·戈翁贝克太太(奥拉)　米哈琳娜之女。

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弗兰尼奥)　奥拉的丈夫。

安东尼·戈翁贝克(安特克，安托希)　奥拉的长子。

安德热依·戈翁贝克(英德雷克，英德鲁希)　奥拉的次子。

海伦娜·戈翁贝克(海伦卡)　奥拉的女儿。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卡齐奥，卡齐克，卡齐)　约齐奥的家庭教师，后为外交官。

帕乌琳娜·希莱尔太太　工厂主的妻子。

埃德加尔·希莱尔　作曲家，帕乌琳娜之子。

伊丽莎白·希莱尔(爱尔日别塔，爱尔茹尼亚)　女歌唱家，帕乌琳娜之女，埃德加尔之妹。

阿尔图尔·马尔斯基　埃德加尔的学生，朋友。

雅努什·梅申斯基　波兰伯爵。

佐菲亚·阿格涅什卡·兹戈热尔斯卡(佐霞)　破产庄园主的女儿,雅努什的妻子。

玛莉亚·比林斯卡　雅努什的胞姐,公爵夫人,斯彼哈瓦的情妇。

阿罗·比林斯基(阿莱克)　玛莉亚之子。

罗莎·卡塞蒂　玛莉亚的大姑子。

安娜·比林斯卡　公爵夫人,玛莉亚的婆婆。

斯坦尼斯瓦夫·维耶维乌尔斯基　梅申斯基家的老仆。

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杨,雅希,雅希奥)　工人,共产党员。

杨卡·维耶维乌尔斯卡(雅霞)　雅内克的妻子。

雅德维加(雅佳,热尔梅娜)　雅内克的外甥女,养女。

泰克拉·别夏多夫斯卡(别夏多希)　梅申斯基家的女管家。

瓦茨瓦夫·舒什凯维奇　安娜公爵夫人家的总管。

波特洛斯(舒什凯维奇太太)　安娜公爵夫人的伴读,后嫁舒什凯维奇。

亚当·普热比亚—温茨基(阿达希)　舒什凯维奇的外甥。

沃洛佳·塔尔洛　波裔俄国青年,后参加十月革命。

阿丽亚德娜·塔尔洛·尼古拉耶夫娜　沃洛佳的姐姐,雅努什的情人,画家,后浪迹西方。

塞韦伦·兹沃蒂　犹太工厂主。

布罗内克·兹沃蒂　画家,兹沃蒂的儿子。

斯坦尼斯瓦夫·胡贝　波兰工厂主。

胡贝尔特·胡贝(胡布胡贝)　斯坦尼斯瓦夫·胡贝的儿子。

海鲁宾·科韦什科　律师。

哈尼亚·沃尔斯卡(汉娜,汉卡,埃文思太太,戴维斯太太)　希莱尔家看门人的女儿,后为美国贵妇。

尤莉亚·革丹斯卡　波兰贵妇。

维克多·革丹斯基　波兰贵族,革丹斯卡之子。

哈莉娜·韦切尔　波兰女演员。

玛雷霞·塔塔尔斯卡　波兰女演员。

涅沃林·瓦莱里安(瓦利亚)　俄国军官,后流亡法国当歌手。

雷涅维奇·菲力克斯　波兰生物学教授。

雅德维加·雷涅维卓娃　雷涅维奇的妻子。

马雷·舒阿尔　法国物理学教授。

目　　次

第　三　部

浮士德式的人物往往在痛苦中获得光荣，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企求重建幸福。

约翰-雅克·梅尤

第十一章 车 队

一

不知不觉夏去秋来。茂密的枫树叶在寒风的袭击面前，显得更加荫翳密集，然而这里那里已经露出了片片黄叶，甚至有整条整条的树枝都染上了一层琥珀色。象飞蛾翅膀一样透明的浅绿色的椴树叶纷纷飘落，盖满了普斯泰翁基园林的林荫夹道和小径。这些树木，白天看起来热热闹闹，挺拔雄伟，然而，一旦薄暮降临，阵阵飕飕的秋风从树梢上掠过，人们便清晰地感觉到，这是颤抖的秋声。

白天，园林里空空如也，花坛之间，枝繁叶茂的树荫之下，很少见到人影。可是，一到黄昏，林荫道上便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群。有的成双成对而来，有的三五结伴而至，也有单身的来者。他们都是从华沙和西部逃来的难民，地主府邸的庭院、厢房和大门外的农舍都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白天，他们各自为生计奔波：寻找柴禾，煮一点果腹的薄羹，为此常常要深入农村，甚至到附近的小城镇。然而，随着夜幕降临，他们都聚集在园林里，彼此聊聊天。一些人不过是唉声叹气；另一些人在思考这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的原因，寻找祸首，探究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罪人；还有一些人则专事传播谣言，那些谣言被渲染夸大，荒诞得令人难以置信；也有一些人谈论什么人在“公路上”的什么地方死了，提供

有关各种知名人士死亡的离奇的细节。可过后却证明那些人都健在，安然无恙。关于政府和参谋本部逃往罗马尼亚的消息就属于这类最不可信的谣言。对此任何人都不肯相信。

因此，每到傍晚园林便活跃起来，充满了一种山溪在夜间哗哗流水的喧声，无家可归的人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同迎击秋风的茂密的树冠发出的惶惶不安的簌簌声汇成了一种奇特的合唱。

普斯泰翁基的地主府邸两侧有两座圆顶小塔楼，木板圆顶上长满了青苔。右侧的塔楼里是米哈霞姨妈住过并在那儿咽气的房间；左侧塔楼上面，就在圆屋顶下，是安德热依的房间，如今塞满了华沙来的客人。在下面底层有个小礼拜堂，小礼拜堂的门是单独朝园林开的。往日只是在某些特别庆典，如举行洗礼或婚礼时才打开这个小教堂的门。如今，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小礼拜堂整天开着。进去的既有难民，也有家里的人，午后便在一些比较刚毅和比较虔诚的老妇人的率领之下举行祈祷。每天傍晚——下午六点钟天就黑了，这小礼拜堂里就挤满了依稀可辨的人群，在幽暗的烛光下他们似乎失去了固定的形态。

也就是在这儿产生并迅速普及开了一种战时的连祷，一长串同各种悲剧环境相适应的向上帝的哀求。连祷声中人们轻易便否定了多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而且似乎那些年高的女祭司每喊一句："开恩吧，上帝，请赐还我们祖国和自由！"都能使她们体验到某种慰藉。这句话使她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和被奴役的境地。但年轻人却无法忍受那种祈祷。安德热依到普斯泰翁基的第一天偶然地闯进了小礼拜堂，他一听到这番话便受不住了。他看不惯这些虔诚的老太婆，在祈祷进行得方兴未艾的时候，愤然离开了这神圣的地方。

然而，庄园幽暗的小礼拜堂里的聚会却搅乱了他的心。仪式早早就开始了——他已不再进入小教堂，却踯躅于它附近，在参天古树的树荫下流连忘返。他自童年时代便很熟悉的那些古老的槲树和椴树，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那些椤树使他回忆起最近的一次夏日旅行。时间相距不过几个星期，可他却觉得隔了好几年。他深切地体验到了自己的寂寞。他常回避海伦卡，因为她会使自己想起那些幸福的夏日，还有父亲的失踪，不知为什么他把父亲的失踪归咎于妹妹。

他再也没有到房子的门廊里去坐过，害怕这会使他回忆起自己某种模糊的幻想，他深知，此时此地他是再也不能唤起对它们的遐想了。他躲在大树的浓荫之下，眼望着小教堂光影绰约的门。他的思想深处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人们剩下的就只有这么点儿东西了。他脑子里思绪万端，百感交集，却表达不出来。这些模糊的想法使他远远脱离现实。对发生的一切他感到茫然，自然也不知道自己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只知道，他不能无动于衷地去听那种消极的、如泣如诉的祷词，只知道自己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然而，他自己所想的到底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罗梅克却轻易地解决了，虽说解决的方式也是孩子气的。他打定主意“上路”，他觉得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明白的事了。

在一个风和日暖的秋天的黄昏——在普斯泰翁基的园林以至全国，这些日子通常都是很暖和的——安德热依在小礼拜堂敞开着的门对面碰上了罗梅克，便问他道，“你想到哪里去呢？”

“暂时还不知道到哪里去。”罗梅克回答。“但是在普斯泰翁基我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本来普斯泰翁基对任何问题也解答不了。”安德热依说。因

为罗梅克沉默不语，他以为对方不懂他的意思，接着又说道，“我曾经在这个门廊里坐了一整夜，当时我以为，我已经对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哩。这还是前不久的事，没隔多少时间。可我现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整个生活都翻了个个儿。我那时是多么幼稚啊！”

他不说了，心知罗梅克仍然不能理解自己的意思。

罗梅克干咳了一声。

“你瞧，我觉得，我们不能这么呆着。”

“我也有同感。”安德热依说。

可是，他没有讲真话。就在他对罗梅克邀他“出门”的建议表示附和的时候，心里对周围的一切却充满了一种无限留恋、难分难舍之情。他明白，必须去开创另一种事业。然而，这些参天古树，这幢带有两个小塔楼的歪歪斜斜的房子，窗前枫树的柔声絮语，甚至园林树荫下的窃窃交谈，从烛光闪烁的小礼拜堂里传来的如泣如诉的祈祷都是多么令人眷恋。安德热依一直把这个软绵绵的、温馨的环境看成是自己的小天地。呆在这儿，苟延下去，把头埋进波兰乡村的沙堆里，岂不更合乎自己的心意？

他自然也想到了卡霞。那温情脉脉，似乎是无意识的爱，也同这幢房子，同这座园林，同到教堂的来回的漫步联系在一起。他想起了教堂的圣器室。枯叶散发出阵阵芳香，在这一片黑暗之中是如此的寂静，他简直不能想象，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竟有人正举枪向人们射击。

“这是最后的寂静。”他这句话与其说是对罗梅克，还不如说是对自己讲的。“最后的寂静。”他又重复了一遍。

罗梅克又干咳了一声，似乎是提醒安德热依说自己在这儿。其实，他是为了打断对方的议论，他有点害怕安德热依的议论。

“你对这一切的感受太深了。”在黑暗中他鼓起勇气说道。

他很想提提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他又觉得，安德热依对它毫无兴趣。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安德热依才开口说道：

“你瞧，我简直变成了个娘儿们。变得这么软绵绵的，萎靡不振。再加上我父亲那桩倒霉事……”

罗梅克思索了一下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安德热依回答：

“你也听见了她们是怎么说的……”

“嗯，不错，”罗梅克犹豫了一下，“不过，难以叫人相信。令尊大人怎么会一去不返呢？”

“他能到什么地方去？”

“你双亲间的关系怎么样？”罗梅克实事求是地问了一句。

安德热依又沉默不语。罗梅克竟然管起了这样的事情来，这使他感到老大不高兴。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真想谈谈这个问题。好在天黑得很，彼此看不见对方的面孔，谈起话来也随便得多。

“我怎么知道？”他说。“表面上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谁能知道。他们俩历来就不般配。妈妈的娘家人过去就看不起我父亲。”他接着又更正了一下，“一直看不起……你知道，瓦莱雷克表舅对我父亲的态度多么令人气愤。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察出了这一点。瓦莱雷克是公开表现出来的，但是，在我印象里，普斯泰翁基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父亲。只有外婆一个人是爱他的，他也非常敬重外婆……不过，我想父亲是爱我母亲的。只是妈妈……在敖德萨

的时候好象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我也闹不明白。似乎妈妈本人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同意嫁给我爸爸的。妈妈那时候爱着另一个人……”

安德热依当然清楚妈妈爱的是谁，但是，这个细节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这太羞人了。再说斯彼哈瓦前不久还在这个庄园呢，而罗梅克自己也能得出安德热依此刻不愿说的那个结论。这个名字真难叫他说出口。他觉得，这个名字会搅乱这一片寂静，足以破坏他如此珍惜的这一点起码的平静。一旦说出“斯彼哈瓦”这几个字，他立刻就得行动起来。可他还想在这湿润、馨香的林荫下静静地坐一会儿。

“可你跟父亲处得很好，是吗?”罗梅克问。

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他觉得用“好”这个字来形容同父亲的关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关系并不“好”，甚至很坏。安德热依爱父亲，却热切期望父亲是另一种人。弗兰齐舍克先生在糕点店里的那副模样儿使他无法忍受：他那打躬作揖，阿谀逢迎，笑容可掬地吻顾客的手的媚态，简直使人感到恶心，使他这当儿子的深感羞愧。可现在，他想把这一切都抹掉，极力想改变父亲的形象。

“提这样的问题！”他终于嘟哝了一句。“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呀！”

罗梅克动弹了一下。

“父亲也有各式各样的。”他用一种哲学家的口吻说。

安德热依想起科兹沃夫斯基先生憎恶罗梅克的小提琴。

“什么各式各样?”他故作粗鲁地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心里很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嗯，是这样，有时我觉得，”罗梅克说，“我妨碍了我的父亲，

我真成了他的绊脚石。要不是为了我，母亲死后他也能再娶了。这可好……父亲一会儿爱上这个，一会儿爱上那个，又羞于在我面前承认……羞于让我看到……便同姑娘们在外面幽会。”

安德热依喜欢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而你难道就不能对你父亲说：不错，不错，我什么都知道，一切全清楚，父亲也别难为情……”

罗梅克勃然大怒起来。

“你跟父亲是这样讲话的吗？”

安德热依在黑暗中笑了笑。

“现在，大概能同他这么讲话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嘛。”

他说出这句平淡无奇的话之后，突然尖锐地感到，人和人是多么地不同。他又一次与其说是对罗梅克还不如说是对自己说道：

“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尽量以一种陌生的、放肆的口吻高谈阔论，显得十分做作。他感觉到了这种装腔作势，但不愿意就此打住。他认为，同罗梅克谈话就得这样。

“我对我的父亲就会这么讲。如果我知道了他有个什么姑娘，我就会对他说：你何必难为情，为什么要害羞呢，我和你都是男子汉……”

“你有个姑娘吗？”罗梅克好奇地问。

“没有。”安德热依以一种最冷淡的口吻回答。

那个想法又回来了。他换了一种语调，以致他自己都感到诧异。

“卡霞近来怎样？”他以一种过于冷淡的口吻问道。

“跟阿卢尼奥一起住在谢德尔策。”

“嫁给他了吗？”

“怎么说哩？……有人说，他们是夫妇。阿卢尼奥在别处有老婆……可现在跟卡霞住在一起。”

“他们相爱吗？”

罗梅克吃吃地笑了起来。

“瞧你，问这种事情！我怎能知道他们是否相爱？既然他们在不可靠的情况下同居，显然是相爱的。他们似乎过得不错，我想，他们是相爱的……你怎么啦？”

“啊，没什么。”

“你想起卡霞来了吗？”

“她对我外婆很好。”

罗梅克哈哈大笑起来。

“对外婆？”他问。

安德热依生气了。

“瞧你，傻头傻脑的，”他说。“这是好笑的事吗？”

“哪里话！”罗梅克严肃起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道，“对我来说，跟姑娘们的这类事总是可笑的。这种事本身就很可笑。你见过是怎么回事吗？”

安德热依含糊地嘟哝了一句。后悔自己开了这个话头。

“我可见过。我经常看到，甚至在小时候我就喜欢跟踪侦察那些跟女孩子在一起的小伙子。春天，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发现这么一对，在干草堆里，在仓屋，在草丛中……只要你愿意去找。你简直不可想象，那看起来多么可笑。”他忽而转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说，“甚至不能说是可笑。只是跟禽兽一般。完全不是人……”

安德热依浑身一抖。

“你说得不对，”他说，“这是非常有人性的。你瞧，我是真心实意想念卡霞。”

安德热依的语气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他的声调里饱含着真诚。

“那你去年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我不想打扰她。阿卢尼奥是阿卢尼奥。”

“也许她不想要阿卢尼奥，只想要你呢？”

安德热依沉默了一会儿。天色很黑，小礼拜堂里的烛光已经熄了。庄重、肃穆的老妇们走了出来，黑暗中显出了她们参差错落的身影：几个往地主府邸的方向走，几个朝着院子和村子的方向走。从老妇们缓慢而庄重的步态里，可以感觉出她们由于自己履行完了责任而心满意足。安德热依盯着远去的妇女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声说：

“……请还给我们，上帝……”

他又提起了刚才被岔断了的话题。

“即使她宁可要我而不要阿卢尼奥，我又怎能解决我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呢？”

“你不会娶她吗？”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又是谎话，声音里是一种佯装的冷漠。想是想过，但那想法已是属于那个完结了的“寂静”世界的。他此刻也许觉得，脑子里从来没有产生过那种想法。既然要结束，就让它结束了吧。

“你听我说，罗梅克，”他说，“我们必须到华沙去。”

“啊，好极了，”罗梅克高兴起来，“我也是这么想的。”

安德热依觉得，从普斯泰翁基到华沙的距离不是以公里计

算，而是以整个生活的变化来计算的。此刻华沙正在厮杀、射击，房子在燃烧，炮声隆隆。

"可是，怎么到那儿去呢？"罗梅克思索着说。

"很简单，骑马呀。"安德热依回答。

此刻他感到力量大增。决定是这么简单。

"到了那儿，我们再去打听该做些什么。"罗梅克又补充了一句。

此刻，院子那边露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一个身材颀长的男子迈着军人的步伐从枫树附近走了过去，安德热依和罗梅克就坐在这棵树下。黑暗中他没有发现他们两人。

安德热依握紧了罗梅克的一只手，似乎是不让他抬身。两人沉默了片刻。

人影朝房子的方向走去。到了外廊上他的轮廓显得清晰多了。

"斯彼哈瓦回来了。"安德热依说。

"他到哪儿去了？"罗梅克问。

"鬼才知道。一个星期前他到布格河那边去了。我感到兴趣的是，他为什么回来了。别人都没有回来。"

"我们必须回去。"罗梅克说。他想直截了当地说，他俩必须到华沙去。

安德热依纹丝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想到回华沙的计划他又有些踌躇，他思考着，这个决定是不是作得太仓猝了。

但是他最后一摆手，说道：

"没什么，用不着思前想后。没有别的出路。"

"为什么你想另找一条出路？"

安德热依从枫树下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

“你知道，我一直还在想着我父亲。”

罗梅克鼻子里哼了一声。

“还在想，自从女士们在公路上把他丢了，至今不是只隔了几天的时间吗？为什么你说‘还在想’呢？如果说你是一直在想念着父亲，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唉，你倒是不感到奇怪。可我自己却感到奇怪。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而我却一直想着我的父亲……我是个自私鬼。你不这样认为吗？”

“你是头驴，不是自私鬼。”罗梅克真挚地说。

“我不知道，立刻就到华沙去，这样做是不是妥当。”

“她们会告诉你父亲，说你回到那边去了。”

“这不那么简单。首先，倘若父亲会回来，我就想马上见到他。我这个人并不迷信，可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为他担心。”

他又考虑了一下，跟罗梅克谈得是否过于坦率了。但马上又领悟过来，他在这儿所感受到的和说出来的一切，都是由于这种担心造成的。

“他会落到哪儿去呢？”他终于绝望地问了一句。

罗梅克不得不担当起一个有理智的朋友的角色。安德热依逼得他只好如此。

“即便说他失踪了，”他说，“可他的小汽车呢？又不是一根针！”

“你没有见过公路上的那种情况，”安德热依说。“在那儿，就是一辆最大的小汽车也会象根针一样变得无影无踪。”

“你要明白，你是一点儿忙也帮不了的。”

安德热依心乱如麻，长叹了一声。

“恰恰是，我们一开头就没有做过别的事。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使自己相信，说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真能叫人发疯。”

他想起自己昨天夜里做的一个梦。梦见在华沙，他坐在自己的房中，母亲匆匆走进房来，老态龙钟，苍苍白发。他大叫一声惊醒过来，浑身大汗淋漓。

“要是米哈霞外婆活着，”他一面朝屋子的方向走，一面说道，“我就会告诉她，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怎样的梦。”

罗梅克无忧无虑地笑了起来。

“你这个人真有点儿古怪。”

他们在小礼拜堂门前站住了脚。蜡烛灭了，门也关了。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去。但是安德热依留住了罗梅克。

“你等一下，”他说，“我就来。”

他又回到小礼拜堂门前，紧挨着门跪了下来，把头靠在冰凉的旧门把手上。他没有祈祷，但想起了童年时代到普斯泰翁基来作客，想起了那早已被他忘怀了的信赖之情，那时，他就是带着这种信赖把自己的手放在父亲的大手心里，他也想起了自己那时说的两个字：

“爸爸。”

这两个字有一股魔术般的力量，顷刻之间，在短短的一瞬里它创造出了那时的气氛，恢复了当时并不复杂的珍贵的感情。与此同时，它又象一把铁锹，安德热依用它把自己的生活道路劈成了两半：把一大块泥土铲到了旁边，掩埋了昔日的蚂蚁穴。

“冷起来了，”他返回时对罗梅克说，“晚上变得冷起来了。”

“路上得带件短皮大衣。”罗梅克说，“在小镇上还能买得着。”

于是他们走进了屋子。

二

在谢德尔策附近公路上发生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戈翁贝克先生没有跑离他的小汽车太远，心脏病发作过后，他的腰和奥拉用颤抖的手笨拙地给他打过针的地方都隐隐作痛。因此，他只好趴在离自己的小汽车不远的一条水沟里，两眼一直盯着那辆小汽车。飞机飞走之后，他还没来得及奔到小汽车跟前，便看到两个男人到了“别克”旁边，使劲地摇着车门。车门锁得很严实，尽管当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弗兰齐舍克先生也没忘记把钥匙带走。

他走近小卧车的时候，两个男人一下都慌了神。戈翁贝克先生认出两人中有一个是著名的律师，海鲁宾·科韦什科。科韦什科常到他家里去，说得确切一点，是常跟奥拉见面。奥拉还唱过几首用他的词谱写的歌，不过，弗兰齐舍克先生对这件事所知无几。弗兰齐舍克先生同海鲁宾之间的交往，只不过是握过一两次手罢了。现在海鲁宾却把他当成了一个老熟人。

“戈翁贝克先生，”科韦什科急忙说道，“请您，我求求您，请您把车开到那边去一下，离这儿只有几步远，那儿有个受伤的妇女，得把她送到谢德尔策去。她就是韦切尔小姐，那个鼎鼎大名的女演员。”

另一位是个青年演员，他只限于重复科韦什科说的最后几个字。

“那个鼎鼎大名的女演员。”

他被吓得晕头转向。他那双蔚蓝色的大眼睛瞪得溜圆。

弗兰尼奥先生极力保持平静。

"先生，我带着妻子和女儿，我必须在这儿等她们。"

"哎呀，弗兰齐舍克先生，"海鲁宾说，"这是桩急事，韦切尔小姐失血过多。我们就把她送到最近的一个包扎点去，您马上就可以回来。女士们到这儿来之前，您早已返回来了。"

"您早已返回来了。"蓝眼睛的演员重复道。

"请您看看，路上并不挤。"

此刻公路上确实不拥挤。被飞机驱散了的难民尚未来得及回到这条白色的柏油马路上来，而那些小汽车大概都已四散开走，还是怎么了？（青年演员心里说"还是怎么了？"是在回答自己的某种想法。）远处，在公路伸展到某个小山丘下的地方，可以看到几部翻倒了的车辆和一匹被炮弹炸死的马仰面朝天翘着的四条腿。小汽车还在冒烟。那地方一定炸得很厉害。

戈翁贝克先生甚至没来得及仔细想想，科韦什科简直就是逼着他坐到了驾驶盘前面。弗兰齐舍克坐进小汽车的时候，还回头望了望，用目光寻找妻子和女儿。他没有发现奥拉。她仍旧躺在土豆地里，还是跑到更远的什么地方去了？他迅速朝四周一扫，仍没有见到她。然而他看到了海伦卡。她离得近得多，她看到父亲跟几个陌生人坐进了车子，大吃一惊，停住了脚步。

戈翁贝克先生只来得及朝她招招手，他这只短小而肥胖的手掌的动作，可以理解为："你们等着"，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再见"。而实际上它竟意味着"永别"。不过，这一层意思当时谁也不明白。

他们走了，戈翁贝克先生自己也没有觉察到是什么时候把车子开动起来的，就这么走了一公里半的路。就在公路边上，韦切尔小姐躺在柳丛之中。她面色惨白，被吓得昏头昏脑。她那对大眼睛睁得似乎比在舞台上还要大一百倍。她身边也有个青

年演员，同跟着科韦什科的那一位长得如同两滴水一样。这青年演员托着女艺术家的一只手，使劲地束紧缠在她手掌上的白手帕。

“上车，上车，”科韦什科催促说。“我们到谢德尔策去！”

“什么？到谢德尔策去？”戈翁贝克企图抗议。

“嗯，到谢德尔策。最近的一处救护站一定是在谢德尔策。”

“伤员在哪里？”戈翁贝克看着走进小汽车的人们，更为不安地问了一句。

韦切尔小姐没有回答，只默默无言地指了指缠着的手掌。

“等一等，等一等，”戈翁贝克说，“您只不过是手上受了伤？”

“只不过！”

两个青年演员对戈翁贝克先生似乎十分愤懑。

“先生，”其中的一个说，“请您快走呀，韦切尔小姐流血过多。”

“炸弹片伤了她的手掌。”

“亲爱的弗兰尼奥先生，”科韦什科用恳求的、急促的语调不停地说。“亲爱的弗兰尼奥先生，请您走吧，请您马上就走吧。您不是想马上就回来吗？你想马上回来，不是吗？请你走吧，亲爱的弗兰尼奥先生！”

戈翁贝克心想，倒也是，能早一点把这受伤的女演员甩掉，也就能早一点返回来接奥拉和海伦卡。他发动了小汽车。

汽车开得很快，迅速绕过了死马和翻倒了的小汽车，从步行的人群中挤了过去，开上了小山丘。他们眼前顿时展现出谢德尔策郊区的景色。整个郊区笼罩在一片大火之中，高大的黑色烟柱凌空升起，直插九月清晨蔚蓝、纯净的天空。

公路边上，一个铁路仓库在燃烧，滚滚浓烟说明，仓库里装

的不是煤油就是汽油。铁路口挤满了马车、小汽车、载重汽车和骑马的士兵。路口挤得水泄不通，陷进人堆就动弹不得。戈翁贝克心想，总得想个法子冲过去，一下闯进了马车和小汽车最密集的地方。马匹受了惊，仰立起来，车体眼看就要翻倒了。戈翁贝克象做梦一样把住方向盘，昨天他一夜没有睡觉。他茫茫然，不知自己出了什么事。

当车子陷入这车马人流的漩涡之中进退不得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安德热依。他怎么样了？他在何方？本以为能在奶奶那儿追上他，但是他不在奶奶那儿。他一定是到普斯泰翁基去了。

就在此刻他想了起来：过了铁路口，往左一拐就到了普斯泰翁基。不管怎么样，把他们弄到普斯泰翁基再说。

他想从这一团糟的困境里退出来。但因他不是个熟练的司机，所以才闹出了一场乱子。不知是他撞上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还是那辆大车撞上了他。只见汽车玻璃前面出现了一张怒气冲冲的军士的面孔。他就是乘那辆马车的人。显然他是在从华沙到谢德尔策的路上爬上这辆大车的。

“你们快点滚出来！”军士生硬地说。“快点出来，明白吗？”

戈翁贝克先生一下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军士为什么命令他出来？

“马上出来！”暴跳如雷的军士又说了一遍，显然他完全不明白当时的处境：这儿挤得密不透风，连车门也无法打开，又怎么能下车呢？再说，戈翁贝克先生即便是下了车，对于军士乘的那辆马车也无济于事。他充其量是要坐小汽车走，但是，又看不出他打了这个主意。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两个小演员吓得不敢吭声。科韦什科想出面调停。他说话

时常喜欢给对方戴高帽子，提高对方的级别，以示逢迎。

“尉官先生，”虽然他非常清楚对方肩章上是什么条纹和星，还是这么称呼他。“尉官先生，为什么要让司机下车？他下车对您有什么帮助？”

“马上下车，”口冒白沫的军士喊叫道，“你们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我的马都弄瘸了。”

而他那匹马，倒似乎是要显示一下腿脚灵便，突然跳到一边，挣断了缰绳。军士一把抓住马嘴，那马拼命挣扎，一会儿奔向这边，一会儿奔向那边，踩断了车辕和车上的挡梯。那马竖立起来，抬起前腿，踩在小汽车的车顶上。

韦切尔小姐发了疯似地大叫，就连军士也被这叫喊声吓了一跳。这叫喊声跟她在剧场装出来的那种叫声毫无相似之处，这是世上最自然的声音，完全不会使人联想起厄勒克特拉或巴尔娜蒂娜[1]的叫喊。

军士抓住了马颈上的鬣毛，把马拉到了地上。那匹烈马还几次掀起后腿，踢着马车的前部，后来才算平静了下来。

“军士！”韦切尔小姐叫道，她多少能识别一点军阶。“军士，您是打的什么算盘？我受了伤，到医院去，您放我走吧！”

军士突然换了一副面孔。他发现一个大声喊叫的妇女，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立刻肃然起敬。

“你们到谢德尔策去吧，”他说，“到医院去吧，不能让一个妇女这么呆着。”

“说得倒挺轻松！”科韦什科终于放了心。“可是，我们怎么动得了呢……”

---

① 尤·斯洛瓦茨基的诗剧《巴尔娜蒂娜》中的主人公。

这时，军士忽然站在汽车踏脚板上，对周围的人群叫喊起来。

“让开，先生们，让开！这儿有个受伤的妇女……”

不知是什么奇迹，那辆大车从坐在小汽车里的人们的眼前消失了，周围的人也在军士的吼叫下退到了一旁。

“退车，先生，倒退！”军士朝戈翁贝克喊道。“喂，往边上退，往边上！停！”

军士就这么指挥着汗流浃背，吓得象只耗子似的弗兰齐舍克先生慢慢把小汽车从拥挤的地方退了出来，退到可以开到一条岔道上去的地方。

“好了，现在我要开到普斯泰翁基去了。”弗兰齐舍克先生想道。“奥拉和海伦卡总能找到那儿去。只要能到普斯泰翁基就好了。”

可就在此时，一个青年演员俯在韦切尔小姐身上叫道：

“哈莉娜小姐！耶稣马利亚，您怎么啦，小姐？”

“又在往外冒血，”韦切尔小姐用一种完全不是演戏的声调说道。

“哎呀，真糟糕！”海鲁宾叫道，一方面是由于韦切尔小姐大叫大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戈翁贝克把小汽车停在岔道上就坚决不动的缘故。

“好，先生们现在就下决心吧，”他说，“先生们是在这儿下车，还是跟我一起朝北去。”

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

一个演员试图抗议。

“你听到了吗，先生？韦切尔大出血。”

“这跟我毫不相干。”弗兰齐舍克以一种突如其来的，连他自

己也感到意外的强硬口气说，“我往北去。我的孩子们在那儿。”

小汽车里的乘客们默默不语。韦切尔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她真的要毫不掺假地晕倒了。青年演员们面面相觑，连海鲁宾也不会说话了。

只有一直站在踏脚板上的军士把头从窗口伸进小汽车里，不安地看了看面色苍白的妇人，他突然摆出了军士的全部威风朝可怜的弗兰齐舍克先生吼叫道：

“怎么啦，先生，您疯了不成？您都在想些什么？往北……往北！……他们正是从那个方向来的，那些该死的希特勒！……到哪儿去?!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他又朝一辆往北方赶的大车吼叫道。但是那辆大车还是嘎吱嘎吱地走了。

“您瞧！”弗兰齐舍克先生迟疑地说。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知道德国鬼子会向那辆大车扫射。您是什么都没见过的。”他又意味深长地添了一句。“而我是见过的。在罗兹近郊，我们都趴在地里，那些德国鬼子从飞机上横扫……先生，别说空话浪费时间了，您赶快往南……”听到这里，科韦什科再也忍不住了，便说道：

“由这儿不能往南。该往布列斯特去。”

“那好，我们就到布列斯特去。”军士说着就打开了车门。“我也在这儿挤一挤。”说罢就在左边，紧挨着韦切尔小姐的两条腿蹲了下来。“绕着谢德尔策快开吧，先生，避开那个火场，直取布列斯特。”

“先生，”弗兰齐舍克声音颤抖地说道，“我把妻子甩在公路上了。”

“怕什么哩，先生，”军士说，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嘲弄。“期票和老婆总是找得着的。你要是不给我开车，狗崽子，你走着瞧

吧！”

右边的车门打开了，一个青年演员跳到了公路上，一转眼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瞧瞧他，好一个英雄！”军士笑了起来，已经变得温和多了，他用手枪敲了敲戈翁贝克的后脑勺，说道：“哎，咱们走吧，先生，咱们走吧，要不，汽油该不够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先生，” 韦切尔小姐用一种半死不活的嗓音说道。

戈翁贝克先生在武装军士的命令下，开动了汽车。

三

安德热依和罗梅克走进餐厅的时候，看到罗伊斯卡太太和斯彼哈瓦正坐在桌边。明亮的灯光给周围投上的宁静的气氛，使安德热依大吃一惊。一如往常的和平居室，餐桌上还摆着蓝色的盘子，台布上还留着吃剩下的面包——这一切都属于那个他在枫树下已经告别了的“寂静”的世界。他眯缝着眼睛，毫不表示惊讶地同卡齐米日先生打了个招呼。灯光直接照射着罗伊斯卡太太的面庞，照亮了她满脸衰老的皱纹和那对琥珀色的光彩熠熠的眼睛。她专心致志地听着斯彼哈瓦讲话。斯彼哈瓦一字一顿地说着，似乎难以向罗伊斯卡太太解释他为什么要回来。显而易见，他同时也是在向自己解释。他的样子十分疲惫。

安德热依没有坐到桌边就插进了谈话，而且相当粗鲁。

“这完全可以理解，”他对卡齐米日说道，“您回来，是可以理解的。您一定是打算回到华沙去。我们也是。”

罗伊斯卡太太朝安德热依瞟了一眼。小伙子神经质的举动

使她吃惊。

"你要喝酸牛奶吗?"她问。"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牛奶放在桌柜上。你们去拿吧,你,还有罗梅克。"

安德热依果然在桌柜上找到了一瓦罐酸牛奶,他给自己和罗梅克各倒了一杯,他们就坐在桌旁,喝了起来。

"你们听听斯彼哈瓦先生说些什么吧,"爱韦琳娜太太又说了一句。

斯彼哈瓦踌躇地向她瞥了一眼。显然,他的话只是为了对罗伊斯卡太太一个人说的。在小伙子们面前,他不想把自己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但他却十分留心地去听安德热依说些什么。

"有什么办法,"小戈翁贝克说道,"呆在这儿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我和罗梅克决定到华沙去。"

安德热依的表现一直使罗伊斯卡太太感到恼怒。她转身对斯彼哈瓦说道:

"司机回来谈了不少有关您的怪事……"

斯彼哈瓦低下眼睛看台布,手上转动着一只装餐具的托盘。这场谈话显然不太对他的胃口。安德热依默默无言地望着昔日的"教师"。他觉得,那一位在为某件事情感到难为情哩。

"那些怪事,"斯彼哈瓦说道,似乎已经制服了自己的窘态。"很快就结束了。那种事,在文学作品中看起来也许蛮不错。可是,如今应该说,在这样紧张的时刻,文学是无用之物。扶犁耕地,在莱蒙特① 的作品中倒写得很美。"

---

① 莱蒙特(1867—1925),波兰著名小说家。这里指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农民》中的情节。

安德热依不懂斯彼哈瓦话里的意思，但他感觉到那些话有点不寻常。

卡齐米日毅然抬起眼睛，直盯着安德热依的面部。

“我给他犁地的那个老农对我说，‘先生，如果您不站在中心，您什么事也办不成……’”

“在中心？‘在中心’是什么意思？”安德热依天真地问。

罗梅克把自己的手放在安德热依的手上，仿佛是叫他不要问。

斯彼哈瓦没有回答。罗伊斯卡太太却微微一笑，带着她惯有的轻微的口吃说道：

“那个农民有道理，卡齐米日先生。”

斯彼哈瓦一直默不作声。他不太掌握安德热依的意图。他有时怕这个对他的情况了解得过多的小伙子。他也许会使他在罗伊斯卡眼里抑或是在别的什么人的眼里出大丑。

“我也觉得，”罗伊斯卡太太继续说道，“站在一旁是什么也干不出来的。如果想办成一件什么事，必须站在这件事的‘中心’。”

“我们的局势这么复杂，”斯彼哈瓦严肃地说，“此刻甚至很难说，应该做什么，到哪里去。此刻要谈论做什么，那完全是发了疯。寻找生存依据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诸东流了。我们丧失了一切机会……”

“毕竟没有丧失发议论的机会。”罗伊斯卡太太突然很有把握地说道。

斯彼哈瓦留神地，甚至是惊诧地望着她。

“她跟在那次战争时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他想道，陷入了沉思。他蓦地想起昔日同罗伊斯卡的那些谈话，竟然动了感情。

可是此刻他必须使自己回到现实中来。“怪呀，我在老农家里整个那段时间，竟一次也没有想起过玛莉霞。”他在心里又记下了这个变化。

他转身朝着安德热依，似乎是刚发现他，又似乎是准备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没有任何关于你父亲的消息吗？”

安德热依的脸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没有。”他嘟哝了一句。

斯彼哈瓦还想问点什么，但是忍住了。

“怎么样？我们是去华沙还是不去？”不耐烦的罗梅克插嘴说。

“您想象不到，奥拉为这件事是多么忧虑。”罗伊斯卡太太以一种过于文质彬彬的口吻说道。

斯彼哈瓦明白，她猜到了自己没有提出的那个问题。他心神不定地问：

“奥拉太太还在这儿吗？我希望，她该哪儿也没有去吧？”

罗伊斯卡太太吃了一惊。

“当然啦，她在这里。她能到哪里去呢？她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丈夫，而现在不管到哪里去，一路上都是很危险的。安德热依也不会放母亲独自离开。”

“我丢了父亲已经够难受的了，”安德热依声音低沉地说。从这句话的语气里听得出他深沉的痛苦。

斯彼哈瓦亲切地看了看他。

“我以为，”他直接对安德热依说道，“呆在这儿毫无意义。德国人一两天内就会来光顾罗伊斯卡太太的农庄。在华沙或者还安全一点。尤其是对年轻人。”

“目前来的还是德国部队，相对说，表现得还象那么回事。我到小镇上去过，一切都算马马虎虎过得去。不过，马上就会建立德国的民政机构，肯定不会是理想的乐园。”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到华沙去。”斯彼哈瓦用一种新的口吻说道。这句话既包括了两个小伙子的意思，又回答了罗梅克急不可待的倡议。

“华沙还在防守。”罗伊斯卡太太用一种十分冷淡的口气说。

“我能想象得出，那是个什么样子。”安德热依低声说了一句，便咬紧了嘴唇。

“那情景不可想象。”罗梅克提高了嗓门说道，“那太可怕了。”

“您有经验，卡齐米日先生，”罗伊斯卡太太说着，抓住了斯彼哈瓦的一只手。“您可是打过仗的……”

“这两次战争不可相提并论。”斯彼哈瓦回答说。“二十年来，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切都达到了出人意料的程度。一九一八年，坦克决定了美国人的胜利。今天，坦克却成了一种普通的武器。不过，似乎至今还没人使用过毒气。”

“防毒面具可以扔掉了。”罗梅克略带几分得意地说道。“防毒面具屁用也没有，不过是徒然增加士兵的负担罢了。”

“谁知是如此呢？”罗伊斯卡太太说。

“有人是理应知道的。”安德热依执拗地回答。

“我想……”斯彼哈瓦慢悠悠地说道，似乎是在逐字斟酌自己的推论。“我想，乘华沙还没有落到德国人手里，最好现在赶到华沙城下。一投降，马上就可以进城去了。”

“从这儿径直去是不行的。”罗梅克说。

“不错，我也认为这不是一条最理想的路线。我们得绕着

走。走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走索哈切夫。从那条路可以到雅努什先生那儿去。你没有地图吗？没有公路图，小汽车路线图吗？”

“我们的小汽车里有一张那么好的地图。”安德热依叹息道。

“我这就去拿来。”罗伊斯卡太太说罢就走出了房间。

安德热依站起身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酸牛奶，同时也在罗梅克面前放了同样一杯。

“喝吧，你会变得聪明一点。”

斯彼哈瓦好奇地瞟了安德热依一眼。从他的声音里已听得出某种欢快的情绪。“他在幻想着某种行动，某种猎奇。”斯彼哈瓦思忖道。

他没有责备小伙子。新局势创造的种种新机会对他不是也很有魅力吗？正常生活已被打得支离破碎，剩下的便只有冒险猎奇的机会了。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甚至生活本身也不例外。

他们俯身在罗伊斯卡太太拿来的一张地图上，这是一张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地图，一张波兰地图。他们望着这片靠一个纤细的叶柄同大海相连的枫叶，望着这只胸部弯成一个大弓形的天鹅。

安德热依心猿意马地听着关于出发路线的讨论，在这条路线所必经的各条道路上，此刻都尽是德国坦克的轰鸣。他望着国家的版图，望着象竖琴一样弯曲的维斯瓦河那根蓝线，心里想道，“这就是我的祖国，她已经不存在了。”

“从这儿进入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斯彼哈瓦用手指指着说。

“再过维斯瓦河到韦晓格罗德。”罗梅克接茬儿说。

“这种走法得花多少时间？”罗伊斯卡太太问。

“任何估计都毫无意义。谁知在最近的一个拐弯处会碰上什么情况？”

安德热依从地图旁边走开了。他站在窗前，眼望着夜色笼罩的园林。“任何估计都毫无意义。”他脑子里翻腾着这句话。

然而，总得有个估计，总得有个计算，即便是包含成百上千个未知数也好。只是，这个估计应从基础上开始，应一开头就估计到。一切都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必须是某种具体的样子。

“不要抱任何幻想，安德热依。”他心里说道。“走时我们应认为一切都很正常，不论出现什么结果，都应认为是正常的。”

“不论什么样的结果，都应认为是‘正常的’。”他又想道。

也正是他站在窗前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了对死的具体想法，他如今已经能够想象死亡了。他又朝聚集在地图旁边的人们瞥了一眼。从罗梅克的脸上他看到了片刻之前自己感受过的东西：追求猎奇。

“如今能够这么孩子气吗？”他想道。“但是，一线生机不也正在于此吗？归根结底，整个的生活不一定就得是一场惨败。”

此时，餐厅的门打开了，奥拉走了进来。安德热依把视线转向了母亲，好象是在等着她的最后决定。显然，奥拉至今一直坐在没有点灯的房间里，因为她一见到光线便眯起了眼睛，一开头，她不知道餐厅里的那个人是谁。斯彼哈瓦欠了欠身，说道：

“您好，太太。”

安德热依聚精会神地望着母亲的脸，仿佛生平第一次见到她。他从这张面孔的表情里看出了某种处女的特征。这不是灯光的效果，相反，强烈的光线只不过把满脸的疲惫和不安勾画了出

来。安德热依诧异地想到，他从未这么注视过母亲；从母亲跟卡齐米日见面时的那种微笑里，从她向他伸过手去的动作里，他看到了某些早先一直视而不见的东西。母亲在他眼里显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美貌。

不知是由于罗梅克在枫树下提过的问题，还是由于别的什么缘故，他反躬自问，“母亲过去是幸福的吗？”此刻他关心的不是母亲的命运，而是这个女人的命运。在此之前，他从未考虑过，自己是否爱母亲。母亲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地位，仅此而已。可是现在，当他看到沐浴在宁静的光线之中的她，当他理解到，她就是自己如此难舍难分的宁静的化身时，他才感到，他跟她之间有着一种真正牢不可破的亲密关系。母亲的形象陡然进入了他的意识，如同她陡然走进了这个房间。

奥拉转身对儿子说：

“你到哪儿去了，安德热依？我一直为你提心吊胆。请你发发善心，不要一去就这么久吧。我自己也不明白都在想些什么。”

“可我整个时间一直呆在屋子前面。”安德热依回答说。

“你没来吃晚饭呀！”

“这又算得什么晚饭。”罗伊斯卡太太插言道。接着她又对卡齐米日说道，“我总希望一切如常，可是许多事情办不到。”

“您感到有什么困难吗？”斯彼哈瓦出于礼貌地问道。实际上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人们稍一习惯于自己的处境和已经发生的事变，”罗伊斯卡太太叹息道，“马上就要提出种种苛求。而我又是一筹莫展。我怎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呢？……”

安德热依站在房子中间。

“妈妈，我们回华沙去。”他说。

他注意到了母亲的目光投到卡齐米日脸上的迅速的一瞥。它转瞬便消逝了。

“可你们能把马给我送回来吗？”罗伊斯卡太太问。

“我们把马留在雅努什那儿。”斯彼哈瓦说。

“行！”罗梅克满意地附和道。

安德热依一边在房中踱着方步，一边侃侃而谈。

“到了华沙一切就清楚了。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该做些什么；那儿总得有个领导。我们必须知道，人们都在做些什么……”

罗伊斯卡太太理智地岔断了他的话。

“你们不能稍等一等吗？将来总会有个正常的交通联系的。”

“我想，那得等很长时间。德国人才不在乎呢，他们有的是汽车。”

“到华沙去我们得花多少时间？”奥拉出乎意料地自问道。

安德热依停住脚，带着某种得意的心情朝母亲看了一眼。

“这就是说，你也去？”

“瞧你！我能放你独个儿走吗？”奥拉说。“如今我必须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走的每一步我都要心里有数。”

“安特克一定也会找到华沙来。”安德热依用一种解释的口吻补充说。

罗梅克插言道：

“您不一定要去。对妇女来说，去华沙不太合适。我们会照顾安德热依，我和斯彼哈瓦先生。”

斯彼哈瓦想了想。

“可我觉得，有个妇女同行对我们会更安全些。这样，我们看起来就更象是回城或回华沙近郊的难民。因为，全是男人，看起来也许象仓促化装的军人。尤其是，男孩子们都这样年轻。”

“作为军人甚至还太年轻了。”罗伊斯卡太太笑笑说。“我也认为，你们带着妇女同行确实要安全一些。我指的是一个妇女。你们把海伦卡留在我这儿吧。”

奥拉同意了。

“这样最好。海伦卡留在姨妈这儿，等等看事情怎么发展。倘若弗兰尼奥或安特克到了普斯泰翁基，也会碰到海伦卡。”

罗梅克又一次提出自己的问题：

“明天我们就能动身吗？”

“明天恐怕来不及准备。得给你们弄一辆象样的大车，要使它能走远路，得上油，得仔细检查一下……还得给你们准备路上吃的干粮……你们是不是想带个马车夫？”

“有什么必要？”罗梅克说，“马我自己能对付，安德热依也能帮把手。”

“我是骑兵炮连出身的。”斯彼哈瓦笑了笑说。“马总是很听我的话的……路上这一手可能用得着。”

“您将是这支远征队的首领。”爱韦琳娜太太又笑了笑说。

这时，海伦卡走进房来了。

她把眼睛一眯，看起来完全不象十五岁，她那模样儿就象一个聪明的成年妇女。

“在开什么会？”她问。

“我们要到华沙去！”安德热依差不多是高兴地叫喊起来。“妈妈，斯彼哈瓦先生，罗梅克和我都去。”

“我呢？”海伦卡问。“你怎么处置我这个人？”

"你留下，海伦卡，"罗伊斯卡太太说。"我完全不知道，如今一切该怎么安排才好。"

海伦卡默想了一会儿。

"真的，"她说，"也许这样安排最合适。"她向母亲投去询问的一瞥，但是奥拉挺直腰板儿坐着，甚至面带微笑，显得十分刚强。

看到母亲平静的模样，海伦卡宽容地，甚至轻蔑地微微一笑。奇怪的是，这笑容改变了海伦卡的面貌。那种损害了她的姿色的尖削的轮廓倏然变得温柔起来，使她颇有些象弗兰齐舍克先生了。这时海伦卡显得很可爱，但不那么美。姑娘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她极力使自己不笑。

"这样最好，"她又说了一遍，"我不跟你们争了。"

"好，"罗伊斯卡太太沉思片刻后说道，"我也太寂寞了。不错，科兹沃夫斯基先生还在这儿，"她朝罗梅克看了看，又匆匆补了一句。"尽管如此，你们走后，我还是会感到寂寞的。"

"是呀，"奥拉接口道，"瓦莱雷克怎么啦？"

罗伊斯卡太太没有回答。她站起身来，对安德热依说道：

"你还想喝点酸牛奶吗？"

"不，不，"安德热依急忙回答。"我已经喝够了。"

四

米哈霞外婆咽气的那个房间渐渐腾出来了。住在里面的难民有的在附近的小镇上找到了住处，有的到谢德尔策去了，也有的往东走了，最近从那儿可以去立陶宛和苏联。房间整理得总算差强人意，母亲走后，海伦卡就要搬到那间房里去住。

一大早，海伦卡就上楼来了。奥拉站在一面长圆形，暗绿色的旧式镜子前面。海伦卡走到门口进退两难，但母亲并没有发现她。奥拉凝视着平静如水的绿色镜面，眉心紧皱，那样子就象在极力回忆什么。是昔日的发式？还是早已忘却了的衣裙？

海伦卡咳了一声，奥拉回过头来。

“爱起漂亮来了，妈，”海伦卡说道，动手整理靠在对面墙边的柜子。“对着镜子卖俏。”她又补了一句。

奥拉给惹恼了。

“你都在说些什么！你恐怕很清楚，我从来都不曾对着镜子‘卖俏’。”

“这倒是真话。可你现在对着镜子看得那么仔细。”

“不错，我照过了。”

“你照出了什么？”

“海伦卡！”奥拉猝然一转身对女儿说道，“难道你脑子里从未想过，母亲也是个人？”

海伦卡从柜子前扭过头来。

“没有，”她回答说，“从来没有。同样，你的脑子里也从未想过，女儿也是个人。”

“海伦卡，”奥拉的口气软了下来，“首先，你不知道我脑子里什么时候在想些什么。你对此不甚关心。”

“这只是由于你是这样多愁善感。”

“我宁可多愁善感，也不要冷酷无情。”奥拉说罢走出了房间。

当时已是晌午时分。奥拉来到前厅；斯彼哈瓦从对面的台阶上走了上来。突然有人大叫一声：

“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

安德热依和罗伊斯卡太太奔到餐厅的窗口。沿着林荫甬道驶来了一辆德国轻便小汽车。还看不出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大家都到楼上去呆着。"罗伊斯卡太太说罢便往大门口走去。仓惶失措的奥拉和卡齐米日站在前厅。

"你们上楼去吧，哪儿也不要去。"罗伊斯卡说。"德国人。"

安德热依没有离开窗口。小汽车开到了门廊前面，从车里走出两个男人。其中之一是个德国飞行员，动作敏捷，优雅；另一个是个文职人员，戴一顶准军帽，穿一双长统皮靴，短皮大衣。此人的一举一动也象个军人。"莫如说，象是当过军人。"安德热依在心里矫正道。过了一会儿他才认出那人是瓦莱雷克。

他不愿扔下姨婆一个人去应付局面，便跟在罗伊斯卡太太身后来到穿堂。这是他从近处看到的第一个穿军服的德国人，而看到瓦莱雷克也没有给他什么愉快的印象。他感觉到，自己的脸色发白，两手冰凉。

瓦莱雷克已同年轻的飞行员来到穿堂，站在母亲对面。罗伊斯卡太太的面色也很苍白，紧闭着嘴。瓦莱雷克好象没有注意这一点。

"我请我的朋友冯·贝姆先生把我捎到这儿来看看妈妈。我很担心妈妈，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罗伊斯卡太太沉默不语。

瓦莱雷克尽力装出一副兴奋的样子。

"这是我的新朋友，冯·贝姆中尉。目前他驻扎在谢德尔策……"

年轻军官鞠了个躬，罗伊斯卡太太点点头，但没有伸出手。瓦莱雷克又装作没有看到这一点。

“请，”他不等母亲邀请便对德国人说，显然他怕母亲不会请他们进屋。“请进去。”

他脱下短皮大衣，把军官往客厅里引。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安德热依。

“啊，你在这里？”他说道，既没有向他伸出手，也没有把他介绍给军官。

他们一直走进客厅，坐在安乐椅上。罗伊斯卡太太看到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好跟了进来。安德热依一直紧攥着冰凉的两手，也走了进来。只有瓦莱雷克一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用相当蹩脚的德国话对自己的“新朋友”谈着普斯泰翁基的变迁，详尽地描述了一遍一九二〇年的事变，又把母亲的经营方式赞扬了一通。显然，他是希望德国人对他母亲的庄园有个好评价。年轻的德国军官也是这样理解瓦莱雷克的那番话的，便开口说（这是他进入波兰家庭后第一次开口）：

“很好，这是个模范庄园。我认为，那些不善于经营田庄的人我们不能留用。您明白，我们得养活老百姓。不过，这不是我管得着的部门，”他微笑着补充说，朝罗伊斯卡太太那边点了点头，“要是事情发生了什么变故，我可是一点忙也帮不了。”

“哪能？男爵先生！”瓦莱雷克带着夸张的热烈口吻喊道，“我们哪敢惊动您呢。不过，我相信，如果我母亲会面临什么危险，您一定会及时给我们警告的。”

德国人含糊地嘟哝了一句。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未必一定会预先提出警告。

但瓦莱雷克仍在没完没了地说着。

“我真为你急死了。”他把德语句子和波语句子混成了一团。“我着急死了，你可以想象，我该有多着急。虽说，幸好这一带没

有发生任何战斗。”

“许多村子被烧光了。”罗伊斯卡太太用自己准确流利的德语说道。

飞行员留神地向她瞥了一眼。他是个浅黄发的男子，头发微微有点发红，满脸雀斑，一双色淡而透明的眼睛。他那张清秀的长形面孔却带有一种颓废的表情。罗伊斯卡太太用一口漂亮的德语发表的谈话，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战斗在东普鲁士的什么地方进行。”瓦莱雷克无休无止地说，老是一会儿说德语，一会儿说波兰语。“多么荒谬，其实整个这场战争都是毫无意义的。难道我们会认为，我们有能力抵抗如此强大的势力？”

听到这里，安德热依开了腔：

“有人认为，这股势力并非那么强大。”

瓦莱雷克轻蔑地朝他瞟了一眼。

“那得看，是谁这么想。”

“我们的指挥官们，或者说是我们的领袖们。”

“咳，是这种人！”

这段话都是用波兰语说的。德国人严肃地看了看安德热依，又望了望瓦莱雷克。似乎在把他们两人作一番对照。其实，这毫不奇怪，他俩外貌上的相象任何人都会感到十分触目。只不过，安德热依双眸清澈、晶莹，有时呈现出蔚蓝色，有时呈现出灰色。瓦莱雷克的眼睛幽暗而阴沉，今天又显得特别不安宁。

安德热依同样也在端详自己漂亮的表舅。当瓦莱雷克不时看看母亲，又看看那个冷漠无情、令人厌恶的德国人时，他眼里的诡秘神色，他瞳孔里射出的那道惶惑的光芒，使安德热依感到

厌恶和不安。

罗伊斯卡太太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不安。

“你不必为我担心，你知道，我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妈妈这儿的人可太多了。”

“有什么法子？这都是些‘逃难的人’，我又不能把他们轰走。”

“妈妈养了很多这样的人吗？”

罗伊斯卡太太没吭声。

“院子里有很多吗？”

“很多。你自己去看看。”

“妈妈在家里也养了很多吗？”

罗伊斯卡太太没有回答。

客厅的窗户朝着园林，从窗口可望见大门和房子前面的花坛。但由于有许多灌木丛和树木遮掩，看得不太清楚。尽管如此，罗伊斯卡太太还是发现有一辆一匹马拉的小马车驶进了大门。她吓了一跳，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可是已经晚了。瓦莱雷克顺着她的视线看去，既看清了马车，也看清了门廊前从车上下来的那个人。

“嗬，嗬，嗬，”他说道，也站了起来。“请原谅，”他转身对德国军官打了个招呼，“来了一位我非常感兴趣的人物。请您见谅。”他又添了一句，三脚两步便到了穿堂。

来者站在衣架旁边，正在解头巾，脱大衣。她是克莉斯蒂娜。

“上帝呀，克莉霞，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瓦莱雷克用一种特别殷勤的口吻说道。

克莉斯蒂娜一下呆若木鸡，半举着一隻手在衣架旁愣住了。

“你那尊敬的夫君在哪儿？”瓦莱雷克嘲讽地问道。

然后他突然走了过去，猛地一下抱住了克莉斯蒂娜，她还没有来得及叫出声来，便在她嘴上吻了一下。随之又放开了她，纵声大笑起来，似乎开了一个世上最得意的玩笑。

“你怎么敢！”克莉斯蒂娜说。

但她立刻控制住了自己，脱下大衣，平静地问了声：

“姨妈在哪儿？”

“在客厅里招待德国军官哩。”瓦莱雷克回答。

“你胡说，”克莉斯蒂娜说着，走进了客厅。在那儿她果然看到罗伊斯卡太太和安德热依跟一个德国军官在一起。

“姨妈，我来打搅姨妈一小会儿。”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便开口说道。

罗伊斯卡赶忙站起身来，跟在来者身后走了出去。吓得魂不附体的克莉斯蒂娜一直往餐厅后面跑去。跑到了备餐间，这才一把抓住了罗伊斯卡太太的手，惊慌失措地盯着对方的脸。这种惊慌失措绝不仅仅是由于同前夫的意外相逢引起的。

“姨妈，”她说，“我丈夫从普鲁士的战场上回来了。此刻正呆在我那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来找姨妈商量一下。”

“他当过军官？”

“不错，当过大尉。”

“糟糕！”罗伊斯卡太太说，“其实，我什么也不清楚，只是听那些难民讲了那么多离奇古怪的事，要是他们讲的都可信的话……”

“可我在这儿碰上了瓦莱雷克。这是个坏兆头。”

“看你说的，克莉斯蒂娜！”罗伊斯卡说。

“非常对您不起，姨妈，可我真是吓坏了。他会对我提出什

么要求来的。”

“首先，他不应知道你丈夫在家。”

“莫非他是跟德国人……”克莉斯蒂娜向来不会把自己的意思说完。

“我什么也不知道。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不过，他是同这个德国人一起来的。”

“怎么？他是跟这个德国军官一起来的？”

“不错。”

“他已经跟德国军官搞到了一起？他是从哪里来的？”

罗伊斯卡太太耸了耸肩膀。

“大概是从谢德尔策来的。他不是住在谢德尔策吗？”

“他已经交上了德……”克莉斯蒂娜浑身一抖。然后，她一边把捏在手上的手套戴好，一边说道，“既然如此，我得赶快溜。”

“你稍等一会儿。”罗伊斯卡太太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

“不，不，我不等了。我被他吓坏了，要是他还……”

于是，她匆匆走进餐厅，来到穿堂。但是瓦莱雷克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

“你为什么这样匆忙？”他郑重其事地问道，“你等一会儿吧。”

“我不能。”她答道。

“你为什么不能？失火了吗？

“我得马上回去。”

“恐怕不会是你那位尊敬的夫君在等你吧？”

克莉斯蒂娜穿好了大衣，系上了头巾，没有回答。

“你丈夫在部队里，不是吗？”瓦莱雷克追问道。

“可不是吗，”跟在他们身后的罗伊斯卡太太证实了这一点。

而后她又悄悄对瓦莱雷克说，“这个军官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

“哎呀，为什么？妈妈会看到为什么。他对我们会有用处的。再说，这是个很正派的人。”

“你没看到，我说到轰炸时他多么注意。”

“说真的，妈妈，您也糊涂，每一个军人都必须执行自己上司的命令。”

“你把他弄走，马上弄走，”罗伊斯卡太太严厉地说。

瓦莱雷克稍显惊诧地看着母亲。他有好久不曾听到这种语气了。

“妈妈会后悔的。”他低声说。

“不管我后悔不后悔，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罗伊斯卡太太朝前厅一望，克莉斯蒂娜已经不在了，她跑进了自己的小马车。

罗伊斯卡太太抓住瓦莱雷克的衣袖，把他拉到穿堂的一个角落里，用一种急促的、激动的耳语对他数落起来，因为心烦意乱口吃得很厉害。

“你发发善心吧，你没看到，大家多么怕你！你发疯了吗？整个夏天你没到我这儿来照过面，可突然之间又带着个德国人来了。你是在什么地方跟他交上朋友的？你这样到我这儿来，难道你一点儿良心也没有？克莉斯蒂娜一见到你马上就跑，象是给开水浇了一样。安德热依也浑身打哆嗦……”

瓦莱雷克那张漂亮的面孔由于气愤而变得难看了。

“我会记住这个小狗崽子的。”他说。

爱韦琳娜太太没有去留意儿子的神态。

“你马上给我滚，让我再也别在这儿见到你。这幢房子暂时

还是我的，我可以支配它。我为你感到害臊。”

瓦莱雷克面部掠过一丝笑意，他突然抓起母亲的手，吻了一下。

罗伊斯卡太太一下呆住了。

“妈妈把我看成了一个魔鬼。好吧，我就当个魔鬼。可是，难道妈妈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会真正为妈妈担心？我真的是想，‘最好跟一个什么德国人到那儿去露下面，因为那儿说不定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我是想保护妈妈。”

罗伊斯卡太太以一种温和得多的语气说道：

“我很感激你。但你清楚，我能自卫。我早已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蠢女人了。”

“妈妈恐怕从来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蠢女人。”瓦莱雷克反驳说。

“你不了解我，”母亲说，语气完全软了下来。“你不了解我，你从来也没想了解我。但不管怎么说，你把这个德国人从家里弄出去吧。你们走吧，这就走。”

“好的，”瓦莱雷克又低头吻了一下母亲的手，“我们马上就走。不过，要是妈妈有什么需要，要是妈妈遇到什么危险……妈妈周围的这些人向来是难以逆料的。这群疯子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事情很清楚，一切都完了。现在我们完全从属于他们。请妈妈注意。要是一旦……马上到谢德尔策来找我。”

“好，好。”罗伊斯卡太太急于脱身，只好这么说，“再看看吧，看一切怎么安排。”

“一切都已成定局。没有一点好怀疑的。”瓦莱雷克生硬地说。“我真该走了。还有谁住在妈妈这儿？”

“没有外人，真的。除了奥拉和安德热依，没有旁的人。”

此时，似乎专为揭穿爱韦琳娜太太的谎话，海伦卡跑进了穿堂。她全身沐浴在九月清新的空气里，神采奕奕，头发披散在肩头上。她一见到瓦莱雷克便站住了。

"嗯，海伦卡跟她母亲在一起。"罗伊斯卡太太接着说，仿佛是把刚才的那句话说完，但是，她的脸红了。

瓦莱雷克向海伦卡伸过手去。海伦卡犹豫不决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知道，知道，"瓦莱雷克不紧不慢地说。"我看得出来，这是海伦卡，虽说她大变样了。完全成了个大姑娘。"他又转身对母亲说，"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象她父亲，"罗伊斯卡太太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

"也许有点儿，"瓦莱雷克笑笑说，"不过，要漂亮得多了。"

他毫无顾忌，直勾勾地盯着小姑娘不眨眼。

"我不知道'小姐'在这里。"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

"是的，我来了，"海伦卡回答，"我可能要在这儿住一阵子……"

她没往下说，因为她瞥见罗伊斯卡太太脸上有种不让她说下去的表情。

恰好，德国军官出现在客厅门口。安德热依带着一脸迟疑的神色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军官说起了法语，带很生硬的德国口音。

"战争结束了，"① 他说，"我劝这个年轻人学德语。波兰懂德语的人太少了！"他望着瓦莱雷克又补了一句。"我们该走了吧？"他又用德语问道。

---

① 原文是法文。

“是的，是的，”瓦莱雷克一边回答，一边故意贪馋地盯着海伦卡不放。“我们走吧。”

“我很高兴，”德国军官转身对罗伊斯卡太太说道。“我希望您不至于需要我们的帮助。不过一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谢德尔策要住多久……”

罗伊斯卡太太什么也没有说。她默默无言地向军官伸出手去——这一次她不得不这样做了。瓦莱雷克热情洋溢地同大家告别，这份亲热劲儿，对他这个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他的表现引起安德热依的不安。他脑子里想起了过去所有的那些假期。但是瓦莱雷克拍拍他的后背，很友好地说：

“嗯，保重吧，安德热依。但愿你脑子里不要想出什么蠢事来。”

安德热依把客人送到门廊（即便是在这种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老习惯），心里揣摩道：

“既然他警告我不要想什么蠢事，那肯定在什么地方有人在想‘蠢事’。”

“战争结束了。”①德国飞行员钻进小汽车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同时，向站在门廊里的安德热依友好地招了招手。

小伙子忍不住用怀疑的语气说道：

“您相信吗，先生？”②

瓦莱雷克想说句什么，但小汽车嗖的一声开走了，瓦莱雷克张着嘴巴离开了家。

“他们这一次来不是好兆头。”安德热依思忖道，但没有把这想法告诉罗伊斯卡太太。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你们在客厅里都谈了些什么？”安德热依回到房间里的时候爱韦琳娜太太问他道。

“他劝我，要我学德语，就这些！”安德热依回答。但爱韦琳娜太太觉得，安德热依有所隐瞒。

五

九月的清晨，天气晴朗，可已很有些秋意。门廊前面停了一辆大车，车上铺满了干草，盖了许多麻袋。驾车的两匹膘肥体壮的枣红马，看起来实在壮观。正如怀疑主义者安德热依说的，“过于壮观了。”不过回华沙的人还不多，斯彼哈瓦担保说，不会出现强行征用马匹的危险，也不会有搭顺路车的旅伴。

他们什么行李也没有。奥拉和海伦卡的大小箱笼都留在那辆失踪的小汽车上了。安德热依当时是步行，没带任何东西。斯彼哈瓦则是只穿随身的一套衣服钻进罗伊斯卡太太的小汽车的。只有罗梅克一个人还有点衣物。当然，车上还塞了两筐备用的食物，不仅是在路上吃的，同时也要用来对付到华沙后头几天的日子，谁知道那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食物供应肯定好不了。

“这看起来倒很浪漫，”海伦卡站在门廊里望着这辆大车说道。“不过，要是向姨婆借辆小汽车是不是更方便点？你们可以坐小汽车到华沙去，两个钟头就到了。”

安德热依一边把装了喂马的燕麦的麻袋往坐位底下塞，一边答道：

“你说得倒轻松，小汽车，小汽车！有辆小汽车可不是好多了！但是，小汽车得要汽油，姨婆已经没有汽油了。路上，你哪儿也别想弄到汽油……如今到哪儿去搞汽油？即使什么地方保

存了一点儿，德国人肯定也拿走了。”

“真的，”海伦卡说道。她脸上没有笑容。“你有时分析问题甚至也很有逻辑。”

“喂，海伦卡，跟我们走吧，”罗梅克说着登上了干草铺的车夫座。

“你瞧，我可没那么大的兴致，”海伦卡说，“这一路肯定是非常无聊的。”

“我担心的倒是，一路上的节目恐怕会过于丰富多采。”安德热依说。

海伦卡耸了耸肩膀。

“姨婆也劝我走，可妈妈不同意，她无论如何要我留下来。”她仿佛是意味深长地突然说道。

小伙子们没有留神这句话，但海伦卡象“大人”一样长叹一声，使安德热依放下手里的活儿，注意地朝她看了一眼。

“你今天怎么这样多愁善感？”他问道，同时皱起了眉头。

“你瞧，你那模样儿就象到森林里去野餐一样。”海伦卡不乐意地说，“你们真是一群孩子。”

“孩子不孩子，”罗梅克说，“但这一切也许会以‘到森林去’而结束，一定会如此。”

安德热依思索起来。这个散发着浪漫主义和他所不喜欢的什罗姆斯基① 主义气味的古老的说法，今天却有了新的含义。

他说：

---

① 什罗姆斯基（1864—1925），波兰作家，他的作品涉及到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游击战争。

"又是'到森林去'！怎么一切总是这样周而复始！"

海伦卡没弄明白，她还没抓住这句话的含义。于是又问，"'到森林去'是什么意思？"过后她又为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羞惭，虽说她仍然没有理解到它的现实意义。

这次出行果真是象一次野餐郊游。

罗伊斯卡太太装出一副愉快的神态，小伙子们在车夫座上急不可待地扭动着身子。奥拉脸上罩着灰色的面纱，显得非常好看。斯彼哈瓦坐在车上面色苍白，双唇紧闭，看来只有他一个人理解到这次不寻常的远征是多么的荒唐。这一切使他的思想倒退到远古的时代，他觉得这好象是一次到史前时代远离文明的密林深处的旅行。

罗梅克在马身上抽了一鞭，两匹马猛然向前一蹿，罗伊斯卡太太和海伦卡甚至没有留意到大车是怎样冲出了大门，奔上了乡村的小道的。当时天气干燥，一路尘土飞扬，不久，大车便被团团尘雾笼罩，站在门廊里的人再也看不见它了。

出了村，便是一片辽阔的耕地，有些地方已稀稀拉拉长出了一些玫瑰色的秋播作物的幼苗。浅蓝色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天气是晴稳了。

他们的大车驶近一个小镇。他们远远看到市政局的楼房上飘扬着一面红旗，不禁大吃一惊。布格河的这一边如今怎么会出现红旗呢？简直不可思议。小镇的市场上停有苏联坦克和小汽车，也有许多德国车辆。市政局里在举行谈判。他们没有停留，继续朝前走了。

过了铁路路基，有一条公路通向红砖建造的糖厂，它那一排哥特式的烟囱遥遥在望，公路后边就是森林。一开始，只是路的左边有树木，再过一段，两边都有了。他们把大车赶上了公路，

波兰部队就是沿着这条公路撤退的。道路两旁，排水沟里弃置了大量的军用器材。沿途看到的炮弹箱也越来越多。他们走出森林之后，看到被弃置的炮弹箱就更多。公路两旁的排水沟被成箱成箱的炮弹塞满了。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着。当他们看到一个小镇上聚集了许多部队，而且不仅是德国部队的时候，心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难受。直到此刻奥拉才明白她冒的是多大的风险，心里不由充满了恐惧。她觉得自己竟然会同意这次“出游”（她恐怕就是把这次远行看成了一次郊游的），简直是发了疯，因为这样一来，不仅是把自己而且也把自己的儿子置于危险的境地。她期望斯彼哈瓦能对她讲几句宽慰的抑或是鼓励的话。但是斯彼哈瓦面色阴沉，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心里想着什么别的事情，一声也不吭。奥拉甚至一次也没有想过，坐在身边的竟是自己昔日的未婚夫。那些事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不值得一想，而且她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一年年的时光过去了，对孩子们和失踪的丈夫的操心占据了她整个的心灵，不容她去回忆过往的时代和她在敖德萨时曾唱过的那支歌。

晨雾渐渐在树林间升起，公路宛如一条荒凉的伐木线展示在他们面前。柏油路面上，到处是斑斑驳驳的炮弹痕迹。几天前，这条公路遭到了轰炸。有的树木被劈成了两半。松树和千金榆的树干之间厚厚地堆了一层新劈断的树枝。他们看到了被高高抛在树枝上的一具野兔的尸体。小兔被炸断了的两个脚掌倒挂在松树枝上，就象圣诞树上的装饰物。

他们没有见到被杀害的人。但在某个地方他们看到了一座小土堆。小土堆上的沙土是从路旁的排水沟里取来的。新土还有点潮乎乎的。棕色的坟堆上放了一顶战士的钢盔，再也没有

别的标志。

他们从这个土堆旁走过的时候，彼此没有说一句话，只有罗梅克把缰绳从右手换到左手，脱下了头上的制帽。后来他们见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小土堆。

森林结束了。公路两旁是犁过的和未曾犁过的田野。但是，看不到一个在地里干活儿的人。局势尚未平静，一时还难以进行耕耘、播种。可是，普斯泰翁基附近的农民已经下地了，他们即便是在敌机轰炸和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也在地里干活儿。

公路上笼罩着田野的寂静，两匹马慢悠悠地踏着碎步，罗梅克也赶得越来越平稳了。车上的人又恢复了原先的心境，他们重又觉得自己在进行一次郊游。

公路上渺无人迹。既不见马车，也不见小汽车的影子。

马匹走得很轻快，虽然走了两个小时，仍看不出有什么倦态。车停下来休息，安德热依和斯彼哈瓦跳下车来，往田野走去，为了活动活动两条腿。不论是在车上，还是此刻，他俩面对面单独相处的时候，彼此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公路沿线有些地方仍保留着的电线上，蹲着几隻燕子。安德热依感到奇怪，怎么这儿还有燕子，它们怎么在战前没有飞走呢？

他们休息过后刚刚赶车上路的时候，安德热依回头一望，说道：

“注意，卡车！”

罗梅克微微一惊，在马身上狠狠抽了一鞭，安德热依制止了他。

“行啦，行啦，离这儿还远着哩，别这样抽马，你会把马打惊的。”

他时不时回首眺望。罗梅克把大车赶到公路右边，希望能给卡车让出一条道。

过了一会儿，一辆大型灰色卡车追上了他们。可以看到车上站着许多持枪的德国士兵。司机头上也戴着闪光的德国军盔。

卡车从他们身边开过去的时候，他们发现，站在卡车里的士兵是在押着坐在车里的许多穿黑衣服、留大胡子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

“他们到哪儿去？”奥拉问。这句问话纯粹是形式上的，因为任何人也回答不了。

这一段公路笔直，可以看到它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后来，它又逐渐升高。卡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员一个个跳到公路边上。坐在大车上的人们不明白前面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他们听到一阵枪声，两匹马竖起了耳朵，拼命想挣脱缰绳。罗梅克还是制服了它们。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奥拉问。

“不知道，”安德热依说。“您看看，”他转身对斯彼哈瓦说，“德国人并不是要枪毙他们。您瞧，犹太人都顺着公路边走，而且动作相当轻快。”

又过了一会儿，大车碰上了德国人布置的岗哨。一个德国士兵打了个手势要大车停下。罗梅克勒马停车，斯彼哈瓦和安德热依从容地朝德国人走了过去。奥拉心里一阵紧张。

“能通过吗？”斯彼哈瓦没等德国人开口便问道。

德国人考虑了一下。

“你们走吧，”过了片刻他才说，“你们到哪儿去？”他又补了一句。

“到华沙去。”安德热依带着某种得意的神情说。“到华沙去。”①

“那就得赶快，”德国人说。“也许我们在这儿放羊的时间不会太长。”

德国人的样子看起来很温厚，斯彼哈瓦便冒然问了一句：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德国人笑了起来。

“啊，没事。波兰人在这儿浪费的弹药太多了。现在我们只好来收。犹太人正在收集弹药。”

“可那儿不是在放枪吗？”斯彼哈瓦问。

“别害怕，”德国人又一次使人厌恶地笑了起来。“这是朝天放枪。他们放枪，是叫那些人动作快点。”

大车驶近卡车停放的那个地方时，他们看到一群犹太人正从排水沟里搬运炮弹箱。一个德国军士时不时发出口令，士兵们便把枪举向天空。大车从他们身边驶过的时候，他们就放了一排枪。马匹狂奔起来。安德热依一回头，看到德国人正朝他们路过的那个小镇的不幸的居民们头顶上放枪。

“暂时还是朝头顶上放枪。”斯彼哈瓦说。

第一次面对面同战时风尚相遇，谈不上有什么恐怖的印象。但是奥拉对此情此景却久久难以忘怀。那些心惊胆颤的犹太人斜着眼睛偷偷地瞧着他们，当大车从这些人身边驶过的时候，犹太人甚至还竭力装出笑脸。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朝奥拉丢了个眼色，仿佛是说，“嘿，这一次是小意思了，让他们放枪吧。”这个眼神使奥拉一整天心神不定。他们一行已经过了文格鲁夫，深夜来到路边的一家茅舍，寄宿在一户贫困而又胆小的农民家里，奥

① 原文为德文。

拉一动不动地坐在灶前的一张小凳子上，半句话也说不出来。灶里的火烧得正旺。

斯彼哈瓦走到她跟前。

“您累了吗？”他问。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道：

“两个小家伙在哪儿？”

“他们在卸套。他们得饮马，喂料。要不明天马就走不动了。”

“我们今天走的路多吗？”

“不多。”斯彼哈瓦回答，“大概有四十来公里。您怎么啦？”他发现奥拉面色惨白，便又随口问道。

“没什么。我只是一直在想，他们后来会不会把那些犹太人统统枪毙了？”

“大概不至于。”斯彼哈瓦说，“他们还需要这些人来收集被扔下的炮弹箱。”

“我们的人为什么要把弹药箱扔了？”她的语气里并无好奇的色彩。

“因为他们觉得太重。他们得赶快逃跑。”

“逃跑，到处都在逃跑。”奥拉重复了一句。“我们从华沙来的时候，我在公路上亲眼见过。”

“请您不要以此为怪。”斯彼哈瓦忽然温存地说。

疲惫不堪的农妇用水壶煮开了水，她大概什么时候在地主庄园做过活儿，了解“老爷们”的规矩。斯彼哈瓦拿出从普斯泰翁基带来的小茶叶盒沏好了茶，又端起一杯棕色的茶水请她喝，这一切都使她非常感动。这家农民把“正房”让给了客人住宿。房间里有两张床。他们决定，罗梅克睡在马厩的干草上，以便夜

里看守马。斯彼哈瓦跟安德热依睡一张床，奥拉则在另一张宽大的，虽说是很硬的床上睡。这张床摆在一个角落里，床边的墙上贴了一排画，有新的，也有旧的，还挂了一张这家主人身穿军服的照片。主人不在家，此刻正在什么地方保卫祖国。问到他的情况时，女主人只是叹了口长气，什么也没有回答。

他们一起在“正房”的桌边坐了一会儿，喝着茶，等着两个小伙子。女主人还要给他们煎几个鸡蛋，这女人的小储藏室里还藏了几个鸡蛋。

可是，两个小伙子给马喂了料，饮过水之后，便跑到公路上去了。在九月之夜的阴暗里，屋前的公路象一条银色的带子。一阵阵沉闷的声音从附近的公园里传了过来。罗梅克刚从女主人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那里打听到公园里驻扎的是德国人。

“那儿一定有个指挥部。”小男孩说，他已经是满嘴的军事术语了。“开来了那么多部队。又是小汽车，又是大大小小的军官，先生们可以去看看嘛！”

“他们会让我们接近吗？”

“哎，他们甚至连岗哨也没有派，”小男孩说。“我已经到那儿去过三回了。我还喝过德国人的汤哩。他们在篝火上煮汤。那儿有个地主府邸。”他又用解释的口吻补充道。

“走，”罗梅克伸手去拉还有点迟疑的安德热依，“我们到近处瞧瞧去。”

果然没有任何岗哨，进到营地毫不费事，甚至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再说，那儿已经有了几个农村的小男孩，他们在篝火之间没事人儿似地转来转去。

公园入口处的大门被推倒了。显然是由于太窄，小汽车或是坦克开不进去。从大门口一直向上，通往府邸的是一条古老

的千金榆林荫道。沿着林荫道，停着许多龟缩在树木深处的小汽车和卡车。树木之间时不时闪烁着燃烧的篝火。士兵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篝火旁边，有的手拿饭盒在篝火之间转悠。

安德热依和罗梅克沿着林荫道一直来到了那座地主府邸。虽有篝火和从屋子里射出的强烈电灯光，林荫道上仍是相当幽暗。府邸的古典式门廊上装了几盏探照灯，是靠蓄电池供电的。

小伙子们沿着林荫道走去又走回，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在他们对面，有两个年轻的德国军官也在这条千金榆林荫道上散步，时不时还跟他们擦肩而过。在若明若暗的光线下，那两个人看起来就象两个标致而有文化的小伙子，使人想起在大学校园里散步的大学生。他们有时手牵手，象两个年轻的中学生；有时，互相搂着，彼此热烈地交谈着什么，时不时发出一阵大笑，竟完全没有看到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波兰人。

安德热依每次从他们旁边走过，总是咬紧牙关。

“你瞧，”他终于忍不住对罗梅克说，“他们多么幸运。你想想看，胜利的远征，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而他们却为自己的胜利而得意洋洋，庆幸自己年纪轻轻就征服了别人。”

罗梅克对安德热依的话并不十分理解。

“要是有只小手枪，”他说，“我们就能把他们不声不响地收拾掉。”

“那又怎样呢？”安德热依问。

“当然，不怎样！我知道，斯彼哈瓦就有一只手枪。但是，我不会去向他要的，我不会在这儿朝这些坏蛋开枪的。”

“你瞧，最可怕的是，这些人看起来甚至不象坏蛋。他们跟我们很相象，他们跟我们一样。”

“这是你的幻觉，”罗梅克说，“你没有看见他们是怎样朝那些犹太人开枪的？站在公路上的那一位，看起来也跟我们一样。可是……”

“恰恰是这个‘可是’。我真想找这么一个来聊聊。那个德国人跟瓦莱雷克一起到普斯泰翁基去的时候，我真给弄懵了，简直不知对他说什么好。”

“我觉得，罗伊斯卡太太用自己的沉默向他表明的已是够多的了。”罗梅克说。

他俩又沿着林荫道向前走。

黑压压的夜，散发着秋天和蘑菇的香味，但却非常、非常之暖和。篝火把一道道红色的光亮投射到散步的年轻军官们身上。他们终于发现了这两个波兰人。安德热依和罗梅克走到离他们不远的一段距离，他们蓦地转过身来，跟小伙子们脸对脸。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① 其中的一个用一种生硬的喉音问道，那声音里已经没有一丝儿愉快的笑意了。“你们是波兰人吗？”②

“难道这儿不准来吗？”罗梅克用一种天真无邪的口吻反问。

“滚！”另一个德国人指着大门叫喊道。

小伙子们镇静自如地转身走了。

走到大门边，罗梅克又回头望了望。德国军官站在原地，望着他们。罗梅克喊了声“再见！”朝他们招了招手。

一个军官做了个手势，好象要抽手枪，但小伙子们已到了大门外边，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了。他俩纵声大笑起来。回答他

---

①② 原文都是德文。

们的也是那两个军官的笑声 两个德国军官还太年轻，没有经验。

“跟那个德国人说的相反，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俩走进借宿的茅舍的时候，安德热依说道。“战争刚刚开始。那两个年轻人会尝到它的滋味的。”

“苍天在上！”罗梅克说。

他俩走进了茅舍。在“正房”里遇上母亲和卡齐米日正在喝茶。墙上点着一盏小煤油灯。卡齐米日正在对她讲些什么，奥拉面带微笑，听得津津有味。

斯彼哈瓦满脸不悦地问：

“你们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直在等着你们！你们想吃煎鸡蛋吗？”

“当然啦，”罗梅克回答，“每人都吃得下三十个！”

“原谅吧，妈妈，”安德热依在母亲手上吻了一下，“我们在外边呆的时间长了点。我们到德国鬼子的营地去拜访过啦，请妈妈想想看！当然，这次拜访占了我们点时间。您着急了吗？”

“你恐怕也该明白，”奥拉说，“我一直提心吊胆。”

这时，她的心痛苦地紧缩了一下。实际上她并没有注意到儿子不在身边。

六

载着奥拉和斯彼哈瓦的大车刚刚消失在园林的大门外面，那辆德国小汽车又从相反的方向开了过来，直驶到了门廊前面。这一次是瓦莱雷克独自来的。

罗伊斯卡太太见到他时表现得很冷漠。

“妈妈给我点什么吃的吧，”瓦莱雷克说，“我饿得要死。”

罗伊斯卡把儿子领进餐厅。很快给他送来了吃食，都是给上路的人准备的食品剩下的。

他们在桌边坐下的时候，罗伊斯卡太太说：

“我求过你，别再到这儿来了。”

瓦莱雷克多情地望着母亲。

“我记得妈妈的话，”他说，“若不是我有要事来找妈妈，我也就不会来了。”

“什么事？”罗伊斯卡问。

“啊，等一等，等一等……怎么，戈翁贝克一家都走了？为什么看不见他们？”

“是找戈翁贝克家有事吗？”爱韦琳娜太太说。

“不，不。我只是想问问亲戚的情况。我觉得，我好象见到过海伦卡在门廊里。”

“是的，海伦卡在普斯泰翁基。”

“奥拉呢？跟斯彼哈瓦先生一起飞了？”

“住嘴！”罗伊斯卡说，“瓦莱雷克，你怎么总是这样叫人讨厌？你到底是为什么事来的？”

“‘总是这样’！”瓦莱雷克叹了口气。“妈妈还记得吗？妈妈那时是怎样不愿带我到敖德萨去的？至今我也忘不了，我当时哭得多伤心。”

罗伊斯卡眼睛里漾出了一股温情。

“妈妈还记得吗？我那时并不是‘这样的’。我那时跟现在完全不同。妈妈那时是把我看作儿子的。”

“现在我没有把你看作儿子？”

“我怎么知道？恐怕妈妈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

“恐怕是你自己变了。”

“对妈妈的态度倒是没有变。我们何必去谈它呢……既然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原是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样子的。”罗伊斯卡痛心地说。

“有可能。可实际上不然。最大的处世秘诀在于服从事实。请妈妈再给我切一点熏肉灌肠。”

“吃吧，你就象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我很饿。九月的清晨使人胃口大开。要是能去打打猎……”

“你可别把德国人引到这儿来打猎！”

“不，不……我不会到这儿来的。我正是想跟妈妈告别的……”

“告别？跟我？为什么？”

“我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个职务。在普瓦韦。他们委派我去管理几个田庄。”

“在普瓦韦？”

“在普瓦韦郊区。”

“给德国人办事？”

“妈妈是怎么想的？他们能让那些田庄弃置无人照管吗？他们总得找个负责任的人……”

“而且得是个他们信任的人。”罗伊斯卡太太讽刺地补充说。

“啊，这……这……妈妈找到了一个适当的词儿。得是个信得过的人。值得信赖的人。其实，从波兰立场看这样做也是有利的，可以在许多地区使农村经济免于崩溃……”

“你对农业恐怕不太内行吧。”

“怎么不内行？这是我的专业。”

"啊，是这样，我不知道。"

她正想把瓦莱雷克面前的盘子收走，可他双手一把抓住不放。

"等一等，"他说。

"我想给你换个盘子。吃水果吧。李子好极了。"她把水果篮往儿子面前一推。

"妈妈总是以自己的果园自豪。"

"不错，果园是很不错的。"罗伊斯卡太太淡淡一笑，同时态度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她把自己的手按在儿子的手上。"嗯，你说说，你为什么要从谢德尔策逃跑？"

瓦莱雷把手缩了回去。

"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我对妈妈说过，他们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职务。那是在普瓦韦……我的上帝，离这儿又不太远。"

"你是担心，这一带认识你的人太多了？"罗伊斯卡不由低声问了一句。

瓦莱雷不吭声，默默地望着母亲。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伸手去抓李子。

"果真不错。"他说，"象蜜一样甜。请妈妈给我一点儿，让我带给我那小家伙。"

"那当然，我马上叫人给你去拿。"

"我希望，妈妈能照看照看她们。因为我既不带老婆也不带女儿到普瓦韦去。"

"为什么？"

"怎么说呢？她们在谢德尔策也许安定些。"

"是安定些……还是安全些？"爱韦琳娜太太又问。

瓦莱雷克把一枚李子塞进嘴里。

“最好是，妈妈能把久妮亚接到身边来。她在这儿不会碍事吧……”

“当然，我能把她接来。这是我唯一的孙女儿。”

“正是哩。一旦需要，我妻子会把她给妈妈送来。妈妈会照顾她的吧？”

“多么奇怪的问话。”

“因为生活本身就变得非常奇怪。不知这德国政权何时能稳定下来！”

“你以为，它会稳定下来？”

“嗯，还能怎么样？德国人胜利了！妈妈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既然他们建立了象他们的党那样强大的组织基础，他们就会胜利。”

“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不谈就不谈吧。妈妈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也许。”罗伊斯卡太太摇铃叫来女仆，吩咐她给瓦莱雷先生装一筐李子。

“妈妈在撵我走了。”瓦莱雷克笑了起来。“妈妈没有这种李子的什么制成品吗？”

“今年的还没有。不过你要烧酒，我可以给你。”罗伊斯卡太太无可奈何地说。

“啊，不，要是妈妈有难处，就不要。再说，我开着这辆小汽车，最好是不喝酒。”

“这是你的小汽车？”

“农业局的，就跟我的一样。”

罗伊斯卡太太耸耸肩膀。

“啊，对了，”瓦莱雷克似乎想起了什么，“请妈妈给我一张您

父亲的照片。”

“我父亲的照片？你要它干什么？”

“妈妈有什么舍不得的？您有两张。一张在壁炉上，一张在相册里。给我吧……”

罗伊斯卡太太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儿子。

“什么？是听到了什么说法吗？”

“倒也没有。我只不过想保存一张相片。相片上外公的模样儿那么好看。”

罗伊斯卡走进自己的卧室，拿了一张镶在绿色丝绒镜框里的照片出来。一个高身量、消瘦、蓄着连鬓胡子的绅士，从照片上看起来真是风度翩翩。罗伊斯卡太太把照片交给儿子之前，凝视了他许久。

“拿去吧。”她把镜框递过去给瓦莱雷克。

“外公原是个很漂亮的人，”瓦莱雷克说，“这连鬓胡简直美极了。跟亚历山大二世一模一样。他很象亚历山大二世，不是吗？”

“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一点。”

爱韦琳娜太太没有在桌边坐下来。她的一举一动都表明，她是希望尽快摆脱儿子的这种纠缠。

“外公是黄头发吗？”瓦莱雷克问。

“当然，浅黄色的头发。”罗伊斯卡太太证实说。

“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型。”

罗伊斯卡太太讥讽地笑了笑。

“海伦卡象他。”

瓦莱雷克哆嗦了一下。

“海伦卡？为什么海伦卡象他？啊，可也是，是他的曾外孙

女。血统上的相似一般不会延续得这么久远。”

“海伦卡也是北欧日耳曼型的。”罗伊斯卡太太说。

瓦莱雷克叹了口气。

“可惜，久妮亚就不是，她的头发、肤色那么黑。”

他往门口走去。

“这么说，我见不到海伦卡啰？”他又向母亲问道。

“她也许就在房子前面。她会在门廊跟你道别。”

瓦莱雷克无可奈何地向走廊走去。但是海伦卡却不在这里。

“遗憾，”他跟母亲告别时说。“她是个很好看的姑娘。她的美貌使我想起了华沙的一个演员。”

七

第二天傍晚，大车上的人们过了文格鲁夫便从主要公路干线上转到一条通向“奶奶”住的村子的平整的小路上。安德热依简直是强迫母亲下决心转进这条路上的，因为他希望在那儿能得到一点关于父亲的消息。他简直想象不出父亲的小汽车是怎么开走的，也想象不出父亲为什么没有回到母亲和妹妹身边。奥拉目睹了事件的经过，她本能地感到弗兰齐舍克此行是一去不返了。

斯彼哈瓦也不太乐于去拜访戈翁贝克的母亲。奥拉是羞于见到婆婆，她深知，自己简直无法向婆婆说清楚，弗兰齐舍克是怎样在公路上丢失的。戈翁贝克老太太的住家在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她又从不出门，压根儿就想象不到公路上是怎么个样子。奥拉怕的是跟她见面时的谈话。

然而，一切都平平静静地过去了。老太太感冒后一直没有复原，因此还躺在床上。她全副精神都放在自己的疾病上了，当她听到弗兰内克在公路什么地方"丢了"的消息时，表现出的是宽宏大度的体谅。她具有那种农民的禀赋，习惯于容忍最困难的环境，从来就不打算同至高无上、威力无穷的命运抗争。凡是命中注定的，便只有逆来顺受。弗兰内克走了？显然是命该如此。可安特克却缺乏奶奶这种体谅精神。

跟安特克相逢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母亲和安德热依都不知道他在奶奶这儿。当他们在院子里看到他魁梧的身躯时，确实感到喜出望外。安特克热诚地拥抱了母亲，但看到坐在大车上的斯彼哈瓦便不由大吃一惊。他一眼便知这辆大车是从普斯泰翁基来的（安特克跟安德热依一样熟悉普斯泰翁基的马匹和驾具）。他冷冷淡淡地向斯彼哈瓦伸过手去。阿涅尔恰立刻动手准备晚饭去了。奥拉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把华沙和普斯泰翁基所发生的一切从头至尾对戈翁贝克老太太讲一遍，还要耐着性子去聆听婆婆没完没了的唠叨怨艾。

斯彼哈瓦留在茅舍的小门廊里，而安特克却立即便把安德热依拉到仓屋，那儿有人在脱粒（是邻居借用戈翁贝克老太太的脱粒机打粮食），他一直把兄弟拉到仓屋后边的一堆干草垛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听我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位骑士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跟你们坐在一辆大车上？"

安德热依想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那又怎样？"他说，"他呆在普斯泰翁基，想到华沙去，我们就把他给捎上了。"

"老实说，"安特克疑惑地说，"我可不喜欢你们这样做。他又

在往妈妈身边凑吗？”

“你说什么？你疯了吗？”安德热依心神不宁地说。

“可不是吗！你们把父亲给丢了，”安特克把安德热依也牵了进去。“如今你们又要把母亲交给她昔日的情人……”

安德热依讨厌这类谈话。

“胡说八道，”他说，“别瞎扯了。不过是从前的未婚夫罢了……”

“而那个比林斯卡老太婆呢？”

“坐他的小汽车走了。一定是到罗马尼亚去了。”

“而他却留下了？为什么？”

“我哪里晓得！他也曾想走，但又折回来了。”

安特克非常之不满。

“整个这件事我都不喜欢。”他执拗地反复说。

“你跟我们一起到华沙去吗？”安德热依接茬儿说，“在一起该有多好……”

“我可完全没有这样的打算。”安特克说，“如今在华沙我有什么可做的？你以为，德国人会允许大学开课？”

“走着瞧吧，”安德热依若有所思地说，“听天由命吧。”

“眼下还是部队，总算能凑合，”安特克思索道，“可以后，警察一来……”

“我觉得，在城市里，人不打眼。”安德热依说。

“我乐意呆在这里。我在奶奶这儿过得很好。如今这儿没有一个男人。总得有个人帮把手。阿涅尔恰一个人毫无办法。”

“嗯，那个阿涅尔恰怎么样？”他问这句话时毫无别的用意，可话一出口才发现哥哥的脸倏地红了。只见他正嚼着一根干草以掩饰自己的窘态。安德热依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从不向

安特克打听这类事儿，尤其是安特克不想讲的时候，他更不愿强求。关于卡霞的事，他也从未对安特克提起过，虽然他很清楚，在华沙和普斯泰翁基大家都在议论卡霞。如今他把哥哥窘住了，心里实在很不好受。他一点儿也不想听哥哥吐露真情。他特别不喜欢这类关于女性的谈话。跟罗梅克谈谈尚可，可跟安东尼他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

他看到，安特克只是含糊地嘟哝了一句，什么也没有回答，便又说了一句：

“因为我觉得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

安特克不得不应付一下。

“而且勤恳。”他深信不疑地补了一句。

这句话使安德热依觉得好笑，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但是，他不能不表现出自己的高明。

“唉，你这个幼稚的家伙。”他对哥哥说。

安特克只管把这句话当作耳边风，又回过头来谈斯彼哈瓦。可安德热依又不愿再探讨这个问题。他从奶奶方面继承了一点农民的禀赋。

“听天由命吧，”他想了想，没让安东尼絮叨下去。

“告诉你件事！你瞧，我穿的什么裤子？”安特克说，“你瞧呀！”

安德热依瞥了一眼，态度漠然。

“裤子就是裤子嘛，”他说。可当即又领悟过来：

“真的，你不是穿军服的吗？你怎么换了装？”

“咳，军服埋到地里了。”安特克说。“阿涅尔恰给我从储藏室找出了这条裤子。这是弗瓦德克·戈翁贝克的，知道吗？”

“弗瓦德克·戈翁贝克？”安德热依沉吟了一下，“他是谁？”

“你不知道？不记得了？父亲的弟弟呀，他在苏联。”

“他活着？”安德热依耸了耸肩。“他们那儿恐怕早就把他结果了……”

“没有。”安特克很有把握地答道。“奶奶得到过他那边的消息，他们还在巴尔托杰依寻找过奶奶哩。当然是口信，但他确实活着。他还托人代他向大家问好，并转告大家，说是很快就能见面了。”

“谁知道呢？也许是真的？”安德热依说。

“你认为他们马上就会来？”

“不管是不是马上来，但他们一定会来。”

“啊，我们走吧，大概可以吃晚饭了。”

他们回到茅舍的时候，正在准备开晚饭。奶奶起床了，穿一身黑色的衣裙，头上还搭了一条“敖德萨”的头巾，那是米哈霞姨妈从前送给她的礼品。头巾是花边的，长方形，就是过去在俄国南方很盛行的那种所谓“围巾”。奶奶穿着这身很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服装，显得仪表端庄。她是想庆祝一下儿媳和孙子们的来临。

但是，晚饭既不愉快也不隆重。简而言之是充满了悲伤，倒有点儿象送殡宴。要问给什么人或什么事举办这个宴席却说不明白。总之，奶奶并没有把她儿子（这已是第二个儿子）的“失踪”放在心上，甚至在她们经过走廊到“正房”用餐的时候，她还对奥拉说：

“你别着急，奥拉，会找到他的。”

“亲爱的妈妈，”奥拉说，“可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

“还从未出现过找不到他的事哩。”奶奶劝道，小伙子们听到这种武断的说法，实在忍俊不禁。

在一个洁净但非常低矮的房间里，大家围桌而坐，阿涅尔恰忙着上饭。安特克觉得应该过去帮把手。安德热依带着诧异的神情望着他。安东尼过去在家里从来是不愿参加任何家务劳动的。

饭桌久久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晚餐的饭菜一点儿也不复杂：土豆、酸牛奶、西红柿冷盘和煎鸡蛋……

老奶奶执意要大家喝点烧酒。奥拉婉言谢绝，借口今天走了二十多公里的路，过于疲乏，还说他们在文格鲁夫附近遇上了一件险事。德国人在搜查的时候，从他们的大车上发现了斯彼哈瓦的手枪。幸好是德国人问他是否带有武器时，他当即承认说有，因此他们才没有送他一颗枪子儿。拿走手枪的那个德国人把手枪拿在手里掂了掂，对奥拉说，"太太可明白，我可以不经审判就把他就地枪决？私藏武器是要就地正法的。"

"显然，他是把斯彼哈瓦先生看成你的丈夫了。"老奶奶说。

"可不是！"因为别人都沉默不语，罗梅克便插嘴说道。

"那德国人就果真能把他枪毙了？"老奶奶问道，她既有点儿怀疑，又有点儿不安。

"当然啦，他做得出来，"斯彼哈瓦说。"战争就是战争嘛。"

几杯烧酒一下肚，年轻人中阿涅尔恰、安特克和安德热依顿时兴奋了起来；而罗梅克，由于累得上眼皮粘着了下眼皮，酒力很快冲到头上，已经有点昏昏然了。他们聊起了过去几周里经历过的种种趣事和无趣的事。华沙方面早已不通消息，听到的只有形形色色的谣传和斯塔任斯基① 的嘶哑的声音。

---

① 斯塔任斯基(1893—1943)，一九三九年华沙的城防司令、市长，后遭德寇杀害。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想象得出战时的情景。诸如：围困和保卫华沙（华沙——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在公路上就能把斯彼哈瓦就地枪毙，在一条搭在排水沟上的小桥上有人炸毁了一辆德国人的小汽车，有人把三个年轻的士兵送上了西天，有人杀害了一个赶马车的犹太人……凡此种种都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不久之前这儿还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庄稼在地里迎风摇曳，作饲料的玉米长得高大葱绿、欣欣向荣，野兔遍地奔跑。

看来，安特克是想在阿涅尔恰面前卖弄一下，他已不止一次对她讲过自己同两个战士被人甩在森林里的那个故事。因为他已经反复讲过许多次，便开始添枝加叶渲染起来。但是，妈妈却听得津津有味，不停地打量他，一直为儿子显得不同于往常而惴惴不安。她简直不敢想象这就是她的儿子，那个小安特克，科谢可娃太太心爱的侄儿。他一向是那么桀骜不驯，含而不露，而且发育上似乎比安德热依差。可如今在她眼里却变得这样成熟，烟抽得这样多，谈起自己的战时轶事来又是这样滔滔不绝。"他如今成了一名战士了，"奥拉思度道。"这些战士是个什么等级呢？人类为什么非有他们不可？他们的使命又是什么？莫非战争就是世界的难逃之劫吗？"她给自己提了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她感到，这是烧酒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她才会给自己提出这些富于哲理性的问题。科韦什科常说，她喝了酒就爱讨论哲学，一想到科韦什科，她骤然记起，她从远处看到这个人怎样走近弗兰尼奥的小汽车，又怎样跟他攀谈。

安特克勉勉强强，甚至可以说是不客气地回答了斯彼哈瓦提的几个问题。奥拉忐忑不安，他是不是喝多了奶奶款待他们的烧酒。那烧酒很烈，是泡了黑茶藨子果，又放了好几年的。奥拉深信小伙子们喜欢这种酒，而且喝得太多了。

罗梅克坐了不久便起身去照看马，后来又到仓屋后的一个小屋子里倒头便睡，那个小屋子就是阿涅尔恰开头藏安东尼的地方。奶奶的身子到底是不硬朗，吃过晚饭便又上床睡去了。奥拉得睡在奶奶屋里的长沙发上。阿涅尔恰给小伙子们和斯彼哈瓦在“正房”里准备了铺盖。

奥拉还跟两个儿子一起呆了一会儿。

“妈妈，你瞧，安特克不愿跟我们一同到华沙去。”安德热依说，“他认为，在这儿要安全一些。”

“安特克，你不想上学了吗？”奥拉问。

“妈妈以为德国人会让我们上学吗？”

安德热依嘲讽地一笑。

“安特克，你要知道，”他说，“妈妈的看法跟那个德国人的一样，‘战争已经结束了’①，妈妈以为我们一回到家里，就能过起正常的日子来。”

安特克耸了耸肩膀。

“可那儿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既没有房子，也无事可做，也没有任何东西，甚至华沙本身也已经不存在了。”

“你知道吗？”直到此刻安特克才把一条最重要的消息告诉安德热依。“昨天举行了投降签字。公报已经广播过。华沙陷落了。”

“斯塔任斯基呢？”

“斯塔任斯基继续当他的市长。”

“嗯，你瞧，”奥拉说，“一切都恢复到正常轨道。”

“哎呀，妈妈，您怎么会这样想?!”安德热依烦躁起来。“妈妈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妈妈以为我们一旦当了希特勒的奴仆，一

① 原文是德文。

切就都会走上正轨吗?”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不跟你们一起走。”安特克郑重地说。“妈妈说的那种话我听都不要听!一切都会回到正常轨道!我倒想问问,怎么能回到正常轨道?是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吗?我们又怎么能够同这一切妥协?”

安德热依补了一句:

“我们肯定不会妥协。”

奥拉长叹一声。

“我也明白,”她说。“但是,人生总得有点什么指望才好。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到华沙再谈吧,离得这么远是难以判断的。你当真不跟我们一起走?”

“我已经对妈妈说过了。再说,要是你们看出了一点眉目,安德热依会给我写信的。说不定在华沙真能有点作为哩。”

“你以为,会有什么工作?”奥拉问,声音里含有明显的不安。

“恐怕不会马上安定下来的。我觉得,森林里还有大量打散了的队伍……”

“这种部队怎能对付德国的正规军呢?”

“我们又不是孤军奋战。你没听说,我们有许多盟友?”

这句话是安德热依说的,而安特克不过笑了笑。

“盟友给过我们多大的支援!”

“总算是个支持吧。”

“哼,让那一切都见鬼去吧。最好是象奥尔东①那样把导火

---

① 奥尔东(约1800—1887),波兰军官,参加过一八三一年十一月起义,曾被认为是炸毁华沙意志区前面多面堡的英雄,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并参加了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

线装在多面堡下面，把一切炸个粉碎。只此一着，别无他法。”

奥拉站了起来。

“跟你们没法谈，”她说，“我到奶奶屋里睡觉去。你们都是这种悲观主义者，听你们谈话人简直都要吓死。最好还是睡一小会儿。”

“明天得早起呢，”安德热依说。

“你们都去睡吧，我的两个悲观主义者，”奥拉说道，同时亲了亲安特克，祝他晚安。

“只有悲观主义才能拯救我们。”安德热依笑道。

安特克沉思了一会儿。

“你知道，你可能有道理。你甚至确实有道理。我们必须作最坏的准备。”

“我呢？”奥拉走到房中央问道。

小伙子们走到她身旁，一边一个抱住了她。

“妈妈，我们只有你一个了。”安德热依说。

“只是，你可别给我们做出什么蠢事才好。”安特克说。

奥拉审慎地看了他一眼。

“你这话指的是什么？”她问。

安德热依却代他说道：

“安特克，再也没有比父母做蠢事更有意思的了，不是吗？”

安特克却没有对他的意见表示苟同。

他们早早就散了，因为第二天他们确实得早起。虽然华沙已经陷落，但他们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并且决定从西部“进入”城里。因此，他们前面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八

在韦晓格罗德渡过维斯瓦河真有说不出的艰难。桥炸得只剩下骨头架子，活象个百孔千疮的手风琴。只有那些最大胆的年轻人才敢踏着被炸坏了的桁架边缘，从河这边冲到对岸去。但是，精明强干的韦晓格罗德居民在这儿摆渡，送人马过河。难处就在于韦晓格罗德对面有一个河心岛，这虽给架桥带来了方便，可是摆渡却是障碍重重。说得确切点，这儿需要两条渡船。

已有许多辆大车等在渡船上。这一天正好是集市日，而人的习惯势力又是那么厉害，尽管是战时，仍然有许多人——男女老幼都去赶集。再说，战胜者们也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德国警备司令部已发布过好几道命令，其中有的在当时的环境下看起来简直是荒唐透顶。安德热依在市场一幢房子的墙上见过这样一张布告：严禁用使家禽感到痛苦的方式捆扎家禽。

安德热依笑着让罗梅克注意这张布告。

"我担心的是，他们对人就不会这么大发慈悲了。"罗梅克说，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老实说，小伙子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大车正是走在被敌人占领的城市的郊区。这儿，既感觉不到惶恐，也感觉不到什么特别的紧张。妇女们在卖鸡蛋，药房老板站在自己药铺的门边，呆呆地望着过往行人，虽说他的店铺里跟平常集市日一样挤得水泄不通，他的助手几乎无法对付那些团团围住的顾客。只有从成群结队向渡船方向涌来的这些大车上，才感觉得到某种特殊的紧张。人们纷纷渡河往索哈切夫方向去，以为那儿安

全些，殊不知正是在那个方向，前不久还听到隆隆的炮声。

药店老板对罗梅克说道：

"亲爱的先生，一星期前那儿发生了怎样的事！我以为是天塌地陷了……火光冲天啦……"

那火光从普斯泰翁基就能看到，罗梅克想，近处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罗梅克再一次显出他是个多么能干的赶车人：他赶着马左弯右拐，一会儿就闯进了挤得密密匝匝的大车中间，竟排上了上渡船的第三位。一句话，他是迅速到达了渡口，往下怎么样，就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了。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马要起相当的作用，因为仓促钉成的渡船停靠在比岛子稍高一点儿的地方，马就得从渡船上跳下去，后面还要拉着大车。有的马不敢跳，得在它们脚下摆一块钉好的宽木板。可是普斯泰翁基的马匹很听罗梅克的话，轻快地跳到了小岛上。罗梅克高兴极了。

"瞧呀，好聪明的牲口！"他要安德热依分享自己的喜悦。但是，大城市里生长的安德热依对马漠不关心，他只是在鼻子里哼了一下作为对罗梅克的回答。

他们一登上对岸，周围的景物全变了样，气氛也迥然不同。

一开始道路还好，虽然没有铺沥青。长期稳定的晴天填平了坑洼，平整了路面。但走了几公里之后，便开始了沙路，马拉着大车一步步慢腾腾地走着。车轮深深陷进路上灰色的沙土里，轮辋下面时不时发出咯吱的响声。两匹牝马象跳舞一样谨慎地迈着步子。

"你瞧，"罗梅克用马鞭指了指马的脚下。

安德热依笑了起来。他简直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马匹艰难跋涉的灰色尘土里，躺着许多宽刺刀，在车轮的重压下，

这些刺刀宛如一架坏钢琴的琴键随着尘土一起一落。他们在这种夹杂着刺刀的尘土里走了几百公尺的距离。小伙子们不明白这儿为什么扔下那么多的刺刀。安德热依回头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斯彼哈瓦。后者挺直腰板儿坐在那里，面色苍白。

“真象是埃德加尔的丧礼。”安德热依思忖道。

过了排水沟，路边即刻出现了坟墓。都是些仓促堆起，马虎整理了一下的小沙丘。每一个坟丘上都有用铁丝捆着两根棍子作成的十字架。有时铁丝还是带刺的。这种用带刺的铁丝捆着两根棍子作成的十字架，象是一种特殊的纪念碑。有的坟墓上摆有野花，已经凋萎、枯黄了的野花。

再稍往前走，他们面前便展现出一片没有犁过的禾茬儿地。整片地里布满了工兵用铁锹堆成的小土丘。每个小土丘后边都能见到一个浅浅的，但相当长的壕坑。

斯彼哈瓦吩咐勒住马，来到地里的土丘中间。安德热依跟在他身后。斯彼哈瓦俯身在那些壕沟上面，有一次甚至把手伸进了一个土坑里，似乎是想证实一下，坑里除了人体的压痕外没有别的东西。

“这是什么？”安德热依问。

“这是战场。士兵们曾趴在这个地方……在枪林弹雨之下。”

安德热依也把手伸进一个土坑里。土是凉浸浸的，因为这一天天色阴沉，太阳只是偶尔露出来一下。安德热依感到失望。既然斯彼哈瓦说有人曾趴在这里，他觉得，土应该是温热的，这热气里应保存着人的感情——恐惧、惊骇、战栗和胜利的希望。但这些土坑都是凉浸浸的。人早已离开了。是怎样离开的？是个什么样子？是站起来飞奔而去？还是站起来举起双手当了

俘虏？

当俘虏？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只是由他们的战友或是他们的战胜者把他们搬了出来，安放在附近那块浸透了他们的血汗的土地上！

安德热依又一次俯身从一个小丘上抓起一把土装进衣袋，留作纪念。但是，他还没回到大车上去，土块已散成尘粉。他把衣袋翻了过来，那一撮尘土便随风飘散了。

罗梅克傻呆呆地望着他，不明白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安德热依对他也一声不吭。

大车刚要动身，一个妇女走到他们身旁。谁也没有注意到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的出现完全出人意料，她突然一下抓住了大车的车帮。

“先生们到哪里去？”她问。

罗梅克生起气来。

“亲爱的太太，”他说，“到要去的地方去。有什么可说的。”

奥拉呵斥道：

“罗梅克，亲爱的，怎么能这样说话！您要什么？”她转身对那妇人说。

妇人审慎地看了看奥拉。她那双惊惶失措的小黑眼睛不时机械地向后张望。一绺邋遢、蓬乱的头发垂下来盖住了眼睛，她漫不经心地用手把它往上一撩，刚抿上去又垂了下来。

那妇人使劲抓住车帮，似乎是要推着它走，又象是要把那大车推翻在地。

“太太，”她说，“太太呀，我们整个村子都化成灰烬了。孩子们都在地窖里……都躲在土豆窖里。所有的孩子。可是我的孩子们没有啦。哪儿也找不见他们。这儿打得吓人呀！我们的

整个村子都在大火里烧光了……”

“沿途看到许多烧毁了的村庄，”奥拉平静地说，她想以自己的平静去影响那个仿佛失去了理智的妇女。

但那妇女对她平静的话语根本就不予答理。

“这个地方打死了多少人啊！”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多少人啊！太太，怎么能这样？我们整个的村子都烧光了！所有的粮仓都烧光了。我们往后吃什么呀？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们都没有了……”

罗梅克一直是怒气冲冲。

“亲爱的太太，”他说，“不光是太太一个人遭了灾难。战争毕竟是战争。请您放开车子，我们要赶路……”

那妇人骤然往后一跳，离开了大车。只见她头发往后一甩，凝神地看着罗梅克和安德热依。

“这么年轻，”她说，“所有的年轻人都牺牲了。”

罗梅克把缰绳一抻，两匹马勉强挪动了步子，走得很慢，好象变得迟钝了。它们竖起了耳朵，似乎是感觉出了前不久在这儿发生的事。

奥拉回头望去，见那妇女还在愣怔怔地盯着他们。

“愿上帝保佑您！”奥拉很不自然地喊了一声。

那妇人又跟在他们车后奔跑，她跑得很吃力，磕磕绊绊地，显得十分笨拙。她仿佛还想说点什么。她几乎追上了大车，但又突然站住不动了。奥拉勉强能听见她说话。她一个劲儿地重复一句话：

“这么年轻！”而后她又哽咽着说，“所有的年轻人都得牺牲。”

奥拉感到头晕目眩，身子向前一歪，眼看就要失去知觉。斯

彼哈瓦抱住了她，使她没有倒下。

“一切自有上帝安排，奥拉太太。”他说。

奥拉毅然挺直身子镇定了下来。她紧握着斯彼哈瓦的手，说了声：

“对不起。”

疲惫不堪的马匹一步一步地朝前走。罗梅克探身对一直茫然望着前方的安德热依说：

“你见到那些土坑口了吗？”

“嗯。”

“你见到那些坑口是朝着哪个方向的吗？是朝着华沙……”

“那又怎么样？”安德热依心不在焉地说。

“那就是说，德国人是从华沙进攻的。部队是从东面被包围的。”

他们快到了布祖拉。这一带地势稍低，土壤比较潮湿。地平线上出现了森林。

他们来到一个凄凉的小村庄。村子后边是坟场。

“你瞧，”罗梅克又说道，他是所有的人中观察力最敏锐的•

安德热依过于沮丧，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目不斜视。

德国士兵在坟场转悠。他们在整理战利品——从战场上夺到的和从仓库里掠到的战利品。有的把军用背包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另一些人正在整理一堆堆头盔。那些头盔在黄昏时再次露出来的惨淡的秋阳下闪闪发光。再远一点，靠着坟场的墙边，一个挨着一个地摆了几百具马鞍。那些马鞍又新又漂亮。

“哪来这么多的马鞍？”安德热依叹息一声。

“显然，这儿驻扎过骑兵。”

他们过了坟场，进入森林。森林里已是一片昏暗。白天就要

结束了。为了不致留在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过夜，得赶紧走。道路时而通过一块夕阳照射的林间空地。他们从其中一块空地上远远望见河背后的一座高耸的教堂。三个圆形的钟楼直插云端，在落日的照耀下通红闪亮。一个钟楼上看得见弹痕，崭新的弹痕。

“你们看，这是布罗霍夫，”奥拉说。

安德热依从前边的座位上转身向她问道：

“布罗霍夫？是什么？”

“是个教堂。萧邦的父母是在这儿举行婚礼的。萧邦幼时也是在这儿受洗的……”

罗梅克勒住马。

“这样的地方值得去看看。”他说。

斯彼哈瓦耸了耸肩膀。

“这同我们沿途所见的那些事物相比又值得什么？”

安德热依不服气地朝他转过脸去。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先生，”他似乎是无所谓地开口说道。过后他又激动起来。“说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也说不清哪种事物是更有价值的。一种事物常常遮掩了另一种事物，象在群山之中，从远处看，永远也弄不清哪座山峰更高……您不该使我们扫兴。”

奥拉向安德热依伸出一只手去。

“英德鲁希，”她说，“我认不得你了。你变得这样粗暴。你是怎么搞的？”

罗梅克笑了起来。

“什么怎么搞的？难道您不知道现在是战争时期？安德热依见到了战争。”

“战争，我们大家都见到了。”斯彼哈瓦说。

“如今不能这么讲。”大家都默不作声时安德热依又接着说，“如今不能这么讲，即使是实情也罢。”

说完他又扭过身子，面朝前方。罗梅克挥动鞭子，两匹牝马拖着沉重的大车，在林间的沙路上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

这样一来他们只好在瓦齐方向一个看林人的家里过夜。这儿四野阒然，也见不到难民。看林人的小屋又空又干净。看林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大概是从德国士兵那里弄到一份冯·布拉斯科维茨将军① 关于“库特诺”战役的号召书。斯彼哈瓦不明白为什么把这次战役称之为“库特诺”。这份号召书，象当时所有这一类东西一样，热情洋溢地赞扬德国的“功绩”。这种玩意儿读起来就使人难受。

但是罗梅克在这份号召书里也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你瞧，他谈到波兰军队和波兰士兵时是多么尊敬。这不是一场小小不然的战役。”

看林人相当阴郁，但是他给客人们安排的房间却刷洗得干干净净，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松香味。斯彼哈瓦说，人在这儿的感觉跟在郊游时一模一样。但他刚朝奥拉一瞟，当即后悔说出了这句欠思量的话。面色惨白的奥拉站在房中央，似乎一直无法摆脱在战场上跟那疯女人相逢的印象。

“您怎么啦？”斯彼哈瓦打断了自己那句快活话，忽然又变了口气，“您怎么啦？”

奥拉惊愕地望着他。

---

① 布拉斯科维茨（1883—1948），一九三九年起任德国东方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八年自杀。

“请您别这么称呼，”她说，“请您别这么对我讲话。”

她一扭身脸朝着窗外。

斯彼哈瓦不假思索地从她背后走上去，一把搂住了她。奥拉并未反抗。她从窗口转过身子，把脸贴在卡齐米日的胸前。

“她是怎么说的？”她说，“‘这样年轻，可都得牺牲’？”

“你不要去重复这些话啦。”卡齐米日回答。

奥拉再也按捺不住，便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她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哭。

看林人把自家的“正房”让给了客人。但因为小伙子们要到放大车的所谓仓屋里去守着马匹，斯彼哈瓦又要睡到顶间的干草上去，他拿着几床毯子走了，奥拉独自留在房间里。她收拾了一下就打算躺下睡觉。她很疲乏，而且被近几天来耳闻目睹所得的印象弄得晕头转向。她还没来得及对这些印象进行一次理智的思考，从而整理出个头绪来，那一幕幕情景便全都堆在她的脑子里，如同一团乱麻。她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

夜已深沉，窗外一片漆黑，房间里只点了一根蜡烛，这时，突然响起了叩门的声音，奥拉不由吃了一惊。她刚迟疑地说出一个“请”字，看林人便带着相当诡秘的神情出现在房中。奥拉吓了一跳。

可是看林人却走到她近旁，问道：

“非常对不住，请问太太有‘公鸡’吗？”奥拉乍一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看林人神经不正常。

“您要什么？”她问。

“我说的是头痛粉。您有‘公鸡’吗？”

奥拉记起海伦卡曾把一个装了各种药品的旅行小药箱塞进

了她的化妆用品箱里。她不想拿，但海伦卡非让她带着不可。她便打开了化妆用品箱和小药箱。药箱里放了一堆“公鸡”牌头痛粉。

看到这药品，看林人的眼睛里放出了异彩。

“一星期来我已经没有‘公鸡’了，”他说。“您能不能送我几袋……十几袋？”他随即改口说道。

“您都拿去吧，”奥拉说着，把头疼粉全倒在桌上。“我不需要这种药粉。”

“您头不疼？”看林人疑惑地问。

“不，从来不疼。即便是头疼，我也从来不用‘公鸡’。”

“可是我没有‘公鸡’就不能活。”

“当真？您是那样经常头疼？”

看林人腼腆起来。

“不，说句实在话，不疼。但是我如果不服用‘公鸡’就睡不着觉。”

他并未问声奥拉便从桌上的一堆药粉里抓起一包。从长颈玻璃瓶里倒了杯水，用熟练的动作把面上印了个公鸡脑袋的纸包打开，把整包药全倒进了嘴里。奥拉根据这敏捷、熟练的动作，断定他是个嗜药者，说得正确点，是个嗜麻醉品者。

“您不应习惯性地服用‘公鸡’，”她说，看林人的坦率态度使她感到很窘。“这对身体有害。”

看林人不知是没听见她说的话，还是佯装没有听见，只见他蓦地转身对着她。

“愿上帝保佑您！”他带着一种令人生厌的热情说。

“这不是做好事，”奥拉严肃地回答说，“上帝对这种行为是不会祝福的。”

“您说什么？”既惊讶又似有点儿恐惧的看林人问道。“当真的？”

此时，看林人的妻子没有敲门便走了进来。

“你一定又是在为那些药面跟太太纠缠。”她对丈夫说。“别打搅太太，太太累了，想睡觉了。”

“你瞧，”看林人把桌上的一堆药粉指给妻子看。

“天啦！”看林人的妻子长叹一声说，“太太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药面？这对他来说比香烟更糟。他已经染上了这种习惯，真没办法！”

“您明天需要用马吗？”看林人突然问道，态度非常客气，比先前客气多了。“我可以给您马匹。”

“不，不能，”他的妻子说，“你不能到索哈切夫去。”

奥拉感到局促不安。

“不，”她说，“我不需要您的马到索哈切夫。我希望，我们的马能顺利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再说，我有个表兄在索哈切夫附近，我们到他那儿去。一旦需要换马，他会给我们的。”

看林人笨拙地鞠了一躬。

“您需要什么，请说一声，”他一再唠叨，简直象个疯子。

妻子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走吧，”她说，“如今没有药面了。如今是在打仗。”

但是看林人把桌上的一堆袋装头痛粉全部塞进了自己的衣袋。

“你不羞哇！”他的妻子说。

“羞什么？”看林人解释道，“这位太太对我真是好极了，把所有的药全给了我。”

奥拉为了尽早摆脱这种窘境，随手拿起留在桌上的一包药

粉，全都倒在手心送进嘴里吞了。床边放了一只玻璃杯，她又把杯里的水喝了下去。

那两个人终于走了。

奥拉松了一口气。

“人的癖好真是形形色色。”她想道。

她躺在床上的时候，一开始睡不着。她是和衣而卧，因此辗转反侧，总是不得安宁。此外，她也是累过了头，一下哪里睡得着。脑子里如同开了锅的水，各种想法一起翻腾。

不知何故，她反复想到这天上午他们路过的一座森林。她既没有去想在文格鲁夫遇到的危险，也没去想渡河时的情景，更没去想那个抓住他们的车帮不放的妇女，只是一个劲儿地想着那座森林。一座普普通通的松树林子，很不漂亮。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树木全都被拦腰斩断。奥拉不明白是被什么劈的。是炮弹？是爆炸的气浪？还是在森林里使用过什么别的武器？她没有问过斯彼哈瓦。当时她甚至并没有太注意到那座森林。可是此刻，那拦腰斩断的树木，那落得遍地皆是的松枝，那惨然的画面却涌上了她的心头。树干的断面象人体一样的洁白，树皮是灰色的，有的地方是血红色的。她一直想着这座森林。就这么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她睡得昏昏沉沉，显然，药面起了作用。

她徘徊在这座森林中，说得确切点，不是徘徊，只是在寻找某个人，或是某一样东西，寻找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海伦卡走到她身旁问：

“妈，您在找谁？”

她那时的感情是多么奇特，她在寻找某一个人，但同时却又不愿找到他。

“看在上帝的面上，”她对海伦卡说，“你要是瞧见了他，你就装作没有瞧见吧！”

“谁呀？”海伦卡问。

奥拉不想回答。其实她自己也不清楚。

她向四周一望，周围的森林突然成了一排排小小的，象火柴棍一样纤细的，被折断了的黑色树枝，她们母女二人在这个矮树林里也缩成了两个小人。有一个巨人站在这树林之上。甚至不是一个人，只是人的下半部，一个大肚子和两条长腿，穿一条沙土色的裤子。在这略带黄色的背景下，黑色的树枝清晰可见。忽然不知怎么地，小树林里出现了一团团铁丝，有一些是普通铁丝，其余的都是带刺的铁丝。铁丝绊住了她的脚，使她不得不坐了下来。她坐在地上，四周一片漆黑。那个可怕的巨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并没有发现她们母女，她们也只看到他那裹着沙土色裤子的两条腿在移动。海伦卡坐在她身边，对她说道：

“你瞧，我要有孩子了。”

海伦卡真的有了一个孩子，她把那孩子抱在膝上，孩子哭叫着，小嘴张得很大，皱着额头，脸都哭白了。奥拉俯在孩子上边，用手掌捂住他的小嘴。她感觉到他嘴唇一张一合的痉挛动作，她猛地把手从孩子的小嘴上抽了回来，捂住了自己的脸。也就在这一刹那，她眼前渐渐浮现出那个抓住了她的车帮，说是所有的孩子都在土豆窖里的妇女的脸庞。她的脸很宽，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奥拉。眼睛越来越大，睁得越来越开。奥拉想要逃走，猛地站起身来，但是挣不脱铁丝的羁绊。她大叫一声，可是并没有醒。

过了一会儿，她对那位母亲说：

“是您搞错了，您的所有的孩子怎么可能全都死了呢？上帝

总要给您留一个作为膝下的安慰的，请您相信我吧！他们在土豆窖里丢失了，也许他们都变成了土豆哩。您知道，孩子总是孩子，您知道，他们常常为了恶作剧而变成土豆。请您仔细去找一找……”

那妇人离开了他们的大车，弯着腰，遍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就跟拾麦穗一样。但她每弯下一次腰，从麦茬地里拾起一样东西，在她手上就会看到一把宽宽的、闪闪发光的刺刀。

“请您放下，请您放下……”

那妇人把刺刀放在地上，把它们摆成一条长长的小路，一直通到一座低矮的白色小教堂的大门口。一个弯腰驼背，却拖着白色披纱的老太婆和一个手上托着礼帽的老先生沿着小路走了过来。

海伦卡对奥拉说：

“这是萧邦的父母刚举行完婚礼回来。”

可是，那个妇人又来跟奥拉纠缠不休。她一定要打听出自己的孩子在什么地方。她把奥拉逼得越来越紧，直到突然出现了斯彼哈瓦。他牵着奥拉的手，领她离开了那个死乞白赖地缠住她不放的娘儿们。奥拉在自己的上方看到了他那张清秀的面孔——比他本人还要英俊得多的面孔，罗马恺撒大帝的面孔。他向她俯下身来，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突然他的嘴角唇边浮现出一丝冷笑，露出了他那跟刺刀一样闪闪发光的牙齿。他的脸几乎贴到她的脸上，而且带着这股冷笑对她说：

“为什么奥拉小姐不能嫁给戈翁贝克先生？”

奥拉惊醒过来，浑身冷汗淋漓。

九

第二天，他们离开森林，踏上帕普罗特尼亚附近的索哈切夫公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看林人没有收音机（即使有大概也不响），因此他们无从知道外界的情况。但是，在公路上行走的一群群不成行列的士兵，少量的老百姓，时不时有一辆大车从公路边上朝索哈切夫方向驶去，这种景象却说明了不少问题。

公路上行走的士兵看起来并非疲惫不堪的样子，但是，不论是步行的还是骑马的老百姓都显得神色惊慌，面容憔悴。显然保卫华沙对他们来说很不轻松。

“你瞧，”罗梅克对同他并排坐在前边的安德热依说，“所有的士兵都扎着皮带。这意味着是光荣投降……”

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

“好大的区别！”他说。

“当然啦，就是有区别！德国人想要保持某种光荣战争的幌子……”

“这一点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斯彼哈瓦插嘴说。

“离科莫鲁夫还有多远？”奥拉问。她希望赶快离开这个杂乱的人群。因为他们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的，人们都怀有敌意瞅着他们。

“只有几公里了。”罗梅克回答。“最近的一个路标上写的是：至别涅维策九公里；到了别涅维策附近就该拐弯。”

这时，一辆大卡车从对面风驰电掣地开了过来。所有的人都在它前面四散跑开，就象它溅起了泥泞。

坐在卡车里的德国士兵大喊大叫着驱逐人群。驾驶室里司

机身边坐着一个肥胖的士兵(卡车开到跟前的时候，奥拉瞧见他长得十分英俊)，他手里拿着一根又长又大的马鞭，显然那是从某个赶大车的人手里夺来的。马鞭挥得很远，卡车一路驶去，那条长而锋利的白鞭子就一路抽打着碰上的每一个人。

“罗梅克，罗梅克，往右拐!”奥拉喊道。

但是为时已晚，大车无法拐到右边，右边是一条深沟。卡车飞驰而来，德国士兵的鞭子伸向安德热依。刹那间，锋利的鞭尖朝安德热依劈头盖脑打来，当安德热依把脸转向母亲的时候，他的面颊已经如同被剃刀割破了一样，鲜血溅到了衣服上。

罗梅克勒住了马，大车周围站满了波兰士兵。其中有个士兵大概是医士，他的背包里带有绷带和碘酒。他把这些东西给了奥拉。她迅速给安德热依的伤口上了碘酒，用绷带缠了起来。血也很快就止住了。

奥拉惊骇地望着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罗梅克破口大骂，但安德热依却静悄悄地坐着，脸色苍白。

“这个头开得可好!”斯彼哈瓦说。

安德热依两手按住脸上的绷带，咬紧了双唇。

“走吧，走吧，罗梅克，”斯彼哈瓦说，“得尽快离开这条该死的公路。”

但是，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秋日的清晨是美好的，奥拉却似乎觉得他们永远也到不了那个拐弯的地方。

栗树林荫道终于出现了。一直到他们来到科莫鲁夫的房子前面，彼此没说一句话，只有罗梅克在低声咒骂这个鬼世道。

雅德维加出来招呼他们。象他们这样的难民和这一类的拜访，她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她既没有露出半点惊诧，也没有问一句什么。奥拉当即告诉她说，他们是从普斯泰翁基到华沙去的，

雅佳也许是不谙波兰地理，对他们由波德拉谢到华沙却假道索哈切夫这一层丝毫没有表示惊讶。如今这类事到处都有。

雅努什病了，他得了感冒还是别的什么病。他没有躺在自己房里——显然他的卧室已变成了难民们的避难所——而是躺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奥拉独自一人到他那儿去了。

在这之前，给他们送来了食物，滚热的牛奶，鸡蛋；茶和糖早已用完了。小伙子们饿狼似地把食物一扫而光。雅德维加也没有问安德热依脸上为什么缠着绷带，只是说：

“你怎么这样苍白？吃吧，吃吧。你可知道，”她又补充说，“他们在这儿的林荫道上把姨父打死了。”

安德热依不大清楚雅德维加的姨父是谁，因此什么也没说。奥拉上楼到雅努什那儿去的时候，两个小伙子来到了花园。在一棵参天槲树附近他们见到一座新坟。坟上插着个原木十字架。

“这儿埋的是什么人？真见鬼！”罗梅克问。

“鬼晓得！”安德热依悻悻地回答。面颊发烫，他觉得是肿了。

一个年轻、黝黑的小伙子在坟墓周围转来转去。安德热依和从未到这里来过的罗梅克都不认识他。罗梅克向他问道：

“这儿埋的是什么人？”

黑小伙子（他真是黑得象个茨冈人，面部的皮肤略呈紫色）留神地望了望问话者，满腹狐疑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罗梅克不耐烦了。

“你没看见？我们是从府邸里出来的。”

“这也算得上府邸！”黑小伙子轻蔑地说。

“当然这不是一座宫殿。可要我怎么称它才好呢？”

“干脆点说，从屋子里，”小伙子回答，一边动手用铁锹往坟上培土。

“是德国人把他打死的？”罗梅克没给他窘住，继续追问道。

安德热依插了进来。

“雅佳对我说过，”他说。“她的姨父在这儿被打死了。这一定是他的坟。可雅德维加的姨父是谁，我一点也不知道。”

“杨·维耶维乌尔斯基。”黑小伙子用严肃的低音回答，一边仍在不停地修整坟墓。

安德热依对雅希·维耶维乌尔斯基略知一二。

“是怎么发生的？”他问。

黑小伙子停下了工作，友好地朝安德热依看了看。

“我们是一起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罗梅克给他递过火去。

“你们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从哪儿？”安德热依迷惑不解地问。

“啊，从弗龙基。”

“那怎样呢？后来呢？”罗梅克问。

“没什么。维耶维乌尔斯基同志在路上把逃跑的士兵们组织了起来。我们想打到华沙去。华沙那时还在抵抗。”

“唉，这我们知道。”

“不错，可你们是从索哈切夫来的吧？”

“你从哪儿知道的？”罗梅克恼怒地问。

“我头上长着眼睛，”黑小伙子说。

“哎，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呀？”

“唉，我们失败了。杨同志被打死了。而我也就留在这儿了。在森林里呆过一阵子。这儿有座莽莽的大森林。”他象是顺

便提起，“可晚上冻得要死，我就回来了。雅佳小姐是雅内克的养女，是他的外甥女。”

安德热依记了起来。

“不错，从前雅努什或妈妈曾对我讲过。他们是在巴黎把她养大的。”

“噢，在巴黎，”黑小伙子说。

“您贵姓？”罗梅克问。

黑小伙子凝视着罗梅克。心中又产生了疑惑。

“我叫利莱克，”他慢条斯里地说。“别的你们恐怕无需知道吧。”

安德热依竭力想消除他的疑心。

“当然，没有必要。”他说着把手伸给黑小伙子。“我叫安德热依·戈翁贝克。”

利莱克很有兴味地瞧着安德热依。

“您父亲是不是有过一个糖果点心店，雅佳小姐在那儿干过活儿的？”

“不仅是有过，现在还有。”安德热依纠正他的说法。

“谁知道呢？”利莱克讷讷地说。“整个华沙好象全毁了。德国人是从布拉格方向攻进去的。外面议论纷纷的那些事，简直叫人无法相信。”

“应该去亲眼看看。”安德热依说。

“是的，”利莱克承认他有道理，但并不热心。

“我跟你们说，”安德热依开口说，“我们把妈妈和斯彼哈瓦留在这儿，他这个人太打眼，我们三个人到华沙去探听探听消息。”

“我们去，可怎么去呀？”利莱克说，“火车不通。”

“我们骑马去！”罗梅克叫喊道。

对他来说，这仍然是一次猎奇。

“好，”利莱克同意了。“我们去吧。我在华沙有熟人。”

“而我有家。”安德热依说。“不过，我们最好是先骑马去意志区。把马留在意志区的什么地方，而后再步行到华沙市中心去。”

“好，”利莱克又说道，“我在意志区有个窝，如果还在的话，我们可以把马留在那儿。”接着他又说道，“我们找菲比赫先生去，请他给我们准备路上用的马料。”

罗梅克给伙伴们的热情稍微浇了点冷水。

“我们又不会马上就走。”

安德热依头脑是清醒的。

“不是马上动身。但是得尽快走。越快越好，乘德国人尚未把华沙完全抓在手心里。”

“听说，希特勒要到华沙来。”利莱克说。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当加紧准备。”

安德热依朝住房的方向走去。

“我这就去告诉妈妈，看她是什么态度。”

奥拉此刻正坐在雅努什房里。

雅努什并无甚大病，他干脆是被发生的这场惨祸压倒了（其实这场惨祸原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他没有力量爬起来去做任何一项工作。

奥拉恼怒地对他说：

“哎呀，雅努什，就这么躺着想来想去，可真太没意思了。你什么也想不出来的，这只会触动你过去那些可怕的旧伤疤。”

“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雅努什说。

他无法理解奥拉是怎样跟丈夫失去联系的。而他对此又是束手无策。

“不是还有孩子们吗？……”

“可是男孩子当时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们那时都在部队上。路上我见到了安特克，在奶奶家里。安德热依跟我一道来了……”

“说真的，这个弗兰尼奥是怎么回事？他能出什么事呢？而你还能这么镇静，我的奥拉？”

“我是表面上镇静。我有什么办法？你也明白，眼下对这件事是一筹莫展。一切都停了摆，邮政、报刊全部瘫痪。唉，一句话，战争。你明白吗？”

她为自己的愤懑感到不好意思。

“瞧，你什么也没经历过。你呆在这儿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不知道，公路上是个什么样子，种种可怕的事情……别人难道没有对你说过吗？”

雅努什笑了起来。

“无忧无虑！好一个无忧无虑！你知道是什么人被打穿了胸膛死在我楼下的房间里的吗？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

“雅内克？”奥拉问，“可他不是蹲监狱了吗？”

“他蹲过！可如今谁还蹲监狱呢？他在索哈切夫公路上同德国人战斗过。不幸中弹。别人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你想想看，多么凑巧，正好送到他的养女住的地方。”

“真是凑巧，”奥拉相当冷淡地回答道（每逢谈起雅德维加，她都是用的这种口吻）。“对了，你那个热尔梅娜正是他的养女。”

“也是他妻子的近亲。”

“不错，不错，这我都知道。”

看得出来，奥拉对雅德维加出现在雅努什家里比对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的死感到更加不安。

“奇怪，”她说，“人是多么容易习惯于死亡。”

雅努什吃惊地望着她。

“习惯于死亡？你胡说些什么，奥拉？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呢。死亡从四面八方把你团团围住，成了象黄油面包一样的家常便饭。可你要明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必须记住那些死去了的人。比如说我吧，我现在必须记住雅内克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切……我跟他有过多少次长谈，他对我说的那些事，都是我应该永志不忘的。而且不只是他……”

“我亲爱的，”奥拉说，“倘若该记住的一切我们都要记住的话，我们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搁得下自己的思想了。”

“你如今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吗？”雅努什从床上欠身问道。“这就怪了。因为我如今是全然没有自己的思想了。我被这一切弄得晕头转向，简直不能思考任何问题。尤其是不能去想我们过去任何的事情。难道我们过去不是常常想，战争什么时候也打不起来吗？可最重要的是，我们战前的那些想法统统都变得一文不值。那些想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今得一切从头思考。”

奥拉争辩说：

“我就不这样看。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尤其是要有日常的思想。我们不能沉溺在这过度的悲怆中过日子。战争本身造成了这么多的苦难，而我们还要用那种无穷无尽的非非之想来折磨自己。我们必须象平常过日子那样考虑问题。想想中饭吃什么，想想应该怎样安排才能使得每个人都有吃有穿，想想怎样去处理我们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操心事……”

雅努什愈听愈感到愕然。

“也许是这样，”他说。

他此刻不愿同奥拉争论。再说，他也看到奥拉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某种同战争和溃败的可怕环境毫不相干的事。她有自己难以排解的私事，她渴望能够尽快把它处理好。她不愿再背上不幸的包袱。他从她的言谈话语里清楚地感觉出了这一点。

“喏，你的两个男孩子情况如何？”他问道，为的是变个话题。

“安德热依的精神状态很好，”奥拉说，“虽然今天在公路上他脸上挨了一鞭子。”

“脸上挨了一鞭子？”雅努什诧异地问。“是什么人打的？”

奥拉微微一笑。

“雅努什，”她说，“我们是在打仗呀。”

“不错，但是我想，德国人是不会用鞭子作战的。”

“恰恰是，他们也用鞭子，一个坐在卡车里的德国士兵用马鞭抽了安德热依。那是一条赶四匹马的鞭子。鞭梢雪白。现在大概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雅努什更加惊愕。

“你说起这些来竟是这样的平静？”

“可怜的安德热依，”奥拉说，“他不得不平静地忍受这一切。上帝保佑，光只这一点也就算好了。从此以后，他对我们的战胜者就不会有什么好态度了。我们在普斯泰翁基就见过这些战胜者。他们已相当客气地管理起农业来了。”

“你跟德国人谈过话？”雅努什悻悻地问。

“我有什么办法？我得帮罗伊斯卡姨妈的忙。”

“我将来会避开这类谈话。”

“我也不会急于去同他们打交道，这一点你尽可放心。”

“你现在有何打算？”雅努什问。

“你瞧，我竟不知道。我得寻找弗兰尼奥，但我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对于华沙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华沙已经陷落了？”

“你还不知道？昨天签字投降了。我一到这儿菲比赫先生就对我讲过。”

“真的？可他们为了不叫我担忧，这样的事都瞒着我。这种傻里傻气的体谅真是要命！”

“所以说，我必须先在华沙把局势弄清楚。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在你这儿休息两天。”

这时，雅德维加客气地敲了敲门，走进房来。

“先生，”她说，“小伙子们打算今天下午就动身到华沙去。”

“什么小伙子们？我呢？”奥拉问。

“他们说，太太您暂时留在这儿，再等等，他们先去探听一下情况。因为眼下是什么也不清楚，甚至都不知道您的住所是不是保存了下来。恰茨基街遭到过轰炸。说不定已经无须回到那里去了。”

奥拉反驳说：

“他们自己又怎么能去呢？”

“他们可以去，太太，可以去。”“热尔梅娜”安慰她说，“他们跟同姨父一起到这儿来的一个叫利莱克的小伙子串通好了。他们打算一同骑马到华沙去。就让他们去看看吧……”

雅努什焦急起来。

“利莱克先生，”他说，“我不知道，他对小伙子们来说是不是

合适的伙伴。”

雅德维加愤愤不平地说：

“您在扯些什么！他是个金不换的小伙子。他象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姨父，他一定能把小伙子们带得很不错的。不要去干涉他们的事吧。”

奥拉心里无论如何也不赞同她的说法。

“而您，”雅德维加对雅努什说道，“也该鼓足勇气起床了。家里来了客人，您躺在床上算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雅努什没有反驳。

“哎，你们出去一下吧，我的女士们，”他说，“我这就起来穿衣服。”

两个妇人朝门口走去。

“请您从这儿搬走，”雅德维加走到门边说道，“请您搬回自己的卧室，我在这儿安置客人要方便些。我想把斯彼哈瓦先生安置在这里。”

雅努什支着胳膊肘从床上欠起身来问：

“谁？”

“斯彼哈瓦先生。他是跟戈翁贝克太太一起来的。”

雅努什一下呆若木鸡。

“奥拉，”他吃惊地问，“你是跟斯彼哈瓦一道到这儿来的？”

但奥拉没有听见他的问话，匆匆下楼去了。她要同小伙子们商量一下到华沙去的事。

她劝他们把动身的日期推迟到明天。

十

一段时间以来，雅努什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到黄昏——黄昏降临得越来越早了——他都要到花园去，神情恍惚地站在一棵槲树下（从那儿可以望见新坟的黄土）。随着岁月的流逝，雅努什越来越变得迂腐了。他喜欢日子按照一个固定的程序过下去。他要求准时开出午饭和晚饭，这使雅德维加陷入了毫无办法的苦境。他出门散步也同样恪守时间。政局的变化丝毫也未改变他的生活日程，雅内克的惨死只不过为他"晚饭前"的散步增添了某种特殊的意义。雅内克的坟墓每每在他心灵深处激起一阵阵感情的波澜，似乎是总结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他在自己周围见过那么多的死亡，并没有把他磨练得更坚强一些。但是，任何人看到站在维耶维乌尔斯基墓前的他，都无法想象出他胸中正翻腾着狂涛巨浪。梅申斯基平静地站在那儿，颀长、呆板、脑袋微微歪向左肩，象他平常听音乐或是思考问题时的那副模样。在深秋黄昏的寂静里，这位神态庄重、郁郁寡欢、穿了一件带风帽的长大衣的绅士，似乎同周围的大自然融成了一体。槲树上的叶子已经枯萎，但尚未掉落，正好是跟梅申斯基的大衣一样的深咖啡色。

这座新坟同样也吸引了安德热依，尽管他从利莱克嘴里了解到的情况并不多。见到雅努什朝着那个方向去了，他便跟在他身后，过了片刻他也在雅努什背后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舅舅，"他在暮色苍茫中开口问道（安德热依总是把雅努什称做舅舅，虽然他们之间没有半点儿血缘关系），"舅舅，这是什么人的坟墓？"

雅努什哆嗦了一下，抬起头来，象是从梦中惊醒。

“他们在公路上把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打死了，你知道了吧？”他说。

“我知道。雅德维加对我说起过。他就是躺在这儿的？”

“啊，不错。”

“舅舅常到这儿来？”

“不错。我天天来。”

“为什么？”

“古怪的问题。”

“嗯，这是为什么？舅舅不是不做祷告的吗？”

“要是想为他祈祷，那我是可以在卧室里做的。”

“舅舅是不是感到在这儿……离他近一些？”

“也许是这样吧。我在这儿感到离他近一点儿。这是我的一个伟大的朋友。我跟许多人打过交道，在世界上到处飘泊过。可他是我真正的朋友。他叫我‘亲爱的……’”

“他是共产党员吗？”

“我不知道。可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人。”

“然而他也是个共产党。”

“他对我没有仇恨。”

“因为舅舅也是个名副其实的人。”

两人沉默了片刻。从房子那边传来了某种平静的秋日的声音，有人在唤狗。在这温暖、幽暗、宁谧的暮色里，谁也联想不到周围竟在打仗流血。

“你懂得什么，安德热依……”雅努什凄然说道。

安德热依在槲树下的一张小凳上坐了下来。

“我一向认为，舅舅是个名副其实的人，是个真正的人。舅舅

见多识广……”

“也许我见之甚多，”雅努什实事求是地承认，“但识之甚少。”

“哎，这得看……”

“当然，”雅努什说着，在安德热依身边坐了下来。“当然，这得看是什么事。但你要晓得，我最大的过错在于：行之太少。”

“还来得及。”安德热依骤然非常严肃地说道，“现在正是时候。”

“就什么而言？”

“就做出一番事业而言。”

“你可别诱惑我，安德热依。我正好觉得一切都完了。”

“舅舅不相信胜利？”

“胜利？对于胜利你是怎么设想的？嗯？他们会把德国人打败，英国或者法国。也许是布尔什维克。但这已经丝毫也不能改变基本事实。”

“对这一点舅舅是怎么理解的？”

“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是，这样一场战争毕竟是爆发了。它就象原罪一样，已经玷污了人类。这是骇人听闻的野蛮占了上风，这是再也无法从人类历史上抹掉的了。”

“可能还会更糟。”

“可能。但这就足以在地球的躯体上永远留下一个污点：人的最恶劣的本能的胜利。”

“嗜杀的本能也许不是人身上最坏的东西。”

“不错。最坏的是对一切事物的无动于衷。对时光流逝的无动于衷把我毁了。我没有生命。我跟躺在地里的这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不一样。他曾相信，能够从人类的脸上抹掉这一切罪恶。”

“天真的信仰。你也知道，象他这一类人物都落到了怎样的下场。他们虽然都笃信不移，但却纷纷死去，而且都死得很惨。尽管相信有人要杀人，却又偏要去送死，这是很可怕的。”

“舅舅怎么说出这种话？您不该这么讲！”

“为什么不该？善于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是坏事，而是必须。”

“您不该对我讲这些。不该削弱我的力量。须知舅舅这么讲是在削弱我的力量，在挖我的墙脚。而我需要的正是力量……”

“去干什么？”

“要知道，我必须去。必须去。为自己……也为舅舅。如果舅舅允许的话。”

“这话怎么理解？”

“很简单。最好是这样：请舅舅把您没有完成的一切统统交给我。我将为舅舅去完成。”

“哎呀，安德热依，”雅努什抓住小伙子的一只手。“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所没有完成的。我怎能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托付给你呢？”

“舅舅只要对我说一句，‘安德热依，去吧，’我就去。舅舅，您瞧，我也不愿做这样的事。我并不愿去进行这种抉择。我不愿抛弃那些在我看来是好的、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可现在，我和罗梅克已经下定了决心，现在我只得去挑选那种我所厌恶的东西，那种跟我的天性相违的东西。”

“那也是跟人的天性相违的。”

“不，舅舅。人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这一点谁也不会比舅舅

了解得更清楚。这跟人的天性也许并不矛盾。人会为一己私利，为自己的巢穴而张牙舞爪地去搏斗。”

“我宁愿你说，‘为人类而斗争。’”

安德热依笑了起来。

“舅舅总是这一套。人类，这是个很不明确的概念。人类是通过各个民族形成的。至少看起来是如此。”

“那好吧，安德热依。你让自己挑上这副重担，又会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呢？”

“请舅舅不要为我担心。我自有办法。当然还有您。您也不用去多想你所没有完成的事业。我把一切都担当起来。”

“亲爱的安德热耶克，我有点为你感到可惜。我想问题常常比你要广得多，深得多。而你，不管愿意与否，你都不得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点上。即使你能打死一个德国人，那又怎样？它在这席卷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的狂涛恶浪面前又有什么意义？”

“舅舅，您有没有想过，这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杀死一个德国人也许能解放出巨大的潜力……”

“哪儿的？”

“我的呀！我身上的潜力！把那种被日常的劳碌奔波掩盖住了的东西解放出来。有某种东西，尽管被掩盖住了，然而它是存在的。就象是马雷·舒阿尔教授对舅舅讲过的原子分裂那样。被掩盖着的力量有可能突然迸发出来。”

“人不是原子。”

“可是，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一股他所没有意识到的力量。也许我也有这股力量？不，不，”他犹豫了一下。“我缺少这样一股力量。但我要在自身激发出这股力量。我要把自身阻碍我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进行彻底的改造。我必须首先创造出我自己

——而后再分裂……”

“分裂什么?”

“不错,我无需来迷惑自己。别人会把我分裂的。”

雅努什又一次握了握安德热依的手。

“有一点是你不应抱什么幻想的。那就是,你将从事的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那将是一些渺小的、零星的、平凡的事。没有什么豪情壮举,崇高伟大。有的只是恐怖、屈辱、牙齿打战。你休要期待什么,今天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报偿。”

“难道就毫无胜利的希望吗?”安德热依遽然怀着失望之情问道。

“毫无。胜利者历来是看不到胜利的,胜利常常是在他们牺牲之后到来。”

“这太可怕了,舅舅,”安德热依浑身战栗了一下。

“不,甚至谈不上可怕。这是很平常的。你我都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员,只不过是许多号码中的一个号码,许多数字中的一个数字。不是我们来汇总这些数字。数字会自己累加起来的。”

“那会得出个什么结果呢?”

“哎,要是我们知道就好了!雅内克同样也不知道。说不定他们贡献的总数是最大的哩。”

“横竖一样。”安德热依又生硬地说道。“对我来说,横竖一样。我要始终不渝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亲爱的,”雅努什想起了维耶维乌尔斯基,淡淡一笑。“只是别来豪言壮语,别激昂慷慨。一切都得平平常常地对待。”

安德热依默默不语。

“让一切都保持平常的本色吧,不要讲得那么慷慨激昂。因

为生活毕竟不是舞台上的表演。生活得有它自己平常的日程。唱高调并不是一条通向伟大崇高的道路。”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要伟大崇高。什么是伟大崇高呢?”

“别,别,”雅努什激烈地反驳道,“我们还是不要用这样的字眼吧。你可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有什么请求吗?”

“什么?”

“从今以后我们永远不要使用那种说出来意义不大,可想起来又很有意义的字眼。”

“舅舅不至于把我看成一个浪漫主义者吧?”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不论我是否把你看成了浪漫主义者,我不想去谈这件事。”

“好吧,舅舅。”安德热依温顺地回答。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去吃晚饭的好。”

他们站起身,回屋子里去了。

第十二章 平　原

……空旷、开阔、荒凉的平原……

亚当·密茨凯维支

一

一九四二年秋末似乎一切都安定下来了。至少戈翁贝克一家的生活是如此。安特克没有回来，但安德热依和海伦卡差不多是在正常学习了。泰克拉小姐(她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为安德热依弄到了一张工作证，又在装订厂给他安排了个有名无实的工作。安德热依夏天已满了二十二岁。他长得端庄、挺秀、高大，但已不象在埃德加尔出殡时那样青春年少。尽管如此，他仍常常吸引着奥拉惊诧的目光，每逢她对这个小儿子凝眸流盼，心中便感到有种隐约的恐惧。

“奇特的小伙子，”泰克拉小姐给他下了一个这样的断语。“面容俊俏，却是铁石心肠。”舒什凯维奇太太也曾这样说他。

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了。就在这时，家里决定把安特克叫回来。

如果说安德热依在最近一个时期常常考虑“真正的”生活究竟在何处的话，那么在他去普瓦韦的轮船上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决定让安德热依乘船去找安特克，是因为这种交通工具比较安全。到卢布林的铁路沿线经常有许

多搜捕，因此不得不另选他途。他们买了"姆·法扬斯"号的船票。这条船黄昏时开出了华沙码头。

这是个温暖的秋日的黄昏。安德热依暂时躲在统舱里，他找了个角落把背包放在那里。轮船冲破黄昏时汹涌的激流开出华沙以后，他走到甲板上，在船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暮色越来越浓。河水是深褐色的，船后翻滚着白色的泡沫。两边是漫长、低矮的堤岸，长满了红褐色的爆竹柳。远方出现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有的地方夹杂着高大的白杨。但是，房子却看不见，它们都隐藏在远离河岸的地方，从轮船上甚至连屋顶也看不见。

哪种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个问题当然与这荒无人烟、似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冷漠无情地沉睡的河岸毫不相干，但却同码头上和轮船里发生的一切紧密相连。其实码头上，轮船里的那种壅塞、喧闹也坠入了黑暗、寂静的夜色之中，从他这个普通乘客的眼前隐去了。

一切都沉寂下来了，四处阒然。乘客、船员和小卖部的女老板——酷似博古舍夫斯卡[①]笔下的那个女老板——都藏到船上的各个角落里去了。周围变得鸦雀无声，这使安德热依不由感到寂寞起来。

他好久以来不曾有过这种感觉。自从溃败后他回到华沙以来，一直都在东奔西跑，他觉得自己就象松鼠蹬轮子似地在瞎忙。似这种日子他一直过了三年，或者说，将近三个年头了。惊回首，转瞬就是三年！一切都过得那么迅速，那么仓猝，整个时间就象是在玩一种"捉迷藏"或是"猫抓耗子"的集体游戏似的，

---

① 博古舍夫斯卡（1886 年出生），波兰小说家。

不过做这游戏所要交出的抵押物却是人的生命。然而，那种伴有手枪射击声的游戏能迫使你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还存在于天地之间。

可是现在，随着轮船逆流而上渐渐远去，随着秋天暮霭冥冥、扑朔迷离的黄昏的降临，那些往事都渐渐逝去了。如同树叶从树上飘落下来——一片一片、悠悠荡荡地飘落下来一样。

他感到冷丝丝的，可又不愿回船舱去。他脑子里浮想联翩，乐于一个劲儿地想下去，想个饱。同时使他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不料竟能如此奇特而又如此清晰地发现自我。直到此刻他才霍然憬悟，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变得多么成熟了。

当他置身河上，回首反顾，追溯到自己在普斯泰翁基的那段时光，不禁柔情地笑了笑，还多少有点儿顾影自怜。他那时候是个多么幼稚的小儿呀！那时，他还以为自己有能耐驾驭自己的生活。可事实证明，那是一种最危险的自我陶醉。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他总是从他父亲在公路上失踪时算起，虽然"一切"实则开始得早得多），给了他当头一棒，把他打得晕头转向。他似乎觉得，在索哈切夫附近公路上被马鞭抽破的面颊，每天都象第一天那样火烧火燎地疼痛；他就象个旋转的陀螺，那鞭子抽打着他，逼着他团团转，无休止地团团转。此时此刻，当他回想到在普斯泰翁基时的自己时，想起当时幼稚的信念，他真想发笑，那时他还以为将来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哩！

河两岸长满了茂密的柳丛，一年的这个时节，浓密的柳叶已变成深黄，在暮色苍茫之中呈现出一片深褐色。树木和灌木丛看起来象一道长长的铜墙铁壁遮住了岸边的土地。岸边草场上

升起的袅袅轻雾，在灌木丛后越来越稠，给整个地区蒙上了薄薄一层蓝色的雾帐。

这一片在蓝色暮霭笼罩下的金黄色土地，沉浸在秋的寂静里，船上轮机的哒哒声更加强了这岑寂的气氛，倒完全象是个无人之境。这地方并非被居民所抛弃，也不是荒无人迹，但它却是沉浸在深沉的梦里，以至看不到一点儿生活的迹象。既看不到屋顶上的烟囱，也看不到茂密的林带之间的袅袅炊烟，只看到蓝色的雾帐后面一片黑压压的树。

正是这梦一般的寂静在轻轻地摇晃着安德热依，但并没有使他昏昏欲睡。这寂静安抚着他，向他揭示了昔日的一切恐惧、努力和不安都是多余的，与此同时也唤醒了他的思考和反省，渐渐地，他从更遥远、更宽阔的远景上看到了自己近来所经历的一切。“到哪儿去寻找真正的生活？”这个一直使他苦思冥想的问题如今似乎被抛于脑后，被搁置了下来。他领悟到，梦并不是生活。然而这难道真正是梦？

他明白，这是错觉。他望着柳丛，但是，他的目光射不透那铜浇铁铸的屏障。那屏障后边发生了什么？隐藏着什么？他无从知道。

迄今他在华沙所做的一切，此刻在他看来都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场“赌注”极微的打赌罢了。他们会来抓，还是不会来抓——这难道有丝毫的意义吗？还有那地下大学，在私人住宅里进行的课程，以及教授们所讲授的“哲学”，它与华沙的街道，华沙的市场抑或是华沙的郊区所教给他的具体学问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也同样没有任何意义。他常常觉得，用于上课的时间是白白浪费了的时间，与此同时，又是塞满了某种代用品，如被某种毡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盖住了的时间。凡此种种，在不容置

辩的生活事实面前，都是毫无价值的。

这无情的事实就是德国军队的推进。基辅已经陷落，德军已渡过了第聂伯河。这虽还不是他们最后的胜利，但也堪称大奏凯歌。安德热依左思右想，为什么他对这一切都如此无动于衷？须知问题已不在于只是要消灭一个国家，而是要消灭整个民族。这就是德国人的目标。现在就只等最后一场决战的结果了。

有谁知道呢，说不定在低矮的河岸两边的寂静里已经蕴藏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想法，等待最后的清算和最终的灭亡的想法；剩下的日子也许只有几周或是最后的几天？

暮霭沉沉，天色越来越暗了。但安德热依感到欣慰的是，月亮就要升起来了。

从这浓雾和凄凉的寂静里出现了一个矮小瘦削的人，挨着安德热依在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年纪还不大，但形容枯槁，精疲力竭。安德热依叹了口气，并不打算跟对方交谈。但那小个子沉默片刻之后，突然开口问道：

"您是去登布林？"

"不。去普瓦韦。"

"啊，去普瓦韦。"

那人显然是在等安德热依神秘地问一句，"您呢？"可是安德热依默不作声，便又说道：

"我走得远点儿，要一直过了卡齐米耶日，到皮奥特拉文去。"

安德热依明白，这场谈话是避不开了。

"皮奥特拉文远吗？"

"还得四个钟头才能把我们拖到卡齐米耶日。这条破

船……”

“是在扎维霍斯特附近？”

“哎，还有一段路。这只是个大略的估计。这条河道什么时候也没有测定过距离。”

陌生人的声音平静而又悦耳。安德热依想再听听他说话。

“您是第一次到那个方向去的？”他问。

“哎，不，”那小人儿回答。“我是每两个星期去一次，有时，每星期……”

“您很熟悉这条路？”

“熟悉，非常熟悉。”

“那儿怎么样？”

“能怎么样？跟各处一样。没有一个地方例外。前不久在普瓦韦的桥上吊死了一个牧师。”

安德热依觉得跟一个陌生人谈这个题目不太恰当。

“您一定感到厌烦，”他说，“老是这么坐船来去。”

“哎，先生，说什么厌烦。今天天气还算不坏，月亮就要升起来了。要是遇上昏天黑夜，遇上下雨，那轮船就得抛锚，停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清晨。因为这儿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浅滩，谁也没有去标出河道。没有人关心这种事……”

“您这么来来去去合算吗？”

“我有什么办法呢？先生？”那小人儿伤心地把两手一摊。“我的职业是吹长笛。我是华沙歌剧院的长笛手。如今我能到哪儿去演出？到人家庭院去转悠……还不如贩卖猪肉。”

“您贩卖猪肉？”安德热依插嘴问。

“我有四个孩子，得养活呀，我老婆做点小买卖，烤点糕点，凑合着过日子。到目前为止，”说到这里，他敲了敲他们坐的长

凳，“还没有没收过我的什么东西。”

“是您藏得严实。”安德热依说。

“您甚至都不知道，这些内河水手藏东西的秘诀。有一次在登布林搜查得多严！显然是有人告密，德国人每一寸地方都搜遍了。可您相信吗？他们什么也没有搜到。”

“他们要找什么呢？”

“先生！当时我带着一整只猪。还不小哩。一百四十公斤。”

“这真是，大胆。”

“这不是大胆，先生，是迫不得已。”小个子长笛手说。

但是轮船没有等到月亮出来就停靠在岸边了。此刻才真正是万籁俱寂。靠着船舱里的一点微弱的灯光（船头的灯在停船时灭了），可以看到长长的枯萎的菖蒲和芦苇杆在不安地悄悄晃动着。四周是那样的寂静，甚至长笛手也不吭声了。他默不作声，垂着头，倾听着从那低洼的、无边无际的平原传来的响动。

忽然，他从怀里掏出一支小小的长笛——实际上是短笛，把它贴在唇边，吹出了象鸟鸣一样的声音。安德热依哆嗦了一下。

那个小人儿把笛子从嘴边移开了一会儿，笑着对安德热依说（他的声音里听得出是在笑）：

“斯克里亚赛的第二交响乐里就有这种小鸟，总是由我吹的。凡是有这种小鸟的地方，不论是在《田园曲》还是别的什么曲子里，总不是由第一长笛手演奏，而是由我。谁也没有我吹得这么好……”

静了片刻。长笛手又把笛子举到嘴边，又演奏了起来。不过，这一次吹的不是小鸟，而是一只大家熟悉的，永远是那么牵

动柔肠的歌曲。安德热依低声唱了起来：

月已西沉，狗已安静。
是谁在林子后面发出响声，
一定是菲隆，我那亲爱的人
在约定的白桦树下把我等……

母亲常给埃德加尔唱这只歌，而安德热依总是蹲在门外听。他不敢进房里去，再说，奥拉也不喜欢儿子们听她唱歌。那还是他们住在恰茨基街时候的事。现在母亲再也不唱歌了。

安德热依感到心脏一阵紧缩。母亲不是还健在吗？正是母亲派他去找安特克的。母亲希望安特克回去，希望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拢到一处，住在布拉茨卡街……

一想到布拉茨卡街，他又哆嗦了一下。住在那幢难看的、不舒适的贵族府邸里，安德热依感到很不自在。他深知，那幢住宅又漂亮，又舒适，可他觉得那儿又丑陋，又不方便。他不会去劝说安特克回家的……

长笛手闭上了眼睛，安德热依看到他的身子怎样在随着歌曲的节拍晃动。一个水手朝他们走了过来。他俯身站在两个坐着的人面前，带来了一股汗和煤烟的臭气。他说：

"请不要吹。不要引起别人对停泊的轮船的注意。已经到了戒严时间……"他又对安德热依说道，"您的东西我已经给您送到二号客舱去了。那是个两人住的客舱。在那儿您会舒服一些。"

安德热依留神地朝水手望了一眼。他正俯身站在自己的面前。在夜色朦胧中，安德热依只看得见对方一双很大的眼睛的银色的白眼球。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吐出了一个词：

"谢谢。"

他感到很吃惊。尤其使他吃惊的是，水手临走时说：

"您可以进舱去了。那儿已经有了一位先生。那儿就住你们两位。"

说完，他便行了个军礼，走了。长笛手默默不语。安德热依在黑暗里感觉得出对方投在自己身上的审慎的目光。他耸了耸肩，在长笛手的膝盖上拍了一下：

"真的，我感到莫名其妙！"

长笛手搂着他的肩头，悄声说：

"您进舱去吧。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可是，到了船舱里却什么重要的事也没有。小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罩了个圆玻璃灯罩。那位"先生"已经在一张长凳上躺下了。但他脸朝暗处，安德热依无法看清他的轮廓。安德热依沉着而庄重地说了声：晚安，并在自己的长凳上坐了下来。长凳上已放了他的背包和几条深颜色的毯子。他掏出香烟。

"烟味不妨碍您吗？"他问。

那一位嘟哝了一句什么。然后又说：

"我也抽烟。"

安德热依想把香烟盒递给他，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妥。因为那样看起来似乎是他想看清陌生人的面孔，而对方显然是有意使自己避开光线的。

"您是姓戈翁贝克吗？"陌生人用沉浊的声音问道。

安德热依笑了。

"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

"您真正姓什么？"

"我真正姓戈翁贝克。"安德热依沉着地回答。"您是从哪儿

知道我的姓的？”

“您拿出身份证买船票时我看到的。”

“啊哈，您站在我旁边。”

“我站在您旁边。”

安德热依竭力回忆在售票处排队时前后左右的人。但他想不起这个人来。

“您是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的儿子吗？”过了一会儿，陌生人又问道。

安德热依对这个问题没有感到吃惊，也丝毫没有感到不安。

“是弗兰齐舍克的儿子。”他回答。

陌生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久不说话。安德热依打算安置一下躺下睡觉，他把背包推到一边。

“您父亲出了什么事？”

安德热依平静地反驳道：

“如今不是那种随便碰到什么人都能谈家庭私事的时候，先生。”说完他就躺下睡觉了。

陌生人不吭声。

“不错，”他终于又开口说。“您是对的。您没有必要开诚布公。”

安德热依想了想说：

“其实我也可以告诉您。父亲不在国内。”

“啊！”那一位明白了。“他在部队里呆过。”

“不管是不是在部队里呆过，反正他不在国内。”安德热依说道。他要睡觉了，一翻身，背对陌生人，盖上了毯子，把毯子一直拉到了下巴。

“您是最大的？”安德热依正要入睡时，那人又问。

“不。我有个哥哥。我正是要到他那儿去的。”

“到普瓦韦？”

“到卢布林附近。哥哥在那儿作教员。”

“在学校里？”

“不。他是家庭教师。”

停了片刻。

“您对我的家庭已经了如指掌了。”安德热依嘲讽地打破了沉默。

“还不彻底。”陌生人叹息道。“您的奶奶，戈翁贝克老太太活着吗？”

“还活着。住在乡下。”

“住在巴尔托杰依？”陌生人突然问道。

“哪里。住在谢德尔策附近。”

“在谢德尔策附近？”缠住不放的问话人惊诧地问。

“哎呀，”安德热依心里想，“这位老兄知道奶奶在巴尔托杰依住过。这是弗瓦德克·戈翁贝克，不会是别人，只能是他！”

片刻之间船舱里鸦雀无声。

那一位建议灭了蜡烛。他们把蜡烛灭了。

安德热依自然睡不着，虽说刚才他很想睡觉。他打了个哈欠，却瞪着对大眼睛躺在那里。猜想夺去了他的平静。怎么办呢？跟他摊牌吗？不能。这位老兄会矢口抵赖的。可是，既然他从莫斯科到了这里……

他翻了个身。

“您没睡着？”那一位问。

“叔叔！”安德热依心里叫道。但他只嘟哝了一句，“没。”他注意到了对方轻微的但很明显的俄国口音。甚至还不在于他在

说“睡着”这个词儿时，那个“ś”的音发得那么尖，而是他发问时的那种语调，在他的声音里隐含着某种非波兰语的发音。现在对他来说这已是再清楚不过了。

“鬼把他招来了！”他又想道。

“在你们华沙对这整个事件都有些什么说法？”

安德热依不喜欢这样提出的问题。他不明白，怎么可以这样含混不清地问“都有些什么说法”！这要看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的什么，还要看是说还是想……

“这要看……”他勉强地应付道。

“叔叔”大概觉出了他的保留态度，稍稍抬高了一点儿声音，同时，他的外国口音显得更清楚了。

“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安德热依在心里自我安慰道。“近来有许多维尔诺人和利沃夫人在这儿转悠，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们。不过，在口音方面他倒是应该下点工夫。”

“当然，这得看，”陌生人相当痛快地说：“是哪个圈子里的人，是哪个阶级，哪个年龄的人。不过，各种不同的意见总得以某种方式汇总起来，彼此衔接起来，形成一种气氛。”

“您没有到过华沙？”安德热依带有几分讥讽地问。

陌生人结巴了。

“到过……”他说，但听得出来，他说的是假话。

“那您何必还要问？”安德热依恼怒地说。“凡是到过华沙的人，立刻就能很好地感觉到那儿的气氛的。”

“是的，不错，立刻感觉到，”隐藏在黑暗里的声音迟疑地说道。

沉默了片刻。

“什么样的气氛？”那个声音问。

安德热依在长凳上翻了个身。

"您躺着不舒服?"那一位问。

"不,很舒服。只是背包挤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要学弗洛利安·沙雷[①]对您说一句:伤口疼不如坏邻居的打搅钻心。"

"您指的是那些邻居?"

安德热依又沉默了一会儿。

"两边的邻居。"他突然果断地说。

他觉得对方支着胳膊肘微微抬起了身子。借着舷窗射进来的一点微弱的光线——月亮照在维斯瓦河水面上的反光,安德热依终于看到了陌生人的面孔。他心知陌生人会回答他什么,不由戒备了起来。

安德热依预先就知道对方要说的每一个字,这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听见过,也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斟酌过,准备过听那些话。他害怕也不愿听见那些话,即使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暗自说过那些话也罢。尤其是那些话要从他的叔叔,他父亲的兄弟嘴里说出来,他就更不乐意去听了。

安德热依不愿去想自己的父亲,他竭力使自己不要去想;他对父亲的怀念是很深的,但他又把这种感情看成了某种不理智的东西,不想使它成为自己精神上的负担。他何苦要去怀念父亲呢?父亲不过是个普通的布尔乔亚,小市民罢了。难道要他相信血缘关系吗?他希望血缘关系不要影响到他对就要听到的

---

① 波兰传说中的中世纪骑士。有一次他受伤后国王去看他,问他伤势如何,他答:"伤倒不疼,只是邻居令人心烦。"这里是借用典故影射波兰东、西部的邻国。

那番话的态度。

他正想说，“你最好是不要讲！”但他忍住了，听他说些什么。

陌生人说：

“你考虑考虑吧，两面受敌是没法过日子的，得在两者之中作出抉择，其实大家都清楚应挑哪一个，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安德热依忍不住发了火。那人刚听到他说出的第一个字就用长长的一声“嘘！”岔断了他的话，不过这一声“嘘”只起了一会儿的作用。

“您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安德热依激烈地争辩道，“您知道，将来一切会怎样安排，战后国界线会怎样划分。对您来说，一切问题都已解决。我羡慕您，虽然，或许我并不羡慕您。您的知识都是别人灌输的。您解答一切问题都超不出别人给您规定的框框。您没有任何结论是通过您自己的思考得出来的。您没有时间去进行充分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在那里给您脑子里塞满了现成的观点。我清楚，您是从哪里来的。我不会对任何人去讲，但是您的任何一句话，您说出的任何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您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他对自己竟然会这样火冒三丈也颇感诧异。在意识到自己的冲动是何等的荒谬之后，他便猝然住口，头向后一仰倒在床头的背包上。陌生人的面孔也从那一线光亮中消失，藏到黑暗中去了。从那儿再也没有传出声音。

安德热依大声喘着粗气。他是再也无法入睡了。他一直等着那人开口，心里想，“他为什么不说话呀？”

陌生人过了好久之后还是开口了。

“我理解，”他说，“我理解你的心境（他说出个‘你’字，使安

德热依周身发麻），不过，如果你以为，我没有时间去充分思考这一切，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我有充分的时间。”

“我明白。”安德热依嘟哝了一句。

“我感到庆幸的是，你过去既没有那许多时间，也没有这种思想。可是，一旦你在‘那边’获得了这种思想和这种信仰，请相信我，够你一辈子用的了。甚至以后你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甚至以后？”

陌生人不语。

安德热依又满怀信心地说道：

“我不喜欢所有那些信徒对非信徒的轻视态度，不喜欢他们对有所怀疑的人发出的那种冷笑……”

“黑地里你又看不见我是在笑。”

“哎，我深信，那种冷笑是有的。即使此刻它没有挂在您的嘴角唇边，也是隐藏在您心里。您讥笑我，因为您有信仰，而且您知道，我很痛苦。”

“我也同样痛苦过。”

“可有人指导您，那些人也是什么都知道，但他们从来不曾想过，怀疑也能使人痛苦。”

“听您这样说，似乎我是个牧师。”

“啊，不。但容易作出这样的比喻。”

然后他又支在胳膊肘上欠起身来，继续说道：

“您是不是考虑过，九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您是否明白——那怕明白一会儿也好——波兰的灭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您会说，资产阶级的波兰。对这一切你们是怎么写的呢？我读过你们在利沃夫出版的那些报刊，写的什么？不是

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吗？别的波兰我不知道，别的波兰我没见过，这是我的波兰，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波兰。重要的不是他们喋喋不休地给我们灌输的毕苏茨基和军团的波兰，不是我们曾经死记熟背的有关那一小撮军团战士如何乘着火车稳步推进，走遍整个加里西亚的故事，而是我用自己整个的生命感受到的波兰。可你们却想把她从我心中夺走。即使你们不是想夺走我祖国的土地（因为土地谁也夺不走），也是想夺走我对祖国的感情。我与我的祖国息息相关。可你们却把这称之为民族主义。”

“不，我们把这称之为爱国主义。”

“不论你们怎样称呼，横竖都一样。任何称呼在这儿都是不恰当的。任何一种简略说法都只能作践这种感情。你们却要给它称呼，你们却分门别类地加以对待……可我不希望这个！”

陌生人又一次提醒道：

“你说话的声音一直太大，多么不谨慎。”

“啊，对不起，”安德热依平静下来。“我不再嚷嚷了。”

“那就让它自发地发展下去吗？”陌生人忽然低声问道，显然，他一点儿也不想中断这场谈话。

“我还能怎样？”安德热依问。

“不错，你能指望的只能是一股自发的力量。”陌生人从黑暗的角落里叹息道。

安德热依突然又激动起来。

“不，这儿涉及的不是自发不自发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说，在战前我曾经认为，自己天生是必有作为的。简而言之，我想活着。我不是个数学符号，我就是我。这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活着……而以后……我想，我的任务就是认识世界。”

“认识？可怎样去认识？”

“认识就是认识。我在这儿说的我，不仅是作为个人的我，而是整个我这一代。我们的任务就是认识世界。”

“用什么方法？”

“用科学的方法。”

“很有趣，你把什么方法看成是科学的方法呢？”

安德热依回避了这个问题。

“可如今世界崩溃了。整个世界都在崩溃。不仅无法去认识它，而且甚至无法重建它。”

“并非整个世界都崩溃了。”陌生人非常严肃地说，同时又在长凳上动了动。

“我的世界崩溃了。”安德热依执拗地重复道。

“你可以挑选另一个世界。”

“我无法挑选。此时此刻我怎能去为自己挑选另一个世界呢？我的世界不再存在了，我很清楚，虽然……”

“虽然什么？”

“虽然，我不会停止在自己和别人面前佯装，说这个世界是能够重建的。”

“在什么人面前佯装？”

“在所有的人面前。在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面前。”

“你在进行斗争吗？”

“当然。‘斗争’这个词儿听起来很动人。其实，不过是一系列的会晤、交谈、有时也搞点行动而已。其效果，说句实话，是微乎其微的。从这一切里所能得到的肯定不是我的那些人所期望的东西。”说到“我的那些人”时，他在黑暗中打了个强调的手势。“有些东西是重建不起来的。”

"也许不值得重建呢?"

"我没有考虑过这一层。我下决心不去考虑它。何苦呢!只要能做到始终不渝就行。"

陌生人抬高了嗓门,他的声音变得更为有力。

"你胡扯!自相矛盾。对于你不相信的事业你怎能始终不渝呢?这会把你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这种南辕北辙的状况一定会使你失去现实感。"

"世界并非完全是现实的。真的,有时我觉得,我是在梦中。"

"这是你的惨败论的结果。如果你无所信仰,就不能侈谈什么忠诚。"

"可是,你有信仰吗?"安德热依尖锐地问道,不知不觉也称起"你"来了。

这场谈话完全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所以他觉得,是自己在跟自己交谈。

"要是我没有信仰,我就不会到这儿来。"陌生人郑重地说。

"你瞧,我们在同一条路上相逢了,虽然你有信仰,而我没有。"安德热依说着,悄悄笑了起来。

两人沉默了片刻。

"你说,你曾经想要认识世界。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世界是可以改变的吗?"

"当然。人们在改变世界。"

"不错,这是些自发的变化。难道你不想自觉地去改造世界吗?难道你不希望世界由于你的活动而变得更好、更美吗?难道你不想去狠狠打击那些阻挠世界变化的势力吗?难道你不想在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用自己的信念的全部力量去

进行斗争吗？”

安德热依点着了香烟。

“你瞧，”他说（借着火柴的光线，他看见了对方那张全神贯注的脸和凝视着他的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怪事呀，那双眼睛跟父亲的多么相象，虽然神态上迥然不同。这个相象深深打动着安德热依的心，它把现实变成了一场梦，仿佛他是在梦中同一个早已不在人世的人交谈）。“你瞧，我不能确信世界是否在变化。当然，我明白，科学是什么都能办得到的。我的朋友雅努什·梅申斯基对我说过。科学影响着世界，改变着它的外貌。当然，今天的城市、农业、工业看起来跟一百年前大不相同。当然，如今莫斯科的情况跟沙皇时代大不相同。这一点我清楚极了。不过……”

“还有什么‘不过’？”

“很简单。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东西，是：偶然的因素。实际上还是老一套，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① 的永恒的二重唱……”

“你想到了爱情？”

“上帝，你怎么说得出口？在这种时候能够认真的想什么爱情吗？”

“那你指的是什么？”

“我把它称之为永恒的二重唱，也许是因为我联想到了瓦格纳和‘永恒’②。我称之为永恒的二重唱的是两个面对面站在一起永远不变的因素，到了世界的尽头，它们仍将彼此对峙着：一

---

① 指瓦格纳所作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主人公，该剧歌颂死亡和黑暗，反映了作者后期信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② 原文是德文。

个是人，有限的人，能力上总要受到限制的人；一个是大自然，无限的大自然，浩瀚无涯、不可捉摸的大自然。”

“浪漫主义的哲学……”

安德热依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哪儿的话！浪漫主义哲学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是某种思想，某种理想，某种不明确的、不和谐的东西。而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的至少是力量。”

“力量？力量是什么意思？”

“力量就是破坏。”

“是创造的能力。”

“地球上生命的尽头。”

“原来是这样！”

“你自己很清楚。你知道，在俄国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世界上到处是怎么一回事：人成了他自己解放出来的力量的奴隶。我对你们的革命没有好感，它并没有解放人。”

陌生人愤愤地说：

“真怪，你们这儿对俄国革命一无所知，却有胆量去评论它。”

安德热依对这句话置若罔闻。他说：

“巴黎有这么一位教授叫马雷·舒阿尔，你听说过吗？”

“没有。”

“从来没听说过？”

“从来没有。”

“这才是怪事哩，你们‘那边’对世界上发生的事竟是这样孤陋寡闻。真是不能容忍！”

“你知道什么！”

“又是你那牧师——伪君子的一套虚伪的说教。难道这就叫做人的解放？”

“你那法国学者说了什么？”

“资产阶级的科学对你没有意义，因此，也许不值一提。”

安德热依甚至没有注意到，自什么时候起他在辩论中就跟那位老人站到了平等的地位上。船舱里一片漆黑，那个人就好象是溶化在黑暗之中一般。安德热依一直是在跟自己交谈。也许是跟一个天使交谈？他要坚持己见，要同那人舌战到天明。

“梅申斯基对我说起过他。马雷·舒阿尔断言，原子分裂解放出那么大的力量，以至不仅人无法控制它，而且甚至还会毁灭人。”

陌生人又支着胳膊肘欠起身来，在舷窗微弱的光线里露出了他的面孔。安德热依看到他嘴角掠过一丝鄙薄的冷笑。

“正是要使这个力量能落在那些会用它来为人类造福的人手里。”

安德热依又爆发出一阵短促的大笑。

“你坚信这一点吗？你坚信如此巨大的力量一旦掌握在一个最好的人手里就不会成为一种危及世界的最大的诱惑吗？”

“问题在于，要使这个力量掌握在集体手里。”

“集体，集体！政治里没有集体。难道斯大林是个集体？”

“革命造就了斯大林。”

“也造就了拿破仑。”

那张脸消失了。

“实在的，跟你谈话真困难。你头脑里塞满了无法解释的偏见。”

“我有一种印象，你思考问题也离不开偏见。难道你从未想

过，我们大家思考问题都离不开偏见？我们的共同目标，你的和我的，正该是：消灭思想上的偏见。只不过，我所说的偏见和你所说的显然不是一码事。我把横在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一切障碍都称之为偏见。我把妨碍认识的一切东西都称之为偏见。”

“妨碍对真理的认识吗？”

“妨碍整个的认识。妨碍对一系列有可能导致人的真正解放的真理的认识。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教导你不合我的身份。但是，我可以把你那个恩格斯的某些令人吃惊的话告诉你，那些话会把你们的全部努力一笔勾销，会把你们竭力想在地球上‘拯救’人，如同基督教想在天堂里‘拯救’人一样的全部努力一笔勾销。人是拯救不了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在什么地方没有理解到政治并不等于科学，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的权力之线弄乱了……一切也就落空了。我以为，没有救药。”

陌生人长叹一声。

“‘我的’恩格斯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问道。

安德热依沉默了一会儿。

“你瞧，我有点难为情，”他忽然用完全不同的声音说道。这个声音在他听来似乎是从自己的身外传来似的，仿佛并不是出于自己之口。“我有点羞于向你援引你应该知道的东西。你不要以为，我读过恩格斯的著作。我没那么好学。要是日子过得正常，我或许也读过他的著作，可如今我脑子里考虑的已不是读哲学著作了……”

“可惜。”只听角落里传出一个声音。

“是的，可惜。总之，可惜的是生活。每一分钟它都有可能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不过，我也不去想它。火鸡想呀，想呀，还

是不免一死……”

“哎，恩格斯到底说过什么？”

“有人曾经对我转述过。我有个同学，犹太人，对马克思主义很有修养。他也一定会象火鸡一样死掉，他们会把他给宰了……”

“他转述过什么？”

“他曾经对我转述过。他是违着自己的本意对我讲的。因为恩格斯的这些话也曾使他摔了跤。他是个‘有信仰’的人。可奇怪的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知道的真理竟会彻底动摇他的信仰，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它。你瞧，信仰和推理没有任何的共同之点哩。”

“你大概懂得辩证法吧。”

“不懂。我一窍不通。”

“恩格斯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等一等。似乎是说：如果人要驾驭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一定会以自己的暴虐对人进行报复，且不以任何的社会组织形式为转移……你明白吗？自然力的暴虐随着对它的驾驭程度而增长。你看到了人类面临的这一前景了吗？”

“啊，我看见了，看得很清楚。这与引证的恩格斯的话毫不相干。你的人和大自然的二重唱显然发端于特里斯坦或瓦格纳。我担心，你是个法西斯分子。”

安德热依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们要是这样来谈话，压根儿就不用谈。你们总是那一套论点：谁不跟你们在一起，他就是法西斯分子。不仅是那种不跟你们一样思想的人，而且也有那种不跟你们一起行动的人。而行动有时又是完全不值得人去采取的。”

"正是这样。问题正在于此。抄手坐着，什么事也不干。"

"得啦吧！你可知道，不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们都不会抄手坐着，什么事也不干的。至于说是否值得，还得走着瞧。说得确切点，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之中没有几个人看得到。将来自有分说。"

"怎么样？还是两面作战？"

"我不知道。我不去想它。别人怎么下命令，我就怎么做，这不就结了。"

"你考虑得那么多，可是不想想，给你下命令的是谁？"

"此刻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我不怎么相信会取得胜利。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上面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所想象的胜利。他们在那里是相信点什么的。"

"相信什么？"

"相信元帅① 会从银钟的钟楼下面起死回生。是红衣主教萨皮耶哈② 把他葬在那里的。但是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有一点可以肯定，元帅不会起死回生，银钟不会再响，白马将军③ 也不会再回来了。"

"你们中间抱这种态度的人不多。"

"是不多。但这样也许更好。"

"为什么更好？"

---

① 指毕苏茨基。

② 萨皮耶哈（1867—1951），克拉科夫省大主教，毕苏茨基死后他力主将其葬在克拉科夫瓦维尔皇宫教堂银钟楼下面。

③ 指弗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1892—1970）。波兰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在苏联的波军司令，后转入中东作战。他喜欢骑白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波兰人希望他骑着白马打回波兰。

"人们何须知道自己是在为一种没有希望的事业而战斗呢？你们一定会到波兰来的……"

"你是这样想的？"

"我可以肯定。"

"那又怎样？"

"我只怕看不到这一天了。"

"可是别人会看到……"

骤然间，安德热依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惋惜。此刻，他的生活是如此艰难，但又是如此有形有实，象一个女人的躯体那样看得见，摸得着。难道明天，后天真的没有任何事业在等待着他去完成吗？诚然，生活是艰难困苦的，可它又象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中的曲折情节那样吸引着他。他的心、一颗年轻人的心啊，一下子紧缩了。无论如何得爱护这生活，得把它从今天的一切埋伏、陷阱之间平安地引出来！

"你怎么不说话啦？睡着了吗？"陌生人问道，声音里含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亲切。

安德热依满怀对他的感激之情说道：

"该睡觉了，神聊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可是把一肚子话统统倒出来还是很不错的。"陌生人仍然亲切地说道。"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是的，不错。"安德热依顺从地嘟哝了一句。"晚安。"

"晚安。"

二

第二天，天色已经相当晚了，气喘吁吁的轮船在普瓦韦靠了

岸。安德热依的旅伴早早就起来不知到哪里去了。说实在的，安德热依没有记住他的面孔，黑暗之中他无法看清对方那张脸。他脑子里只留下了那个有点儿暗哑、沉闷、说出每一个字时似乎都很费劲的声音。到该下船的时候，安德热依跳下自己的铺位，抿平了头发，走到甲板上。几个冻得发抖的水手正以一种原始的方法把缆绳系在岸边的缆柱上。舱里的那位旅伴站在船舷旁边，跟安德热依交换了个眼色，似乎颇带点羞怯。夜里的那番私房话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得有些象小孩子间的闲扯。安德热依觉得有点难为情。同时，他又考虑到自己是否说得“太多”了。

他俩默默地握了握手。安德热依竭力不去细看那位陌生人的面孔。

码头上站了两个德国宪兵。他们立刻动手检查从船上下来的为数相当多的娘儿们的篮、筐和麻袋。没有人注意到安德热依，他朝前走了几步，一个年轻姑娘突然扑到他的身上。

“你来了，太好了！”姑娘大声叫嚷着，把自己的脸贴近小伙子的脸，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这没有什么，请您不要惊讶，我对他们说，是在这儿等兄弟的。我想，您的证件大概都合乎要求吧。”

安德热依报之以拥抱和微笑，竭力创造出一种亲人见面的幸福情景。

“马在小镇上，离这儿不远。”那姑娘说道，挎着安德热依的胳膊。然后她又悄声说，“您带这个背包干什么？这太打眼了。”

他们朝前走了几步。周围的人少了一点的时候，安德热依问：

“您受到监视了吗？”

那姑娘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她那双眼睛又大又黑，光彩熠熠。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

“您得叫我名字。我叫克莉斯蒂娜。”

“我叫安德热依。”

“这我知道。”她笑了起来。“安特克希望我能来接您。普瓦韦今天有点不平静。”

他们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她领着他穿街过巷，走过潮湿的马路和林荫道。林荫道上满是枯黄的枫叶，绿色的叶脉宛如人手掌上的纹路。安德热依感到有点尴尬，一路上他和克莉斯蒂娜都没有说话。他们总算出了小镇。在宽敞的广场边缘的一棵红褐色栗树下，有一辆马车，拉车的是两匹高头大马。马夫朝他们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那年轻、果敢的外表使安德热依暗自吃惊。

他们跳上马车，走了。

走出很远之后，安德热依才开口问道：

“远吗？”

“十几公里吧。”

“是在卡齐米耶日的方向？”

“啊，不。在完全相反的方向。”

一路上小马夫只回头瞥过安德热依一眼，用的是那种凝神审视的目光。安德热依不很欣赏这样的目光。

一个钟头之后，也许更久一点，他们绕过一个很大的村庄，来到了一座公园的边门前面。衣衫褴褛的看园人给他们开了园门，车子走上了一条小径。

公园异常秀丽。安德热依没来得及环顾一下周围的景色，小马车就驶到了一幢又长又大的房子前面。房子显得很旧，也

许是由于秋天的光线和灰色的高屋顶的缘故。两匹马在屋后的侧门前停了下来。

安特克站在门廊里。安德热依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哥哥。他们兄弟差不多两年没见面了，这两年的时光对他外表的影响自然是不小。

安德热依并没有仔细去观察哥哥面部的变化，但一眼便瞧见他那下垂的嘴角给他那张端正英俊，然而冷若冰霜的面孔平添了一种瞧不起人的神态。安德热依倏然感到哥哥是那么疏远，感到哥哥在他面前完全关住了自己的心扉。他就象站在两扇紧锁的门前。

安德热依早先从未意识到他和兄长之间除了骨肉之情没有别的联系。他常对母亲说，他爱安东尼。不错，他是爱安东尼，可他爱的是两年前的安东尼，是他在车站上送别的那个安东尼。

“你可知道，谁在这儿？”安特克开门见山地说，“玛雷霞。”

安德热依朝兄长投去惊诧的一瞥。

“那么，克莉斯蒂娜呢？”他问。

安特克领着他穿过走廊，顺着楼梯上楼去了。他的房间在楼上。他给安德热依倒了一盆水，好奇地瞧着他洗手。

“你那双爪子永远象是女孩子的。”他说。

安德热依噗哧一笑。把两只手从水里抽出来，象医生在动手术之前要把手晾干那样高高举着。

“一点儿也不象女孩子的手。你让我瞧瞧，哪个娘儿们有这么一双大爪子？”

“当然没有。不过你这双爪子似乎过于清秀了。”

“干脆就是皮包骨，跟骷髅的手一样。”安德热依说着，又把手插进了水盆里。

“你今天来得赶巧了，”安特克说，“我们正要娱乐娱乐。庆祝女主人的命名日。”

“命名日？她叫什么名字。”

“管它是命名日还是生日。鬼晓得。她大概是叫菲洛梅娜。因为今天日历上写的是菲洛梅娜。”

“怎么个娱乐法？”

“邻居们都要来。你会结识几位有趣的人物。”

安特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番话。安德热依又留神地看了哥哥一眼。他那下垂的嘴角凝结着一个讽刺的讪笑。

“什么人物？”

“形形色色的人物。你自己会看到的。”

“这对我来说，不是时候。”安德热依说，“我想跟你认真谈谈。”

“明天我们再谈吧。”

“明天我想走了。”

“明天没有轮船。”

“我打算坐火车走。”

“你想跟我谈什么？”

“妈妈叫我跟你深入地谈谈，她希望你回华沙去。”

“瞧你说的！”安特克喘着粗气说，“我在华沙能干什么？我在这儿就跟耗子蹲在扫帚下面一样自在，谁也不知道。可在华沙呢？”

“在华沙兴许能给你找到点什么事做的。”

“你以为，这儿无事可做？你瞧着吧。你饿了吧？”

“我承认，我真想随便吃点什么，就象科兹沃夫斯基先生说的。”

“罗梅克情况怎样?”

“他在华沙。”

“工作吗?”

“跟我在一起,在华沙。”

“我能想象得出你们的那种工作。”

“嗯,作坊里的活儿是不多。但必须去上工,这个小作坊总得搞出点儿什么来。罗梅克整天待在那里。”

“哎,到饭厅去吧。看看他们拿出点什么吃的。”

兄弟俩一同下楼,走进一个很大的饭厅,这个饭厅占了楼底层的一半。克莉斯蒂娜和玛雷霞·塔塔尔斯卡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安德热依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安特克却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看来,他跟这两位小姐关系相当密切。说句实话,安德热依弄不明白,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是从哪儿来的。他也不知道,笼罩在这儿的那种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情绪说明了什么。

一个穿漆皮鞋的高个子青年走了进来,自我介绍说:

“我叫斯克热图斯基。”

“你那斯克热图斯基① 就跟我这扎格沃巴② 一样。”安德热依心里想,一面留神地打量了一下新结识的这个人。可是对方却跟小姐们开起玩笑来了。送来了极好的马林果甜酒。这才仅仅是个开头。使安德热依尤其感到惊诧的是,送酒和下酒菜来的人竟是阿涅尔恰。她甚至没有朝他瞟一眼,安德热依也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他也是真的不再大惊小怪了。他腹内空空,轮船上没吃过一点儿东西。酒力一下就冲到了头上。他心里有数,竭力不开口,要不就得说出什么蠢话来。

---

①② 都是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火与剑》中的人物。

等他回头一望，饭厅里已聚满了许多的人。每逢进来一个新人，安德热依便站起身来，安特克便庄重地介绍说，“我兄弟，”安德热依或是鞠个躬，或是跟人握握手，就重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时间已经很晚了，阿涅尔恰对坐在桌边的人连看也不看一眼，就动手摆午饭。安德热依朝周围一望，心里默点起桌边的人数来。但刚数到十二就错了，只好又从头数起。他觉得自己是在心里默数，可是过了一会儿玛雷霞却转过身来朝他说：

“你数什么，安德热依先生？”

安德热依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坐到自己身边来的，不过倒很感激她提出这个问题来。虽说没有多大的意思，可他却觉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亲切，特别客气。

“我喝多了。”他说道，注视着年轻的女演员。他觉得自己是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她，可对方却把这看成了他的不知所措，发傻气。

圣餐一样的农村午宴开始之后，他才数清楚了在座的诸人。醉意已随风飘散，他能够集中注意力听听周围的谈话了。实际上，桌边只坐了十三个人。除了安特克和斯克热图斯基还有四个年轻人，加上两个姑娘一共是八个；这家的主人，一位大胡子的老先生，看样子象个管家；此外还有安特克的学生，十二岁的雅采克。安德热依是第十三位，象是个加座，跟玛雷霞一起，坐在桌子角上。

给桌上上菜的除阿涅尔恰外，还有个年轻人，二十来岁。安德热依发现，他和安特克之间仿佛达成了某种特殊的谅解。那小伙子体态挺拔，英姿勃勃，眼神特别敏锐，当个副官是再相称不过的了。过了好半天，安德热依才认出来，这就是把他接到普瓦

韦来的那个马夫。

正如安德热依从一开头就注意到的那样，这不是一顿普通的农村便饭，而是极力办得“豪华”，倒象在神甫家里过赦罪节。开始上了许多冷盘，随之又送来了酒。不过安德热依已经提防到了，他喝得很少，或者干脆不喝。玛雷霞也不给他斟酒，有一次，他正要把一只又厚又重的大酒杯举到唇边，她按住了他的手。

“别喝！”她说。

“为什么？”

“你瞧着吧。”

后来上了一道用小沙锅装的炖猪内脏。味道鲜美，虽然缺少点辣椒。满屋飘着马约兰的香气。

午宴开头，谈话并不热烈。安德热依看了看周围的人们。使他感到局促不安的只是安东尼那时不时停留在他身上的那种全神贯注的视线。这视线是那么严肃，那么锐利，它使安德热依深信，哥哥的确变得多了。

不难猜到，坐在桌边的年轻人中，有三个是受斯克热图斯基领导的。另外一个，穿着最不讲究的、一身皱巴巴的、污渍斑斑的普通军服，却也不象个下级。此人是个驼背，右肩很明显地从帆布上衣里翘了起来，而脑袋却陷进了两个肩膀之间。他那张面孔使安德热依不由想到：“我要是个德国人，如果在街上遇到他，我会毫不客气地给他一颗枪子儿。”那驼背吃得很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头喝酒。

这家的主人，塔尔戈夫斯基先生出面应酬，勉强维持饭桌上难以进行下去的交谈。但是，看得出来，他是竭力使桌上的谈话显得无关紧要。一开头，他同管家扎奥尔斯基先生谈些家务

事，谈交售土豆，收获甜菜。整个这场谈话都是塔尔戈夫斯基先生发表长篇独白，而扎奥尔斯基先生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回答的总是那两个一成不变的字：“是，是。”只是偶尔变换一下回答的方式，“地主先生说的是。”

塔尔戈夫斯基太太默默不语，两眼盯住盘子，有时似乎是在勉强忍住眼泪。不过，她也在竭力用周到的礼节来掩饰自己的焦虑不安，一个劲儿地劝身边的年轻人多吃点。她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客套，因为年轻人是不用劝也能一顶三，一顶四地狼吞虎咽的。甚至沙锅炖内脏也得给他们送双份。厨房里今天显然准备了充足的食物。

不管怎么说，这一群人看起来都不象参加庆祝命名日的客人。桌边坐的这些年轻小伙子也不能冠以“邻居”的称号，要不就完全是另一种含义的邻居。简而言之，他们很象是“从森林里来的”邻居。他们丝毫不感到拘束，在塔尔戈夫斯基家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克莉斯蒂娜也把他们看成了朋友。

这些“自家人”中只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庄重，可安德热依觉得他面目可憎。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好听，可说出来的全是些没油没盐的话，真叫安德热依听起来气得肝疼。这个家伙对克莉斯蒂娜似乎享有什么特别权利，对她讲话时表现得那么亲昵，以至塔尔戈夫斯基太太不得不抬起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朝他不安地望了好几次。

看得出来，所有在场的人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全不是一码事。气氛真是紧张极了。尤其是这顿安排得不太周详的午宴拖个没完没了。

炖内脏之后，又上了一道清汤和猪脑馅饼，然后又上了一道鱼，接着又是一道烤肉。午宴的侈糜简直到了不成体统的地步。

安德热依吃了一会儿便放下刀叉，什么也吃不下了。

他无需去回忆昨天在轮船上的谈话。他脑子里装的、耳边响的都是他的旅伴和他自己的那些话，似乎桌上方的空气里到处都充塞着那些话。他们谈到的那些问题和事件，对于餐桌上的这些人来说，自然是陌生的，甚至完全是不可捉摸的。即使他此刻打算开口，对这群人提出警告或发出号召，他们恐怕也只能报之以沉默或惊诧。窗外的秋景开始裹上了一层薄雾。这层雾霭使他变得麻木了。他知道，要同这种麻木作斗争是徒劳的。

有个时候他觉得，整个这个饭厅，整个这座庄园（他到底是喝多了）象是一条船，一条浮荡在灰色的雾霭之上，不知漂向何方的轮船。肯定不是漂向齐泰拉①岛，尽管容光焕发的美人儿玛雷霞就在身边，而且挨着他越来越近了。

在这个国家里总能找到举行这种大吃大喝的宴会的机会。贵族哗变时想必是这样聚集在卢博米尔斯基②周围宴饮作乐，在格罗德诺想必也是这样狂饮豪宴，华沙起义时在查尔托里斯基③家里也举行过盛大的午宴。"这儿离普瓦韦不远，"他心里想道。

毫无疑问，围桌而坐的是代表两个不同组织的人员，他们是来商讨非常重大的问题的。安德热依也很清楚，安特克在这个集会上起的是联络员的作用。斯克热图斯基对他表现出了一种矜持的亲切态度。他们并不避讳外人和仆役而公开商讨安东尼

---

① 爱琴海上的岛屿，有供奉阿弗洛狄忒的神庙。

② 卢博米尔斯基（1616—1676），波兰大贵族，一六六六年举行反宫廷的哗变。

③ 查尔托里斯基（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曾任俄国的外交部长。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华沙起义时任波兰民族政府主席，在普瓦韦建有宫殿式府第。

下次“进入森林”的计划。原来安东尼是在给“森林的”小伙子们讲授……波兰文学。从此桌边的谈话再也不那样拘束了。

“你给他们都讲些什么？”安德热依吃惊地问。

“反正能给他们讲点什么。我自己也在学习。他们的反应很有独到之处，提出的问题都是带根本性的。”

“比方说呢？”塔尔戈夫斯基太太问道，同时抬起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安东尼。大家自如地谈起“森林的小伙子们”时，她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

“比方说，他们问：从根本上讲，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处？”

“不错，这个问题对这些小伙子的思想方法来说是有代表性的。”塔尔戈夫斯基先生憎恶地说。

斯克热图斯基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但没有吭声。他的眼神冷峻，凶狠。

“不，不，再也吃不下了。”见到又送来一大盘青菜，玛雷霞叫了起来。“谁还吃得下？”

“我！”安东尼笑着答道。

“我可吃不下了。”玛雷霞说着放下了餐巾。

“还有一道甜食。”克莉斯蒂娜说。

“还有咖啡。”塔尔戈夫斯基太太补充道。

说到这道咖啡，一时定不下来是到客厅去喝，还是就在桌边喝。最后还是决定留在桌边。安德热依朝窗外一望。天已经几乎完全黑了。饭厅里点着了煤油灯和蜡烛。送蜡烛进来的是那个魁梧的小伙子。他在烛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庄重。

“噢，先生们，”塔尔戈夫斯基先生过了一会儿说道，说着便想站起来。

可就在此刻，那个弗瓦德克匆匆走了进来。他一脸惊慌的

神色，大家看着吓了一跳。弗瓦德克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德国人吗？”小伙子中的一个问。

“不是，”弗瓦德克回答。“罗伊斯基先生来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塔尔戈夫斯基太太刚开口又打住了。因为瓦莱雷·罗伊斯基先生紧跟着弗瓦德克走了进来。塔尔戈夫斯基先生站起身来跟他打招呼，别的人都坐着不动。安德热依觉得嗓子眼里发紧。

“先生们还没散席？”瓦莱雷克装着吃惊的样子问。“我是从普瓦韦来的。马留在院子里了。我何必象个主教似的把车一直赶到门廊前面呢？再说，我也没带马车夫，我想，总有个人给我照料一下马匹吧……”

“那当然，”塔尔戈夫斯基先生过分客气地说。“您请坐。”

“不打搅大家，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

瓦莱雷克挨着塔尔戈夫斯基太太坐了下来，一面用眼睛打量在座的人。眼里既没有惊诧也没有不安的神色，只有那种看到一切都没逃脱他的神机妙算的满足。他一下瞥见了安德热依。

“啊，你好！”他说，“你早来了？来找哥哥的吧？”

安德热依闭口不答。瓦莱雷克其实也不期望听到他的什么回答。

“您大概还没吃过饭吧？”塔尔戈夫斯基太太问。对方点点头，她便连忙叫人给这位不速之客开饭。在别人忙着摆餐具、酒具，把各道菜重新上一遍的这段时间里，瓦莱雷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既说了前线的消息，又说了本地的种种谣传。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消息里，顺嘴插进了一些关于在邻县实行大逮捕，在普瓦韦执行枪决的消息，他还提到了那些被送到卢布林的人。同

时也提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

安德热依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表舅。瓦莱雷克的面容变得很厉害。当他低头望着盘子，或者望着端在手里的酒杯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两颊凹陷，又似乎有点儿浮肿，剃得光光的腮帮上的青痕使他的脸上添了一层病态的神色。可是，当他抬起眼睛朝在座的人们投去一瞥(他留神地瞥了安德热依好几眼)的时候，那对光彩熠熠的大眼睛却象是燃起了一团火焰，整个面部都变得年轻起来。他又恢复到那个漂亮的瓦莱雷了。

“妈妈好吗？”他转身对安德热依问道。

安特克心想，这一次安德热依要是再不吭声就糟了，于是便代他答道：

“谢谢，很好。安德热依带来了好消息。”

“好消息？啊，这在我们这个艰难时世真是太难得了。”瓦莱雷克说，一边用叉子在盘子里戳着什么。“如今我们听到的多半儿都是坏消息。”

他说这句话时，语调平常。这只不过是经常都能听到的那种老生常谈罢了。可是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禁哆嗦了一下。这句话里吹出了一股恫吓的阴风。一股冷森森的寒气把欢宴豪饮的人们彻底冻僵了。安德热依不由怒火中烧。他本来就憎恨这个人，那句很平常的话里隐藏着的威胁更激起了他心中的狂涛巨澜，不觉把捏在手里的叉子折成了两截。这时，他也感觉到了安东尼投向自己的敏锐而镇定的目光。

“如今周围都在发生一些怎样的事！”瓦莱雷说。“那些波兰人真象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德国人对他们的这些举动必然要作出反应。好在我会说德语。只要一跟他们用德语交谈，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会大变。德国人都是很有教养的。”

“嗯，我可不敢恭维。”这家的主人十分谦和地说。

“至少跟我在普瓦韦打过交道的那些人是这样。”

瓦莱雷克的目光朝在座的人们脸上一扫，似乎是在等待别人跳出来反对他，不料无意间碰上了驼背的目光。

“啊，”他悄悄说了一声，又垂下眼睛来看着盘子。他又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精疲力竭的人了。

“他能有多大年纪？”安德热依思忖道。“其实他还不能算是个老家伙，不过四十挂零，比妈妈还年轻。他却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

“我们到客厅去吧。”女主人用一种温文尔雅的语调邀请道。“我们到客厅去喝咖啡。小伙子们，”她转身对安东尼说，“你们是再来杯咖啡？还是喝茶？”

出乎安德热依的意料之外，斯克热图斯基回答说：

“我很高兴，太太，给我再来杯茶吧。”

安德热依感到瓦莱雷的目光落到了自己身上。他狠狠地盯了对方一眼。

“你们的头发多么黑呀，”罗伊斯基说，“你们哪儿来的这么黑的头发？你们的双亲都是浅黄色头发的。”

“这是随表舅。”安特克回答，声音里含有讥讽。

“啊，我头发都已花白了。”瓦莱雷说，同时伸手摸了一下头发。

果真，他的头发上已经撒上了一层银霜。

安德热依同时注意到，瓦莱雷的手指长而纤细。他的手还跟从前一样秀气，好看。

“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你们。”大家从桌边站起来的时候，瓦莱雷说。他朝两个小伙子走了过去，似乎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可是又迟疑了一下。

“哎，说真的，”他对安德热依说，“你母亲的情况到底如何？你这么官样文章地笼统说一句‘一切都好’。可我母亲说过，你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伤脑筋的事。”

“我们在恰茨基街的房子不能住了，”安德热依说，“现在我们是住在布拉茨卡街比林斯基家的宅子里。”

“我知道，知道。”瓦莱雷心不在焉地接口道，又神经质地揉了揉眼睛。“比林斯基一家没有消息吗？阿罗似乎是在部队上？”

“我一点儿也没听说过。”安德热依回答，他对瓦莱雷克的话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过一会儿他又不怀好意地补充说道，“我们两个都是黑头发，可我的眼睛是蔚蓝色的，而表舅的眼睛却黑得象煤炭！不是吗？”

瓦莱雷淡淡一笑。

“可我这双眼睛看到的东西是桃色的。”

“这真叫人羡慕。”塔尔戈夫斯基太太说。

到客厅去得通过一个前厅，说得确切点，是要通过一个古波兰式的过道。斯克热图斯基抓住茶这个题目说一些老生常谈的闲话给塔尔戈夫斯基太太消遣，罗伊斯基和塔尔戈夫斯基先生紧跟在他们后边。罗伊斯基埋怨说，如今没法打猎了。就在这个时候，克莉斯蒂娜扯了一下安德热依的衣袖。

“过来。”她说。

他们溜进了紧挨着走廊的一个小房间。那儿很暗，安德热依模模糊糊辨认出了克莉斯蒂娜的面孔。驼背和安东尼都在他们身边。

“这太可怕，”克莉斯蒂娜说。“他什么都嗅出来了。”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安德热依问。

“干什么？当特务！”克莉斯蒂娜这句话说得太响，她马上用手捂住了嘴巴。

“他什么都探出来了。”安东尼闷闷不乐地说。

“哼，怕什么！”驼背沉吟片刻后说道，“他给自己下了判决。他是不能活着从这儿出去的。”

“他没带马车夫。”安特克提醒说。

“他就更得完蛋了。”

大家沉默了片刻。

“哎，怎么收拾他呀？”安特克问。

“恐怕只有让我来，”安德热依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说道。

“为什么？”克莉斯蒂娜忐忑不安地问。

“谁也不知道我到这儿来了。瓦莱雷会死在去普瓦韦的路上。而庄园所有的人都没动过窝。”

片刻的寂静。

“你有武器吗？”安特克突然问道。

“我哪有！”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

“你会得到武器。”驼背说，他说这句话时似乎已担起了领导责任。

“我怎么动手呢？”安德热依又问了一句。

“你到楼上安特克的房间去。”驼背说。“在那儿你马上就会得到指示和武器。你们都到客厅去吧，别让他发现了问题。”

“他不会去普瓦韦，”克莉斯蒂娜说，“他会去戈翁布，直接去见盖世太保。”

驼背瞥了克莉斯蒂娜一眼，不满地说道：

“我们走着瞧吧，谁也无法预见。”

安特克转身对弟弟说：

“你上去吧，等着我。我马上就来。你打得中吗？”

“打得中。”安德热依说着，默默无言地上楼到安特克的房间去了。这天早上，他还在这间房里洗过手呢。他没有点灯，一头倒在安东尼的床上；他真是累坏了。

“我得休息一会儿，”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精神状态什么事也办不好。”

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借着火柴的光亮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安德热依，”他自言自语地说，“镇定。这没什么了不起。”

他合上了眼睛，竭力想睡个小觉。但酒和咖啡都使他无法入睡。“这可是闹着玩儿吗？”他又思忖道。“突然无缘无故就给自己怀恨已久的表舅一颗枪子儿。”当他抱着把安特克领回家去这样一个和平宗旨离开华沙的时候，怎能预见到这一着呢？他想好好思考一下，但是不成，脑子里总是一片真空。这二十四个钟头是不会白白过去的。

他睁开了眼睛。窗口透进一线光亮，天色还不算晚。他惊诧地凝视着阴暗的房间。他不是在做梦吧？玛雷霞就站在不远的地方。

“你躲在这儿干什么？”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她开口问道。

安德热依懒洋洋地集中自己的思想。

“我太累，”他说，“那一伙人真叫我受够了。”

“你不愿见瓦莱雷？”

“瓦莱雷跟我有什么关系！任何事都跟我毫不相干。”

“你为什么这样累？”女演员穷追不放。“你参加过行动吗？”

“瞧你！你怎么想得出来！”安德热依深深吸了几口烟。“莫非你是疑心我会这样发疯吗？”

他本能地否认着一切。他不喜欢这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自己。但是，他明白，很久以前，还是在火车站上送安特克的那个时候他就明白，这女人长得非常标致，并且总有一天会为他所占有。

“你跟女人在一起过吗？”玛雷霞问，又朝床边走了几步。

“我还从来不曾有过女人。”安德热依慢悠悠地说，把香烟在烟灰缸里灭了。

玛雷霞笑了起来。

“啊哈！”她说，“安特克可把你说成了另一种样子。”

“他晓得什么！打从战争一开始我就没见过他。”

“他说的是战前。”

“你们谈过这样的私房话吗？为什么？你把安东尼迷上了？”

“唉，他另有所爱。”

“爱上了谁？”

“哎，自然是爱上了克莉斯蒂娜。”

“爱上了克莉斯蒂娜？”安德热依吃了一惊，“我不知道。”

“你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

“我多少知道点什么。过来，”他牵着她的一只手，把她拉到床上。“来呀，我们没有时间。”

玛雷霞躺在他身边问：

“为什么没有时间？不是有一整晚上吗？”

安德热依吓了一跳。

“她怎么知道？”他脑子里闪了一下。

“不错，”他扬声说，“我们有整整一个晚上。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华沙？”

“不久。我得回咖啡馆去。你知道，我在克雷迪托瓦街开了个咖啡馆，生意不错。”

“我不上咖啡馆。”安德热依说。

“你都在干些什么？”

“我干什么？我学习。当然是学习。”

两人接了吻。

“哎，现在你快走吧，”安德热依说着，轻轻地推她下床，“快走吧，安特克马上就来了。”

“真的？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你打听的事太多了。这没有好下场。”

“但愿这不吉利的话别应在你身上。”

玛雷霞不乐意地从床上爬了起来。朝门口走去，又突然一回身说：

“你们不会对瓦莱雷做什么坏事吧？”

安德热依沉默了良久。

“‘你们’，这意味着谁？”

他的声音低沉得太不自然。他伸手抽出了第二支香烟。

“我怎么知道？你们大家，”玛雷霞叹息道。

“你大概清楚，‘大家’是怎么聚集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一样的人。驼背是一码事，斯克热图斯基是另一码事，而那个对克莉斯蒂娜百般恭维的甜蜜的傻瓜又是另一码事。”

“是的。”女演员迟疑了一下说，“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有一支冲锋枪。”

“你真蠢！”安德热依愤愤地说，“我能搞到一支冲锋枪！”

“如果你很想去搞，就一定搞得着。”玛雷霞意味深长地说。

“那我就不得不杀死一个德国人。”

"或者瓦莱雷。"

"他有?"

"他应该有。"

"这跟我毫不相干。"

"遗憾。"

"你爱上了瓦莱雷?"

"不,没爱上他。"玛雷霞又走到了门边,她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但是,我希望成为他的情妇。"

安德热依嘘了一声。

"那就恭喜你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谢谢。"

"他是个很英俊的男子。"他又添了一句。

"你跟他很象。"玛雷霞似乎是挑衅地说。

"我只是略高一点儿。体形不一样。我们兄弟都象他,只不过我们的眼睛是蔚蓝色的。他毕竟是我们的表舅。"

"你的眼睛是蓝的? 我没注意到。"

"显然你没有认真瞧过我。"安德热依高兴的是转换了话题。"而你却爬到我的床上来了。"

"你别这么粗野,"玛雷霞说。"你下楼去吗?"

"去干什么?"

"哪怕是,我们再聊聊也好呀。"

"我们到华沙再聊吧。"

"你要走?"

"过几个钟头我就走。办完了事,就走。"

"你有什么事?"

"家母要求安特克回家去,我得跟他谈谈,所以我才赶你走。

再见。”

“可是，你还下楼来吗？”

“马上就下来。我跟安东尼谈过话后就下楼来。”

“那就再见。”

“再见。向你那位情人问好。”

“你这个畜生！”玛雷霞说这句话时，身子已经到了门外，只听见她匆匆跑下楼去了。

“该死的！”安德热依咒骂了一句。这次意想不到的来访把他搞得心烦意乱。“嘘……”他又大声嘘了一口气。“毫无意义的纠葛！可她是个多么标致的娘儿们！”

后来他打了个盹。安东尼进来把他惊醒了。

“给你，”安特克把冲锋枪递给他，“你会用吗？”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仗已经打了三个年头了。”

“那好，你就去吧，你跟弗瓦德克一道骑马去。弗瓦德克本人同意参加这一行动。”

“什么‘弗瓦德克本人’？”

“弗瓦德克是驼背的上级。”

“你开玩笑！”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恐怕也明白。”

“是的。可这是个什么组织？”

“人民近卫军。”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你呢？”

“我是国家军。斯克热图斯基对此一无所知。”

“我也料到了。可是，会达成协议吗？”

“瓦莱雷走后，我们再谈。”

“弗瓦德克有枪吗？”

“有。不过得你来射击。”

“在什么地方？”

“他会告诉你。离这儿八公里远是到戈翁布的拐弯处。有一尊塑像和几棵树。你们到那儿去等他。”

“夜很黑吗？”

“不太黑。不过还会更黑一点儿的。他发现不了你们。那几棵树下暗得很。”

“瓦莱雷有枪。”

“谁告诉你的？”

“玛雷霞。”

“啊！”

“这就复杂化了。大大复杂化了。她会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真该死！”

“可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安德热依从床上一跃而起，稳稳地站在地上，又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小伙子。

“很遗憾，我得带上自己的背包。我不能把它留在这里。”

“那你就带上吧，不碍事。”

“只是给我增加了点负担。”

安德热依背上背包。

“你终归还是不想回华沙去？”他问哥哥。“妈妈非常希望……”

“可我不想回去。你告诉妈妈……”

“我对她什么也不会说的。”

“随你的便。”

“不过，不过！你得告诉我，阿涅尔恰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我装作不认识她。可我吃了一惊。”

“这很好！塔尔戈夫斯基太太不知道她是我们的亲戚。弗瓦德克也一无所知。”

“可她是从哪儿来的？”

“她赖上了，一定要跟我到这儿来。她当上了女佣人。让她去吧……”

“而你又迷上那个……克莉斯蒂娜？”

“这也是玛雷霞告诉你的？”

“也是。”

“那有什么，也可以这么说。”

“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怎么样？我们走吗？”

“走吧。”

他们按原路走到侧面的门廊。屋内点着明亮的灯，外面显得非常黑暗。但过了一会儿眼睛也就习惯了。

“到这儿来。”安特克说。

大门旁边有两匹马。弗瓦德克牵着两匹马的笼头。嚼环发出了轻微的响声。

“别搞出大的响动才好。”安东尼说。

“马车的轮子包了铁皮，走起来会嘎吱嘎吱响。”弗瓦德克说。

安德热依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这声音深沉、浑厚，一口漂亮的波兰语，清晰，悦耳。简直就象一个演员的嗓音。他并不害怕，然而这声音给他增添了勇气。

“从马背上开枪吗？”他又问道。

“最好是从马背上。”弗瓦德克说。“马习惯了枪声，不会惊

的。而且可以开了枪就跑。”

“往哪儿跑？”

“往普瓦韦的方向。就是说，往车站的方向跑，不是往城里。以后我来取马，而您就到火车站去，乘火车回华沙。火车如今班次不正常，但是您总能等着爬上一辆车的。”

“只是您得经过房子附近。”

“两公里路，小意思了。谁也不会注意到我们。”

安特克突然抱住了安德热依，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他拥抱得特别紧。

“呶，安德热耶克！”安东尼低声说。

他们骑上马，走了。安德热依坐在马鞍上觉得有点儿不舒服，他穿的是一条普通长裤，背着枪。但是马走得很平稳。他放心了。

他们一来到野外，迎面扑来一股秋日的田野的芳香。这股馨香飘在平原之上，同马汗以及马鞍和笼头皮革的气味融成了一体。这是土豆丰收后的平原气息。这儿还飘散着翻耕的土地的清香和燃烧马铃薯茎叶的袅袅轻烟。甚至还有刚装进没干透的黑麦和小麦的粮仓的那股奇特的香味。这些互相混杂的气味说明，田野还没有上冻，地里的农活方兴未艾；尽管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种种灾祸似乎束缚住了生活的脉搏。他们再往前走了一两公里之后，道路开始向下延伸进一片洼地，它曾经是一条小河的河床。这儿弥漫在空气中的除了田野里的各种气息之外，还有正在晾晒的干草的香气，显然人们已经割完再生草了。

一片热腾的劳动景象的平原，在秋日的黄昏里宁息了下来，渐渐沉入了梦乡。安德热依面临的是一派万籁无声的夜景。这平原秋夜，蕴藏着一种迷人的静谧，甚至是一种宁馨的爱情，它似

乎是在邀请他把头枕在干草上，枕在马铃薯的茎叶上，枕在甜菜的藤蔓上；邀请他象偎依着情人的躯体那样依偎在这片土地上。

天气暖和，这是在世界上只有这片平原才有的温暖。弗瓦德克深沉、浑厚、好听的嗓音，更使这儿平添了一股暖意。不论是夜的神秘感，还是肩负的使命的戏剧性都不能挫折弗瓦德克的锐气，他响亮而清晰地说道：

“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塑像的地方。我们得在那里等候。”

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当。他们自然是等了好久，他们听到马车的嘎吱声之前，时间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弗瓦德克附在安德热依耳边悄声说：

“你等一等，让他过去。”

安德热依悻悻地答道：

“我可不愿朝他背后放冷枪。”

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朝他背后开枪。这一夜有点微茫的回光，也许是月亮从云层后面射出的光亮。田野灰蒙蒙的，不仅可以听见，而且看得见逐渐驶近的小马车。可是，瓦莱雷克在有塑像和树的地方拐了弯，向右拐了。安德热依看到了他迅速远去的背影。他策马向前，走了几公尺，射出一排子弹，枪声相当轻。他觉得射中了坐在车上身穿浅色大衣的人的后背。因为天气暖和，他穿得很单薄。

安德热依的马原地踏步，没有前进，而驾着那辆小车的两匹马却疾驰了起来。安德热依感觉到弗瓦德克骑着骏马飞奔着从他前面冲了过去。远去的小马车的辚辚声清晰可闻。过了一会儿又嘎然而止。安德热依用尽全身的力气企图策马前行，可是那马咬紧嚼环，站着不动。

“好马，乖马，”安德热依拍着马的脖子说。

他看到远处有一点光亮。这是弗瓦德克的手电筒发出的光。他一策马，追了上去。弗瓦德克正在照地上的什么东西。

安德热依跳下马，牵着马笼头朝弗瓦德克走了过去。弗瓦德克用手电照亮了躺在公路上的瓦莱雷克的脸。他已经断气了。

“他从小马车上摔下来了，他妈的。”弗瓦德克说。“他往戈翁布拐了，想去找盖世太保通风报信！”

安德热依感到奇怪的是，弗瓦德克直到此刻才肯定这个事实。他紧盯着瓦莱雷那张没有生命的面孔，就象他平常多次看过他的有生命的面孔时一样：满怀仇恨。罗伊斯基大而黑的眼睛是睁着的，象是嵌上了两片玻璃，毫无表情。

“得把他推进沟里去，”弗瓦德克说。

“别动！”安德热依叫嚷道。“让他躺在这儿。”

“这更容易暴露。”

“反正一样，因为别人会抓到马，立刻就会到这儿来。最好是不动他。”

“说的也是。那我们往回走吧。”

两人骑上马，朝庄园的方向走去。他们默默无言，慢腾腾地向前走去。弗瓦德克突然一回头。

“快跑！朝野地里跑！”他对安德热依喊道，同时纵马跳过了排水沟。安德热依跟在他的后边。他们顺着土豆地飞奔而去。戈翁布那面的公路上出现了亮光。三辆小汽车开足了马力朝塔尔戈夫斯基家的方向疾驰而来。

两个小伙子在土豆地后边的小树林里停下了，两匹马站在一起，马镫挨着马镫。

“他们是到我们那儿去的。”弗瓦德克说。

“你胡说什么？”安德热依到此刻才明白。“他们是到庄园去的？”

“到庄园。”

“那我一定要到那儿去。”

“去干什么？”

“我哥哥在那儿。”

“你疯了吗？你能帮什么忙？”

“我一定要去。”

安德热依一策马，顺着公路在田野里狂奔起来，弗瓦德克紧跟在后，到了离房子不远的地方才赶上他。他抓住安德热依的马笼头，勒住了马。安德热依还想挣扎，但是从马背摔到了地上。弗瓦德克也跳下马来，抓住了安德热依的腰带。安德热依挣扎着。

“你哪儿也不能去，把枪给我！”弗瓦德克低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他把安德热依紧紧抱住，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只好勉强说了声：

“你放开！”

此时，从庄园的方向传来几声不很响的枪声。有人射了一排子弹，只听见一片叫喊声，附近什么地方狗吠起来了。

弗瓦德克松开了安德热依，两人站在一起侧耳细听。又是一排枪声，要响得多。

“你快跑！”弗瓦德克说，同时从发愣的安德热依手上夺过武器。“你到那里完全无济于事。你沿着这条公路跑吧，绕过城市，直接到车站。你有钱买票吗？”

安德热依紧抿着嘴。

“我有。”他说。

“你快跑，快！我朝相反的方向跑！”

“马呢？”

“我们把马放了。它们自己会回去。我现在不需要马了。”

“嗯？”

“快跑！再见。”

两人握手告别。安德热依朝车站的方向走去。普瓦韦火车站离城市只有几公里远。他还不太明白出了什么事，就不顾一切地往前走了。

三

开往华沙的火车要早晨六点才进站，但是，车站上所有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麻袋上，有的坐在用绳子和皮带捆的箱子上。这些箱子里装的东西是毋庸怀疑的。车站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这个房间如今变成了雅致的候车室。被人们坐着的那些小箱子还留有一点过去的“好日子”的痕迹。厕所里有几个人在寻找暗处，安德热依一眼便看出他们是犹太人。他走过镜子前面时照了照，不由吓了一跳。

“我也得寻个黑暗角落才好。”他想道。

他的样子很可怕。面颊凹陷了下去，两眼火辣辣地闪光。

“我一定在发烧。”他自言自语道。

没有刮过的面颊上，有一道深蓝色的阴影一直伸到了两眼下面。他的裤子齐膝盖的地方都沾满了沙和泥土。他从背包里掏出刷子——恰好安德热依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套用具——刷起自己的裤子来。挤在离他不远的地板上的人们提出了抗议。

"您不能在外面刷吗?"一位老先生对他呵叱道。

安德热依心里承认他有理。但在经历了夜晚的袭击之后,他下意识地往房中间挤。只有在头顶上有片瓦的地方他才觉得安全。而且,他又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肩膀上根本就没顶着颗脑袋,只觉得一片空虚。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觉得头重脚轻,太阳穴扑通扑通地跳。

"我真不适合干这种拦路打劫的事。"

他完全没有去想塔尔戈夫斯基庄园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曾"丢开"对安特克的惦念,可是,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惦念。反复回到他脑海里的只是弗瓦德克用手电光照着的瓦莱雷克圆睁的两眼。

"我必须睡一会儿,"他自言自语道。

他在候车室里找到了一个不知是由于什么奇迹竟没人占用的角落。他放下背包,坐在地板上,头枕着这个小包,睡着了。这甚至不是睡眠,只不过是突然坠入了一个深邃、漆黑、无知无觉的黑暗深渊。

凌晨三点左右他醒了。车站大厅里的灯点得少了,光线也弱了许多,整个候车室沉浸在半明半暗、迷离恍惚的气氛里。人们你挤我压地躺在地板上,喘着粗气。候车室里闷热难当,沉睡的人群上方凝聚着烟缭雾绕的混浊空气。安德热依一直感到自己的脑袋又重又空。这种感觉太折磨人了,他时不时把脑袋摇晃一下,就象时不时要把那折磨人的梦魇驱走似的。但是他怎么也抖不掉那种昏沉和疼痛。他躺在硬地板上,又是这种不舒服的姿势,全身的骨头都疼了。他揉了揉眼睛。

他感到惊愕,一遍又一遍地揉眼睛,很想证实一下自己并未睡着,眼前出现的也并非幻象:昨天夜里轮船上的那个旅伴竟出

现在自己的身边，他坐着的那个麻袋碰着了自己的胳膊肘。那人头上只戴了一顶黑色圆形软帽。安德热依在轮船上没有注意到这顶帽子。"叔叔"两眼圆睁审视着安德热依，使他感到非常不快。安德热依当然明白，"叔叔"什么都知道了。在这种半醒半睡的状态下，一切都显得自然得很。

"你没睡着?"弗瓦德克·戈翁贝克说。直到如今安德热依才霍然想起，他跟戈尔巴尔象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你没睡着?"坐在麻袋上的人又说了一遍。他高踞于安德热依之上，这也许正是最令人不快的地方。他居高临下地对安德热依说，"嗯，你对这一切有何感想?"

安德热依决心不跟这个讨厌鬼交谈。却又不由自主地回答了他后一句问话。

"什么?"

"你对这有何感想?"

他俩又低声交谈了起来。为了不惊动周围睡着了的人，为了不让别人听见，他们把声音压得很低，几乎成了耳语。

"您问的是什么?"安德热依愤懑地说。"我有何感想? 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先生!"

"你叫我'叔叔'。"

"又是'叔叔'。我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什么人，反正都一样。你叫我'叔叔'。"

"好吧，叫'叔叔'就叫叔叔。"

"我把你惊醒了吧，"那一位说，把头上那顶圆形软帽拉到了额上。"你一定是在做什么愉快的梦。"

"我什么梦也没做。"

"我以为你做了。"

"可惜没做!"

"我以为,你也许梦见了克米齐茨①,或者别的某个小贵族。你搞的伏击跟显克微支小说里写的可说是不爽毫厘。只是在札格沃巴先生那时候还没有冲锋枪。他们射的是……他们是用什么射的来着,安德热耶克?在过去那个时候?"

安德热依觉得这问题提得好怪。

"是用短枪和马枪。"

"不错,是用短枪和马枪射击,射的时候很不方便。得仔细瞄准。此外,还得熟悉武器,是往高处打,还是往低处打。总之,难得很。"

"那时有很好的射手。"

"那当然。他们可是制造流血事件的能手。正如显克微支描写的那样:他杀死了十名战士。他杀死了——而且什么事也没有。"

"在那个时候,"安德热依与其说是在说,还不如说是在想。

"正是哩,在那个时候。而今天有冲锋枪。多么理想的发明。哒哒哒,射出一排子弹,甚至不用瞄准,那汉子就倒下了。"

"我是瞄准了的。"安德热依说。

"你的目标太清楚了。瓦莱雷穿的是浅色大衣,而今夜又不是那么黑。"

"美好的夜。"安德热依沉思地说道。

"美好而且暖和。这儿的十月总是这样美好。美好的月份。真可谓星光灿烂。"

---

① 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洪流》中的人物。

"你从田野里走过，弄得满身泥土，象个魔鬼。"

"是的，我当时很仓促。我甚至没有时间去判断天气是好还是坏。直到此刻我才看到，这夜是多么美好。"

"还有那寂静。波兰平原上的寂静。这是个很美好的国家。你作得对，安德热依！"

"可叔叔是从哪儿？……"

"弗瓦德克告诉我的。我们这儿大家都是一起的。嗯，我亲自看到了。可惜啊！"

"他们都被杀光了吗？"

"都杀光了。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

"安特克呢？"

"也一样。很遗憾，安特克也被他们杀死了。这对你母亲来说，真是太可怕了。"

安德热依动了一下。

"一切都是这么可怕。"

"这只是你的看法，"叔叔伸出一只手来，"这只是你的看法。在这一切里面存在着某种意义。"

"杀人也能有什么意义吗？"

"你不是亲手杀过人了吗？"

"那是个很坏的人。"

"也许你觉得他很坏，而他只不过是跟别人一样的人。"

"他卑鄙下流。"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卑鄙之处。不错，他也杀过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他杀过人。"

"那么，在塔尔戈夫斯基家里是怎么回事呢？"

"啊，那没什么。一切都是按照波兰习惯，按照贵族习惯行

事。会把他们所有的人埋进一个坟墓。他们两派就这样和解了，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要他们达成协议，也用不着把他们统统杀死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也许是吧。他们一些人认为，我们有一个敌人，另一些人认为，我们有两个敌人。看法不同。可他们打起仗来都很出色，就跟克米齐茨那时候一样。不是吗？”

“他们该怎么办呢？”

安德热依忽然想到了安特克。

“啊，上帝！他们把安特克打死了！”

“你伤心吗？”

“不。我甚至不能想象。这么些年来，他总是跟我形影不离，我的哥哥！不，我不相信。叔叔是从哪儿知道的？”

“弗瓦德克告诉我的。他什么都看到了。”

“把他们埋了吗？”

“哪儿话！有这么快吗？要知道，那是在夜里。他们得等到早上。他们还得有时间挖坑。这是一个很大的坑。”

“克莉斯蒂娜也死了？”

“克莉斯蒂娜也一样。”

“玛雷霞呢？”

“玛雷霞我说不准。听说有人从那儿逃走了。也许他们说的是你呢？”

“我没逃走。”

“你没有。你是去进行一次骑士式的义举。象小说里写的那样，猎捕红种人。朝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背后开枪……”

“他带着冲锋枪。”

“你从哪儿知道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你杀死了一个你平生不共戴天的仇人。”

“他侮辱过我父亲。我有权仇恨他。”

“真的吗？你是为此而杀他的吗？”

“我不是为此而杀他的。可他讥笑过我的父亲。”

“你爱过你父亲吗？”

“我现在还爱他。”

“可是你父亲已经没有了。”

“他在某个地方，会回来的。”

“重新来烤糕点。”

“烤糕点！总得有人烤糕点！可他是我的父亲。”

“而且，你是为了父亲而杀了瓦莱雷。你仇报得太残酷了。”

“别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干这件事。”

“那当然。这是命运的安排。你就是为此而出现在那个庄园里的。别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干这件事。”

“而且任何人杀他都不会带个人动机。”

“他是一个人。”

“一个可怕的人。”

“你记得他的眼睛吗？他的眼睛非常美，跟安东尼的眼睛一模一样。安东尼的眼睛此刻一定也是那种样子。睁得圆圆的，却什么也看不见，俨如一只死兔的眼睛。”

“所有死人的眼睛都是一样的。”

“所有被打死的人的……”

“也包括一般死亡的人。”

“死在家里的人有人给合上眼皮。你记得米哈霞外婆吗?”

安德热依猛然向上蹿了一下。

“你是从哪儿知道米哈霞外婆的?”他突然大叫起来。

“安静点!让人睡觉!谁这么大叫大嚷的?”周围睡觉的人的喊声传进了安德热依的耳里。

他压低了自己的嗓门。

“你是希望,我会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后悔,希望我会说一句‘勿杀生’,但我不会说‘勿杀生’的。从小学时代起,就教会了我杀生,人们说,这是人的职责,是男人的能耐,有人教我使用武器,要我去猎捕野兔、山鹑。这是男人的能耐,而我是个男人,真正的男子汉:我会杀生。我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安德热依急促但很轻悄地说出了这一番话,眼睛并没有朝那个戴黑色软帽的人看一看。可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人对他的话怎么毫无反应。他略微抬起了足有千斤重的脑袋,朝那个地方睃了一眼。

那儿什么人也没有。

四

安德热依被候车室的一片骚动和嘈杂声惊醒。大厅里仍然很暗。大概是预报火车就要来了,因此才有这样的波动。躺在地上的旅客一个个爬了起来,有的伸懒腰,有的打哈欠,然后纷纷向月台走去。月台上,天色已经很亮了,而且寒气袭人。又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或许已经出现了霜冻。

六点左右,卢布林的火车进了站。车厢里已装得满满当当,新上车的旅客必须经过一场奋战才能挣得一席位置。他们不仅

得跟车上的旅客搏斗，还得跟拼命挤上车的人搏斗。安德热依由于自己的个子高人一头，在抢位子的战斗中便占了上风。只是那些娘儿们最难对付。她们的麻袋、篮筐，此外，还有她们本人的块头（她们很巧妙地把整片猪油围在身上），把所有的门口和窗口都堵塞住了。一般地说，旅客们只有从被砸破的窗口才能爬进车厢。

乍一看简直是乱哄哄一筹莫展，但是问题慢慢也都能得到解决。安德热依可算轻而易举地挤上了车。他把背包放在走廊的地板上，自己站在背包旁边。周围是挤得密不透风的人墙。他们只好这样一直站到华沙。

火车停了许久才开。有些乘客开始跟左右的邻人攀谈几句，但多数沉默不语，无甚兴致结交生人。再则，谁也弄不清跟自己交谈者的底细。娘儿们心惊胆战地望着自己堆在行李架上的包裹，男人们（乘客中男人是绝对少数）抽着烟，利用借火柴的机会对旁边的人投以戒备的目光。

火车没有行驶多久，刚走出几公里远车速就减慢了。

“怎么回事？”一个妇女问。

“太太不用害怕，这是戈翁布到了。”坐在那妇人身边的一个健壮男子安慰她说。

晴天霹雳从天而降：

“上帝，宪兵！”

火车越走越慢，终于停了。沿着月台站了一溜儿宪兵。他们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动一动，象木桩一样竖在那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吓掉了魂的娘儿们把包裹从车厢窗口扔到轨道上。车厢里叫喊声四起，乱成一团。

有几个宪兵走进车厢，命令所有的乘客空手下车。麻袋、篮

筐、箱子都得留在原处。

安德热依背起自己的背包，跟在别人后头。一个宪兵对他吼叫道：

“背包！背包放下！”

“这是我个人的日用品，”安德热依用德语说道。

宪兵态度缓和下来。

“嗯，拿过来瞧瞧。”

安德热依打开背包，宪兵搜查了一遍。果然只是些私人日用品。宪兵把一面小圆镜拿走了，拿走镜子的时候甚至还对安德热依笑了笑。

“刮脸，刮脸，”他用波兰语说道。

安德热依耸耸肩膀。

宪兵得不到谅解，又摆起威风来。

“有通行证吗？”①

安德热依拿出了自己的证件。所有的证件都完全合格。

“滚一边去！”他吼叫着，差点儿把安德热依推了个倒栽葱。所有的乘客都两手空空顺着火车站在车厢和德国人之间。娘儿们眼巴巴地望着宪兵把她们的货物从车厢里搬了出来。每隔几十步就放了一大堆麻袋。麻袋实在是不少。

谁也没有哭闹。偶尔也有人咒骂一句，那时便有一个德国宪兵大吼一声：

“安静！”②

安德热依望了望众人，只见他们虽然怒不可遏，但表现得都很平静。大家站成单排，但挤得相当紧，因为乘车的人很多。

---

①② 原文都是德文。

突然，在离自己十几步远的地方，他瞧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玛雷霞站在一群娘儿们中间，她那毫无遮盖的浅黄色头发在别人鲜艳的和褪了色的头巾的衬托之下，显得十分突出。她面色苍白，冻得发抖，嘴唇发青。

安德热依想挤到她身边去，但站在他身后的一个宪兵又吼叫起来：

“安静！”①

他只好等着搜查结束。搜查进行了将近一个钟头，直到此刻才听人喊道：

“大家上车！”②

有些人已放弃了这次旅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值得去挤这份车了。一个妇女从物品堆里把自己的麻袋拖到了站台上，而且心平气和地向一个怒气冲天的宪兵解释说，“那里面什么也没有。”使安德热依感到惊奇的是，她竟然胜利地拖出了自己的麻袋，弄到车厢里去了。

到上车的时候，安德热依才挤到了玛雷霞身边。

“我背包里还有一件备用毛衣，一会儿就给你。”

车厢里比原先松动得多了。玛雷霞偎倚在安德热依身上。她浑身哆嗦，牙齿敲得叮叮响。

安德热依轻轻把她推开，也不顾邻座的非议，取下背包，掏出毛衣，帮玛雷霞穿在身上。

“你会暖和一点。”他说。

火车慢慢开动了。

他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有什么好说的呢？安德热依觉

---

①② 原文都是德文。

得，任何的话都是多余的。但玛雷霞似乎并不想保持沉默。

“你当时到哪里去了？”

安德热依耸耸肩膀。

“我不得不走，我是要回华沙的。”

“你跟安东尼谈妥了？”

“即使是谈妥了，也……”安德热依说。

“什么？”玛雷霞。“你是想……？”

“你什么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跟阿涅尔恰一道跑了。我们当时躲在小储藏室里。我只来得及抓起自己的小手提包，从花园里……”

“阿涅尔恰在哪里？”

“她留下了。往村子跑去了。”

“后来呢？”

玛雷霞闭上了眼睛。

“那儿便开枪了。”她悄声说。

“哼！他还是来得及去报信了！”安德热依说道，尽管他觉出了这句话是不诚实的。

玛雷霞凝神地看着他。

“你指的是……？”她问话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你的那位。”安德热依说。

“你很象他。”

“住嘴！”安德热依严峻地说，同时在她手腕上狠狠捏了一下。“住嘴！”

“你这么神经质。”玛雷霞平静地说，把手从他的紧握中抽了出来。

安德热依看到她逐渐平静了下来，恢复了自信。他甚至没

有注意到她什么时候抚平了自己的头发，把毛衣拉得紧贴着身子，又从小手提包里拿出一条毛料围巾围在脖子上。她成了一个正常的乘客，她那模样儿甚至又变得漂亮起来了。有几个旅客好奇地端详着她。

列车行驶得很慢，站站都停。就这么过了晌午。虽然各站都陆续上来一些人，但并不拥挤，安德热依和玛雷霞四周竟然有了空位子。他俩现在可以自如地交谈了。不过，他们并没有谈起昨天的事件。玛雷霞极力避免提起自己的女友克莉斯蒂娜的名字。

“你那咖啡馆的生意怎么样？”

“唉，就那么回事。我至少生活有个着落。还有几位剧院的女同事在我那儿端咖啡，生意总算做得下去。我有个很好的住处：咖啡馆楼上有个小房间。这是过日子少不了的。那小房间的位置很怪，几乎谁也不知道。”

“有趣，”安德热依应和着说。

“你会到那个小房间来看我，是吗？”

“我？”安德热依吃了一惊。“为什么？”

“你很可爱呀！”玛雷霞装出一副“卖俏”的神态说。

安德热依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她。他开始疑心是玛雷霞把德国人引到庄园去的。瓦莱雷事实上办不到这一点，他们及时把他除掉了。她从那场血洗里保全了下来。当然，她有可能不知道那场血洗，但无论如何是应该猜想得到的。她的良心应该愧对那些死去的人。然而，随着列车越走越远，他们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也越来越远，玛雷霞由一个惊慌失措、凄惶委顿的小人物又变成了一个美丽、优雅、迷人的女性，她期望在安德热依身上试一下自己的魅力。

为了使谈话继续进行下去，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烦躁和惶惑，

也为了不至引起这个美貌妇人的疑心，安德热依不得不以自己的全部毅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这样一来，他变得出奇的生硬了。

“我理应把她干掉，如同干掉那个家伙一样。”他思忖道，“只是，我没有武器。她肯定是个罪犯。”

与此同时，他又感受到了她的全部魅力。似乎是，他们离华沙越近，玛雷霞的情绪也越好，她越发感到自己是如鱼得水。安德热依却心烦意乱，对她长篇大论的独白只能勉强回答一句“是”或者“不”。有个时候，他觉察到玛雷霞急于笼络他，心里暗自说道，“别痴心妄想吧，姑娘！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玛雷霞给他讲了自己战前的剧院生活，讲了跟老胡贝的罗曼史。她不再感到拘束了。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大，使周围的人都听得很清楚。其实也没有人去听她的谈话，那些为了去卖货或买货的老娘儿们显然弄不明白这个秀丽的女艺人说的是些什么，即使是能够揣测出她的职业，对她这样一个人物也只能投以厌恶的一瞥。安德热依顺着那种鄙夷的目光看去，发现在过于宽大的毛衣和短裙的下面，露出了一双秀气得出奇的腿。长袜，皮鞋——一切都是高质量的。

“胡布胡贝的情况怎样？”玛雷霞突然问道。

安德热依竖起了耳朵。“小心，”他暗自说道，于是便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

“不清楚。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他躲起来了？”她又问了一句。

“他为什么要躲起来？德国人占领了‘雷管’公司，但并未发生任何冲突。他一定是在学习，要不就是在随便消磨日子。”

“你们一道到我的咖啡馆来吧，”她又说了一遍。“我真想见

见他。他是个非常热闹的小伙子。”

“如今不是热闹的时候。”

“哎呀，”玛雷霞把自己的胸部往他身上蹭了一下。“你也别太古板了。我那咖啡馆里有时非常热闹。而且总是十分愉快的。爱尔日别特卡·希莱尔小姐有时也来。我什么时候一定要请她演唱一次。开个小小的音乐会，你意下如何？”

“她不会在那种破地方演唱的。”

“咳，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破地方。”玛雷霞意味深长地说。

“我没存心得罪你。”安德热依笑了笑。

玛雷霞满怀感激地朝他瞟了一眼。

“你这笑容是那么……简直没法形容……”她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安德热依闷闷不乐地思忖着，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同时，微微皱起了眉头。玛雷霞看出了他的不快。

“别这么愁眉不展吧，”她说。“随便的一句恭维话，过眼云烟。”

“你又在想些什么？”安德热依拉着她的一只手说道，“我一点儿也没有愁眉不展。”

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眼前浮现出了夜里公路上的情景：被手电筒的微光照亮了的死者的面孔，那对没有生命的眼睛里的呆滞的眼神。整个画面是那样清晰地展现在他的脑际，就象此时此刻他真的看到了一样。他不由自主地把姑娘的手捏得更紧了。那一位却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他的这个举动，便把另一只手也紧紧按在他的手上。

他们已经到了皮拉瓦附近。

车厢里的人又多了起来。

安德热依蓦地感到有一道目光射到自己的身上。他一抬头，透过挤得象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人群，看到了一双正在凝视着自己的大黑眼睛。他乍一下没弄明白那是什么人的眼睛，但过了一会儿就清楚了，他是利莱克。

安德热依对他微微一笑。

但利莱克却没有朝他微笑，只是以一种不易觉察的动作把大拇指放在唇边。

后来他又朝玛雷霞瞟了一眼，向安德热依示意。接着就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们，眺望窗外华沙郊区单调的景色，仿佛是在欣赏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

“见鬼！”安德热依思索着，“他们已经知道她点什么了。他们——这意味着谁？”

这并非他们离开科莫鲁夫后的第一次相逢。安德热依有时遇到他独自一人，有时遇见他跟罗曼在一起，有几次他们在扎比亚街的“卢拉”咖啡馆里会过面。安德热依猜测利莱克正专心致力于某些重要政治工作，但对于这件工作的内容他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出来。

一般地说，这些会晤都是令人不快的，都是应利莱克之约而进行的，看起来，似乎那个小黑人有什么事要告诉安德热依。但是，每次谈话都毫无结果。利莱克总是说些车轱辘转的陈年往事。不是说雅内克的死，就是回顾在雅努什家里的见面。然后又谈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向安德热依报告一些前线的确实的消息，虽然这些消息安德热依早就知道了。可是对国内的局势他却只字不提。一般说来，年轻的地下工作者相互之间并不怎么保守秘密，尽管他们使用了种种化名、暗语以及诸如此类的地下工作的伪装，他们往往即使不在一起工作，彼此也能了解得十

分清楚。可是利莱克跟安德热依谈上个把两个钟头也不曾泄露过什么，他不谈任何具体问题，而是绕着弯子，活象一条机灵的猎犬在搜寻野兔的足迹。安德热依本人倒乐意在他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参加地下活动的事，然而利莱克对此似乎丝毫不感兴趣。最近他又提出一次约会，安德热依却没有赴约。这样一来便和利莱克失去了联系。现在又碰上了他，而且是在这样奇怪的场合，实在令人费解。他又仔细地看了看玛雷霞的面色，一点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疲乏的迹象。

"可是我的模样儿看起来一定象匹死马，"他想道。

列车抵达华沙。

火车进站后人流一齐从车厢涌到了月台上，你推我挤，灰蒙蒙的一片。月台上宪兵很少，对任何人都没有纠缠，显然他们知道，沿途已经布置了严密的搜查网。

安德热依走出车站月台的时候，觉得利莱克也跟在他身后出来了。他并不曾回头。

"星期四五点到'卢拉'咖啡馆去。"他听到身后有人说。

"好的，一定去。"他回答说，眼睛一直盯着前方，一手还挽着比自己矮许多的玛雷霞。

他们随着人流来到车站广场。安德热依抓着了一辆三轮车，把玛雷霞塞了上去。他想让她独自走。

"怎么样啊？"他向坐在驾驶座上的年轻三轮车夫问道。

"我能去。"车夫泰然自若地答道。

"你不跟我一起走？"玛雷霞惶惑起来。

安德热依迟疑了一下。

"也许最好是跟她一起走。"他心里想着，用目光四处寻找利莱克，可是他已经不在附近了。

他跟玛雷霞一起坐三轮车走了。

火车晚了点，已经接近黄昏。十月短暂的一天即将结束。大家都忙于在夜幕降临之前赶回家去。人行道上拥挤着默默无言的步行者。安德热依对被占领的华沙太了解了，他怎能看不出今天在这儿出了什么事呢？是枪决过人，还是发生过搜捕？他不愿去向三轮车夫打听，要是骤然碰上了个特务呢？虽然，一般说小伙子们都是抵抗组织的成员。

不管怎么说，在这些匆匆赶路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一点沮丧和麻木迟钝的痕迹，相反，那一张张阴郁的面孔上却凝集着坚毅不屈、百折不挠的神情。安德热依想到，“战胜者们”看到这一点一定不会感到愉快的。这种冷漠的坚韧不拔的景象一定会使他们暴跳如雷，以至达到发疯的程度，而那些较有远见的人必然会考虑到日后事态的发展。

他们从波尼亚托夫斯基桥上经过的时候，维斯瓦河水闪烁着银光，从这高耸的桥上看浮云缭绕的落日，显得尤其鲜艳，尤其壮丽。一路上，安德热依极力回避玛雷霞的目光。

“你瞧，多美的夕阳。”那姑娘对他说道。

三轮车夫啐了一口唾沫。

“连太阳也不愿看到这种卑鄙龌龊的东西。”

他们俩对这句话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们到达克雷迪托瓦街的时候，三轮车夫在一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安德热依付了车费，就打算往布拉茨卡街走。但是玛雷霞拉住了他的手，说道：

“到我那儿去吧，你至少可以安安心心地睡一觉。”

五

安德热依自从到托比亚街“卢拉”咖啡馆跟利莱克见过面之后，几星期来日子很不好过。在这之前，他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多少还能控制，觉也睡得比较安稳。当然，周围发生的一切先前也折磨过他的心灵，就象在折磨着所有的人一样，可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可忍受了。他没有深入去考虑是什么原因使他无法把握住自己，无法恢复去普瓦韦之前所享有的那种宁静的生活。纠缠不清的事情太多了。首先是同玛雷霞的关系。他不能说是爱玛雷霞。但是，她那微微有点儿做作的女性美越来越把他拖进了那种与他的天性不相容的生活方式，这就不能不把他内心的平衡破坏殆尽。

他没有片刻的工夫来进行一番理智的思考。白天在他担任教导员的分队工作，黄昏和夜里都是跟玛雷霞混在一起，还有每日每时的担惊受怕，还有他极力想从脑海里抹掉的种种回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他匆匆忙忙，杂乱无章，令人恶心的龌龊生活。他真想摆脱这一切，躲到普斯泰翁基去。他觉得，只要夜里往那门廊前面一坐，特别是在这初冬季节，光秃秃的树木再也不会随风摇曳，再也不会发出簌簌的响声来扰乱他的思绪，那时，他就会把战争、流血、可怕的混乱状态，统统抛之于脑后，他就会超脱现实中的种种不快，离群索居，又能象从前那样浮想联翩，恢复故我。然而，这已经是办不到了。

十二月的一个清晨他回到家里。天上乌云密布，虽然快到八点了，却跟黎明时一样黑暗。他走进布拉茨卡街的宅子里，踮着脚尖走上楼，又穿过楼上的甬道，象在半夜三更时回家那样，

悄悄地溜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从沙发上欠身站了起来。这张沙发原是这房间早先的住户波特洛斯小姐的心爱之物。

安德热依略带醉意，而且由于心绪烦乱而有点昏昏然。不过，他迅速恢复了思考能力，象要跳进水池之前那样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妈妈，”他开口说道。

奥拉无言地站了一会儿，注视着儿子。

“你的事我全然不知，”她倏然说道。

“妈妈等我了？”

“我等了你一夜，整整一夜。”奥拉说这话时既象是无可奈何，又象是神不守舍。

“为什么？”

“我想问你一件事。”

“为什么要在夜里问？”安德热依惊讶地问了一句。他坐在床边，准备换鞋。他得马上到“区上”去。

“那得在什么时候问？”奥拉勃然大怒起来，“你从来就不呆在家里。”

安德热依明白了一切。“又来了！”他思忖道。但表面上还在装糊涂。

“妈妈要问什么？”

“对于安托希的死你究竟知道些什么？”奥拉靠在沙发的扶手上费劲地问道。

安德热依噘起嘴吹了一声口哨。

“妈妈疑心我知道什么内情吗？”

“你肯定知道。因为你到那里去过。你还说过，你见到过

他。”

“我可没有杀死他。”安德热依刻毒地说。

“安德热依！”奥拉喊道。“你怎么能……”

“我怎么啦？”安德热依一副挑衅的神态。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那又怎样？你以为弟弟就不会杀死哥哥？在我们这个时代？”

他暗自想道：

“是我，还是我的情妇杀了他，还不是一码事？”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

“很简单。我刚动身到普瓦韦去，德国人就来了，包围了庄园，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这件事我给妈妈已经讲过一百遍了。”

“是讲过，可我还是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干得出来？”

“他们干得出来的不止这种事。”

“为什么瓦莱雷克也在这同一天？”

“瓦莱雷克是德国人干掉的。他们再也不需要他了。一定是他出卖了塔尔戈夫斯基夫妇的庄园，出卖了那些斯克热图斯基和扎格沃巴一类的人，那些人当时都待在庄园里。”

奥拉长叹一声。

“你变得……这么粗野……”

“妈妈希望我还用那种娃娃腔说话？”

“你不能再告诉我点什么吗？”

“我无可奉告。只是想说，妈妈这么多愁善感，象个老处女。”

奥拉怒不可遏：

“哎呀，你简直下流！”

说完，她径直朝房门口走去。

安德热依从床上跳了下来。

“妈妈！”他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奥拉已经走到门边了。

“你要什么？”她回头问道。

安德热依突然一下搂住了她，紧紧地贴在她身上，把脸扑在她的肩头。

“妈妈还爱我吗？”

奥拉用手抚摸着安德热依的脑袋。

“我倒是更有理由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你老是躲着我。”

安德热依离开了她，走到窗口。

“妈妈恐怕心里明白。”他悄声说道。

奥拉发出一声呻吟，象是心痛似的。

“儿女无权评断父母的行为。”

安德热依一转身对着奥拉，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凡是爱父母的儿女就有权利进行评断。”

奥拉把手放在胸口。

“如果说，今生今世有那么一个人有权评断我的话。”

“我不相信来世。”安德热依说道，接着又神经质地补了一句，“我不会评断妈妈的，请妈妈放心。”

安德热依瞪着一对大眼睛看着母亲，眼里含着他所固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我非常爱妈妈。”他用一种低沉的嗓音认真地说道。

奥拉象是脖子上挨了一枪，把两手向上一伸，又急忙捂住了脸，飞快地奔出了房间，只听她身后一阵丝绸晨衣的窸窣声。

安德热依无言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往手表上瞟了一眼，就准

备出门。

“我十点已经赶不到莫科托夫了。”他自言自语道。

但是他并不着忙。站在镜子前面仔细地戴上手套，又朝镜子里瞧了瞧自己的面庞。最近他瘦了 眼里闪烁着心神不定的光芒。

“父亲会怎么说呢？”他暗自想道，同时离开了镜子。

第十三章 又一次音乐会

一

布罗内克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逃出犹太人隔离区的，这一点只有耶和华才清楚。有时晚上他会不知不觉溜到布拉茨卡街那幢宅子里去，但不论是安德热依还是海伦卡都无法从他嘴里探出一点情况。他只是神秘地咧着嘴微微一笑，对任何问题都避而不答。

他常常是留下来过夜，住在安德热依卧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不过，安德热依很清楚，他夜里总是溜进海伦卡的房里去了。他以为家里的人都猜到了这么回事。可是他错了。不论是泰克拉小姐还是奥拉在解释布罗内克的夜访时，都想不到这一桩公案上。

布罗内克同样也不谈自己在犹太人隔离区里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每当别人追问得紧了，他便声明说，“这件事我如今想都不愿想。”大家也都尊重他的缄默，何况最好还是不要去考虑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为妙，再说，对那一类的事谁也无能为力。

这是一种通常的“理论”。安德热依却不肯苟同。但是，他近来忙得四脚朝天，可以说，他是被数不清的事件弄得昏聩糊涂，以至对人对事不知不觉之间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了。他不

怎么高兴跟布罗内克见面。自从玛雷霞·塔塔尔斯卡死后，他呆在家里的时间倒是多一些，几乎从来不在城里过夜。

布罗内克从犹太人隔离区带出来的不是故事，而是画稿和素描。看来他逃出来的那条通道是非常安全的。大家推测，他是直接穿过松迪，并且在公路上有一个熟识的警察，所以才畅通无阻。归根结底，这件事是如此离奇，以至谁也不敢去深究它的奥秘。

既然布罗内克能私下带出那么多的大硬板纸，可见那条通路非常方便。傍晚，他把那些画拿给安德热依和海伦卡欣赏。奥拉太太和斯彼哈瓦不跟年轻人往来，泰克拉小姐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唉声叹气思念阿罗。而年轻人就都聚集在安德热依的卧室里，他们彼此互相隐瞒，装作他们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是世上再普通不过的。安德热依不时弄来一些酒，他们喝得相当多。

那个时候，华沙出现了从城乡酒窖搬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陈年老酒，也有产自法国，由德国人抢来运到波兰的从未见过的稀奇美酒（例如“玛丽·布里扎尔”牌）。在当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小店、拍卖行和咖啡馆里，人们总能弄到一些奇特的东西。

有一回，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原是一位知名的电影演员），从柜台底下拿出一瓶莱茵葡萄酒，这酒是那么奇特，不仅安德热依，而且就连雅努什肯定也从未见过。莱茵葡萄酒颜色鲜红，芬芳馥郁，他们在安德热依的卧室里一打开瓶盖，立刻香飘满室，到处弥漫着一股花朵的芳香。

海伦卡把这种酒称为“英雄血”。安德热依对妹妹的玩世不恭非常恼火，但他还是喝了那“英雄血”。

这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的事。这一天，布罗内克来时衣着比平常更其褴褛，更加神魂不定，他难于强打精神去谈绘画、艺术等等的话题。但他还竭力想要挺住，不把萦绕在他心头的种种痛苦形之于色。在这样的气氛下，年轻人就只好借酒浇愁。

布罗内克的素描丝毫也不能反映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他既没有画“犹太人隔离区的圣母”，也没有画陈尸街头和奄奄待毙的凡人，更没有画犹太区里噩梦一般的生活速写。也许他只是没有把这一类的画稿带出墙外。他拿给海伦卡和安德热依看的是清一色的男女裸体画。有照模特儿画的(身体干瘦就说明了这一点)，大部分是凭记忆画出来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硬板纸上翻来复去画的都是青年男女健美的躯体，闪耀着青春的姿色和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魅力。海伦卡看着这些素描一言不发，而安德热依却公开表示惊讶不迭。

“真叫人纳闷，”他说，“为什么健美的躯体使你这样入迷?”

“这是在素描技巧上转向盖伊斯。”布罗内克冷淡地答道。

“这么说，你对素描技巧感兴趣了?”安德热依耸耸肩膀说。

“为什么不?总比对别的什么感兴趣要好些。”

“我钦佩你的意志力。”

“也许这正好是我的弱点呢?”

他们又喝了一杯“英雄血”。

“你可知道，”这是布罗内克第一次谈到了那个与外界隔绝的区域。“你可知道，那儿不论怎样艰难困苦，总还是在生活。当初胡贝尔特跳进维斯瓦河游泳的时候，我说过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人怎能自绝于生活呢?”

安德热依突然抓住布罗内克的手。

“你听我说，”他注视着朋友的眼睛说道，“你留在这儿。明

天再也不要回到那边去了，永远不要回去了。我们来照料你。”

布罗内克咧着嘴笑了。

“你一向都是这么天真，安德热耶克。”他说。“可惜的是，我必须回到那边去。这是已经决定了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

“只是不清楚，我还能不能到你们这儿来。”

这时，泰克拉小姐进来说，有人来找安德热依。

“说不定是胡贝尔特？”海伦卡问。

“不，不是胡贝尔特。”

“可惜，我还真愿意见见他。”布罗内克说。

安德热依走了出去。海伦卡问：

“你为什么想回到犹太人隔离区去？”

“我的父母都在那儿呀。”

“你也明白，你在那边对父母一点忙也帮不了。”海伦卡以她惯有的冷酷说道。

“也许是这样。但我觉得，我应该留在那儿。”

“正如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你完全‘不象一个犹太人’。”海伦卡说。“要把你藏起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的鼻子不象犹太人。”

“你的性格也不象犹太人。”

“啊，正是哩，直到这会儿你才说出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照你看，犹太人有什么特殊的性格呢？”

“哎，你知道……”海伦卡悻悻地说。

“那好。正是因为你说我的性格不象犹太人，我才必须回到犹太人隔离区去。你明白了吗？”

“不太明白。甚至太不明白。完全莫名其妙。”

“你说这句话时，实际上就承认了我是个犹太人，我必须到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去，这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吗？”

海伦卡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你瞧，”她说，“你从前一向是很明理的，我就是因为你的聪明睿智才爱上了你的。因为我是个疯子，这一点你很清楚。可现在你突然一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了。”

“让你到我那种环境里去呆上几个月，看看你会不会疯得没救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想把你从那个环境里拖出来。”

“啊，不，抱歉得很。虽说我的性格不象犹太人。”

“神经质。”

“……我在那边觉得自己是个犹太人。世上总该有点儿团结精神。”

“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富有团结精神的’波兰人。”

“这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从来无须解决这类问题。”

“我是个面包师的女儿……”

“面包师的女儿，她是个夜猫子……”

“你不要侮辱人吧。”

“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莪菲丽亚①说的，面包师的女儿，她是个夜猫子。”

“我不明白它影射的是什么。”

“你不明白为什么说你是夜猫子？”布罗内克说着，吻了她一下。

---

① 莎士比亚的戏剧《汉姆莱特》中的女主角。

"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说正经话。"

他们又喝了一杯芳香扑鼻的酒。

布罗内克一下变得严肃起来。

"你知道，我没法说正经话。任何一本正经的谈话在如今这个时候既不可能是好玩儿的，也不可能是正经的。倒可能是悲痛的。我毫不怀疑，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望你。因此，我才想求你，别让我们谈什么'正经'的话儿。我们倒是可以谈谈一个最重要的题目：谈谈绘画。"

"你这个痴货，"海伦卡并无恶意地说。"这儿天崩地裂，可你却说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绘画。说真的，我为你感到吃惊。"

"你瞧，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不管它天崩地裂多少遍，到头来都会重建起来。重要的不是房屋、学校、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人。而象我这样的人，在绘画里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自己来。要让每个人都能最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一旦我消亡了，我的画不会消亡。这就是我的一种乐观主义。"

"相当平庸的乐观主义。"海伦卡鄙夷地做了个怪相。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总是一种慰藉。虽说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慰藉，总归是个慰藉。而你偏要把我这点慰藉也夺走。"

"难道说，在你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的时候，我应该对你讲，'不错，布罗内克，你是对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绘画更重要的东西了'？"

"你可以不对我讲这句话。你只要承认我有道理就够了。"

"我亲爱的，"海伦卡把嘴一撇，"我怎能承认你有道理？干脆说吧，我是不想你去死。"

“你可以相信，”布罗内克笑着说道，“我可是特别不想死。因此，我才没有自杀。”

“你说什么？”

“我的父母都自杀了。我说我必须回到父母身边，那不是真话。我是必须回到别人那儿去的。”

“你没有自杀？……”

“正如我曾对阿罗和胡贝尔特说过的，那时， 安德热依没跟我们在一起。我曾说过：一个人怎能自绝于生活呢？”

“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你瞧，我不愿把它贱卖了。”

“我不懂。”

“我的那些素描你喜欢吗？”

“很喜欢。可是，你为了什么……？”

“你瞧，我不仅把我的素描带到了你们这儿来，而且，我还在那些画着素描的硬纸板里夹些东西带到犹太人隔离区去。带给犹太人。”

“食物吗？”

“不，不是食物。”

“那是什么？”

“没什么！我们再也别谈起这件事了。”

布罗内克抱着她吻了吻。但是，海伦卡却从他的臂膀里挣脱了出来。那双臂膀虽说骨瘦如柴，却仍然非常有劲。

“你在搞什么名堂？你想干什么？”

“不是我想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干。我想活着。”

“可你毕竟……”

“什么？”布罗内克重又搂住了她。“你要说什么？”

“毕竟……”

“你想说，那儿毕竟是活不下去？说那边过的日子不是生活？”

“不，不是这个意思。”

“到处的生活都是生活。都是值得珍惜的。不过，你说得对。”

“我什么也没有说。”

“可你想过。你是对的。那边是没法活下去的。得去死，但不能象我的父母那样死。”

海伦卡又一次从他的拥抱中溜了出来，离开布罗内克一段距离。她用一个指头指着他。

“你们想要斗争？”她喊叫道，“你们?!”

布罗内克追上去，抱住了她，用热吻堵住了她的嘴。而后又说道：

“你在胡想些什么？斗争——这只是你们的特权，不错，是你们的，非犹太人的特权！而且也只有你们，波兰人才会毫无意义、毫无目的地去死……我这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犹太布尔乔亚，我怎能，我怎敢去觊觎你们贵族、农民和工人的特权？……”

海伦卡的拳头雨点似地落在布罗内克的肩上。

“你放开我！”

“我不放，”布罗内克平静地说道，“不放！”

然后他又毫不动情地补充说：

“一个可怜的、受人蔑视的犹太人要占有你这夜猫子，面包师的女儿。”

二

安德热依走进自己的卧室，乍一看，没有认出在房间里等候他的那个人来。高个子，俨如熏上了一层煤烟的利莱克站在靠床的一个角落里，他一会儿用左脚、一会儿又用右脚站着，从他那副紧张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是准备随时逃之夭夭的。利莱克把他那顶鸭舌帽一会儿神经质地用两手揉搓，一会儿又按在胸口，弄得皱巴巴的不象个样子。他的两片嘴唇直哆嗦，开口说话的时候咧了咧嘴，显出一副古怪的神气。

"安德热依，"从他嘴里终于迸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来。"跟你说，我彻底完了。我不得不在什么地方找个宿夜的落脚点。你这儿行吗？"

安德热依略感不快，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那当然，"他说。"你站着干什么？你那模样儿看起来就象马上要溜之大吉了。"

"因为，要是这儿我不能呆……"利莱克含糊地说了一句。

"坐下。"安德热依厉声说道。

"我在城里已经奔跑了一整天。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你当时就应该马上到我这儿来。"安德热依并非出于真心实意地说道。过后，他又温和地补了一句，"坐下吧，小伙子。"

利莱克坐在床上。

"你如果允许的话，我想立刻就躺下睡一会儿。"他请求道，"我一整夜没睡觉。"

"你就躺下睡吧，"安德热依耸耸肩膀说，"还来什么客套！"

"我害怕……为你担心。"利莱克说。

他动手脱下皮鞋，接着爬到床上去，蜷伏在那床的一角，紧贴着墙壁，象一头受惊的小兽。

“出了什么事？”安德热依坐在椅子上问道。

“我参加过一次行动。”

“他们在追捕你？”

“没有。是我自己到处跑。”

“你说你彻底完了，是什么意思？”

“有人给我送了个信。是邻居送的。我不能回家去了，我的所有亲人都被一网打尽了。”

“干得真利索！”安德热依说。

“我现在怎么办？”利莱克问道，可并不要求任何回答。

“眼下你睡觉吧。”安德热依答道。“明天我们再想想怎么办。你吃过了吗？”

“没有。大概没有。我渴得很。”

“我去给你端茶来。”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儿。”

“只有泰克拉小姐知道。是她放你进来的吗？”

“是那个老太婆吗？不错。”

“谁也不会知道的。我去给你端茶来。我亲自去。”

“随你吧。”

“我们得睡在一张床上。你往墙边靠靠。”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也难说。”

安德热依端着茶回来的时候，利莱克已经睡着了。煮开水耽误了他一点时间。他又不愿回到海伦卡的房间里去。他既没有兴致再去喝那红葡萄酒，也没有兴致去同布罗内克闲聊。虽

然天色还早，但整座宅子里已经是静悄悄的了。每个人各自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安德热依放下遮光窗帘，点亮了小桌上的一盏小灯，拿起本什么书来读，但是他什么也读不进去。利莱克喘着粗气。

安德热依拉出了压在他身子下的被子，还想给他脱衣服，但是利莱克在睡梦中一个劲儿地抵挡，他只好作罢。又拿起了那本书。但是，宅子内外死一般的寂静，也使他昏昏欲睡。他的上眼皮开始贴上了下眼皮。于是便脱掉外衣，到浴室里洗了洗，又回到卧室来。在这段时间里，利莱克已脱下衣服，把它扔在椅子上又睡着了，可仍然喘着粗气。安德热依在他身边躺了下来，熄了灯。立刻就进入了梦乡。

睡到半夜安德热依醒了。利莱克握着他的一只手。

“安德热依，你没睡着？”

“没睡着。”安德热依昏昏沉沉地嘟哝了一句。

“你听我说，要是德国人到这儿来了呢？”

“不会来的。”

“要是来了呢？你们大伙儿都得死。”

“那我们就都死吧。反正，每时每刻都在担着风险。”

“真是丧家犬一样的日子。”

“睡吧，利莱克。别去想它了。明天我们再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嗯，想想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去。你得到森林去。”

“那些狗娘养的德国佬追得人到处乱跑，就象小孩在院子里追猫一样。”

他们再也睡不着了。利莱克又动了动。

“那个雅努什是你的舅舅吗？”他问。

“不是，那算什么舅舅！我只是那么叫他罢了。”

“为什么？”

“我们是旧交。我妈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

“可他是怎么认识维耶维乌尔斯基的？”

“我不记得了。他们是在巴黎相遇的。”

“在巴黎？”

“嗯，你又不是不知道，维耶维乌尔斯基曾经侨居国外。那个雅德维加就是他从那儿带来的。”

“是倒是。可是他们交往那么密切，真是完全不可想象。”

“为什么不可想象，他是人，另一个也是人。”

“你自己明白。”利莱克叹息道。“人对人是狼。总是互相残害。”

“我不明白，雅努什怎么会去残害维耶维乌尔斯基？”

“出自人的天性。”

“怎么可能！你最好是睡觉。”

“不，不，我现在睡不着。我得听着动静。”

“你能听出什么动静？他们想来就来！”

两人沉默了片刻。春夜，万籁无声。用黑纸遮盖的玻璃窗外是沉沉酣睡的黑夜。

利莱克又握住了安德热依的手。

“你到过巴黎吗？”

“没有，没到过。”

“那个巴黎该是个啥样子呢？”利莱克冷冷淡淡，朦胧欲睡地随意问道。

“城市就是个城市呗。”

“哎，不一定。别人都说，那是个很美的城市。”

“别人都这么说。”

“那儿人活得不错吧？”

“哪儿都一样糟。”

“那儿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象大家所说的很美吗？”

“哎，怎么个样子？宏伟、壮丽，明亮的街道，漂亮的房子，公园，古老的哥特式的教堂，巴黎圣母院……”

“什么？”

“巴黎圣母院，这是个教堂的名称。有一条河，塞纳河。许多大桥。许多画家。”

“许多画家？”

“许多画画的人，画风景、河流、桥梁、鲜花、姑娘。”安德热依数着这些他从未见过，而且永远也见不到的美好事物的时候，自己也不免浮想联翩。

“维耶维乌尔斯基在监狱里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儿的女人很漂亮，丹唇皓齿，顾盼多情。”

“嗬，嗬！”安德热依笑了起来。

“维耶维乌尔斯基说过，那儿工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唉，那儿如今压根儿就不好过。要知道，那儿现在也在打仗。女人还在送秋波——不过，是对德国佬。”

“我们这儿对德国人可不屑一顾。”利莱克坚信不疑地说。

“那得看是谁了。”安德热依痛心地纠正他说。

利莱克欠起身子，向安德热依俯了下去。

“你说什么？英德鲁希？”他问道，声音里带有一种突然的柔情。“她是怎么回事？跟德国佬吊膀子吗？”

“你自己说的。你自己不是说过吗？”安德热依烦躁起来。“你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吗？”

利莱克半倚半坐地靠在被子上。他沉吟了片刻，然后说道：

“是这样，我知道的。”

“你听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黑小伙子急忙说。“她挨了颗枪子儿是罪有应得。她向德国人告过密。”

“那自然啦。”安德热依不乐意地答道。

两人沉寂了片刻。在一种半睡半醒、迷离恍惚的状态中，安德热依眼前浮现出两幅画面：一幅是倒在尘土飞扬的秋夜的公路上的瓦莱雷，以及他那双黯然无光、失神凝滞的黑眼睛，他脑袋周围那堆焦黄的枯叶和从中弹的背部流出的一滩黑血；在这幅画面上又叠映出另一幅画面，那是一家酒吧间被撕破了的窗帘——是玛雷霞中弹倒下时抓着它撕破的。

“你尽说些这样的事。”他猛地对利莱克说道，虽然利莱克一直没说话。

“我什么也没说呀！”利莱克低声争辩说。“我不过是问了问巴黎。”

“问巴黎！”安德热依讥诮地嘀咕了一声。

“我以为，你，这么富有，一定周游过各国。而你呢？你真的哪儿也没去过吗？”

“我到过普斯泰翁基。”

“普斯泰翁基是个啥玩意儿？”

“是个村庄。”安德热依说，同时心想，可真没法给利莱克解释清楚普斯泰翁基是个什么。对任何人，即使是对那些比他敏锐得多的人，也无法解释普斯泰翁基是个什么。就连他本人也根本领悟不到普斯泰翁基意味着什么。房舍、园林、森林和关闭在那里的他的整个的生活。他的天真纯洁的生活——那个消失

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生活。他常到那儿去，爸爸、瓦莱雷克、卡霞都在那儿呆过。卡霞怎么样了？罗梅克说她现在正在华沙，她的丈夫被枪杀了。可是德国人把罗梅克抓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再也没有人能告诉他有关卡霞的消息了。

“普斯泰翁基，”他重复了一句，“我在那儿有个姑娘。”

“她很出色吧？”

“不知道。反正有一个。那时普斯泰翁基还在。现在已经没有了。”

“被德国人占领了吗？”

“不。但是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胡说八道。”黑小伙子利莱克粗声粗气地岔断了他的话。“德国人还在哩。”

“啊，真的，德国人还在。”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没有了。”

“我们这儿，会没有他们。看来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们还会存在下去的。”

“会把他们彻底消灭。会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只能如此。得斩草除根。”

“象他们对待犹太人那样。”安德热依说。

“甚至还要厉害。得把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消灭。要是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岂不是很好吗？”

安德热依突然训斥他说：

“住嘴！否则我就要把你轰出门去。”

“我没法喜欢他们！”

“你没有必要喜欢他们！”

“哎，你动不动就训人，”利莱克睡意朦胧地说，“你多半是对

的。维耶维乌尔斯基也总是这么说的。我懂得什么……一个没有觉悟的群众。”

“话不能这样说。你正在成长，会学会许多道理的。”

“维耶维乌尔斯基曾经拨亮过我脑子里的一盏灯……”

“你瞧，是这样吧。”

“可我还是这么愚昧无知。看来，别人把我的脑袋瓜子完全打呆了。我挨过不少鞋匠的皮条。”

“你父亲是鞋匠？”

“哪里话，他是个很出色的泥瓦匠。外公是个鞋匠。我妈妈的父亲。”

“那又怎样？他们常常揍你吗？”

“时间不长。因为他们都没了。父亲还活着，不过把他赶到德国做苦工去了。从德累斯顿来过一封信。”

“可你说，今天把你所有的亲人都抓走了？”

“是我的，也不全是我的。我住在姨妈家里。她能巧妙地脱身，我不担心她。但是，她有两个儿子，两个棒小伙子，他们被抓走了。”

“因为什么？”

“一定是他们嗅出了点什么。我们在那儿有个印刷厂。”

“瞧你，但总不会开在你们家里吧？”

“啊，不在。但我们大伙儿都在这个印刷厂工作。”

他们又缄默了。很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爆炸。

“那儿又出了什么事了。”安德热依低声说。

“可我们还在这儿睡大觉。”利莱克不无憾意地说。

“我们正好没有睡大觉。”

“为了别人能睡着，有人就得不睡觉。”

“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安德热依满有兴味地问道。

“哎,我脑子里想出来的呗。”

“这是莎士比亚作品里的一句话。他是个大作家。”

“我知道。维耶维乌尔斯基也说过。也许这就是维耶维乌尔斯基对我讲的:‘为了别人能睡着,有人就得不睡觉。’我们就理应不睡觉。”利莱克一边重复着这句话,一边似乎昏昏欲睡了。

他蓦地又精神了起来。

“你听我说,你到过莫斯科吗?”

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

“哪儿的话,到那边去可不容易。”

“这倒是真的。那座城市一定很美。”

“很大。”安德热依不太有把握地说。

“宏伟、壮丽。那边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你发疯了!如今是在打仗。”

“他们不害怕战争。克里姆林宫在照耀着全世界。斯大林住在那里。他热爱所有的工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一定会赶走德国鬼子。”

“这是支伟大的力量。”

“要是我们这儿也有个斯大林呢?”

“正是哩,”安德热依长叹一声。“而我们这儿不知道相信什么人好。”

“你要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利莱克以一股突然爆发的力量说道。“我们的共产党会回到这里来的,大家的日子也都会好起来的,象在俄国一样。大家一律平等,还要分田分地。”

“只不过,那边枪毙了一些我们的人,波兰共产党人。有个人对我讲起过。他是从那边来的。”

“你说什么？我想见见他。”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这种人藏得很严实。”

“可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见到他的地方见到的。我还能怎样告诉你呢？”

“他说了些什么？那边不错，对吧？”

“可能是不错。但是那边把你们的人枪毙了一些。”

“他晓得什么！如果真的枪毙了，就是说该枪毙。是敌人。”

“共产党——又是敌人？”

“暗藏的敌人。斯大林明察秋毫。将来要是他们的军队开到我们这儿来，我恐怕要高兴得发疯了。”

“有什么好高兴的？他们不也是人？”

“不错。但是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

“是的，大概会吧。自由……”

“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说，就跟空气一样。”

“不错，只是现在人多得胳膊碰着胳膊，多少有点太挤了。挤不出一块自由的天地来。”

“你说些什么蠢话？……”

利莱克坐在床上，用手按了一下安德热依的胸口。

“你到底是个布尔乔亚，”他并无恶意地说。“你甚至想象不到我们无产者的生活。你也无法理解我们的幸福。”

“很可能。”

“唉，亲爱的，”利莱克操着维耶维乌尔斯基的口气说道，“就连我自己也不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经到了第聂伯河。”

"那还得等很久。"

"很久。"

"但愿能等到那一天。"

"但愿能等到那一天。"利莱克重复了一遍。"不过，即使我们等不到，别人也会等到的。别人会看得见的。哎呀，简直想都不敢想，到那时候我们该是多么幸福。"

利莱克激情满怀，冲动地抱着安德热依的脑袋狂吻起来。

三

爱尔日别塔·希莱尔小姐的不幸在于她的势利心理。埃德加尔死后，她一直惶惶不可终日，还以为这是由于自己如今独个儿活在世上孤苦伶仃的缘故。她能签订的演出合同日益稀少，成就和声誉也每况愈下，她把这一切都看成是由于失去了兄长的扶持，忘记了埃德加尔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给过她多少帮助。其实，她的声誉日渐衰落是很自然的事，她老了，嗓子坏了，而且胖得不象样子，昔日秀丽的脸蛋儿完全变了样，那股迷人的魅力也随之化为乌有了。

她之所以住到卡塞蒂伯爵夫人家里来，同样也是出于势利心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觉得住在这儿安全些，但主要是受到了博杜恩街这幢古旧的（过去人们称它为现代的）公寓楼三层豪华、宽敞的居室的吸引。卡塞蒂伯爵夫人来到华沙是为了跟玛莉亚·比林斯卡最后解决遗产的分配问题，为了办理换房手续的。她要把华沙的两幢由她继承的楼房同罗马的一幢由比林斯卡继承的楼房交换。她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到了华沙，住在博杜恩街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正好在这儿碰上了战争。华

沙被围困期间，那位亲戚跟着外交使团一起跑了，罗莎不知怎么没来得及走脱，而且最愚蠢不过的是，她如今陷入了连她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境地。爱尔日别特卡原有一套现代化的单身住房，被炸毁了，于是便在罗莎占有的一套居室中给自己找了个栖身之所。

她在这儿度着她一生中最艰难窘迫的日子。

卡塞蒂伯爵夫人毫无自知之明。她把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看得过高，然而这个世界对她却连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她对周围发生的事竟傻到一无所知，还常常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要求。可是，要满足她那些异想天开的企望又没有钱。房子没有收入，舒什凯维奇象个抱鸡婆一样为阿罗守护着比林斯卡的财产，碰都不让她碰一下。罗莎只好到处投亲访友，找那些姑舅老表，可是那些人既不愿也不能给她一点帮衬。只不过，借此机会她倒是好好练了一下自己的波兰语。如今她不再张口就错了，刚回来时她那些听起来很刺耳的错误使爱尔日别塔十分恼火。

不得不想法搞到一笔比较象样的进款，最好是去弄一笔信贷，因为她们有充分的把握，“战后”她们是还得起这笔钱的。她们脑子里连想都没有想过，即将来临的抑或是正在发生的事变会把鲁宾斯泰因的银行家的好运砸得粉碎，会把她们存放在巴勒莫的圣灵银行里沉睡了多年的资本化为乌有。可是别人对此已不作什么指望，因此每逢两位女士劝说别人与其让自己的钱躺着不生息，不如借给她们周转为好的时候，到处都吃了闭门羹。

爱尔日别特卡的母亲，希莱尔太太对局势的认识倒要清楚得多。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曾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企业家的妻子，而且在敖德萨已经失去过一份产业。然而，她也未能向女儿解释

清楚为什么如今任何人都不肯借钱给她。同时，一贯钟爱儿女的母亲，而今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到了爱尔日别特卡一人身上，她自己也无法理解，为何竟没有一个人肯对她的爱女，一位如此知名的女歌唱家助一臂之力。

“这样可爱的一个姑娘！”她常这样说道。在她的眼里，爱尔日别塔总是那样美貌、年轻，“姑娘”这个词儿对她是再般配不过的了。

希莱尔太太住在布拉莯卡街，但经常到博杜恩街两位年纪已经不轻，但仍相当标致的美人儿的“避难所”去。她喜欢这幢房子里的异帮情调，它跟大街上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希莱尔太太从布拉莯卡街到博杜恩街一路所见到的东西往往要比这两个脱离现实生活的妇女脑子里所能装进的东西多得多。

一九四三年初春的某一天，希莱尔太太走进女儿的住宅。那些沐浴在灿烂阳光里的房间看起来真是富丽堂皇，漂亮的窗帘盖住了破旧的遮光布，地毯色彩鲜艳，如同刚刚织出来的一般。讲求实际的希莱尔太太无法理解“这样的房间”竟被闲置一旁，不能招财进宝。

“你听我说，”她对爱尔茄尼亚说道，“你们应该在这儿开一个小小的雅致的饭馆。”

“只对德国人营业。”① 谈话时在场的罗莎突然插嘴说道。

爱尔茄尼亚耸了耸肩膀，同时把两手一摊，意味深长地朝母亲望着。

“哎呀，伯爵夫人，”希莱尔太太说，“这不合适，也是不允许的。”

“需要找个出色的厨娘，开一个收费高、不公开营业的小饭

① 原文是德文。

馆。"

"德国人也会到这儿来吗?"

"要是德国人来了也没办法。反正不能把他们轰出去。"

"您为什么这样关心德国人?"希莱尔太太问道。但是她没有听到答复。"我来帮你的忙。"她转身对女儿说。

爱尔茹尼亚突然不耐烦起来。

"想得倒不错。不过,开这样的饭馆得有钱。餐具倒有,银器也不缺,可是,得买几口锅,几张小桌子……我到哪儿去弄?"

希莱尔太太思索了一会儿说:

"你没到小胡贝那儿去试过吗?你认识他不?他在战前是很富有的。"

"他似乎已经所剩无几了。"

"不妨试一试。我通过安德热依·戈翁贝克把他找到你这儿来。"

就这样办起了"罗莎"饭馆。它小巧、华贵,不久它的名声就在城里广泛传开了。同时,它还起着另一种作用。胡贝尔特和安德热依·戈翁贝克成了这儿的常客。

"不可去得太勤。"斯彼哈瓦说,钱就是他提供给两个小伙子的。

"这是个很有用的窝。"胡贝尔特对斯彼哈瓦说道。"巴勒莫来的那位疯婆子把一些十分显赫的德国人都招引到那儿去了,让那些在别的酒吧间游荡的小鱼不敢在那儿露面才好呢!很有意思的故事,有意思极了。"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面摇着自己浪漫主义的鬈发。

这故事却别有涵义。

爱尔茹尼亚一心以为开饭馆的资金是胡贝尔特私人的。这

件事使她大为感动，并且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每逢胡贝尔特到“罗莎”小饭馆来的时候，她总要喋喋不休地说许多感恩戴德的话。

帕乌琳娜·希莱尔太太如今是整个早上都呆在小饭馆里。在配菜和菜肴的烹调方面，她的经验对这个小饭馆的经营都是有益的。谁也想不到，每天晚上这位老太太都要向斯彼哈瓦详细报告当天有什么人来光顾过这家饭馆。有时她也能把自己偶尔顺便听见的三言两语转告斯彼哈瓦。斯彼哈瓦为此对她十分感激。

有一天，斯彼哈瓦亲自到那儿去了，他要看看这个饭馆的活动情况。当然这不是一次正式的视察。他不过是挑了个日子跟奥拉一起到“罗莎”饭馆来吃顿午餐（这家小饭馆并不叫这个名字，只是小伙子们觉得卡塞蒂伯爵夫人的不可思议的形象很好玩，便给饭馆取了这个雅号）。

在一个小巧玲珑的房间里摆了几张蒙了台布的小桌子，银器闪闪发光，餐巾窸窣作响。时间还早，小桌子都是空着的。饭馆的气氛颇为特别。接待他们的堂倌亨利原是希莱尔太太从前糖厂里的熟人，值得充分信赖。这是个英俊而健壮的汉子，斯彼哈瓦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很不乐意当堂倌，但命令是不可违抗的。当然，他们彼此都装得好象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正在点菜的时候，爱尔日别特卡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她认为对于今天的第一批客人（又是熟人）理应出面接待一番。更何况，他们都是自己昔日的故旧！

在那个时期里，人们往往许久彼此不知下落。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爱尔日别特卡既没有遇见过奥拉，也没有遇见过斯彼哈瓦。她从来没有到布拉茨卡街母亲的住处去过一次。也许她是

不愿意去？这样今天便是她在新形势下第一次见到他们。

这次相逢把希莱尔小姐弄得有点尴尬，使她一时无所措手足，不知是叙叙旧情好呢，还是装得素昧平生才好。

“我建议尝尝我们的肉馅小饺子。”她打过招呼后对斯彼哈瓦说。“味道鲜美，我们的厨娘是做小饺子的专家。”

“一定是令堂大人教给她的吧，”奥拉说，“希莱尔太太是个很出色的主妇。”

爱尔日别塔在小桌旁坐了下来。

“这是真话。”她回答说，“不过直到现在才看得出（做到这一步竟也需要战争来促成），我也继承了家母的部分才干。而最重要的是，我对发挥这种才干的兴趣并不亚于唱歌。我喜欢烹调，配菜……”

“一言以蔽之，您是位理想的饭馆老板。”卡齐米日说。

“天生的‘酒店女掌柜’①。”

一个意大利词儿使奥拉想起了作为歌唱家的爱尔日别塔。

“您还演唱吗，爱尔日别塔小姐？”她问。

“演唱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我还有副嗓子。”她故作谦虚地说。

“可是您从前的嗓子好极了。”斯彼哈瓦以一种外交部司长的神气严肃地说。

爱尔日别塔微微一笑。

“你跟我讲话为什么用‘您’呢？”她转身对奥拉说，“我们过去不是一直叫名字的吗？”

奥拉没敢提醒一句，说爱尔茹尼亚过去对她总是叫名字，而她对爱尔茹尼亚则总是称“您”的。她们在年龄上有相当一段

① 这是一部歌剧的名字，歌剧作者不详。

距离。

“啊，好极了，”她说。“往后我就叫你名字了。对埃德加尔我过去总是叫名字的。”

爱尔日别塔不尴不尬地笑了笑，又建议他们点了一种什么肉，就走出去了。

“我担心，我们把她得罪了。”斯彼哈瓦说。

奥拉做了个颇费猜想的手势。

“你也是……偏要对她说她从前有副好嗓子……”

“我也是一不留神脱口而出。”斯彼哈瓦承认说。

“你不是个好外交家，虽说这是你的本职。”

“我从来就不是个外交家。”斯彼哈瓦说，“我们大家过去都是半瓶醋的行家。”

“并非神仙才能烧陶罐。”

“不错，可是这一类陶罐特别难烧。”

“可还是烧成了……难道都是自己烧出来的？”

“而且都是自己摔破了的。”斯彼哈瓦笑着说道。“这是句很辛酸的笑话，奥拉。”

“你瞧，”奥拉忽然打开了话匣子，好象早就准备了这场谈话似的。“你瞧，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一切都好，一切都粘合得结结实实的。可到头来才发现我们大错而特错……彻底崩溃了，万事皆空。”

斯彼哈瓦凝视着奥拉。

亨利送来了肉馅小饺子。

“你指的是什么？”堂倌离去后，斯彼哈瓦问道。“你谈的是政治还是你自己的婚姻？”

“我说的是波兰。”奥拉的面颊上泛起了红潮。“我的婚姻可

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不是粘合在一起的，而是锁在一起的。"

“你说过多次，说那是你这方面的过错。”

奥拉没有回答。

爱尔日别塔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有很好的蘑菇火鸡。”她说。

“令堂大人是不是在厨房里？”奥拉问。“我找她有事。我想找她要开门的钥匙。安德热依把我的拿走了。”

“她在那儿。您去吧。”

奥拉到厨房去了。斯彼哈瓦独自跟爱尔茹尼亚呆在一起。她在桌边坐了下来。

“您可记得在敖德萨的那一天？”

“哪一天？”爱尔日别塔不安地问。“那时候的日子是那么多。”

“不怎么多。”斯彼哈瓦淡淡一笑。“那时，我不得不马上回到加里西亚去。”

“不错，有这么回事。”

“我想到的是，我们在沃洛佳·塔尔洛家里作客的那一天。您可记得？”

“记得，记得很清楚。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人一生中的某些时刻会给人留下一些灰蒙蒙的痕迹，可是在心灵深处却会保持着对另一些时刻的清晰的记忆，以至每一个细节，某个人的粲然一笑，某个人的片语只言，某种东西在闪闪发光……”

“阿丽亚德娜当时戴了一串珠子。”卡齐米日说道，两眼凝视着前方，似乎那些珠子就在他眼前，在房间的角落里闪耀。

“安特克是怎么回事？我想乘奥拉不在的时候问问您。”爱尔日别塔急促地问道。

“德国人把他打死了。德国人把庄园里所有的人统统打死了。在夜里干的……”

“为什么？”

“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对于德国人的举动怎能问个为什么呢？”

“奥拉怎么样？”

“她挺得住。她还有两个孩子。”

“那个安德热依也不怎么安全。”

斯彼哈瓦微微一笑。

“今天，所有的年轻人都不安全。”

“而最不安全的是胡贝尔特。”爱尔日别塔深信不疑地说。

此时一个高个子、文质彬彬的德国飞行员走了进来，他朝爱尔日别塔微微点了点头，便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爱尔日别塔意味深长地朝斯彼哈瓦看了看。

“此人是维特尔斯巴赫，罗莎丈夫的表弟。”她低声说。

“一个魔鬼。”斯彼哈瓦同样轻声地对她说。

爱尔日别塔低头沉思起来。

“是哪一个枪杀了玛雷霞·塔塔尔斯卡的？”她又突然问道。

斯彼哈瓦两手一摊。

“我怎能知道？”他回答说，那种神情显然是在揶揄爱尔日别塔。“大概是德国人吧。”

“您快别这么说！”女歌唱家愤愤地说。

斯彼哈瓦把一个指头放在唇边。

爱尔日别塔走开了。

奥拉从厨房出来，坐到自己原来的位子上，诧异地瞥了德国

军官一眼。

“我们还呆在这儿？”她问卡齐米日。

“我们不能突然离开，这样会引起注意。”

“可坐在这儿有什么乐趣？”奥拉说话的声音相当大，那个德国军官迅即瞟了她一眼。

“我们必须呆在这儿，”斯彼哈瓦执拗地重复了一遍。

奥拉沉默良久。两人无言地吃起饭来。

“我早就想告诉你，说我是被锁着的，这不是实情。我跟弗兰齐舍克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

斯彼哈瓦微微伸直了腰。他放下手里的叉子，盯着奥拉瞧了好一会儿。

“这只不过是说，”他开口道，“你跟我在一起不幸福。”

奥拉古里怪气地笑了笑。

“谁告诉过你，说我现在是幸福的？”而后，她一边用餐巾擦着嘴，一边断然说道，“你认真想想吧，如今还能谈论‘幸福’这一类的问题吗？”

“为什么不能？”

“因为这是青春时代的概念。享受‘幸福’对你我而言为时已晚。假若要我对你开诚布公，我就会说，我的孩子们对于我来说要比你和你整个的幸福都重要得多。”

“你不必对我声明。我早已明白。”

“哼，这不就是了。在安特克出了这种事情之后，还能谈论什么别的温情脉脉的事吗？”

“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斯彼哈瓦有气无力地试图自卫说。

“还有，安德热依又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啦？”

“他杀人了。你明白吗？我的孩子，我的娇生惯养的安德热依……他杀人了。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

“有多大把握能说是他干的？”

卡齐米日在她面前的自卫能力越来越弱。

“你快别这么说。”奥拉严峻地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啦？奥拉！”斯彼哈瓦吓了一跳。

“你很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侈谈什么幸福，简直可笑。太可笑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补了一句：

“我甚至想说，这是卑鄙！”

斯彼哈瓦以十分冷峭的目光朝她瞥了一眼。

“你不觉得，你用的词儿太重了？”

奥拉再也忍不住了。

“是你太残酷！”她说。“此时此刻，你能去谈论什么生活……能去谈论什么正常的生活吗？你要知道，我们在这种时刻挣扎着过的日子并不是生活。你睁开眼睛看看，周围都在发生些什么事……”

“关于这一点，我了解得比你清楚。”

“因此我们才在这儿嚼蘑菇火鸡？”

“你冷静点，奥拉，”卡齐米日平静地说，同时把自己的手心按在她手上。“我们有什么办法？想做比我们正做的事更多，我们办不到。请你相信我，如今一切都要按另一种尺度来衡量。你说，这不是生活，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忆起它来，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呢？因为真正的生活在每时每刻都可能与死亡遭遇的。”

奥拉垂下了眼皮。她几乎要大放悲声。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我们永远不再到这儿来。"

斯彼哈瓦缩回了自己的手。

"如果你一定要我答应，我可以答应你，"他说。

接着又补了一句：

"不能随便应承这一类的诺言。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计划和打算同事业的需要对立起来，说不定有朝一日需要到这儿来呢？"

奥拉长叹了一声。

"不能人为地订出任何计划，真难啦。有时候确实是迫不得已。"

而后她没有看卡齐米日一眼就接着说道：

"有时，甚至需要用一道人工堤坝使河水倒流。只不过，在这种倒流的河里，已经永远不会有洁净的水了。"

斯彼哈瓦默默无言地望着盘子。

刹那间，奥拉似乎觉得，他在哼着一只熟悉的歌子。

"可有时候，人是那么想喝一口洁净的泉水。"奥拉说完了自己的想法。

四

爱韦琳娜·罗伊斯卡致帕乌琳娜·希莱尔的信：

我亲爱的帕乌琳卡！

恐怕已有三十来年我不曾给你，我的最亲密的女友写过片言只字了。我们见面有时勤一点，有时稀一点，但我从未感到需要给你写信，象在莫林策时给你写信那样。人生确有过不曾感到需要写信的时候。

而现在，似乎也不是能借助手中这支秃笔来表达我们的情感的合适的时候。我甚至担心，你会感到出乎意料。象你这样一个一贯严肃庄重的人又怎能不为我在如此危险而复杂的时刻竟能坐下来写信而感到惊诧呢？我孤身一人待在这荒芜的庄园里，虽说我认为我能呆在这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但不管怎么说，这片荒凉的土地使我心碎，而每想到无法履行我全部的职业，便使我日夜不得安宁。我身边已经没有一个能向之诉说我的这些思虑的人了，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在这儿听我谈起你了。我那长年的知己米哈霞已在几年前离我而去，而我的孩子们也没有一个留在人间。米哈霞的女儿突然对我疏远起来，而且变得冷漠无情。当然，我心里明白，这是由于我的过错。曾几何时我们给她挑选了一个她所不爱的丈夫。因此，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你对我的那些往事一定也变得淡漠了。我心里的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讲，唯有你，我的朋友和同庚的知己也许还能理解我。说不定甚至还有点儿怜惜我呢。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天生就需要同情，需要这种最容易得到而且不带一点儿牵强的感情①，而恻隐之心又是人皆有之的，是易于毫不勉强地施与他人的。

我昔日所有的一切都已埋入了坟墓，而今留给我的一切都离我十分遥远，而且又都蒙上了一层我所不能理解的感情的面纱。我没料到在我身上能找到这样一股悲愤、倔强的力量，这样一种渴望破坏，简而言之，就是渴望报复的心情。我一直在压抑着自己心中的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会突然增长，超越我所能抑制的限度。眼下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依旧在照看地里的活计。德国人强迫我这样做，但是，我暗自诧异，自己竟有力量戴上帽子（那顶老掉了牙的草帽）和手套走出家门，到那有人耕地或锄草的地里去。德国人命令种植一种从东方运来的新作物，好象是打算以此取代古塔胶。外在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如果再没有今天必不可少的内在的平衡，那才真正是要疯了哩。

---

① 原文是法文。

你想想看，又有新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而且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瓦莱雷克的遗孀把我儿子留下的孤女送到我这儿来抚养。小姑娘已经十一岁了（多快）！而且性格非常古怪。这便是我所剩下的一切，它是如此之少，可又是如此之多，因为它又把我同生活连在一起了。自从瓦莱雷克死后，生活对我来说便成了一片空白。这一根纤细的线又把我同曾经一度恐怖地（地地道道的恐怖）游离开了的河岸连在一起了。

瓦莱雷克的事你是知道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太沉痛了，不仅是由于死去的是我亲生的儿子，也不仅是由于他死得这样神秘，最沉痛的是要我相信，他死有余辜。母亲永远是个软心肠的法官，对于自己的孩子总有千百条辩护的理由。我也有，我脑子里装满了这些理由，我暗自掂量来掂量去，使我觉得人们对他的指控是错误的，是令人发指的骇人听闻的诬陷！多少个夜晚我都想悲号，“不对，不对，不对，我不同意这种指控，我永远不能同意！”

然而，最可怕的是，我最亲爱的帕乌琳卡，我有时会捅到这场悲剧的核心。尤其是在夜静更深的时候，在那些惴惴不安，心痛欲碎的不眠长夜里，每当我不得不最后对自己说一句：只能是这样的下场，不可能是另一种下场的时候，那绝望真是到了底。不过，这种最糟糕的时刻毕竟是很少出现的。每当出现那种时刻，我总是向约齐奥祈祷，于是，他便用自己纯洁的阴魂扶持我，把我从那绝望的深渊托起来。你能相信吗，我亲爱的朋友，我更经常地感到在自己身边的是这个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牺牲了的长子，而不是一年半前才离开我的那一个。也许（我有时扪心自问，而今又来问你），也许是我对他爱得不够？海伦卡的死使我离开了他的摇篮，伤心的回忆使我对他关心得少了。如今又是良心的责备：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白白地浪费了，难道不是由于我的过错？我怀念着他们两个，而且又想起了小海伦卡，我就象那个凝视着自己死去的孩子们的尼俄柏①。可是他们已经不在了，没有

① 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因哀哭自己被杀的儿女而化为石头。

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我的那个瓦莱雷中了别人的埋伏，背上连中数弹，死得这样不光彩。能这样对待一个人吗？难道说，一个人就有权承担处死另一个人的责任吗？

再者，这儿接二连三地传来流言，说执行对瓦莱雷克判决的人就是我那可怜的米哈霞的外孙，那个长得跟瓦莱雷如此相象的英俊的小伙子。这可能吗？这可能吗？（我常常在夜里问我自己）。难道说，这个容貌俊美、才能出众、纯真无瑕的青年的一双秀气的手会染上血污？况且又是自己的近亲，表舅，自己昔日"亲爱的"姨婆的最后一个儿子的鲜血！

你会记得他的，你在普斯泰翁基多次见过他，起先是个身穿海魂衫的小男孩；而后是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站在可怜的米哈霞的灵床前面。当时，他是何等的可爱，他头顶上似乎有一道光环，照亮了他的黑发。那时候，他是何等的温存、颖悟，何等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那双手总是那么秀气！

难道说，会有什么阴错阳差的巧合迫使他走到了这一步，使他用自己那双秀气的手去扳动冲锋枪乌黑的枪栓？这个甜蜜的安琪儿是怎样学会使用武器的呢？他又怎能藏在暗地里，怎能承担这样可怕的罪责的呢？

我的帕乌琳卡，我无论如何不愿相信这一点！我哭着不肯相信，但又不能不对自己说：无风不起浪。

唉，那个奥拉！你以为我不想她吗？我又可怜她又恼她。你怎么能在那个地方跟他们大家住在一起？

可我明白，你对什么都能将就，这不是你对人对事漠不关心，不是那种可怕的恶习，这是你无边无际的善良，也是你的孩子们教会你的宽宏大量。

你大概会赞成我的看法吧，我亲爱的帕乌琳卡，有些事太不正常，我甚至想说，太不道德，如今怎么年轻人都比老年人死得早！剥夺老

年人的希望，同时也就剥夺了他们的信念。甚至也许连爱也被剥夺了。因此，才会产生这种内心的空虚和内心的冷酷。我手上已经连一根纱线也没有了，真是一筹莫展。而我的生活的根基也已消耗殆尽。只不过我的健康状况还算差强人意，甚至在白天，当我埋头干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跟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到了傍晚，或者在我夜不成寐的时候，到了凌晨，我才去想“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

我正在竭力战胜我这种状况。青春时代我是个傻里傻气的女人，虽说海伦卡的死对我应该是个警告，而我当时没有理解这个警告。那时候，我这个蠢货是太自以为是了。直到后来很晚我才慢慢学会了探察一下我自己的这颗心，这才明白，原来它是非常空虚的。

我知道，瓦莱雷不是个好人。我知道，他身后留不下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然而，他本人却长得非常俊美。当然，这既不能成为对他的谅解，也不是什么慰藉，特别是对于作母亲的来说，意识到思念的毫无意义，一点也不能缩小这种思念。我在收集瓦莱雷克的遗物，把它们藏在一个抽屉里——他的遗物很少，都是些一文不值的东西。而我主要是想给他的生命赋予某种价值。然而想强行赋予生命以某种意义毕竟是办不到的。生命——这是某种容易从定义下滑掉的东西，就跟捞鱼时水从网眼里漏掉一样。不论我怎样想方设法，都抓不住这水。我的绝望中最可怕的也许就是：我感到无论我想建造什么，或是想守住什么，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我只有消极地去顺应这个潮流，它会替我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也包括生死问题。但是，我毕竟给约齐奥的生和死赋予某种意义，我把他埋在了这个陵墓里，即使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但这个陵墓仍会留在我把它建造了起来的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另一个生命的意义，海伦卡短促的生命的意义。我在前面已经对你说过，她的生命曾经是对我的警告。可是我已无法向自己解释瓦莱雷克的生命的意义。这是不是因为任何一个哲学家对邪恶都无法进行解释呢？

至于我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我根本就无法理解。看来是从一开头就铸成了大错，这是一个赌徒的错误，他在赌博一开始就把赌注压了“红点”①，出来的却是“黑点”②，整个时间都是这样事与愿违。今天对此已经是毫无办法了。难道说从一开始就无法补救吗？也许，应该对生活多一点信赖，不惧怕生活的赐予，不去拒绝它们？也许不该把一切拒之于门外？千思万虑都是枉费心机，我明白这些思虑都是毫无必要的，但是我抛不开它们。虽然在白天，它们似乎是被抛在一边，可是每到晚上它们就又纷纷回来了。

亲爱的帕乌琳卡，原谅我写了这封杂乱无章而且归根结底是毫无意义的信吧。但是，当我把这一切写出来之后，我觉得轻松多了。请你理解我，爱我吧！

你的爱韦琳娜

于普斯泰翁基　1943年4月15日

老科兹沃夫斯基把这封信带给了希莱尔太太。这正是他打听到罗梅克已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个时候。希莱尔太太问他罗伊斯卡太太可好，他回答说，“不知道，她的脸象是石头刻出来的。”

五

海伦卡在元帅大街和诺沃格罗兹街拐角处的“阿拉伯人”餐厅附近碰上了胡贝尔特。虽说是四月天，但太阳却象六月一样的烤人。

“你到哪里去？”胡贝尔特问海伦卡。

“随便走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跟我一道到波德科瓦去吧，”胡贝尔特提议说，“你去看看我的男孩们。”

“哪些男孩子？”

“那些最年轻的。今天是童子军宣誓会。喂，去吧！”

“好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逛大街罢了。”

“你怕吗？”

“怕？我是不怕的。不过……”

在元帅大街的拐角处，一列小火车从一幢丑陋的红砖房子前面开了过去，这家房子隔壁是那家著名的餐厅。这个时候，车厢里显得相当宽绰，而一早一晚都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在小火车上自然没有谈什么正经事，只不过偶然扯扯天气，说说地上的阳光和天上的云彩一类的闲话。他俩面对面坐在两个单人座位上。

小火车驶到了城边。华沙最靠近郊区的一批房子全成了瓦砾堆，都是在围城的时候被炸毁的。车进站，上来了两个德国宪兵。他们站在列车门口的踏脚板上，无意去找乘客的麻烦。但是车厢里的气氛立刻变了。所有的人都呆板地坐着，都装出一副丝毫没有注意到宪兵的样子。直到两个宪兵在拉科瓦下了车，车上的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海伦卡和胡贝尔特说话不多，却彼此对望着。他们嘴上谈着天气和树上的嫩叶，眼睛却在留神地审视着对方。海伦卡觉察到，胡贝尔特最近变得多了，他那对眼睛失去了光辉，变得黯淡了，眼球似乎也变得更加凸出。他把自己的一头鬈发藏在无沿帽里，这样一来，那张脸便完全露了出来，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可就是没有从前那么俊美。他那相当低的额头上，刻上了一道道皱纹。胡贝尔特从前那两片象樱桃一样鲜红的嘴唇，如今变

得狭窄，苍白，完全失去了光泽，执拗地紧抿在一起。凭借着从那绿芽新绽的田野射进车厢的春日的阳光，海伦卡清楚地看到了他面部的所有变化。她陷入了沉思。胡贝尔特似乎没有怎么把沦陷的悲剧放在心上。也许，他是佯装成无忧无虑，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他对秘密活动的态度又是怎样呢？果真是认真对待的吗？海伦卡简直不敢相信。

胡贝尔特也在注视着海伦卡。她总是那么一张有点象耗子脸的面孔。最近几天来面部的线条拉得更长，脸蛋儿显得更加窄小了。她嘴角唇边总是带着那么一副令人不快的孤僻神气，固执地把双唇闭得紧紧的。胡贝尔特借着谈话的间隙试着朝海伦卡粲然一笑，但却没有换得她的一丝笑意。

“见鬼，”他突然说道。“我以为，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了。可这儿，森林还是无遮无掩的，一眼就看得穿。”

“不错。”海伦卡寻思了一下回答说。“这不怎么安全。”

他们把集会的地点选在如此遥远，四面又比较隐蔽的波德科瓦林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因此，虽说有三十来个童子军，却不用担心有什么人会发现他们。他们集合在一块周围栽着茂密的罗汉松的林间空地上。这块空地曾经是特地砍伐出来作为猎人们的娱乐场所的。在这一带打猎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罗汉松林荫道四面长满了桦树和槲树。这真是一派奇景！简直太出人意料了。城里的那种压得胡贝尔特和海伦卡连气都透不过来的敌占现实，在这儿甚至完全感觉不到。两排童子军看起来都几乎不象是真人。在这刚刚披上新绿的森林里，墨绿的罗汉松长长的树枝末端已经长出了鲜嫩的松针，散发着阵阵清香，沿着林荫道站成两排的童子军就象儿童玩具，那模样儿酷似两排小小的锡兵。他们完全不象是现实的人。

海伦卡对胡贝尔特说道：

“你们都应该戴上用报纸做的纸帽了。那样看起来就完全象是一场游戏了。”

胡贝尔特挥一挥手，示意她住嘴，过后便开始向全体童子军发表演说。

海伦卡从未听见过胡贝尔特发表演说。当然，他所说的都是些相当平庸的一般真理。他谈到了“年轻波兰人”的责任，同时，也看得出来，他是好不容易说出这一番简单的老生常谈的。然而，对于这帮小鬼来说，他的话听起来是那么坚定而有劲，那么令人信服。

演说结束后便是宣誓。海伦卡似乎看到，胡贝尔特眼里含着泪花。小鬼们跟着重复那些庄严的誓词，这些庄严的誓词在过去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而今天，却意味着孩子们的牺牲。

远处站着几个妇人，显然都是孩子们的母亲。她们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春装。在两排的右翼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漂亮小男孩。正是他向胡贝尔特报告了出席的人数。

海伦卡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子。“解散”的命令一下，集会的参加者便两人一组每隔十分钟先后离开了这片林间空地，胡贝尔特把那个小男孩叫到了跟前。

“怎么样，卡楚希？”

但小男孩回答的是一句问话：

“安德热依中尉呢？”

海伦卡吃了一惊，审慎地朝胡贝尔特看了一眼。

“安德热依怎么没有个化名？”她的眼神表达了这个意思。

“你瞧，”胡贝尔特对海伦卡说，“你瞧，这是卡楚希，安德热依的大弟子。”

接着他又对卡楚希说：

“中尉没来，可他妹妹来了。”

卡楚希很为不满。他涨红了脸，朝海伦卡伸出一只手去，同时两脚用鞋后跟咔嚓一碰。

“什么时候？……”他转问胡贝尔特。

“这件事以后再说。”胡贝尔特答道，一转身离开了他。

他们回身往车站走的时候，海伦卡做了个令人不快的鬼脸。

“至于说到秘密活动，”她对胡贝尔特说道，“这当然是……你们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落到敌人手里。”

“当然有可能。不过现在暂时还没有。”

他寻思了一下又说道：

“我只是可惜这些小男孩。他们还是一帮小鬼。”

海伦卡朝胡贝尔特眨了眨眼皮：

“我觉得，你干这种工作有点心肠太软。你在念誓词的时候哭了。”

“没有，我没有哭。不过……我有点儿激动。过去，这不过是闹着玩儿。今天这种宣誓可是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暗自思量过，我们对这些年轻人是不是要求得太高了？”

“我以为，”海伦卡非常冷峭地说，“如今对我们大家的要求都很高。既然我们能够回答这些要求，那就是说，还不算太高。”

“回答？用什么？”

“有些人只是用眼泪。”海伦卡悻悻地说。

胡贝尔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

“你生气了。但这无济于事。”

在他俩快转到车站的时候，卡楚希追上了他们。

“尤斯塔赫中尉！请您来一下。快！快！请您快去看一看！快点，因为德国人就要回来了。”

卡楚希朝他们来的那个方向奔跑着。小家伙拼命地跑，他有的是气力。胡贝尔特喘着粗气，但也在奔跑。海伦卡落到了后面。

“这儿，这儿，”卡楚希叫喊着，跑到了跟他们刚举行过集会的地方相邻的另一片林间空地上。这儿，罗汉松后边是一排排雄伟的槲树。它们都还没有长出叶子来。

“中尉，您看，”卡楚希用一种戏剧性的手势指着草里躺着的一堆东西。“男孩子们刚刚发现的。就在这儿。”

一排罗汉松后边的槲树下面，在那盘根错节的树根中间躺着五具尸体。头部和胸前都有伤口，显然是被乱枪打死的。一开头，胡贝尔特以为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不是犹太人，只有边上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妇女，也许是个犹太人。

“护林员说，”消息灵通的小鬼卡楚希匆匆报告说，“德国人是在今天早上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枪毙的。是从格罗齐斯克来的，从马佐夫舍的格罗齐斯克带来的。”他补充道，象是有什么人会对他说的话表示怀疑似的。

那里躺着一个男子，年纪很大，白发皤然。他的两边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他们三人都被捆着手，都睁着蔚蓝色的大眼睛。看得出来，这是父亲跟他的两个儿子。旁边躺着一个额上中弹的老妇人，穿一身黑色的毛料衣裙。这妇人很胖，两条腿难看地叉开着。再远一点，在这老妇人的身后，在离所有的人几步远的地方，单独躺着那个火红色头发的姑娘。唯独她紧闭着嘴，歪着脑袋。只有那双蓝宝石色的眼睛直愣愣地睁着，充满了对死的

恐怖。

“小姐快别站在那儿，”卡楚希拉了拉海伦卡的衣袖。“德国人就要来了。他们是到若乌文去找人来埋掉这些尸体的。”

“你怎么知道？”胡贝尔特压低了嗓门问道。

海伦卡留神地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们就要来了。得赶快跑。”

“早上他们到过这儿？”

“他们是在早上把这些人枪毙了的，后来我们才到了这里。”卡楚希激动地解释说。“可他们现在马上就要来了。若乌文的人要来把这些尸体埋起来。”

“这个小家伙什么都知道。”海伦卡说。

“小姐快跑！”卡楚希催促道。

“他们是什么人？”胡贝尔特又问道。

“不清楚。是从格罗齐斯克带来的。”

远处传来了大车的辚辚声。

“快跑！”卡楚希叫喊着，藏到了一棵榭树干后面，并从那里催促胡贝尔特和海伦卡快跑。他们也打算走了。

“不能走榭树林，”卡楚希朝他们喊道。“那林子里什么都看得见。走罗汉松下面，只能在罗汉松下边走。”

胡贝尔特和海伦卡走到罗汉松下边。在茂密的松枝的掩护下，他们只花了十分钟就踏上了布尔文公路。他们绕过了林中的波德科瓦车站。这样走比较安全。

“你想想看，”胡贝尔特说，“整个宣誓仪式是在德国人身边进行的。可谁也没有给我们送个信儿！”

“在死尸旁边。”海伦卡添了一句。

她的话音里有什么东西刺了胡贝尔特一下，他朝她望了一

眼。海伦卡面色惨白。

“你怎么啦？”他问。

“问得多蠢！”海伦卡突然站住不动了。“唉，胡贝尔特，真正的把你没办法。你那股俗气有时真气得人肝疼。”

“你想要我怎么样？”胡贝尔特也在她身旁站定了。

“嗨，竟能这样的提出问题！我怎么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胡贝尔特耸了耸肩膀。

“你没有见过死人还是怎么的？”

海伦卡站在原地不动。

“是的，我没有见过！从来没有！”

“在这一九四三年？你真没有见过死尸？”

“是啊！你得理解我。我从未见过被打死的人。我从未见过死人。”

“那又怎样？”

“这太可怕了。”

海伦卡说这句话时非常严肃，那缕嘲弄人的冷笑从她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太可怕了，”过了片刻她又重复了一遍，“这太可怕了。”

“可你知道……”

胡贝尔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们也杀人吗？”

“杀得不多，”胡贝尔特淡淡一笑。“不过，我们也杀人。”

“你不要笑！”海伦卡朝他吼叫道。

“你不要那么歇斯底里，”胡贝尔特不耐烦地说道，又拉着她

的手，补了一句，“哎，走吧，我们走吧！”

海伦卡把手抽了回来。

“我哪儿也不去！”她叫嚷道。

她往前走了几步，在路边的排水沟里坐了下来。随手扯下一根小草，聚精会神地反复察看着。胡贝尔特留在原地，心神不宁地望着海伦卡。四周鸦雀无声。

胡贝尔特举目张望着洁净、深邃的晴空。百灵鸟欢唱着展翅高飞，在太空里盘旋。海伦卡所坐的那条排水沟里长满了墨绿色的青草。天气好极了。

胡贝尔特觉得这一天他所遇到的两件事——孩子们的队列和草丛中被打死的人们的尸体，此刻都变成了一场梦。他无法相信前后两者都是真实的。他渴望能够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就连头顶上的这片透明的淡蓝色的天空同样也不正常，甚至有些邪气。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寂静了。

海伦卡仍然照老样儿坐在那里，还在凝视着那根小草。

“起来，我们走吧。”他说。

“我不想动。”她回答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你不能永远坐在这儿。”

“我累了，脚痛。昨天夜里我们跳了一个通宵的舞。”

“在哪儿。”

“在波维希莱，巴霞·巴德娜那儿。昨晚开了个小型舞会。”

胡贝尔特神色不安地朝海伦卡那边走了几步。

“你跟谁一起去的？”

“就我自己。”

“布罗内克没有来？”

“啊，他老早就不来了。”

“老早？”

“老早。他还说过，再也不来了。”

“会把他们都运走吗？”

“肯定会的。不过，他不会被运走。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知道个啥呢？”

海伦卡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胡贝尔特。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伤心地说。

胡贝尔特三脚两步走了过去，挨着她坐在路边的排水沟里。他俩默默无言地坐了片刻。

“最糟糕不过的是，我们束手无策。”胡贝尔特说。

“快别这么说，你别说了，明白吗？”海伦卡又恼怒又伤心地说，象一个想吓唬大人的孩子。“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妥协。”

“什么妥协？”

“向周围发生的一切妥协：向杀害孩子、折磨无辜（也包括折磨有罪的人）、以及搞犹太人隔离区等等罪行妥协。不能说‘束手无策’这样的话。我决不能这样想。我不同意，明白吗？我不同意。”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又能有多大的意义？”胡贝尔特字斟句酌地说。“一切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对！一旦我们发出怒吼，一旦我们有了坚定的信仰，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怒吼作为一种武器是值得怀疑的。”

“那就不要怒吼，可还要有信仰，反抗。我不愿意，我不愿……”

“你不愿什么？”

“我不愿意那些人躺在森林里。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可他们照样躺在那里。”

“我不愿意。”

“他们被打死了。”

“我不愿意我们也这样躺在那里。你明白吗？我不愿意死。”

“倘若是，倘若是需要我们去死呢？”

“任何时候也不需要去死。”

胡贝尔特笑了起来。

“你这种说法真古怪。”

海伦卡转过身来，朝他看了好一会儿，似乎还有许多的话要对他说。但是她踌躇了。她的嘴唇嗦嗦发抖。

“海伦卡！”胡贝尔特以一种劝告的口吻叫了她一声。

姑娘一把搂住了胡贝尔特，把脸贴在他的肩上，大哭起来。

胡贝尔特耐着性子坐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海伦卡的后背：

“你听我说，别哭了，你要把我的新上衣弄湿了。我还不晓得你这个人这么爱哭。我原以为你从来不哭鼻子哩。”

海伦卡抬起头来。

“我从来不哭。只是这一次。我不愿死……”

说着，她又放声大哭起来。

“你瞧，多美的天气。”胡贝尔特认真地说。“不要让美好的春光虚度吧！”他又半开玩笑地补了一句，象在援引什么人的诗句。“走吧，我们步行到布尔文努夫去。”

他站起身，又把海伦卡抱了起来。她毫不反抗地听任他摆

布。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海伦卡。

六

虽说雷涅维奇教授的专长是生物学，但他附带也从事科学分类学的研究。在这一领域里他差不多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他的研究的（逻辑学对他也颇有帮助），而且，说实在的，他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所获得的成就比那轰动一时的冰川理论还要重要得多。在他狂热地宣扬那个冰川理论的时候，有时还难免受到别人的奚落。

作为这样一个“各门科学的哲学家”——如果可以采用这种说法的话——和一位组织家，他在华沙青年当中起过重大的作用。首先，他成了地下秘密大学的最积极的组织者之一。他自己并不清楚他这个“地下”权威在教师和学生们的心目中具有何等的意义。但它毕竟成了他昔日在大学所遭受的种种挫折和战前在青年学生中缺少威望的一种报偿。

一九四二年中，他的儿子耶日在大街上被捕。先在波维亚克关了一段时间，后来，耶日的未婚妻打听到他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了。几个月后传来消息，说他“死于心力衰竭”。在这个时期已不再给亲属寄骨灰盒了。那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张时耍的一种把戏。

教授没有中止他在地下大学的讲课工作，相反，他对大学生们更加热情关怀了。有些大课和练习课就在波尔纳街他的住宅里进行。他的学生们觉得，教授只有跟年轻人在一起，讲授他那相当复杂，深奥的理论和参加课堂讨论时才能得到一点慰藉，才能暂时把失子之痛抛在一边。教授夫人则相反，每次跟年

轻人的会晤都引起她悲痛的回忆。她给大学生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每次至多是七个人——总要朝每一个人投以绝望的一瞥。仿佛她每放进一个年轻人都给自己带来一次失望，因为进来的不是她的耶日。有时在上课的时候，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她惨痛的哭声，声音不高，但非常悲切，哭的时间很长。这时教授和大学生们就只好佯装没有听见。可是每逢这种时刻，房间里那种紧张的沉寂便变得更加瘆人。

安德热依和胡贝尔特都是雷涅维奇教授的学生，但是由于他俩差一个年级，所以他们上课时从未见过面，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到波尔纳街去上课。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安德热依在冷街的装订厂找了个工作，这样他便不得不每天到那里去上班，花几个钟头去切裁印刷品。他只是在午后才有时间学习，那时，他和他的同学们就都聚集到雷涅维奇夫妇的家里。

那个时候，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没有留下一点战前那种官腔官调的痕迹。昔日难于接近的“学者”成了青年们的朋友和亲近的人。讲课的场合本身就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除此之外，“时代因素的压力”也起了促进的作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清晰地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存在。

到后来，安德热依和胡贝尔特到教授家里去，可以说不是为了听课，而干脆就是为了看望老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拜访会给教授带来一点欢乐，会给他那极度忧郁的心境带来一点慰藉，他们知道，每逢他们去了，教授就不再感到那么寂寞。但是，这类探望的机会并不多：小伙子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们既要干活谋生（权且这么说吧），又要听课，做功课，还要参加分队的活动，在分队里，他们先是当学生，而后便成了教导员了。

恰好在春天的一个日子里，他们决定在诸事纷繁之中抽空

到波尔纳街去一下。这一次他们正好碰上教授比平常更加神经质，更加激动不安。雅德维加太太给他们开门时，只说了一句：

“你们来了，很好。”

说完就躲进了自己的房里，再也没露面。可是，小伙子们立刻就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过了一会儿，教授就给他们作了解释：

“你们知道吗，他们把戈尔巴尔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放出来了。他回来了，到过我这儿。”

“放出来了？”胡贝尔特怀疑地问了一句。

“是的。你们想象不到吧。可是，他只剩下一口气了，他得了肺痨。他出来后立刻就到奥特沃茨克找他的旧友去了。”

“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释的呢？”

“似乎有什么人帮忙活动过。反正，他们是把他放了。”

雷涅维奇教授审视着两个年轻人，轮番看看胡贝尔特又看看安德热依。而后又在自己窄小的、塞满了书籍的书房里来回踱步。他一边走，一边朝自己的客人们望着，似乎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小伙子们谈到功课，但老教授却没有听他们的话。他突然停止了那种神经质的踱步，平静地说道：

“耶日死的时候，戈尔巴尔在场。他俩站在一排，他就在耶日身边。德国人把耶日枪杀了。”

两个小伙子的心脏收缩了一下，他们感到一阵透心凉。

“是他对您说的吗？”胡贝尔特终于问道。

“他什么都说了，说得详详细细。”雷涅维奇说着，在书桌旁边坐了下来。“不过，我不打算对你们重复他说的话。”

小伙子们觉得心里一阵轻松。他们真不想去听那些详情细节。其实,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种传说,早就在城里四处传开了。所有的传说都提到了同样的处境,同样的杀人方式。但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人毕竟是很少的。

安德热依希望能改变话题。再者,他又是受母亲之托到这儿来的。

“教授先生,”他开口道,“家母要我告诉您,爱尔日别塔小姐明天要在‘罗莎’饭馆演唱。家母说,您在敖德萨的时候非常喜欢听她唱歌,要是您能去听听也可以散散心,您会感到愉快的。教授是不是知道,那个饭馆在哪儿?就在博杜恩街那幢房子的三层楼上。”

教授缄默着,纹丝不动地坐在书桌旁边。胡贝尔特过后曾对安德热依说过:

“你没看到,他变得多么呆滞了?”

过了好一阵子,雷涅维奇才开了口。可在小伙子们听起来,他的嗓子跟从前完全不同,似乎是从一只深桶里发出来的。

“代我谢谢你的妈妈。我也许会去,好久以来我没有听过任何音乐了。”

他犹豫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用一种普通的,日常的,几乎是讲课的声音补充说:

“可我不太清楚,我能不能接受。”

当小伙子们正要向他告辞的时候,他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做了个挽留的手势。

“杀人也总得讲点道德吧,”他的嗓音又显得那么低沉,象是从哪个深处发出来的。

安德热依和胡贝尔特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教授继续

说道：

“你们坐下吧。”

他俩重又坐了下来。

“你们要记住，一旦你们需要杀人，就如现在所说的，要‘铲除’某个人的时候，就干脆点结果他。何苦要折磨人……”

两个小伙子默默无言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房间里的寂静变得无法忍受。他们担心，雷涅维奇太太会在隔壁的房间里听见他们的谈话。

“戈尔巴尔说，”教授继续说，“那个盖世太保朝着耶日瞄准了好长的时间。也许有一分钟，也许有两分钟，也许更长……然后才开枪，打在他的腹部。是故意击中他的腹部的。耶日在那长达两三分钟的时间里，一直面对着朝他瞄准的手枪。他一定很痛苦。一定会很痛苦的，是吧？”教授转身朝着小伙子们问道，似乎是向他们问一件最寻常的事情。

但小伙子们都不吭声。

“眼睁睁望着别人朝你开枪，一定是非常难受的。不应给人增加多余的痛苦。应该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给他一枪，从背后……不是吗？”

安德热依的身子不由一震。

“我觉得，这样做不怎么高尚，”他说道，“从背后开枪，似乎有点儿干得不够体面。”

教授争辩说：

“可这是中世纪的偏见！让一个人在临死前的片刻免受一次多余的恐怖，这有什么不高尚的？当然啦，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想尽量残酷地折磨人，因此他们在处决人时才要加上这两分钟。可这两分钟必然是非常难捱的……”

胡贝尔特开口问道：

“耶日不是当下就死去的吗?”

“不,不是。似乎他还活了几个钟头。他们不准一下打死他。他就那样躺在烂泥里,真正是躺在烂泥里……至少,戈尔巴尔是这样说的。他站在耶日身边，直到最后。因为点名的时间拖了几个钟头……”

教授陡然顿住了,象在考试时一样，留神地看着安德热依，又看看胡贝尔特。似乎是在期待他们作出什么毫不迟疑的具体的答复。

“你们要记住了,你们要记住了,”他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这样两句话。“你们要记住了,要从背后开枪。”

胡贝尔特总算有点儿勇气。

“唉呀,教授！您这样讲，好象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处决人似的。”

“嗯,可不!”安德热依也附和了一句。

雷涅维奇有些惶惑。

“那当然，那当然。”他说着摘下了眼镜，仔细地擦了起来。“我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伸直了腰板儿，戴上眼镜，比较清醒地朝客人们望了望。

“说的都是些蠢话。”他慢悠悠地说道，“毫无必要。请你们原谅吧。人有时候就爱说一些多余的话。”

小伙子们站了起来。

“代我谢谢你母亲,”雷涅维奇转身对安德热依说，“说不定我真的要到那个饭馆去。去听听爱尔日别塔小姐唱歌……”

“她将要演唱新发现的埃德加尔的两支歌曲。”安德热依补

充说。

但教授对这句话又不知是没弄明白，还是没有听见。

“啊！啊！”他只心不在焉地这么“啊”了两声，便神思恍惚地朝小伙子们伸手告别了。

教授夫人在穿堂里对他们说的还是那句原话：

“你们来了，很好。”

小伙子们来到街上，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天气异常晴朗。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过了老半天，安德热依才问道：

“你呢？你是怎样命令你的童子军们开枪的？”

胡贝尔特记起了自己在波德科瓦的演说，回答道：

“我压根儿就没有命令他们开枪。”

“那他们又怎样去斗争呢？”

胡贝尔特没有回答。

“你瞧，有些事是互相矛盾的哩。”安德热依又说。

他俩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那么什么是互相吻合的呢？”胡贝尔特终于问道。

安德热依笑了起来。

“雅努什一定会直截了当地说：勿杀生！而我是郑重地接受过雅努什的生活义务的。”

“这也是矛盾重重的。”

“废话。”安德热依用了个时髦词儿。

“你是怎么开枪的呢？”胡贝尔特骤然在人行道上站定了问道。

安德热依也站住了，对着朋友的眼睛凝视了片刻。

“有时从背后，有时从前面。”他嗫嚅着说。

胡贝尔特抓住了他的胳臂。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他突然发作地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如果说需要除掉她,那就应当由我来动手。你明白吗?我!”

“为什么?”安德热依的目光是冷峭而坚毅的。“为什么是你?”

“我爱过她!”

“正因为如此,所以由你来执行判决就不大合适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是一种罪过。你打死她可能会是出于个人的恩怨。”

“你呢?”

“我没爱过她。”

“是吗?要知道她也背叛了你。”

“她背叛了所有的人。她委身于我们大家,因为这使她感到快活。她是个坏透了的婊子。”

“快别这么说。”

“高尚的胡布胡贝!神圣的胡贝尔特骑士!”

“快别这么说。”

“其实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不是我干的。”

“我不知道。可我知道。”

“唉,你只不过是猜测!”

“伤口在前面。”

“哎,你放心吧。我又能怎样干呢?我是径直走到咖啡馆里,一大早,当时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她站在我对面……”

“她害怕了吗?”

“她没料到。也许她料到了吧?”

“你瞄准的时间长吧,一分钟?两分钟?还是三分钟?”

“我根本就没瞄准。教授说的是些蠢话。”

“并不那么蠢哩。”

“可我觉得蠢。”

“你不带一点儿个人动机吗?”

“不带。也许有点儿吧?”

“什么?”

“怜悯。至多是怜悯。”

“唉，你这个人真可怕。”胡贝尔特说道，两人继续朝前走了。

“还有一件事,”胡贝尔特接着说,“你给我这个权利,让我装作是我干的吧。这样做近乎情理。我就说,是我干的。”

“可你要晓得,需要掌握这个情况的人会知道是谁干的。那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

“不错,不错。不过，最好是让别人认为是我干的。对你来说,甚至更方便点。”

“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些的。”

“你感到沉痛吗?”

安德热依又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去看胡贝尔特。他的眼睛望着前面的什么地方。

“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就跟吃黄油面包一样吗?”

胡贝尔特使劲摇了一下他的胳膊肘。

“安德热依,傻子,”他说道,“要知道,我们都是战士!”

安德热依仿佛从梦中惊醒。他冷静地望着胡贝尔特，微微一笑,略带嘲讽,但却极为伤心地说:

“勿杀生!”

他们分手了,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去。

七

当利莱克脚下的土地燃烧得过于猛烈的时候(其实，它时时刻刻都在冒烟)，他就到安德热依家里来躲一躲。有时，白天在安德热依的房间里呆几个钟头，有时，也在这儿宿夜。厨房如今是泰克拉小姐一个人的"公馆"，每逢他钻进过道，她总是装作没有看见。

有几次，斯彼哈瓦想找小戈翁贝克，就径直跑到他的卧室里去，并在那儿遇上了利莱克。他们见面的次数一多，便逐渐习以为常了。斯彼哈瓦几次向安德热依打听利莱克的情况，深信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有一回，他在中午的时候去找安德热依，却碰到利莱克独自在房间里。小伙子从一本什么书上抬起眼睛，朝斯彼哈瓦投去一道恍惚的目光。

"出了什么事?"卡齐米日问。

"不幸，"利莱克含糊地嘟哝了一句，"阿齐亚把巴霞劫走了。"他读的那本书是《弗沃迪约夫斯基先生》①。

"几点钟了?"利莱克问。

"十二点。"

"上帝呀!"小伙子喊了起来，"可我应该是十一点的时候到莫科托夫的呀。"

"哦……这可不妙。"斯彼哈瓦说道，他一直是笑容满面的。"这一迟到可能会产生许多麻烦。"

---

① 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阿齐亚和巴霞都是书中的人物。

“这一次倒没什么。”利莱克有点儿腼腆地说。

卡齐米日思索了一下。

“你现在到莫科托夫去吗?”他问。

“嗯。”

“安德热依在哪儿?”

“不知道。他说过,他不会很快就回来的。”

“你在这儿宿过夜吗?”

“宿过。”

“嗯,很好,”斯彼哈瓦不再考虑了。“我给你一个地址。你去,说一声:明天在这个时间,跟往常一样。”

利莱克留神地瞥了斯彼哈瓦一眼。

“我不知道,”他慢腾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事。”

斯彼哈瓦耸了耸肩膀。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利莱克讷讷起来,尽管如此,还是吐出了一句话:

“因为我是不能随便为任何一件事情效劳的。”

斯彼哈瓦皱起了眉头。

“首先,战士不应当什么都想知道。”

利莱克执拗地望着斯彼哈瓦。

“有各种不同的战士和各种不同的……部队。”他说。

斯彼哈瓦着实生起气来。

“愚蠢的议论。如今只有一个部队:跟德国人斗争的部队。哎,莫科托夫你倒是去还是不去?”

“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

“可对我来说,不晚。你去不去?”

“可您没有考虑考虑,”利莱克谨慎地说,“我可能泄露这个

地址?”

“我考虑过了。这样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斯彼哈瓦嘟哝道,“其实,我知道,我可以象相信安德热依那样相信你。”

利莱克淡淡一笑。这一笑,他的脸立刻变了个模样儿。

“您可以信赖我。”

从此,斯彼哈瓦把利莱克一会儿派到这里,一会儿派到那里。诚然,派他任务的次数并不算多。因为他考虑到,利莱克毕竟是个没有着落的人,而且又没有保险的证件。那张说明他是在某一个为德国人服务的印刷厂里工作的证明伪造得很幼稚,完全没有说服力。小伙子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落入敌人手里。

利莱克就职业上讲曾经是个排字工人。安德热依知道这一点,并且告诉过斯彼哈瓦。这件事使卡齐米日考虑到:利莱克一定参加了某个秘密印刷所的工作。自然,他没有向利莱克问起过。其实不问也不难猜出,那是一家波兰工人党的秘密印刷所。

斯彼哈瓦忙于自己的事务,对于新成立的组织的工作了解得不多,也不予重视。他连想都不曾想过这有何重大意义。可是,时间一长,利莱克越来越不听调遣。后来干脆就不肯帮他传递消息,虽说他的那些话,跟他开头所说的那些话一样,听起来都很天真。

渐渐地(虽说他们很少见面)他们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在那个难忘的时代的一个春日里爆发了出来。

利莱克非常有分寸地对他说,他不打算给资产阶级的组织帮忙。斯彼哈瓦怒不可遏,把利莱克唤做可恶的苏联走狗。两人在安德热依的卧室里分了手。斯彼哈瓦回到自己房里,心中颇为惴惴不安,虽然他相信利莱克的诚实。在他脑子里甚至起

过用什么办法除掉利莱克的念头，不过，他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危险从四面八方窥伺着他，可能会从完全意料不到的地方落到他的头上。可是给利莱克招致嫌疑，又会有损于布拉茨卡街上的这幢房子以及自己住宅的声誉。

他暗自想道：

“宁愿什么人在大街上把他打死，也不要让他落到盖世太保手中。”

后来，他望着奥拉的蓝眼睛，又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羞愧。

“她对于我的事一无所知，她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呢？”

他突然没头没脑地大声说道：

“总是从最坏的方面去看人，是个非常愚蠢的习惯……”

奥拉吃惊地朝他瞥了一眼。

“是生活本身教会你这么看的。”

他不能不承认奥拉有道理。

争吵后的第二天，靠近中午的时候，他沿着蜜街朝长街的方向走。心中懊恼地想：

“如今我不得不为了一点小事亲自到处奔波了。”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从安德热依那方面也得不到多大的帮助。

在长街的拐角处，他发现了一群人。人们都匆匆朝他这边走来。

有个人一边跑，一边顺口对他说道：

“您不要到那边去了，那儿出事了。”

他加快了步伐。在街角上他看到了一群无所畏惧的爱看热

闹的华沙人；四辆排成一行的警车和一大队纳粹特务分子。

斯彼哈瓦一转身钻进了他前不久才弄清楚的一幢房子的大门，直奔上四层。楼梯的窗口朝着长街。他藏在窗户边墙的后面，朝德国人包围的那幢房子的方向眺望。他看到，警车旁边站立着的那些被捕的人都举着双手。宪兵们从房子里往外搬运成捆的纸张、铅字盘和印刷机。他们正一一往小汽车上装。

“印刷厂。”斯彼哈瓦想道。

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看到邻近那幢房子的屋顶上有个人影。那幢房子比他藏身的这一幢要高一点。那人躲在烟囱后面，然而动作相当笨拙。看得出来，他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就象是喝醉了酒一般。

“他必定是受了伤。”卡齐米日心想。

他认出了躲着的那个人，那是利莱克。

然而，下面的人也发现了利莱克。斯彼哈瓦藏身的这幢房子的楼梯上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

“这一下可糟了！”卡齐米日想道，但他并没有离开窗口。

德国人在下面的一层楼上停住了。他们有点儿担心屋顶上的那个人有武器。斯彼哈瓦从楼上看到了楼下站着的德国宪兵，但那些人被利莱克所吸引，都没有发现他就站在他们上边。德国宪兵乒乒乓乓地打开了窗子。有一个宪兵从窗口向利莱克射击。

子弹没有射中逃跑者。可是利莱克已发现有人从窗口朝他开枪。他没有武器。他朝那个方向转过身去，又招了招手，仿佛是说，“你们别开枪！”

“白痴！”斯彼哈瓦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两个字。

这时，利莱克没等下面再开枪又躲到了烟囱后面。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显然是对自己的藏身处不放心，决定转移到隔壁那幢房子的屋顶上去。他突然从烟囱后面闪了出来，象个踩钢丝的人那样向前走了几步，想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他的动作非常不稳。现在看得清楚，他脚上受了伤。

第二声枪响了。

利莱克连摇晃一下都没有，只是笨拙地加快了步伐。一步，两步，突然，他猛地一下从倾斜的屋顶上滚了下来，半躺在排水管上。

现在他是完全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了。他动了一下，想要摆脱困境，但没有成功。

德国人在下面大笑。

第三声枪响了。

这时，利莱克在排水管上翻滚着，象在床上打滚那样，然而却滚到了空中。接着他四肢撇开，披头散发地跌落到人行道上，沉重得象个床垫。宪兵们迅速跑下楼去。斯彼哈瓦得救了。

“嗯，如今他再也不会泄露什么了。”斯彼哈瓦心里一阵轻松，虽然也为那个小伙子感到惋惜。“得把这一切通知安德热依。”

八

德国人决定将利莱克的遗体发还“家人”。利莱克一家只剩下一个姨妈，她就象死者生前正确地预见的那样，在他出事之后便迅速地摆脱了敌人设下的圈套，可是她的两个儿子没来得及跑掉，她从此也就再也见不着他们了。利莱克的遗体存在奥奇

卡街的解剖室内。有人通知安德热依，说星期四上午十点从医院出殡，说姨妈决定把小伙子埋在布鲁德诺坟地。当然出殡的费用是由地下组织提供的。

向家人发还遗体是个很不寻常的举动，毫无疑问，秘密警察是想看看有什么人前来送葬，甚至可能在路上或坟场上对送殡的人们进行逮捕。因此，朋友们和同志们决定，谁也不要跟在利莱克的棺材后面。可是又怎能如此孤寂地把这个大家都喜爱的可怜小伙子送到坟场，送进那冰凉的地下呢？因此大家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从奥奇卡街到布鲁德诺坟场有一大段路程，一匹瘦马拉着简陋的柩车在路上起码要走两个钟头。凡是想跟利莱克告别的人，都可以沿着这条路线单个地站在各条街道的一些拐角上。这样一来，便有一个庞大而又完全不引人注目的送殡队伍在伴送这辆简陋的柩车，这位小战士也就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得到他应得的荣誉。这样一来，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就处处都会有活着的人们在对他表示敬意和哀悼，人们对他的思念和回忆就会伴他前行。

雅德维加恰好在“夺取印刷厂战役”的这一天来到了华沙，她把这一切都通知了雅努什，雅努什也进城来了。他不听别人的警告，决定独自一人进入陈放棺木的小教堂，而且在出殡的时候，他要伴在姨母的身旁。

雅努什走进小教堂时，棺材还是敞着的。棺材里的利莱克在雅努什的眼中显得异常瘦小，摊在用刨花填充的洁白枕头上的乌黑头发，象给他的脑袋镶上了一个框子，使他那张椭圆形的小脸蛋儿显得更小了。利莱克面部的线条尖削，双眉高耸，带着突然中弹身亡的人惯有的那种永不消释的惊愕的表情。他的眼

皮没有合上，长长的睫毛下露出一对淡蓝色的白眼球。那颜色是如此的鲜明，以致人们会以为利莱克生前就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其实他是个黑眼睛的小伙子。

姨母用心地照料遗体入殓，在盖上棺盖之前，她反复多次把一绺黑头发抚抿平整。雅努什注视着这个仪式，心里不由为之一动，虽说环境是这样的不同，但一切看起来都“跟平常一样”。“死亡永远是千篇一律的。”他暗自想道。但是，当棺材抬了出去，独马拉着柩车一路小跑，姨母跟在车后累得气喘吁吁还跟不上的时候，雅努什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走到哈乌宾斯基街拐角的地方，便站到人行道上，目送黑色的柩车拐向耶路撒冷林荫大道。柩车不久便被来往的三轮车、德国人的载重汽车和过往的军队挡住看不见了。此时此刻，他觉得利莱克的死是这样不同凡响——似不足信，更难以理解。

他想起了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的死——他心里暗自称它为“明白的死”。不能拿利莱克的死和维耶维乌尔斯基的死相提并论，因为导致他们死亡的生活道路是截然不同的。虽说在雅努什的心目中，利莱克似乎是雅内克留下的某种纪念，然而他们两人之间却有天渊之别。雅努什甚至从来就不曾想过，利莱克是个怎样的人。他普普通通，不过是波兰景物中的一个因素，象一块石头，或一棵小树。

雅努什历来不肯承认他一向厌恶积极的生活态度。他明白，利莱克正是属于那种从不考虑，也不能考虑到这一层的人。雅努什在这一点上对他也缺乏体谅。雅努什认为，也许只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一头扎进社会活动之中，除了那左右你的生活潮流之外，对旁的事视而不见，是一种反常现象。

不管怎么说，他对这种性质的生和死也不能不发出一声赞

叹。此刻，当他站在哈乌宾斯基街拐角的地方，当他更深入地考虑着这件事的时候，刹那之间，一股羡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甚至发出了一声浩叹：但愿我也能走到这一步啊！

他有点害怕自己的这种感情。他有这股毅力吗？他一想到要迈出这一步，便预见到数不清的麻烦。他害怕他自己，这也许就是他极力避免到华沙来的原因。眼看着遭受德国大兵铁蹄践踏的这个生气勃勃的城市——依然是这样生气勃勃的城市的景象，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十分炽烈的感情。“对于我来说，是过于炽烈了。”他暗自想道。于是，他一转身朝火车站走去，想打听到索哈切夫的最近一班车什么时候来。

雅德维加站在中央车站庞大建筑物对过的埃米利亚·普拉泰尔街的拐角上。时不时有一群群旅客从车站里蜂拥而出。这些人，面色乌黑，衣衫褴褛，被沉重的麻袋和用麻绳捆绑的旧箱子压弯了腰。妇女们动作迟缓，显然，她们裙子下面藏有大片的猪肉和猪油。车站前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堆堆宪兵，他们胡乱从人群里一会儿抓出这个，一会儿抓出那个，并用一种平静而坚决的手势夺走他们的箱子或麻袋。有些人表示反抗，有些人（特别是妇女）苦苦哀求，但全都无济于事。被夺走的麻袋再也不会回到主人的手中。但大部分人都平静地忍痛割舍自己的物品；这一类的损失原是预先就估计到了的。

突然，在出站的旅客当中发生一阵骚动。有的人开始逃跑，有的却拼命往前挤，要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两个纳粹特务分子押着一个扛着一口大箱子的面色惨白的小男孩，那箱子对他来说是太重了，里面装的一定是武器。那两个又高又大的德国人，就身材来讲就已经压倒了这个瘦小的、甚至有点残疾的小男孩。雅德维加一下想起了沃维奇那个风琴师的去世了的孙子

——这个小家伙跟他十分相象。不知从什么地方立刻开来了一辆汽车，纳粹特务把小男孩推进车里，开走了。车站前面又逐渐恢复了常态。

这个场面使雅德维加看得如此出神，以致差一点儿错过了柩车。拉柩车的马一溜小跑，在车子穿过从车站涌出的人群中时，马放慢了步子，姨妈赶上了柩车。车上用四根黑色的小柱子撑起了一个小棺罩，棺罩下面就是那简陋的黄色棺材。雅德维加发现，利莱克的一绺头发从棺材盖下面露出，象一缕丝在风中飘动。

雅德维加认出了姨妈。她早年住在意志区的时候就认识她。这位姨母跟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甚至还有点亲戚关系。雅德维加看到她才弄明白利莱克的来历和他跟雅内克走到了一起的原因。雅德维加一方面对任何政治问题都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对亲戚关系和社会关系却非常重视。因此，她才这么可怜这个黑人儿利莱克。看着从她身旁经过的柩车，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泪水，她想起了自己非常挚爱的"可怜的姨父"。

"他们这些人所渴望的是什么呢？"她暗自思忖道。"他们渴望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吗？可日子却过得越来越差，多么可怕！真是坏到不能再坏了。可怕！大街上几乎每天都在枪杀无辜。从这些鲜血里会诞生出什么呢？新的生命和新的死亡。"

雅德维加不理解周围发生的事。而雅努什（他同样也不理解，但他不理解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又不能对她解释清楚。

"他什么也没给我说清楚，甚至连这个利莱克是怎么牺牲的，他维护的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难道说，他和姨父维护的是同一种东西？恐怕是的。他维护的是自己的尊严。他不愿变得卑贱。他不肯屈膝投降。他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人！"

雅德维加的胸中充满了一种自豪感。

“可惜，雅努什不是这样的人。”她眼望着从街上匆匆驶过的柩车，心里想道。

斯彼哈瓦站在元帅大街的拐角上，在“波侨”旅馆这一边，靠近马尔佐尼大厦里的布尔夏克花房。他从人行道边上后退几步，退到花房的窗子旁边，他从这儿有很开阔的视野，一旦有什么人在监视这个简朴的出殡仪式，他会及时发现的。但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德国人一定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他心里感到这是个好兆头，因为敌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特有的那种有条不紊的精神。他们那里一定是有人下令发还利莱克的遗体，并派人监视出殡，而后却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定是出了什么比这件事重要一百倍的事情，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件事撒手不管了。也许他们并没有撒手不管，只不过是事情没有按照当局的意志进行罢了。近来，斯彼哈瓦发现许许多多类似的情况，有些事情非常重要，有些事不太重要，但却都有头无尾。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的纪律明显地松弛了，组织力量不足。

斯彼哈瓦对利莱克了解甚微，虽说曾利用他去办过一些小事，但远不是赞同他的观点。印刷厂、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地下编辑部一整套的工作都是在他背后进行的。但由于他是这场斗争和这个可笑的男孩惨死的目击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对他表示这最后的敬意，如同对每一个战士表示敬意一样。

近来，斯彼哈瓦对自己很不满意。他的整个沦陷生活如同一场梦，他感觉不到现实，他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在秘密接头、会议和个人的私生活之间滑来滑去的，而他的私生活又似乎是吊在真空里一样。从普斯泰翁基回来的那刻起，他就感到自己

的一切活动都是暂时凑合。尤其糟糕的是，他把自己的信仰和信念也看成是暂时的，看成是一件随时都可以脱下来挂在衣架上的外衣。同时，他有个模糊而又日益变得明晰的印象，似乎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老太婆——历史会把这件外衣挂到衣架上去。

这是个可怕的老太婆。任何汉姆莱特式的解决办法在这里都无济于事，都会跟他斯彼哈瓦的一切活动一样在同一个真空里打转转。

他眼睁睁地望着柩车驶了过来，又从他身旁过去，继续朝前走了。他看到了那匹小瘦马，那具棺材和一个矮小而驼背的赶车人。

“可不要感伤，千万别感伤。”他自言自语地说。“每天要牺牲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小伙子。这一个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小小的黑色柩车可算是个壮丽的车队，这个不起眼的出殡仪式可算得是个隆重的出殡仪式。别的那些人都被踩进了泥土里，被烧成了灰烬，被抛尸路旁或被扔进了森林深处。这一个却象国王一样大模大样地出殡，还要埋在真正的‘战前的’墓地里。”

他望着几乎是跟在黑色柩车后面奔跑的姨母的瘦小的身影，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微笑。

“千万别向这个苦难的哲理——这场悲剧的象征低头，”他思忖道，“不能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里建立起对事物的看法。事物本身同我们所赋予它的苦难的涵义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马只不过是一匹普通的马，棺材不过是用松木板钉起来的，姨妈是个精明狡黠的女人，她甚至能逃出纳粹特务的魔掌。没有必要把这一切都变成某种象征，否则你就走不了多远了。”

斯彼哈瓦目送柩车走过元帅大街，继续朝布拉茨卡大街移

动，他陡然感到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无边的思念。他真想平平凡凡地活着，不要什么激昂慷慨，不要什么对受难的赞美，不要诸如英雄行为、壮烈牺牲这一类与任何现实都不相适应的概念。因为，黑人儿利莱克象猫一样在屋顶上跳来跳去，就在他从烟囱后面露出身子时又象猫一样地给打死了，这既不是什么英雄行为，也不是壮烈牺牲。

海伦卡站在新世界大街的拐角上。她不认识利莱克，但她从安德热依那里打听到了所有的情况，她认为街道的每个拐角上都站着目送者的这个葬礼，真是别出心裁的好主意，并且坚决要求去向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说句老实话，海伦卡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把这次送殡当成了逛大街。所有送殡的“客人”中唯独她一个人发现这早春的天气是多么美好，淡蓝色的天空飘荡着丝丝缕缕的浮云。在新世界大街拐角的这个地方，能感觉到从维斯瓦河上吹来的阵阵微风，它是那样的温暖、和畅、轻柔，充满了戏谑的情调，这种情调在当前的环境里简直成了某种亵渎神圣的东西。

海伦卡抬起头来，仰望着浮云和在高空里飞翔的鸟群。燕子忘记了战争的炮火，又飞了回来，在白云下翩翩起舞，姿态万千。此情此景，使海伦卡赞赏不绝。从她身旁走过的人们看到她举目望天，都不安地注视着她的眼神，以为有什么飞机在天上盘旋。什么飞机呢？不知道，反正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有些人直到此刻才抬起头来，看到了春日的晴空，而另一些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又转过眼睛去看海伦卡，他们眼睛盯着她，同时耸了耸肩膀：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到后来，海伦卡才霍然意识到自己招来了别人的注意，不管怎么说，她总是不愿招惹是非。因此，她只好朝耶路撒冷林荫大

道望去。不久便看见了驶近来的柩车。

她知道，就在几天前利莱克还在安德热依房里宿过夜，她知道，他是雅努什朋友的同志，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她从来不曾见过他，所以把他想象成了一个很标致的小伙子。倘若可怜的利莱克在天之灵能够得知安德热依的妹妹在心中所塑造的他的形象，势必会粲然一笑。黑人儿利莱克矮小、瘦弱，只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才是他那张清癯的脸蛋儿上的唯一的点缀。他寡言少语，说话口齿不清，越是着急，便越是结结巴巴、语不成句。可海伦卡却在想，"可惜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她蓦然想起了布罗内克。布罗内克真正是一表人才，他的面庞是阿拉伯型的，他那修长的脖子（海伦卡戏称之为"马脖子"）上的皮肤镀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光泽。对这脖子上的香味她记忆犹新，那是一种"裁缝铺的气味"同龙涎香的芳香的混合。再也见不到他了吗？海伦卡放眼朝波尼亚托夫斯基大桥的尽头望去，又看到了维斯瓦河上一片湛蓝的晴空和蒙上了一层青玉色薄霭的辽阔的远方。她忘掉了利莱克，却骤然记起了拉布卡的教堂，它正是这种蓝里透紫的颜色。曾几何时，她跟布罗内克一道参观拉布卡的这座教堂，还有群山，贡谢尼佐瓦和克日日内的旅游宿营地。她把目光从大桥后边的那个遥遥远方（它同时也是对已经变得十分渺茫的往事的回忆）调开，正好看到了缓缓而行的柩车。她觉得这辆黑色的板车似乎是个多余的、没用的、不可思量的东西。

她记起了布罗内克的背包，他带的登山绳索、睡袋，他的全副装备，从皮鞋直到圆形软帽。于是她想到，此刻他们应该携带的正是这种装备而不是手枪、长统靴和用手工制作出来的手榴弹。

她又怀着一种不知是羞惭还是困惑的感情望着那辆正在有轨电车轨道上颠簸的柩车。“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她自问道。

可她马上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

“他，这个可怜人，有什么过错。”她思度道，“他这么年轻，对生活一无所知，也许，他甚至还不曾接触过女人。他就这么从屋顶上摔了下来，真是可怜。他摔下来的时候还活着吗？他还有感觉吗？他非常惋惜自己的生命吗？”

“安德热依说过，他很天真，他相信许多事。他真幸福！”海伦卡长叹一声。

胡贝尔特·胡贝站在横跨于春汛泛滥的宽阔水面上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大桥旁边。他丝毫不在意自己魁梧的身材和头上蓬乱的鬈发会招惹每个行人的注目（他这个人真有点古怪，他的腰板始终是直挺挺的，甚至可以说是笔直的，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随时随地都准备象猫一样向前一蹿），至于说，到目前为止德国宪兵几乎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倒确是靠了他那胡贝尔特式的运气。

安德热依常说，“我要是德国人，单凭你那副可疑的嘴脸，就会一声不吭地把你抓走。”

沿途布置人给利莱克送殡这件事使胡贝尔特感到很开心，他把这称之为“一场喜剧”，认为这又是给德国鬼子开了个“大玩笑”。他没有去想死者，他对利莱克了解甚微。利莱克只不过是在胡贝尔特和斯彼哈瓦之间当过几次联络员罢了。整个这场送殡仪式是沦陷时期的又一次冒险猎奇，而胡贝尔特就是最热中于这一类的，甚至是更危险的沦陷时期的惊险事件的。

跟往常一样，他对一切都赋予一种逞强和猎奇的色彩。他

总是不顾后果地想要亲自参与一切冒险活动。由于安德热依处置了玛雷霞·塔塔尔斯卡，使他一直对安德热依有点耿耿于怀，甚至还责备过他。安德热依对此置若罔闻。最近以来，安德热依对他问到的所有问题，哪怕是再重要不过的，都是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

胡布胡贝把身子探出大桥的栏杆。下方翻滚着灰色的洪流。虽然天气很美，天空一片湛蓝，维斯瓦河的水却是混浊的。奔腾的河水撞在桥墩上，溅起了洁白、美丽的浪花。无数的树枝，甚至是粗大的枝干随波逐流。

"或许就这么往下一跳？"胡贝尔特思忖道。无缘无故，一跳了之。胡贝尔特感到，迫不得已去做任何一件事，对他来说都是有损尊严的。出于自愿，即使是做这样的蠢事，他也在所不辞。可毕竟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从千百种可能的壮举中挑选出一种来。

他抬手抿了抿头上的鬈发。这个手势使他清醒了过来。

"不要别出心裁，我的胡贝尔特，"他自言自语地说。"不管你怎样想入非非，总逃不出命运的安排。如今不是杰出人物的时代。"

他笑了笑。

"而首先，我不是什么杰出人物。"他结束了自己的遐想。

这时正好桥上响起了那匹瘦马的嘚嘚的蹄声，黑色的柩车到了。

"我是'我们的小伙子'中的一员，"他又补了一句，"跟他一样。"

夜里下过一场雨，天空还挂几片底垂的云彩，宛如撕碎的白絮。桥上湿漉漉的，凹凸不平，到处是一九三九年轰炸华沙时留

下的弹坑。驾柩车的小马绊了一下，赶车人抻了抻缰绳。那马稳住了身子，又一溜小跑了几步。姨母赶了上来，也在原先那个坑上绊了一下，摔倒了。胡贝尔特一步蹿上去，把她扶了起来。

他看到一张朝他转过来的平庸的面孔和一双充满恐怖的灰眼睛。

“您干什么来着？”那老人说，“没有必要！”

胡贝尔特扶着利莱克姨母的胳膊站了一会儿，接着便松开手，走开了。大桥上空荡荡的，谁也没有看到这个场面。胡贝尔特忍不住了，他置命令于不顾，沿着大桥走了过去，两眼一直盯着柩车。

“胡贝尔特，你要记住，你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跟大家送别的这一个一模一样。你不要自命为鬼才晓得的什么角色。”

他倏地想到，父亲常用“鬼才晓得”这个词儿，而今这个词儿已经变得不时兴了。他又向前走了几步，从老远便看到了站在大桥另一端的安德热依。他那高大、挺拔的身影很容易辨认出来。胡贝尔特止住了脚步。

安德热依在这个地方伫立了许久。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但一看到慢慢驶近的柩车，便朝前跨了几步，走得相当急。他匆匆走过了整条土埂，直走到华盛顿街街口附近才停住脚。从那里他可以望见柩车缓缓驶来，又朝着布鲁德诺的方向驶去。他未加思索，只是想在利莱克近旁呆的时间尽量长一点。他只想尽量积极地参加这一次的送殡。

自从斯彼哈瓦把利莱克的不寻常的死告诉了他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不停地想着这个小伙子。说实在的，他想到利莱克的事还要更早一些，是从利莱克在他的卧室里过夜的那个时候

就已开始了。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安德热依思想上本来就有的一切疑虑变得更加强烈了。这样的信仰，这样深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是一件好事吗？他不停地思索，他怀疑了，象平常那样，陷入了疑虑之中。他感觉到，有那么一种力量在控制着他，把他当作一棵小草任意摆布。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帕斯卡①的一句名言：人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草。

黑人儿利莱克牺牲生命的价值何在呢？对他自己来说是大得很，然而对于社会来说，却是微乎其微的。这些微不足道的价值会汇总起来吗？一定会的。但即使会汇总在一起，他也觉察不出来。

一段时间以来，他心中一直怅然若失。他在极力抗争，反复开导自己，说自己所参加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和有计划的，说一切都必有某种意义。他又怎能不这样做呢？

可是，他常常（就象此刻这样）对自己说，“这毫无意义，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

柩车沿着马路边，靠近人行道缓缓移动，安德热依看到了简陋的棺材上的挽联：“尤利乌什·塞加，二十三岁。”他想起了利莱克躺在他身边时发出的深沉的喘息声，记得他身上仿佛有一团火。可现在，他却冷得象一块冰。“最糟糕的事莫过于站在死人旁边，感受不到生命的暖流。”他心里想道。

柩车走了一个弧形，沿着斯卡雷谢夫斯基公园驶去，姨母跟在车后，已经拉下十几步的距离了。安德热依淡淡一笑，因为他感到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

安德热依久久站在那里。柩车在坎坷不平的路面上颠簸着

---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渐渐远去，镶有黑洋铁皮花纹的棺材端部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姨母加快了步伐，但离那凄凉的灵柩越来越远，斯卡雷谢夫斯基公园里幼嫩的桦树和千金榆媚人地轻轻抖动着浅绿色的叶子。

“利莱克不在了。”安德热依说。

他把手一挥，转身朝城里的方向走去。

九

希莱尔太太总算把爱尔日别塔说服了。决定开一次音乐会的目的只有帕乌琳娜太太自己清楚。音乐会订于四月十九日在博杜恩街的小饭馆里举行。只是，筹备者没有安排好日子，音乐会正赶上复活节前的一周，竟使得罗莎大为愤慨，要求爱尔日别塔的节目单里只能安排“宗教”歌曲，这一下可把爱尔日别塔气坏了。

“我到哪儿去给你找这些宗教歌曲？”她悻悻地问。“再说，如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谁也不会去注意是复活节前的礼拜日还是苦难的礼拜四。我要唱萧邦和莫纽什科的歌曲。会很好的。”

“这倒是真的。”① 罗莎说，“这些歌曲都是真正的②苦行。”（说到这里她做了副苦相）。

希莱尔太太另有主张。

“你不想唱一点埃德加尔的歌曲吗？”她问。

“埃德加尔没留下什么合适的歌曲。我好久没有唱过他的歌曲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好。”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唱好了又有谁听？”罗莎问。“这不会是昔日的那种音乐会了。”①

“这倒是真的。”爱尔日别塔叹了口气。

“不，这会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会。”希莱尔太太抑扬顿挫地说。

关于举行音乐会的消息只是口传，但是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许多人都打听到了日期，于是在一个美丽的春日的黄昏，饭馆的两个小厅里挤满了听众。

罗莎的那位不知是情人还是“表弟”的德国飞行员也来了，搞得大煞风景。当然，他不会泄露音乐会的秘密，但是，不管从哪方面说，总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奥拉带着海伦卡坐在进门右首紧里的一张小桌子旁边。母女俩半躲在暗处。奥拉挑了这张小桌子，就是为了尽量少引人注目，她担心自己会过分激动。

为爱尔日别塔伴奏的是一个出身“高贵门第”的年轻音乐家（三个月后，他跟别的人质一起在普瓦韦大街的有轨电车停车场附近被杀害了，嘴上还贴了张硬纸封条）。他身材颀长，畏畏葸葸，同时又很殷勤周到。他得时刻做好准备，以便跟上爱尔日别塔的节奏，应付各种意外。爱尔日别塔一旦碰上优美的调子，就要来个出人意料的停顿，一旦嗓子上不去，她就加快速度。一句话，她如今唱得既不流畅又矫揉造作。

希莱尔太太呆在“幕后”，坐在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过道里，对爱尔日别塔的种种表现看得一清二楚。昔日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如今她又失去了多少年来一直给她带来欢乐的歌声。她暗

---

① 原文是法文。

自责备自己，几年前没有充分利用机会听女儿唱歌，同样，对于埃德加尔的创作，她也是估计过低。她带着隐隐的哀伤回忆起在音乐厅听过音乐会回家的那天晚上，她和丈夫一起四手弹奏的贝多芬的四重奏，那时，她仿佛想以此来消除儿子的音乐和女儿的歌声给她留下的强烈印象，因为那音乐，那歌声把她的心灵搅得过于不安了。

爱尔日别塔选了萧邦的几首歌曲，但都不成功，女歌唱家缺少的是跟这种歌曲相适应的质朴的感情，她竭力想去“解释”它，可是弄巧成拙，跟维特维茨基① 以牧歌的格调填词的朴素歌曲就更加格格不入了。直到她唱到“从山上……”时，才有一股激情在歌唱家和听众的心中荡漾。被禁止的萧邦和叙述那些早已被遗忘了的往事的充满了痛苦的诗句，跟当时的环境是再合拍不过的了。

奥拉全神贯注地听她唱歌，眼睛却一直盯在海伦卡身上。海伦卡侧面对着母亲，一脸颓丧和惴惴不安的神情。奥拉不能不注意到，爱尔日别塔的音质变得多么厉害，尤其是她演唱的风格跟过去迥然不同。爱尔日别塔是多么缺乏昔日的那种自然的魅力啊，她是多么小心翼翼地唱出每一个高音调，她唱到所有的渐强音时又显得何等的艰难。

与此同时，许久以来没有听过歌声的奥拉似乎又重新发现了音乐的神奇的力量。她惊诧地觉察到，在她生活的这个世界旁边，在鲜血染红了战争贩子和她的孩子们的双手的可怕的世界旁边，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旁边，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触动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世界。这个世界近在咫尺，这

---

① 维特维茨基(1802—1847)，波兰诗人。

个世界是顺从她的，是向她敞开的。她从来没有象此时此刻这样感到音乐纯洁得如同水晶般的清澈透明。音乐成了她逃避自己如此苦难的生活的避难所。奥拉暗自诧异的是，为什么一直生活在恐怖中的她，手边放着这副良药和毒品，却从来没有伸手去拿过。当萧邦的最后一支歌唱到尾声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已经是热泪盈眶了。

爱尔日别塔唱完后，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大家都在抑制着自己的热情），海伦卡气愤地朝母亲转过脸来。

“你怎么啦？这简直可怕……”她生硬地说道。

奥拉淡淡一笑。

“海伦卡，”她说，“这你又不明白了。”

海伦卡一声不吭，背过了脸去。

经过了短暂的休息之后，爱尔日别塔又回到餐厅，并开始演唱莫纽什科的歌曲。《野蔷薇》唱得不太精彩。然后就是《杏》。

奥拉怀着一颗紧缩的心听着这支歌，期待着主歌结尾的奇妙的转调。当唱到这个转调的时候，她感到自己身边有点轻微的响动。她回头瞟了一眼。是安德热依悄悄溜了进来，小心谨慎地搬了一张椅子放在母亲的椅子旁边，跟她靠得很近，整个身子紧挨着奥拉的身子。

奥拉伸出左手，碰到了儿子的手掌。安德热依果断地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紧紧地握着。后来他再也没松开母亲的手，他们就这样手拉着手象一对情人似的听完了这次演唱。

自从那个清晨，或者更确切点说，是那个深夜在安德热依的房间里进行的那次谈话之后，奥拉跟儿子没有说过一句知心话。这一次听音乐也不是交谈。但是，奥拉理解，对于安德热依来说，这也是松口气的时刻，说不定他在此刻也找到了另一种生

活，发现了一条凌驾于可怕的谷地之上的五彩长虹。

与此同时，奥拉感到，对于她，对于安德热依来说，这是复活早已遗忘了的往事的一刻，他们同时发现了安德热依的童年。她蓦然看到自己正走在安宁、寂静的恰茨基街上，牵着小安德热耶克的手。她感到那只柔弱、忠实的小手对她是何等的信赖，那个小男孩对她是何等的顺从，一任她摆布，听凭她把他牵到海角天涯。她明白，而今再也找不到那种信赖，那种水乳交融的情感了。安德热依能指责她的地方是那么多，同样，儿子的一举一动也都会引起她可怕的猜疑。

但此刻他们毕竟坐得这样近，手拉着手，这是母子之间从未有过的，儿子一长大成人，对于母亲来说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他。

奥拉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想法，觉得此刻安特克跟她更贴心，更亲近，因为他已经死了，这对她来说比活着更惹她疼爱。她想起了约齐奥和罗伊斯卡姨妈，想起了跟他们有关的一切。

“她把自己的儿子埋在陵墓，而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儿子躺在何方。”她想道。“可这反正没有什么差别，陵墓也会变成灰烬。一切都……”

她感到心里涌出一阵哀伤和恐怖，担心安德热依也会这样变得“更加贴心和亲近”。她责备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不就等于默认了安托希的死，而且赞美了他的死吗？不，不，不能这样想。不能想象安德热依也会变得“这样”。她把儿子的手捏得更紧了，仿佛是在求他不要离去，求他留在这儿，求他永远挨着自己。不过她已经不再对儿子提出任何一个问题了。

她偶然瞥见了海伦卡困惑莫解的眼神，安德热依走近桌旁的时候她没有注意到。奥拉从女儿的眼中看到的是恐惧和烦躁。海伦卡朝他们探过身来，吃惊地发现他们俩手牵着手，便低声问了一句：

“有什么新闻？”

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说：

“你想想看！德国人在华沙。”

“傻瓜！”海伦卡说了一句，又恢复到原来那种淡漠的神态。

爱尔茹尼亚唱完了莫纽什科的一组歌曲。

接着便是大休息。有人送来了咖啡和小块上等咖啡蛋糕或罂粟籽蛋糕。

奥拉和安德热依互相挪开了一点，他们喝着咖啡，彼此没有看过一眼。桌旁是一片沉默。

希莱尔太太朝他们走了过来。往他们的桌边一坐，攀谈起来。奥拉费劲地听着她讲话，而海伦卡甚至都没有装出听她讲话的样子。姑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她的面部表情是僵化的，嘴角上出现了两道深深的皱纹。

“你瞧，奥卢尼亚，多么出人意料！爱尔茹尼亚在自己的纸堆里发现了埃德加尔的两首无人知道的歌曲。说实在的，是两首歌曲的草稿。”

“我的上帝！”奥拉说，“都是些什么歌曲？”

同时她暗自想道，“这要是在几年前！”

“是根据科哈诺夫斯基① 的词，根据《大卫赞美诗》谱的。其

---

① 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波兰诗人。

中一首是《在巴比伦河上》，第二首我不记得是从哪首赞美诗来的，不过只有两行。非常动人。”希莱尔太太用激动的声调补充说。

安德热依注视着母亲。找到了埃德加尔不为人知的歌曲的消息似乎使她十分兴奋。

过了一会儿，爱尔日别塔手拿一个小红本子走了进来。因为她近来记忆力不好，把歌曲都抄在小本子上了。希莱尔太太就留在桌边。

“好好听听吧，我亲爱的。”她说，虽然她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说。即使她不说，奥拉也会全神贯注地去听，而海伦卡反正想的是别的事情。

爱尔日别塔走完了自己的全部过场：她先是两眼盯着自己的鞋尖，然后自信地把头一扬，跟伴奏交换了个眼色，朝他点了点头。

餐厅里响起了奇特的序曲，只有四句，由高而低徐徐下降，象萧邦最后的一首叙事歌里那样。爱尔茹尼亚起初唱得很轻，似乎有点胆怯。

可突然，她似乎感到兄长就在身边，便纵声高唱起来，仿佛埃德加尔还在给她伴奏。歌曲朴实无华，寓意深远。

“太好了。”奥拉说。

希莱尔老太太点了点头。安德热依对这种煞有介事的举动有点厌烦。他诧异地看了看母亲。

奥拉的面部表情果然发生了变化。埃德加尔活着的时候，她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个朋友，然而，当他用这不为人知的、从坟墓里来的音乐向她讲话的时候，她觉得，世间再也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她想，她或许能对他——也仅仅是对他一个

人倾诉衷肠。她要把卡齐米日的事、安特克的死和对于安德热依的担忧统统告诉他。听着爱尔茹尼亚以昔日固有的娴熟技巧轻轻地唱出的那种高亢的乐调，她感到有一股哀伤的浪潮在向她和她的孩子们涌来，她感到自己马上就会失声痛哭。在赞美诗热情澎湃的音响里，激荡着的也是如泣如诉的苦难和哀伤。

奥拉的心中诞生了一个崭新的、从未见过的埃德加尔。不是出现在恰茨基大街客厅里的那个人，不是那个可爱的，有点儿消沉，非常忧郁的人。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一个崭新的、光华四射的人。诚然，他是忧郁的，但他不象遥远的东方某个偏僻角落的感伤的长笛手，他的忧郁比起音乐所能说明的一切都要深沉得多，充分得多。这不象法国风景画中素有的"凄凉的薄雾"，这是无所不包的对生存的哀叹。他在对他们当前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可怕的时代说：时代呀，你会一去不返的，你们大家都会一去不返的，就象我已经一去不返一样，你们大家都会成为过眼云烟，恰似巴比伦河水上柳树的倒影。

奥拉听得心往神驰，竟没有注意到何时开始了第二支歌。对她来说，一切都融成了一体，汇成了一种使人眼花缭乱、令人浩然兴叹的遐想。

"我的埃德加尔，"爱尔日别塔刚一唱完，希莱尔太太就说了这么一句。

听众席上谁也没有鼓掌。爱尔日别塔走了出去。希莱尔太太站了起来，跟在女儿身后走了。

节目单上还有两首意大利歌剧中的咏叹调。奥拉考虑是不是该回家了。但她尚未想好，歌唱家又走了出来，开始演唱音乐会最后部分的节目。

第一首咏叹调刚唱到一半的时候，奥拉发现，片刻之前希莱尔太太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着另一个人。起初她没有认出是谁，直到那人朝海伦卡探过身子，头上的鬈发撒落下来的时候，她才看出此人是胡布胡贝。她听到了他对自己的女友说的话：

“你们都坐在这儿干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吗？已经开始了。”

奥拉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

她的两个孩子几乎同时开了口。

安德热依：“什么已经开始了？”

海伦卡：“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什么？”奥拉不安地问。

胡布胡贝郑重地宣布：

“你们都坐在这里，可在犹太人隔离区，犹太人从一清早就开始了战斗。”

“你说什么？”安德热依问。

海伦卡把手一挥。

“说真的，安德热依，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感到害羞的。”

他们不知不觉大声交谈起来，有人发出了嘘声，爱尔日别塔唱到停顿的地方也不安地朝他们这儿瞥了一眼。然后，她又朝德国飞行员看了一眼，只见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入迷地盯着她看。她安下心来，并再一次向高音冲击。她的伴奏者正在使劲地在仿效威尔地乐队的演奏，虽然仿效得并不太成功。

“喔，现在怎么办？”安德热依问。“我们呢？”

“我们是另一回事。”

海伦卡又插了句嘴：

“当然啦，我们是另一回事。他们想找死，就让他们去送死好了。”

“德国人会把他们斩尽杀绝的。”胡贝尔特说。

“海伦卡，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安德热依粗暴地低声说，“是布罗内克告诉你的吗？”

“布罗内克在自己的画卷里夹带过武器。”

“耶稣马利亚！”奥拉胆战心惊地说，虽然她平时并不是个胆小的人。

这时，爱尔日别塔唱完了第二首咏叹调，响起了一片嘈杂的赞美声和掌声；听众纷纷向门口走去，因为戒严时间快到了。

小伙子们当即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了嗓门互相争吵了起来。

安德热依证明说，“没有任何命令。”海伦卡轻蔑地看了看他，又对母亲说道：

“别打搅他们（虽说奥拉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我们到爱尔日别塔那里去吧。”

母女俩走进一个作为“艺术家休息室”的小房间。从近处瞧，爱尔日别塔的样子很难看，她的面庞有点浮肿，在她那松弛的、下面衬了一层厚脂肪的皮肤上不均匀地扑了一层粉——沦陷时期的香粉质量是不怎么好的。雷涅维奇教授站在她面前，满脸通红，象个小学生，而且喋喋不休地转着圈儿说：

“好极了，好极了，您唱得好极了！”

希莱尔太太站在女儿身后，脸上堆着善意的微笑。

“真的，教授，”她说，“她使我们想起了敖德萨。”

爱尔茹尼亚也想起了敖德萨。但她却似乎想起了一个海市蜃楼，一个空中楼阁。

“我们的敖德萨已经没有了。”教授说。

“唉，埃德加尔也没有了！”爱尔茹尼亚神情恍惚地低声说。

这时，小伙子们都到了街上。街上暖和，明亮，春意盎然。

“多么好的天气。”胡布胡贝说。

“你瞧，这个海伦卡，”安德热依说，“简直没法叫人相信，她怎么受得了。要知道，布罗内克在那边。”

“快走，快走！”胡贝尔特催促道。

他们匆匆跑过马佐维耶茨基大街，“希特勒广场”和剧院广场，来到了克拉辛斯基广场。他们看到广场上的旋转木马和秋千。但是在这个愉快的游艺园后面，是一堵死寂的墙。

墙后边，烟尘弥漫。有些房子着了火，正在燃烧。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枪声。

十

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的第二天，战斗在穆拉诺夫斯基广场、米瓦街和萨皮耶日尼斯基街进行。布罗内克在米瓦街一家刷子工厂的三层楼上。

黄昏时分，德国人停止了攻击，到处笼罩着一片不祥的沉寂。谁也没有从地堡里走出来，地下的沉默使整个地区显得更加寂静。看得出来，年迈的和被吓破了胆的人都躲到某些隐蔽的角落去了，他们在期待和惊恐之中熬着日子。

午后在米瓦街的一场战斗特别残酷。布罗内克在里面奋战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平静下来的那幢房子的屋顶上，一面被子弹射得百孔千疮的红旗仍在不屈地迎风招展。起义者横七竖八地躺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布罗内克昨天还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今天就不仅能分清他们的名字，而且连他们的性格也了解得差不多了。根据他们射击的方式、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他们爱说话的程度或者干脆单凭他们骂娘和下命令的语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的个性。那个五金工人门德尔是个体格魁梧、健壮的黑发男子，他开口不离“婊子”二字，这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成了他每句话的顿号，特别是他每放一枪之后，必要骂上这么一句。再看那个织布工人马涅克（不论是谁叫他莫涅克他都要纠正过来），他身材矮小，有点神经质，出奇地好动，即使在战斗中也保持了动作上的精确和敏捷，使人想起他职业上的素性。布罗内克很清楚，马涅克心里怕得要死，他是用一种无谓的忙合来压抑内心的恐惧的。他在一个地方站不稳一分钟，总是端着自己的来复枪（起义者中的稀世之宝）从一个窗口跳到另一个窗口胡乱射击。一旦需要出击，他总是第一个冲在最前面。

“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布罗内克思忖道。

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对孪生兄弟，裁缝店的两个学徒。没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都叫他们“双胞胎”。他们两人共用一支手枪，这个打一会儿，那个打一会儿，他们总是形影不离，你搂我抱的。布罗内克见到过，在跳舞会上，他们兄弟两人在一起跳得津津有味，无需别的姑娘作舞伴。而现在他们又是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在沉沉的暮色里可以看到，他们俩并未睡着。相反，他们的眼睛瞪得很大，似乎是在惊诧地望着什么。

在黄昏的寂静里，所有的人的面部都出现了这种惊诧的表情。高大、白皙、赤身露体的田径运动员，“红色运动员协会”的纳乌姆·弗雷德的脸上也是这样的神情。他站在大厅的角落里，宛如一尊塑像，只是深深地喘着粗气。

“纳乌姆，你怎么啦？”一个躺着的人问。

“没什么，我对我自己都不相信。”纳乌姆说。

布罗内克走到窗前。

孪生兄弟中有一个动弹了一下。

“布罗内克，别到窗口去！”他喊道，“你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们已离开了。”纳乌姆说。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孪生兄弟中的一个又昏昏沉沉地重复了一遍。

布罗内克退到窗户的边墙后面，但仍在向街上眺望。街上空荡荡的，鸦雀无声。在这死一般的沉寂里，只有从维斯瓦河上吹来的，从容不迫地轻轻扫过街道的阵阵温和的晚风带来些声响。在对面那幢也许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空空如也的楼房的四层楼上，破碎的玻璃窗上挂着白色的窗帘。那些窗帘时不时迎风摇曳，仿佛是在向街上张望。从那幢房子里发出了一种焦糊味，虽说那幢房子既没有着火，也没有焚烧。也许那股焦味是从别的房子里来的，是从整条街上来的，可是人们却感到它是从那些死气沉沉的窗户里散发出来的。布罗内克觉得那些窗户睁着大大的，充满疑问和惊诧的黑眼睛盯着他，跟白皙的纳乌姆和搂抱着躺在一起的孪生兄弟眼里映出来的疑问和惊诧一模一样。

他往窗下一蹲，坐到了地板上，因为这儿至少可以感受到

那股吹拂着浓烟和窗帘，但也送来一点远方河上的清新空气的微风。

整个大厅里空气浑浊，气味刺鼻。这是久未洗过、在连续几小时紧张而充满了恐惧和欢乐的战斗中弄得大汗淋漓的身体散发出来的一股酸臭味。布罗内克虽已习惯了这种气味，可此刻依然无法忍受。

“嗨，布罗内克，你估计到了吗？”他身边有一个声音轻轻地问。

布罗内克这才发现，自己是坐在靠近扎切克躺卧的地方。这位个儿不高，但很健壮的装卸工曾经给他当过模特儿，也是他在犹太人隔离区画过的唯一的一个活的模特儿。

布罗内克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去，有力地按了一下扎切克的肩膀。

“你打死过德国人吗？”扎切克问。

“不知道，”布罗内克回答，“我胡乱放枪，对打仗还没有习惯哩。”

扎切克叹了口气。

“人对这种事情是难以习惯的。”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很自信。

“唉，你瞧！”布罗内克说，“可德国人呢？他们都在机械地杀人，就象是一部机器。”

扎切克动了一下，又轻轻地哼了一声。

“这是德国人生就的本性，”他说。“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人。这些该死的家伙！”

“真该死！”布罗内克说。“你为什么哼哼？”

“我受了点伤，疼哩。”

“可他们不是说过，没有伤员吗？”

“我有什么好吹牛的呢，”扎切克说，“我脚掌上挨了一枪，显然是颗反跳回来的子弹打中的。”

“疼得厉害吗？”

“哎，有点儿。”

这时，他们的指挥官努希姆从楼梯那边走进大厅来了。他是个高身材、清瘦的汉子，昨天以来他显得更清瘦了。他穿了一双德国高统皮靴。刚到门口他就喊道：

“布罗内克！”

布罗内克不高兴地站了起来，一点儿也没有军人的气派。他朝指挥官走了过去。努希姆抓住他的一只手说：

“跟我走！”

他把布罗内克拉到楼梯口，问道：

“你知道那幢房子在哪儿吗？”

“哪一幢房子？”布罗内克甚至连表示疑难的力气都没有。

“那幢有一个通往城里的通道的房子。”

“有这样一幢房子？”

“有。”

“有又怎么样？我不知道。”

“你得到那儿去一趟。”

“远吗？”

“几步路。你擦着墙根走。再说，已经没有德国人了。犹太警察也躲了起来，谁也不会找你的麻烦。”

“要是有人找麻烦呢？”

“嗨！”努希姆不耐烦起来。布罗内克留神地注视着他那张苍白的大脸，只见那张面孔在黑暗里闪闪发光，宛如有一层磷

光。"要是有人找麻烦，你就说出口令。口令你知道吧?"

"你以为我什么都知道?"

"可你知道，有人在叫你哩。"

"有人在叫? 我?"

"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你得到那幢房子里去。穆拉诺夫斯基大街六号。有人叫你，他们给你送武器来了。"

"武器?"

"送给你和你的同志们的。"

"搞的什么鬼!"布罗内克耸了耸肩膀。

"去吧!"努希姆说着，轻轻推了他一下。"只有几步远。穆拉诺夫斯基大街六号。就在墙边上。不过，你谁也不能带去。"

"要是带呢?"

"你对任何人也不能说，明白吗? 这是军事秘密。"

"也是事业的秘密!"布罗内克长叹一声。

"经过总司令部时要格外小心。就是插了一面红旗的那幢房子。"

"可为什么是红旗?"布罗内克问。

"去吧，你这个布尔乔亚!"

来到大街上，空气更加令人陶醉。布罗内克沿着房子的墙根走得很慢，象是散步，象是散步? 跟谁? 散步……

从米瓦街到穆拉诺夫斯基街只有几步路。布罗内克晃晃悠悠地走着，象个从轮船上来到陆地的海员。他心里一直重复着口令:

"'杨——华沙'，'杨——华沙'，跟儿童故事里讲的一模一样，这种事现实生活中果然有!"

他想起了普日博罗夫斯基[1]的小说《拉申战役》，那还是他小时候老厨娘读给他听的。兹沃蒂太太对她还发过火哩。

“厨娘在往这小鬼的脑袋里塞什么？”

“这是一本很美的书。”厨娘说道。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是这么好的一本波兰书。”

布罗内克正好在此时此刻，在米瓦街到穆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入口处想起了这件事。

“谁知这是不是波兰文学的影响呢？这整个的起义……这死亡……因为只有在波兰才会从书本中引出这样具体的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死亡。”

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好笑。

“在《拉申战役》里同样也有这样一条地下通道。”

在穆拉诺夫斯基街有一个高个子犹太起义者在等着他。此人把他带进一个地下室，又通过一条狭窄的过道（他只能从那里勉强挤过去），然后，来到了一个没有地板的宽敞的地下室。

这儿点着电灯。有两个男人坐在两口袋土豆上。看得出来，这两口袋土豆也是以不寻常的方式弄到这里来的，因为人们根本不能接近犹太人隔离区的围墙，而这幢“自由的”房子就在这堵墙边上。布罗内克走进这间地下室的时候，坐在口袋上的两个人中的一个站了起来，向他伸出了手。

“是我。”安德热依说。

另一位立刻就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送布罗内克来的那个起义者也不见了。他们独自留了下来。

布罗内克无言地望着安德热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无法集中自己的思想。他沉默着。

---

① 普日博罗夫斯基（1845—1913），波兰作家、历史学家。

“是我，”安德热依又说了一遍。“我给你的人送武器来了。”

他指了指放在口袋旁边的小箱子。

“这太少了。”布罗内克勉强挤出了一句话来。

“这是我们私人的武器，”安德热依说，“是我和胡贝尔特的。我们原是把它藏起来给自己用的。”

“你们还能得到别的武器。”

“也许能，”安德热依说，“可这是胡贝尔特的武器。还是‘雷管’时期的。”

布罗内克淡淡一笑。

“我爸爸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可不是，”安德热依不知为什么不好意思起来，“事情就是这样阴错阳差。”

“哎，好吧，”布罗内克说，“可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说来话长。以后‘自由了’我再慢慢告诉你。”

“好一个自由！”布罗内克对安德热依的话未加考虑就脱口而出，“这也算是自由！”

“别发空议论了，”安德热依突然浑身一抖，“你把武器送到你们的人那儿去，再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你等？等什么？直等到我们开始射击？一时半会儿不会开始的。”

安德热依走近布罗内克。象自白似地对他说：

“海伦卡派我来找你。叫我把你带去。”

布罗内克后退一步，盯着安德热依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海伦卡？是个什么人？”他说。

安德热依一下愣住了。

“别装腔作势了。现在不是时候。”他面红耳赤，又走近了兹

沃蒂，想去抓他的手。

“别碰我，”布罗内克说，“我满身臭气。”

事实上，安德热依也已经闻到了布罗内克身上的一股气味，一股汗臭、粪便、潮湿以及法国人称之为穷人气的气味。从所有这些臭味之中还散发出一种虽不十分强烈，但非常明显的死尸和焦土的沉浊的恶臭。

“你这个傻瓜，”安德热依怒气冲冲地说道。“处在奴役之中，我们大家都浑身发臭。你快把武器送去，再回来。宵禁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得偷偷溜到布拉茨卡街去。我有开大门的钥匙。市中心巡逻不多。这个地方兴许能混得过去。我的任务是把你带到布拉茨卡街去。在奥特沃茨克的什么地方给你找好了一个避难处，是胡贝尔特安排的。喔，去吧！”

布罗内克突然一屁股坐在装土豆的袋子上。

“你瞧，我累得很，”他用一种非常自然的语调说道，“我不习惯于射击：手疼得要命，肩膀也擦破了。我想，我射击时一定是笨手笨脚的。”

安德热依在另一个装土豆的袋子上坐了下来。

“告诉我，”布罗内克向安德热依问道，“你们都好吧？妈妈好吗？海伦卡好吗？”

“你瞧，”安德热依自己也不知从何说起，“关于这儿发生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胡贝尔特直到晚上音乐会快结束的时候才来……而我从一清早就在搞军训。”

“什么音乐会？”布罗内克好奇地问。

“嘿，爱尔日别塔演唱了几支歌曲。在她自己的饭馆里。是妈妈要我陪她去的。”

“妈妈好吗？”

“不错。她从不提起安特克。”

“是的，这意味着，她一直在想着他。”

“也许是吧。妈妈爱安特克超过爱我。”

“这恐怕是你自己的感觉。爱尔日别塔小姐都唱了些什么歌曲？”

“是萧邦、莫纽什科和埃德加尔的。她唱得很好。”

“她唱了埃德加尔的什么歌曲？”

“你知道，他们如今找到了他两首从未被发现过的歌曲。那是根据科哈诺夫斯基的诗谱的曲子，选自赞美诗《在巴比伦河上》。”

布罗内克笑了起来。

“《在巴比伦河上》！总是不离犹太人！”

安德热依动了一下。

“你别走，再呆一会儿，”布罗内克态度自然而直率地说。“我们聊得这么有趣。”

安德热依笑了笑。

“唉，你知道……”他含糊地说。

“还有什么？你还在参加你那个军训？一定是很愉快的吧。今天的天气大概很美，是吗？我出来的时候，觉得似乎周围都充满了春意，虽说我们那儿连一片树叶也看不到。”

安德热依把手伸进衣袋。

“你瞧，”他手心上托着一片小小的绿叶，“这是我在克拉辛斯基公园摘的。多漂亮，不是吗？”

“给我吧。”布罗内克说。

安德热依把那片绿叶给了他。布罗内克望了好一会儿，然后就装到衣袋里去了。

“你也许是在跟谁玩数绿叶的游戏吧？”布罗内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

安德热依一下拉长了面孔。

“你疯了吗？我还能跟谁玩数绿叶的游戏？”

“不错，”布罗内克突然醒悟过来，“海伦卡对我说过。”

“我可没有这兴致。”

“是的。可你还是摘下了这片绿叶。这很好，很好。你摘下了这片绿叶。”

“这一点意义也没有。”

“当然啦，是没有什么意义，但也有意义。”

布罗内克站起身来。

“再见，”他说，“你瞧，这次见面给我增添了新的血液。我本来已是疲惫不堪了。而且，我得向你承认，我有点儿发懵。开头的这几天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了。这不是个好兆头。”

安德热依默默不语。

“即便是个好兆头，又怎么样呢？”布罗内克接着说，“这片绿叶是个好兆头。只是可惜了这只箱子，”他边说，边拎起箱子，“它会被糟踏掉的，多好的箱子。”

“这是我父亲的一只旧箱子，”安德热依说。

“父亲有消息吗？”

“他在巴西，我们是通过非常迂回曲折的途径打听到的。”

“好远啦，”布罗内克笑了笑说，“我们的人都风流云散了。”

他沉吟了一下又说道：

“须知我也是隔得很远的。”

然后他向安德热依伸手告别，小心地提起了那只沉重的小

箱子朝狭窄的过道走去。走到了门洞口，又转过脸来对安德热依说：

“里面有子弹吗？”

“有，但不多，”安德热依机械地回答，站着一动不动。

“再见。”布罗内克几乎是愉快地说。当他已经走得看不见了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代我问候海伦卡！”

第十四章　离群索居

一

直到一九四三年的秋天，雅努什一直隐居在科莫鲁夫，在这儿过着平静的日子。当然，这种平静是相对而言的。雅努什个人虽未受到骚扰，但总不免要接触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事件。在索哈切夫开了一家对德国和各集中营输送劳动力的公司，凡是大一些的庄园都已被征收，变成了德国的“不动产”①，而在附近的一些森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上帝才清楚。为了使年轻人摆脱“劳动局”的魔掌，雅努什也曾驾着小马车到索哈切夫去调解过这一类的纠纷。但他发现，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庄园在德国机关里都没有什么名气。因此，他也就不再去招惹德国人，而心甘情愿继续隐姓埋名地过日子。如今他只是派伊格纳茨或雅德维加到县里去，更经常被他派去的是菲比赫先生，后者由于自己的姓氏甚至会被看作是个德国血统的波兰人。菲比赫先生还为雅努什解决了在这个时期扩建庄园所必需的一切配给物资。

在战争和沦陷的年代里，气候一直很好，而且连年丰收。就在沦陷后的第一年，雅努什一旦证实了象科莫鲁夫这样的小庄

① 原文是德文。

园不会收归德国人管理之后，便靠了不知从哪儿刮来的几个钱（泰克拉小姐帮了他一把）着手建了一个大温室。他吩咐下人把他跟佐霞在那儿进行过第一次谈话的富有纪念意义的小暖房拆掉了。凡是能勾起他对亡妻怀念的东西，他都不喜欢。

对温室的投资十分合算，这一点不久便显出来了，尽管在获得焦炭定额配给方面遇到过不少困难，但大面积栽培西红柿却提供了很好的收入，而整个秋天科莫鲁夫的人们都在精心地照料鲜花。虽说科莫鲁夫离小镇和铁路都很远，可菲比赫先生通过"走后门"租到了卡车，所以供应一直组织得很好。

雅德维加靠自己一双强有力的手把家务活儿操持得井井有条；她甚至常常携带宰好了的母鸡、鹅、鸭到华沙去，这个能干的姑娘竟能设法躲过宪兵的纠缠。科莫鲁夫所有的居民中，雅德维加是最常到华沙去的一个；如今她到华沙去得比战前还勤。她总要顺路到布拉茨卡街去看看，给戈翁贝克太太和泰克拉小姐带点吃的去。

快到秋天的时候，有一天傍晚，雅德维加从华沙回到科莫鲁夫，这一次她不是独自一人回来。雅努什站在"第一个"房间的窗口，在朦胧的暮色里，他看到从那辆专程到索哈切夫去接女管家的小马车里还走出来一个小巧玲珑的身影。他与其说是认了出来，还不如说是猜到了来者是海伦卡。

姑娘若无其事地走进房来，她跟雅努什见面的那种样子就象是一个钟头之前刚离开科莫鲁夫似的，她对于自己到这儿来的动机，一个字也没泄露过。

雅德维加跟在她身后走了进来，同时说道：

"先生，海伦卡小姐在我们这儿住几天，行吗？"

雅努什也满不在意地朝海伦卡看了看，过了一会儿才答

道：

“很好。雅佳，这样你也就有个伴儿了。”

雅佳似乎并不高兴这个女伴的到来。由于她一向尊重、甚至有点害怕的泰克拉小姐的恳求，她才同意把海伦卡带到科莫鲁夫来。但她毕竟不喜欢性情忧郁而又美丽的海伦卡。她总是偏爱安德热依。

不过，现在她还是和颜悦色地进来摆好了餐具，开出了过时的午餐。

雅努什跟平常一样，很少跟来客交谈。只是随便问了几句家里人的情况。他差一点要问到安托希，一时竟忘记了他已不在人世。海伦卡一边吃着配了抱子甘蓝的肉排，一边用一种不在意的声调问道：

“舅舅，德国人不会来光顾您这儿吧？”

海伦卡以前从未叫过雅努什“舅舅”。现在她也学起安德热依来了，看得出来，她需要这种并不存在的亲戚关系。

雅努什摇摇头。“德国人从没有来光顾过。”

他已习惯于不提任何问题。他过去就不是个好奇的人，更何况是现在。海伦卡占用了楼上的一个小房间，来来去去雅努什全不在意，只在吃午饭时才会跟她碰到一起。

开头她坐在桌边使雅努什感到忐忑不安。他无法习惯她的姿色。尤其是，她长得很象约齐奥·罗伊斯基，这更妨碍了他平静地跟她谈话。海伦卡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笑意都唤醒了他早已忘却了的旧梦。不过，几天之后，他也就习以为常了。

望着海伦卡一双无比清澈明亮的凤眼，他想起的不是过往的时代，而是自己在塔特拉山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再也不

会跟他们在一起了。”自然啦，他当时没法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自从他发现海伦卡并不象昔日那样，是个愉快的，喜欢挤眉弄眼的调皮的小姑娘，而是有可能成为他在忧伤、绝望和不幸的生活中的一个小妹妹的时候，他感到对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好感。她如今没有几年前那么美，但似乎要亲近一些。他们之间在年龄上的差距似乎由于不幸而缩短了许多。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

虽说，雅努什自开战以来，不，还要更早些，自打他从西班牙和罗马回来的那个时候起，就一直沉浸在一种特殊的消沉之中，这种精神状态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不值得”。但在不久之前，他觉察到，自从海伦卡来后，科莫鲁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情绪发生了变化。既然是情绪发生了变化，那么一切也就随之而变了。再也感觉不到雅努什散布在自己周围、并且影响到身边所有人的那种萎靡不振的郁闷了。这个家庭发生了某种变化。雅努什不明白原因何在，是由于海伦卡的美丽，还是由于她青春的活力？但不管怎样，确实存在着另一种生活情趣，这就是戈翁贝克小姐给他家里带来的新气息。

雅努什也觉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仿佛有什么新的东西苏醒了。莫非是一缕希望之光！莫非所有这一切，连同这场战争以及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并非那么糟糕？

每逢他们三人坐在午饭桌旁，雅努什只需朝“小鬼”额上一绺金色的鬈发看上一眼，只需朝这头金发反射出的光辉、朝她眼中闪现出的秋日的反光投去一瞥，便能感觉出那个变化来。有时，他似乎觉得没有战争，没有在这年秋天猖獗一时的触目惊心的法西斯暴行，只有那在年轻姑娘的发辫上反射出一道道霞光的秋阳。雅努什几乎没有跟海伦卡交谈过什么。他整天忙于温

室的工作和扩建温室一翼的事务，平常只和雅德维加交换三言两语：这件或那件东西送去了吗？什么人到索哈切夫去？是否需要去华沙？

但是，这种表面的冷淡却骗不了雅德维加。有一次，房间里只有他俩的时候，她开口问道：

“你在饭桌上怎么是那么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

雅努什只是耸了耸肩膀。

“我使你感到厌倦了，是吗？”[1]雅德维加阴沉地说了这么一句便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带上了房门。

“对我来说，就差这一点了。”雅努什思忖道。

可是到了傍晚，在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提起旧事来：

“我曾经在塔特拉山上，在贡谢尼茨山地牧场见到过你们……”

海伦卡留神地朝他瞥了一眼。

“舅舅是什么时候见到我们的？”她问。

“就在开战之前。你跟安德热依和另一个黑黝黝的小伙子在一起……”

“那是布罗内克。”

“你们上了十字峰吗？”

“上去了。安德热依想给我们来个出乎意料，引我们上十字峰，却不告诉我们十字峰上的景色如何……”

“景色美极了。”

“全山景物尽收眼底。”

“对你们来说，一定是大大地出乎意料……”

---

① 原文是法文。

“是的。”海伦卡似乎是思索了一下说道，“不过，正是在这条路上我体验到了一种更大的……”

“什么？”雅努什问。

海伦卡突然眉飞色舞起来。雅努什从来没有见过她这种样儿，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可是过后他便恍然大悟了。那次旅游在年轻姑娘的可怕的沦陷生活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跟自己的兄长和他的朋友（那位朋友在当时肯定已经成了她的心上人）一道漫步山中，此情此景如今已成了她乐于回顾的唯一的一件往事了。

“那次旅游真是愉快得不得了。”她满面春风地说，似乎突然把她这个掌握许多情况的女地下工作者的一本正经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趣，不知她身边是否带有氰化钾？”雅努什不由自主地思忖道。

“那次旅游真是愉快得不得了。”海伦卡重复了一遍，眼睛没有去看雅努什，却盯着窗口，好象从那儿可以看到自己昔日走过的路线。“因为我们是徒步旅行的……布罗内克后来还常说，‘我们从克拉科夫徒步走到了扎科潘内’，但他说得不精确，因为我们是乘公共汽车到梅希莱尼策……然后才沿着公路徒步走的。”

“你们走了很久吗？”雅努什问。

“三天，”海伦卡回答，朝雅努什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又补了一句，“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那次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景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不是走公路直接到克利库晓瓦去的，而是走岔道转到了拉布卡。我从未到过拉布卡，不知道那儿是个什么样子。舅

舅什么时候到过拉布卡吗？”她忽然好奇地问了一句。

雅努什仔细端详着她。海伦卡完全变了，看上去就象是换了一个姑娘。她那迷人的面庞失去了原来那种木然的拘谨，出自内心的欢乐使她神采飞扬。她微微鼓起姣美的小嘴，眼睛周围现出了纤细的皱纹，面颊上又呈现出那个特有的酒窝，这正是她昔日最迷人的一点。

“没有，我没去过。”他回答说，“你在那儿发现了什么？”

“哎呀，那才是出人意料之外哩，我们竟走到了一座古老教堂的跟前！我累极了，象个木头一样一头倒在教堂边上的一棵树下。我看见了那儿有许多古老的大树，却没有注意它们竟是那么的大……”

“你当然得累坏了。爬山涉水走那么远的路，真不是闹着玩的……”

雅努什说话时极力模仿海伦卡说话的语气，而她此刻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平日惯用的词汇，说起话来咬文嚼字。这又使雅努什暗自吃惊。

“那些参天古树也可谓平常，”她接着说道，“可是一看到教堂，啊！真是太美了。我抓住布罗内克的一只手，喊道，‘看呀，看呀……’”

“那是座木结构的教堂？”

“落叶松木的。当你看到它在粗壮的参天椴树和栲树丛中若隐若现，便会觉得你是到了仙境。它真不象是用木料，而象是用什么别的材料建造的，看起来整个建筑物就象是用一幅幅绸缎连成的。你会笑我的吧，舅舅……”海伦卡猛地踌躇起来，“你会瞧不起我的。因为我确实没有见过世面。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那个教堂真是美得惊人。到处都该是美的，要不是……”

“那当然，”被海伦卡的奇妙变化弄得陶醉了的雅努什随口附和了一句。“那当然。那些建筑物是很美的。”

“不是建筑艺术意义上的美，”海伦卡接着说道。“至少布罗内克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物质的美。布罗内克发疯似地爱用‘物质的美’这个词儿。对任何东西他都这么说，对拉布卡的教堂，对克利库谢克附近的椤树……物质使他赞叹不已。他还说过，只有康士坦丁·盖伊斯才擅长表达这种‘物质的美’。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提起那位盖伊斯。”

“你可曾见过盖伊斯的画吗？”

“舅舅，我什么也没见过。”海伦卡回答说，她面上的神采明显地暗淡下来了。

“安德热依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吗？”雅努什不无嫉意地问了一句。

“在一起。”

“他这年暑假没有到普斯泰翁基去？”

“啊，没去。”海伦卡已是带着刻薄的口吻说了。“他那个心上人正好出了嫁，而且她丈夫又被关了起来……安德热依害怕诱惑。”

她玩世不恭地笑了笑，雅努什倒给她窘住了。

“热尔梅娜”吃吃地笑了起来，幸灾乐祸地朝雅努什看了一眼，似乎是想对他说：“瞧吧，如今的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儿的。”可是她并没有吭声。

雅努什两眼直盯着盘子，只觉得心里一阵发紧。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迸出这样一句话来：

“你是个坏丫头，海伦卡。”

“谁也没有叫我做个好丫头。尤其是周围发生的这一切，未

必能使人变得善良起来。”海伦卡相当尖刻地说。刻毒的冷笑仍滞留在她的嘴角。“安德热依就是个好小伙子。他是那么可笑地爱上了一个普通的姑娘，一个世界上再普通不过的姑娘。”

“你也真是个万事通，海伦卡。”雅德维加的自尊心受到了触犯，插嘴说道。“四年前的事你也记得！为什么不能爱上个‘普通’姑娘呢？”过了一会儿她又补了这么一句。

海伦卡什么也没回答，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这一天她再也没有下楼来。

他们的日子就这样在不欢而散的交谈和冷冰冰的沉默中一天天地过去。过了几个星期之后，雅努什才明白，他是渴望这种沉默能永生永世延续下去的。餐桌旁不谐调的谈话，一向空荡荡的阁楼上的苏苏声(它至少是一种生活的迹象，说明有人住在那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他扪心自问，始终不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虽说从华沙和从索哈切夫不断传来越来越坏的消息，然而他的心灵里却装满了一种他早已体验不到的和谐和充实。他自欺欺人地把这一切归因于前线的佳音。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去留心观察海伦卡的一举一动。

他逐渐证实了海伦卡到科莫鲁夫来并非因为她得逃出华沙。他猜测到海伦卡是要利用这个地方执行什么任务。她常常朝索哈切夫方向作长距离散步，可是，她也朝相反的方向，朝森林里走得很远。有一次还看见她跟一个年轻人一起在林荫道上遛弯儿。这件事使他很生气。他认为自己发脾气是由于小鬼的行为太不谨慎的缘故。

“他们把这叫做秘密工作！”有一次他对雅德维加说。

女管家把雅努什仔细端详了好半天，然后耸了耸肩膀走开

了。她的缄默又使雅努什老大不高兴。

“他们爱叫什么就让他们叫什么去吧，”在他又一次向她唠叨这句话的时候，雅德维加回敬了这么一句。

在布罗霍夫和卡姆皮诺斯附近的森林里驻扎有游击队的营盘，这在科莫鲁夫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这支部队离华沙最近，但是却出奇地活跃。雅努什曾以为海伦卡就是这支部队跟华沙联络的联络员。可后来，他又确信并非如此。

十月末出现了暖和晴朗的日子。森林看起来俨如铜铸的雕塑。清晨，拨开破晓前的薄雾，露出一片洁净的、湛蓝的晴空。

雅努什心灵里的充实感增强了。他觉得自己有力量去战胜一切的“临时感”。他宛如站在高山顶上来观望各种事态的进程。同时，他也清楚，这种客观感持续不了多久。他下决心写点东西，如今他是每天清晨便坐在小桌旁边，写呀，写呀……

这天早上，他又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有些累了，就决定到温室去干干活儿。他把纸张放在桌上，高高兴兴地到外面去了。

他来到温室后不久，伊格纳茨便来报信说，有两个妇女非要见他不可。

雅努什有点不耐烦地问：

“什么妇女？她们是什么人？”

“哦，先生，是森林里来的妇女，是从布罗霍夫那边来的。”

“她们想要干什么？”

“先生，她们是从卢齐纳来的。”

“从卢齐纳来的？这是什么意思？”

“啊，那是个村子，”伊格纳茨说，“在森林的深处。先生，这您自己也知道……”

伊格纳茨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雅努什知道伊格纳茨常

躲在仓屋里听广播，看小报，因此，他猜到了伊格纳茨说的是什么。

“卢齐纳，”他脑子里盘算着，“这是密林深处的一个村庄。是完全由游击队控制的。”

“好吧，把那两个妇女叫来，”他无可奈何地说。

进来了两个身材高大，晒得黝黑，说话的嗓门很大的妇女。这两个女人真是胆大包天，但是讨人喜欢。雅努什一看到她们便露出了笑容。她们之中个子高一点，年纪也大一点的那一位只等伊格纳茨一走出温室，便开门见山地说：

“先生，我们到这儿来，有个小小的请求。”

“不是我们的请求。”年轻的那位补充说道。

“是谁的？”

“哎，是森林里的那些人的。”年长的那位坦然地说。

“你指的是什么？”雅努什冷冰冰地问。

“先生，因为他们那里此刻有两个英国人，可是跟他们讲不通……”

“这就是说，我得到‘森林里的那些人’那儿去，是吧？我得去给他们当翻译，是吧？”

“他们要求您马上就去，因为他们很急。他们得立刻把这两个英国人打发走，或者……可是跟他们怎么也讲不通！”

“可是离这儿不是很远吗？是远得很吧？”

“嘿，对您这两条腿来说，算得什么，不过十二、三公里罢了……只是，他们要求您必须步行去。因为不论是马车，是马还是其它的什么都会耽误事的……确实是不远，十二公里……”

“得绕道走，不能穿过村子。会有十三公里……两个钟头能走到。”

“可我怎么能摸得到那里呢？”雅努什问道，他是越来越不乐意了。

“有我们领您去。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

“这就是说，我现在就得收拾动身了？”

“哦，不错，亲爱的先生，乘现在暖和，有太阳。我们在前边走……”

“但愿别出什么麻烦……”

“您跟在我们后边。我们会回头看看，您是不是跟得上我们。”

两个妇女都笑了起来。雅努什感到受了侮辱。

“你们放心吧，”他说，“我这两条腿还有劲。”

“可我们一直是沿着田埂，一跳一蹦，象兔子一样跑过来的。”

“我们到这儿来，只不过花了个把钟头。”

“照这么说，我也走田埂好了，”雅努什笑了笑说道。“不过，得带点吃的，因为至少得花我一整天的时间。”

“不用带，先生，那儿会给您吃的。再说，在卢齐纳村我们那儿您也会有吃的。不值得给自己增加负担。”

雅努什已经许久没有到野外去了。此刻，跟在两个快活的妇女身后，走起来倒还步履矫健；而那两个娘儿们走起路来却跟茨冈女人一样轻快。她们走得那么急，使他开头觉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两个娘儿们不断回头看他，还彼此用胳膊肘轻轻撞一下对方，就象是一场偷情的把戏。他觉得这么沿着田埂“跟兔子一样跳跳蹦蹦”追赶着两个妇女真是好玩！

在这深秋的晴和的日子里，他倏然感受到了某种新鲜的、他久已忘怀了的爱或友谊的温暖，某种亲切的、美好的东西。

他没有说明到哪里去，但是海伦卡和雅德维加在花园里碰到了他，他面部的那种执拗的表情使她们有点不安。雅努什从她们身边走过，什么也没有说，径直朝花园石头围墙的出口走去。他走到田野，回头一望，看见她们两人还站在院墙的缺口朝他那个方向眺望。他挥了挥手，叫她们放心。

当时，给他领路的那两个妇女并没有直接朝森林的方向走，而是绕着科莫鲁夫转了个大弧形，越过了公路，到了公路那边才又回头朝着地平线上黄蓝色的林带走去。

“我可以从椴树林荫道回来。”雅努什一边在田埂上奔跑，一边琢磨着。“她们这样要多走好长一段路。”

两个妇女穿过田野走了。她们是沿着田埂走的，但是远远望去，似乎她们是径直走。过了不久，她们的身影便在槲树林边消失了，然而，她们的墨绿色的头巾还在树干之间晃动。

雅努什迈开大步朝前赶路。他觉得令人神爽的空气促进了他的血液循环，呼吸也似乎和年轻时一样舒畅，而且，他已完全不去考虑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了。虽说起初他对这次同游击队的见面并无好感，预料跟那些英国伞兵或迷路的飞行员的谈话也不会轻松。可是一走进森林，置身于槲树林间的羊肠小道上，他便全然忘记了自己这次出门的目的。

雅努什自己并不知道，而且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为什么这次远游使他联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说不定他是知道的吧？从曼库夫卡到莫林策的那条路，与眼下的这一条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只不过没有这么多的沙罢了。从曼库夫卡到莫林策同样要走一条古老的槲树林中蜿蜒曲折的小道。如此古老的槲树林不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此地都是罕见的。雅努什瞻望着参天古树，对叶丛的古铜色的光泽赞叹不已。树上的叶簇打了卷，枯

了，然而并没有飘落。森林里万籁俱寂，没有一丝能叫槲树叶子在空中飞舞的风儿。棕褐色的森林上方，是一片深蓝色的万里无云的晴空，异常高朗，跟意大利的天空一样。

雅努什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自己童年时代每天往返于两个庄园之间的漫步。他住在曼库夫卡时，那条路他走了多少次呀！有时候甚至一天要走几次！老梅申斯基常常为了芝麻大点事儿派他到罗伊斯基家里去，给罗伊斯基先生带张条子，或是借点糖，或是交换报纸，因为凡是罗伊斯基家订的报纸，梅申斯基一概不订。

他在森林里大概还没有走一刻钟的工夫，便全然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忘记了是怎样奇特而可怕的巧合使他来到了这里，忘记了他并不是往返于曼库夫卡和莫林策之间。

时代感不知怎么地自然消失了，俨如有一只手从他背上卸下了严酷、凄楚的生活的重负，他又变成了青春年少的雅努什，变成了一个与其说是热恋着阿丽亚德娜，还不如说是热爱整个世界的翩翩少年。他雅努什正踏着林间小道从一个庄园走到另一个庄园去。

他轻轻地吹起了萧邦《第二协奏曲》的主调，甚至合着节拍摆起手来，他年轻时代散步时就有这种边走边摆手的习惯。这是他在日托米尔中学郊游时学会的。当时，所有的男孩子都学着俄国大兵的样子这么摆动着双手。雅努什微笑了。

他在这座森林里真是心旷神怡，真正是愉快极了。好久以来他没有感到这么幸福过。当然，这种幸福感是由于有人从他背上卸下了生活重负的缘故。象脱下一件大衣一样给他卸了下来。如今既摆脱了那些最亲近的人的死亡所带来的忧伤，摆脱了所有的绝望、冷酷、彷徨，摆脱了西班牙之行的痛苦。如今只

有崇高的信仰和无比的欢乐，就象是从莫林策动身到敖德萨去时那样。他反复对自己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瞧着吧，雅努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只有在极其安然恬静的时刻才叫着自己的名字：雅努什。

而今他又加了一句：

“亲爱的，会好起来的。”

雅努什又一次微笑了，因为这句话使他想起了雅希·维耶维乌尔斯基，想起了他的善良和他眼里的光辉，那对眼睛后来是由他亲手给阖上眼皮的。不，他并没有给阖上眼皮，因为那些事都不曾发生过。那些事还没有发生。

有过的只是青春的苦恼，那是嘴里嚼着第一片白桦嫩叶的那种苦丝丝的味儿。

说来也怪：整个生活都不存在了。他摆脱了那种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重负。他走起路来是这样的轻快，健步如飞，一点儿也不感到劳累。他没有去想自己目前是不得不跟在素昧平生的妇女后面走，他只是本能地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虽说他感觉不到过去生活的重负，可那种生活却不以他为转移地存在着，在白桦和槲树的树干之间舒展开来，象一大幅白布。他现在能够一览无余地看到它——那无边无际的、漫长的、在他看来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一生，他把这一生看成了一个整体。使他感到惊诧的是，他这一生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的劳动，可它却是那样艰难困苦。他的生活是空虚的，却象铁一般地沉重。也许正是由于它太空虚，所以才这般沉重。

他站住了一会儿，并且狠狠地说了一句：

“我的上帝，看吧，竟然到了这般地步！”

他一生虽然竭力避免麻烦，可麻烦事却接踵而至。从一开头就……什么是他生活的开头呢？自然是他第一次见到阿丽亚德娜的那一瞬间。那时，她身着洁白的衣裙，站在敖德萨塔尔洛家那座奇形怪状的住宅的最高一级楼梯上……他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不顺心，一切都存在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而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又象一堆乱铁一样坠入了深渊。他一生留下了多少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问题呀！实际上，他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娶佐霞，更不明白为什么会失去了她；又为什么在失去了她之后一切进展得并不象他所需要的那样。那些愚蠢的旅行，眼前总离不了小玛尔文卡的笑靥！不仅是愚蠢，简直是犯罪！在西班牙度过的那些可怕的日子！还有阿丽亚德娜的死……

这时，雅努什浑身一抖，因为展示在他面前的那种陌生的、不关痛痒的无聊的生活猛然间又回过头来变成了他自己的生活，紧紧地卡住了他的咽喉。倒在小汽车下面的阿丽亚德娜（那辆小汽车还不知羞耻地撕破并撩起了她的衣裙），躺在血泊之中，睁着一对刹那间就已失去了生命的、象死兔子一般凝滞的眼睛的阿丽亚德娜，决不能变成什么陌生的、遥远的东西。她是这样深深地进入了他的生活，跟他是完全没法分开的了。他不能摆脱阿丽亚德娜，由于她，他没法重新回到自己天真无邪的青春时代，他没法重新体验漫步于曼库夫卡和莫林策之间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心境。不论他走到什么地方，即使是走在这青春时代的槲树林间也罢，怀中总要揣着所有的这些亡灵。

唯有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一个人例外，他仿佛是站在旁边，不象扎进手心的刺那样进入他的生活。他就这么一路走着，一路想着，似乎唯有想到雅内克时还多少有点儿欢乐。雅努

什感到欣慰的是，雅内克毕竟没有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而是游离于他的生活之外，在某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一头浅色的头发，一对蔚蓝色的眼睛，总爱用那个亲切的字眼。

"亲爱的，"雅努什又重复了一遍。

骤然间，赤褐色的槲树林象中了《一千零一夜》中的魔咒一样，变成了春天葱绿的树林。雅努什在林中走了许久，他不耐烦了，"见鬼，我怎么看不到这个曼库夫卡？"直到树木变得稀疏，直到他走到了森林边上，他才看到森林中间有一片宽阔的盆地，看到卢齐纳的茅舍升起的袅袅炊烟，看到环绕着他的是深秋的景色。

两个妇女站立在十字路口的圣母塑像下面，远远地朝他招了招手，要他绕过村子。现在只有一个妇女沿着田埂朝村庄后面的森林走去了，而另一个则迈着富有弹性的茨冈式的步伐朝着一栋房子走去，那房子的烟囱里高高升起了一缕轻烟。

年轻的那一位妇女绕过篱笆，转到村庄后边，又朝森林里去了。这一带的树林没那么古老，但树木长得更密。

雅努什一踏进枝柯交错的穹窿下面，就觉得有一种神秘感。他明白，自己正在一步步接近游击队的营盘。但是他在矮树丛中还走了三刻来钟。他不再回忆什么，也不再寻思什么，只想到不要失去那妇女的踪影，只看到她的头巾又在树木之间晃动。在这儿，松树林和槲树林混杂在一起，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古老的高大椴树，比这儿整个的林子要老得多的椴树。

"这个蠢婆娘，总是要在我前面走，"雅努什心想，"在这儿我们是可以一起走的呀。"

他突然有兴（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年轻、生气勃勃）跟这个女人手拉着手穿过这葱绿的森林，跟她开几句傻玩笑，无忧无虑地

开怀笑笑。一句话，他想当个年轻人。他甚至希望有那么一轮银月高悬在他们的上空，象茨冈人的浪漫歌曲中描写的那样，何况今天恰好是满月……

在这告别的瞬间
你把披巾的两角结在胸前，
象披巾的两角紧结在一起
你我在那些日子里彼此相依……①

对于失去了的青春和失去了的爱情，他感到无限惋惜。虽说他"自我安慰"地想到，他既没有真正的青春，也没有过真正的爱情……他跟任何人都不曾象披巾的两角紧结在胸前那样彼此相依过。跟雅德维加吗？他没爱过雅德维加。海伦卡又来得为时太晚。是的，现在他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这只是他的一种感觉：他从未领略过真正的爱情的滋味。也许应该说，他从未领略过幸福的爱情的滋味。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他所经历的一切不是以失败告终，便是吊在真空里。记得当年刚举行过婚礼之后，佐霞在他的嘴上亲了一下，那时他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不安。平生唯有过那么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尝到过。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幸福？而他跟阿丽亚德娜所有过的那些，已经被忘却之尘所淹没，被时间所淘汰，被今天灰色的日常生活化为乌有了，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不记得何时有过……
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②

---

①② 原文都是俄文。

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

“不曾有过？谢天谢地，不曾有过。”他大声地说了出来。不曾有过阿丽亚德娜，不曾有过爱情，不曾有过死亡。不曾有过阿丽亚德娜的死，不曾有过白色的“林肯”牌轿车，不曾有过那一摊血。哪一种情况更好呢？是根本不曾有过爱情和死亡好呢？还是先有过伟大、真挚的爱，而后又有死亡好呢？

这时，他看到了自己那位年轻的向导正在跟一个游击队员交谈。那位游击队员似乎是要求她出示正式通行证，而那妇女却想“只说一声”就解决问题。

“他们吩咐我把人带来，我给带来了，”她炒爆豆般地说道，“这位是科莫鲁夫来的地主老爷，他跟你们那些英国人谈得通。哎，看在上帝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别在这儿磨洋工了！你们搞这些繁琐手续干什么？”

雅努什朝年轻的游击队员走了过去。他是个身量不高的淡黄头发男子，漂亮人儿，有一种极其平庸的美，蓝色大眼睛，稻草色的连鬓胡子。雅努什觉得他有点凶狠，对他不由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反感。

“请前边走，”他终于非常生硬地对雅努什说，“沿着这条小道，一直走。”

他象押着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一样跟着雅努什往前走。

他们就这样走到了篱笆前面。篱笆后面是个不大的看林人小屋，小屋漆成棕色，顶上盖有木板。有一些其貌不扬的人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水井上的辘轳在咯吱咯吱地响着。

“跟显克微支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雅努什思忖道。

一个年纪较大的游击队员朝他们走了过来。他们把雅努什

带到了一个又象柴棚又象贮藏室的古怪的小建筑物内。屋子里的墙上挂有马的笼头和轭。蓄连鬓胡子的人走过的时候，碰着了铃铛，铃铛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令人想起冬天驾着雪橇游玩的情景。墙边还靠着一些步枪。

“喂，”那个年纪大点的游击队员站在小屋门槛里边朝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人喊道，“把那些少爷带到军械厂来。”

他们让雅努什坐在一张桌旁的凳子上。这桌子其实是个车床，这儿一定是既修理轭具也修理步枪。桌面上胡乱扔着一些黑色的皮子、肮脏的麻屑、通条和生了锈的小螺钉。

“请这儿坐，”年长的游击队员说道，那个年轻的便站在门边，担任临时警卫。雅努什对此很不满意。

“您要知道，”那个谈话的人补充说，“得跟他们讲清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有飞机来，在附近不远的公路上降落，他们就可以坐上走了。告诉他们，要飞到俄国去，飞到俄国母亲的怀抱[1]，明白吗？让他们不要以为准备把他们送到伦敦，送到英国国王的羽翼下。没那么回事。让他们连想都甭想。”

“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雅努什问。

“从天上掉下来的呗。”年长的那个回答。

那个蓄连鬓胡子的哨兵突然也开了腔。他的嗓音嘶哑，十分难听。

“希望您不要什么都打听。”

雅努什惊讶不迭地回头朝他看了一眼。

“您这是对我说的吗？”他问。

“不是对您，是对谁？”那士兵粗鲁地回答，“难道是对你娘说

---

① 原文是俄文。

的?”

“安静点吧,兹贝舍克,”年长的那个说道,他显然感到不好意思。“你充什么能干?”

这时,有人把那两个少爷领了进来。他们的那副模样儿确实象是从皮卡迪利大街①来的。一个是身材颀长、淡黄头发、短鼻子,道格拉斯勋爵式的人物,简直是个小天使。第二个稍矮一点,也黑一点,一对黑眼睛,更富有男子气。他俩站在木工车床的另一边,朝雅努什友好地点了点头。

“午安!”② 他们俩同时说道,象两个有礼貌的小男孩。

雅努什好不容易忍住了笑。

在这个奇特的、残酷的环境里,在这些把脑袋拴在裤腰上的经过千锤百炼的粗鲁的游击队员中间,这两个彬彬有礼的英国人看起来确实令人可笑,同时也使人牵动柔肠。他们对自身的价值是那样深信不疑。

他们之中,一个的脖子上围着一条花花绿绿的苏格兰式围巾,另一个的弗列奇式上衣的口袋里露出一本灰色精制山羊皮装帧的小集子。是一本圣经还是诗集?

“一定是弥尔顿③的《失乐园》。”雅努什心想。他接着说道:

“上帝啊!先生们,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得利用一切机会赶快离开这儿。看来近几天内就会有这种机会。你们应该毫不客气地登上飞机,一走了之!”

---

① 伦敦的繁华街道。

② 原文是英文。

③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很好，”① 黑头发的那个说道，“可是我们要求，把身为作战军官的我们送到英国去。”

“好的，好的，”雅努什答应道。“我理解你们，但也该估计到可能性。眼下这儿跟英国没有联络……”

“可我们不愿到俄国去。”淡黄头发的那一个说道，带着一副可怜的样子看着雅努什。

“如果我们不能到英国去，我们宁可留在这儿。”矮一点的那个说。

“可眼下是战时，”雅努什开导他们说，“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这儿不安全。”

“为什么？”

雅努什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们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也不明白吗？”

这时，门口的哨兵又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走到了桌边，严厉地对雅努什说道：

“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地给他们讲个没完？教他们念祷告还是怎么的？您只要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到俄国去，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雅努什气愤地瞥了蓄连鬓胡子的青年一眼，也提高了嗓门。

“我该怎么跟他们说就怎么说，”他叫喊道。“你们要是信不过我，就不该把我找来。”

---

① 原文是英文。

“他们要干什么？”淡黄头发的那个惶惑地问道。“这个士兵，”他指一指哨兵说，“对我们很不友好。”

“你算了吧，兹贝舍克，”把雅努什带到这儿来的那位年长的士兵又去平息哨兵的火气，“你一边儿去吧，别那么盛气凌人。”

“我就不相信这种人。”蓄连鬓胡子的兹贝舍克嘟哝着，又退到了门边。

雅努什转身对两个英国飞行员尽可能有礼貌地说：

“很遗憾，我不能跟先生们长谈了。我是受命通知二位，你们一有机会就得离开这里。我觉得，先生们应作出让步才好。你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在这种情况下，执拗将是失策的。”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失策的？”

“就是说，不安全。”雅努什心一横告诉了他们。

“这就是说，他们会杀了我们？”黑头发的那个问。

“你疯了吗？”淡黄头发的那个愤懑地朝他说。“要知道，我们是皇家空军的军官，我们又是在盟军中间。我们在这儿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可是，一旦德国人包围这座森林，”雅努什烦躁地说，“一旦他们把这支游击部队一窝端了，又怎么样呢？我劝先生们听话。你们是在一个沦陷了的国家，你们就象是被俘了一样……”

“我们是在朋友们中间。”淡黄头发的理想主义者清晰地说。

“不错，可是……”雅努什摊开两手，“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对你们再没什么可说的。”他转身对领那两个英国人进来的士兵说，“谈完了。”

那个士兵使劲朝自己大腿上一拍。

“那就开路！”他对两个外国人说道，“我们走吧。”

两位“少爷”又把头一低，活象两个中国木偶。

“再见！”① 他俩同时说道，同时迈着平稳的步伐走出了“军械厂”。

雅努什向年长的游击队员简短汇报了自己跟英国人的谈话内容，这个游击队员似乎是所有人中最通情达理的一个。

游击队员听完了雅努什的汇报，立刻就出去了。

这时雅努什便朝一直在门口站岗的蓄连鬓胡子的家伙走了过去：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回家去吗？”

“您等一会儿，” 那家伙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使人吃惊的是，他把雅努什独自留在轭具和步枪旁边，许久没有回来。

“总是这样浪费时间。”梅申斯基叹了口气。

蓄连鬓胡子的兹贝舍克终于重新出现了，并用一种似乎有点伤心的语气说：

“喂，事情都办完了。谁也不再需要您了。”

二

一个年纪不大，长得象头熊，对雅努什的任何问话都充耳不闻的游击队员把他送到了跟领他来的那个妇女分手的地方。从这里梅申斯基独自走了。

他在森林边上站住了脚，朝村庄的方向张望。卢齐纳村静悄悄的，在秋阳的照耀下似乎没有人烟。村庄后面又是蜿蜒伸展的一片森林，他必须通过这座森林才能回到科莫鲁夫。

---

① 原文是英文。

雅努什竭力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感到害怕。虽然在这儿窥伺着他的肯定不止一个陷阱。

跟森林里的人们相遇，使雅努什失去了直接的威胁感。既然他在那里没掉一根毫毛，这儿又算得什么呢？

他正想迈开两腿上路，忽听到有个声音叫他，急忙朝四周张望。他感到自己需要的是独个儿沉思默想一会儿。可是那个妇女的声音却扰乱了他这种心境。

他回头一望，看到了那个送他到游击队营地去的妇女。

“亲爱的先生，”她说，“他们怎么那样不客气就把您打发走了？您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饿了。请您跟我来。到我的茅舍去。”

雅努什发现，这一次（显然是由于那个女伴不在场），她对他说话时显得很有教养，不论是在发音还是在遣词用句上都没有那种粗俗的味道。

不知何故这给他留下了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太太，您大概是上过学的吧？”他问。

“唉，上什么学……”年轻女人避而不答。

雅努什虽不甚乐意，但还是跟着她走了。

他们朝卢齐纳村的方向走去。茅舍上的炊烟直直地升向高空。

“天气多么好。”雅努什在路上说。

“您想怎么样？秋天呀。我们这儿秋天总是很美的。”

这些话淡得象杯白开水。

“丈夫不在家，到华沙去了，不过，我跟我的邻居（‘终于说了一句“人”话’，雅努什想）给您准备了一点儿吃的。我知道，那些游击队员什么也不会给您的。”

“他们还是给了我一点什么。”雅努什说，然而他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不是面包。

后来他们便默默无言地朝前走去。村庄给人的印象是很整洁但很贫穷。

他们走进了村边第三家茅舍。一路上他们什么也没有碰到过，既没见到一个小孩，也没见到一头牲口。甚至也没听见一声狗叫。

他俩一道呆在一个相当黑的房间里。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遮住了窗口的光线。这儿的茅舍旁边都有许多高大的树木，显然是昔日森林的残迹。

“我就来。”女主人说了一句便到屋子的另一头去了。

雅努什独个儿坐在房中。他自己虽然不肯承认，但游击队的营地毕竟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那两个英国人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们那种对自己处境的天真态度。他们无论如何都想到英国去，可是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就让他们自以为是往英国飞吧，”雅努什自言自语地说，“等他们一到萨拉托夫，生米也就煮成熟饭了。”

他又想，“莫非真的要把他们送到萨拉托夫去？”

他想象得出这两个“少爷”的表情，为他们感到惋惜。

因为在离开游击队营地的时候，他还见到过那两位“少爷”。

就在护送他的卫兵离开了他之后和遇见那个妇人之前，当他沿着茂密的榛树林的边缘一路走去，快要走到卢齐纳村所在的那块林间空地的时候，他突然看到那两个英国人就站在密林之中，那情景仿佛是在梦中一样。他们身后闪动着一个人的身影，这身影也许就是那个好心的游击队员，是他允许他们跟雅努

什见最后一面的。

雅努什走进了丛林里。榛树的枝头还挂着密密麻麻的蔫了的棕黄色叶子。

小伙子们置身于丛林之中，掩映在透过树枝和秋叶射过来的若隐若现的光线里。斑驳的阳光照在他们脸上，就象照在画上一样。

他们嘟哝了一句“再见”①，几乎是无言地把两件东西递到了他的手中。年轻的那个递过来的是那本精制山羊皮装帧的小集子（“雪莱，”② 他说）。第二个给他的是一把冰冷而光滑的柯尔特式大手枪。

此刻，当雅努什坐在茅舍里等饭吃的时候，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可是用死亡和生命武装起来了。”

应该承认，口袋里装着这把手枪似乎对他的情绪有点影响。

他感到疲乏，昏昏然象在梦中。

他打量了一下房间，房里只有几个小凳子和一张床。他坐在一张光滑、破旧、因经年磨损而变得发亮的桌子旁边。

在这样的桌子上要是出现一块黑面包和一壶酸牛奶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然而那位向导（雅努什已经打听出她叫萨比娜）却端过来一只大白盘子，就象地主家摆在桌面上的那种盘子，盘子里放了一只香喷喷、围着一圈黄澄澄的土豆的烤鹅，还有熏猪肉，切成片的洋葱头和西红柿。

---

① 原文是英文。

② 雪莱（1792—1822）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当然还有面包，但却是白面包，还有一瓶私酿的白酒。

雅努什直到此刻才感到有多么饿，就急急忙忙地吃了起来。

“您瞧，要不您该饿着肚子走了。幸好我跟佐菲亚想到了应该施点人道，让您吃饱。”

“饭菜真好。”雅努什说。

“好什么，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好宰点可怜的家禽。不是宰鸭就是宰鹅，不是宰鹅就是宰只老母鸡。近来甚至连做面条汤的面粉都没有……”

“你们有鸡蛋吗？”

“身边既然有这么个营地，”萨比娜说，“那就藏不住多少鸡蛋。他们总是一清早就自己到鸡埘上去找……真是造孽啊……”

女主人什么也不吃，却陪着雅努什喝了一杯又一杯。

“他们在这儿很久了吗？”雅努什未加思索地问道。

萨比娜留神地瞟了他一眼。不过从她的目光里看不出有什么顾虑，倒是有某种凄凉的宽容。

“他们一直在这儿，”她说，“他们在这儿很久了，从去年冬天起就在这儿。”

“其实，这事与我毫不相干，”雅努什意识到自己失言，便又说道，“我不过是随便问问。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是不提任何问题。”

萨比娜听了这话，怪模怪样地微微一笑。

“您这么有学问，”她开口说，“您是上过学的……”

雅努什有点儿不耐烦。

“您别装了吧，”他说，“我猜想，您也是上过学的。”

“没上过什么学。”萨比娜又微微一笑。

“她的笑容是这么诚恳，甚至是充满了母爱的，”雅努什思忖道。可他对萨比娜讲话却那么粗声粗气，对比之下不由心里一阵难过。萨比娜显然不愿谈自己的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您想说什么？”他问道，态度上已经温和得多了。

私酿白酒的酒力一下冲到了他的头上。他空着肚子喝了两大杯。他觉得自己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共同的东西。他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也许他们两个想的是同一个问题。

“我不想说什么。我正想给您提个问题。”萨比娜说，“但既然您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是什么也别问……”

“这要看是什么问题。”雅努什试着安抚她一下。

“正是这样哩，可我这问题相当复杂。”萨比娜说着，又把盘子朝雅努什身边推了推。“您吃吧，路还远着呢。我和佐菲亚只不过是嘴上说不远……我们担心，您会拒绝。”

“我当时真非常想拒绝。再说，他们这儿对我也太不客气了。他们是怀疑我吗？”

“您莫怪，他们对每一个人都得慎重……他们不得不藏得严严实实的。”

“不错，是这样。”雅努什将信将疑地说。

“我正想问问您，”萨比娜说，“您是怎么想的？他们在这儿呆得长吗？”

雅努什扑哧一笑。

“您以为，我是个万事通？”

“您不知道？”

“我亲爱的！我呆在家里，关在四堵墙内，我什么也不知道。即使我能住在华沙、伦敦，或者是莫斯科，我也照样没法回答您

这个问题。”

萨比娜微微一惊。

“您一直呆在科莫鲁夫？”过后她又添了一句，“您什么也不干？”

雅努什感到有点手足无措。

“我能干什么呢？我不知道，这种地下活动有多大的意义。”

萨比娜沉思着。

“可能，他们能办到的事很有限…… 可是却弄得男人都愿意去。我丈夫不在华沙，他是在别的地方……”

“我并不乐于打听这件事。”雅努什说。

“可您是什么人？”萨比娜问。

雅努什没有回答。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您吃呀，”萨比娜说。

“我已经饱了。”

“我就去给您端点咖啡来。我有点咖啡。我们这里谁也不喝这玩意儿，我去给您煮。”

她又到走廊对过的那一边去了。

雅努什又朝房间各处扫了一眼。喝下的私酿白酒起作用了，此刻在茅舍里看到的东西跟先前不大相同。

墙上挂着图片，索哈切夫的风景画和一幅热位佐瓦沃拉①的照片。

“好个多情的茅舍。”他自言自语地说。

茅舍看来真是多情，因为它引起雅努什的浮想。女主人说

---

① 华沙省索哈切夫县的一个小居民区，萧邦的诞生地。

的“您什么也不干？”这句话给他出了个难题。

他能够去干他刚刚拜访过的那些人所干的事。但他苦恼地想到，他对那些可怜人有的只是反感。承认这一点，他感到羞愧，他感到应当纠正这种可恶的情绪。

但他毕竟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矛盾。他总觉得去干那种事有点儿不合适。这一点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他对任何性质的活动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现在承认了，当然，也不是生平第一次承认。武装行动，军营，作战准备，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厌烦。他想起了安德热依，他深信，安德热依的性格很象他的性格。三九年，他俩在科莫鲁夫老槲树下的那次谈话有许多地方是半吞半吐的。但他明白，安德热依是被迫违反自己的天性，代他去参加斗争，挑起责任的重担的。

“他怎么就能办到的呢？”他扪心自问道。

他想起了人们常常谈到的安德热依近来的英勇行为（雅德维加从华沙回来的时候，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他为他提心吊胆，因为他太喜欢这个小伙子了。他很清楚，安德热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成长为这么一个斗士的，他精神上一定也非常痛苦。

“应该剥夺他代表我的全权，”他用经济学范畴的词汇思忖道。“我得把这些事亲自担当起来。”

他耳中又响起了萨比娜的一句问话，“可您是什么人？”

他想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他的思路紊乱了。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置身于这个荒诞而残酷的世界上又有何意义？他的生存的意义何在呢？“谁会想到我？谁又会记得我呢？”

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在那遥远的俄国的

某个地方，他那位奇异的朋友沃洛佳也许会记得他吧？他进而考虑到，说实在的，此刻沃洛佳对波兰社会又是个什么态度呢？此刻，当苏联军队正在向波兰边境推移的时候，他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

"他一定会想起我们在敖德萨的谈话，想起我们的奇遇，想起我们彼此来得及说出的所有那些古怪的话。"

"他一定也会想起我们彼此没来得及或没有勇气说出的那些话。那些没有说完的话却成了我们友谊的重负。"

"事情也真怪，"他自言自语地说，"恰恰是那些我们彼此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使两个朋友疏远了。藏在我们心底的那些话，那些话中之话，那些话外之音一到嘴边却又都走了样，表达的全然不是应该表达的意思。"

沃洛佳不太喜欢波兰人，他对雅努什并不隐瞒这一点。他甚至不怎么瞧得起波兰人，虽然他说过，波兰人是好战士。每次谈话之后，雅努什总有个印象，觉得波兰对沃洛佳有吸引力，觉得他说的都不是他所想说的话，而是他认为应该说的话。沃洛佳对自己的出身也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没忘掉自己的波兰姓氏。

"阿丽亚德娜承认自己是波兰人。"雅努什自言自语地说。

在如此特殊的环境里轻声说出的"阿丽亚德娜"这个名字，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境况是多么怪诞。不仅如此，也使他看出了自己整个生活的怪诞。多少年来他的生活一直与周围的现实是这样格格不入。他觉得他这一生碌碌无为，不配当个波兰人，简直是在大事件的夹缝里混日子，今天他给阿罗写了一封信，没写完就放在桌子上了。此刻，当他坐在这处于森林和游击队营地之间的贫寒的农舍里的时候，他想起了那一封引经据典涉及了

整个波兰历史的长信。上帝啊！那封信真是矫揉造作，毫无意义。说句实话，丝毫不能反映他当前的心境。最糟糕不过的恰恰是他那种对人对事的格格不入的态度。面对蓄连鬓胡子的游击队员，却去思考什么“永恒”的问题，想为自己造就一个虚幻的世界，波兰现实却对这个世界发动了猛烈的冲击。他沉湎于个人的生活，极力赋予这种生活以某种本来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意义！他个人的私生活对这个村庄，对这些游击队员，对这些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洪流中的人们究竟有何意义？他曾经认为自己跟阿丽亚德娜的相逢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意义，然而，此时此刻，当他在这空空如也的农舍里说出这个古怪的名字之后，他便明白了，不论是他们的相逢还是他整个的生活都没有任何意义。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又一次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想到，给阿罗的那封信只不过是企图赋予自己空虚的生活以某种意义罢了。他集中了一切理性的和感情的力量去写那封信，无非是为了在身后能留下一点痕迹而已。在卢齐纳村，在这间茅舍里出生的人们，他们操劳一世，生生死死，世世代代都不曾留下什么痕迹。他们只是一层层小虫，在形成了一层层的白垩之后也就留在原地了结了一生。他很害怕把自己看成那种朝生暮死，转瞬即逝的小生物，看成历史的匆匆过客。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是如此。

“起来同命运抗争吗？这不可能。”他又轻声说道，“然而这种抗争……”

这时，过道里传来了女主人的脚步声，萨比娜走了进来，脸上露出相当诡秘的神态。

她端过来一只小咖啡壶。给雅努什的玻璃杯里斟了咖啡。

咖啡的颜色很淡，但是雅努什由于许久没有喝过，因此对这种货色也很满意。

“我以为，”萨比娜坐在客人对面说道，“您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有学问的人？”雅努什问。

“嗯，这儿乡下人都是这么说的。一句话，照你们的说法就是博览群书的人。”

雅努什疑虑重重地朝这位妇女瞥了一眼。他越来越觉得她不象个农村妇女，越来越感到她是个隐匿在农村里的什么人物。他开始暗自警觉起来。

“博览什么？”

“其实，我们在这儿讨论博览什么是毫无意义的，”萨比娜说道，似乎一下扔掉了农村妇女的假面具。“问题不在于此。我想知道的是，就您的水平，就您的文化修养，您是怎样评价我们的局势的。”

雅努什微微一笑。

“我觉得，您完全找错了门。您见过我住的地方，甚至连枪炮声也传不到那儿去，更何况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萨比娜耸了耸肩膀。

“不过是说说罢了，”萨比娜边说边给自己斟咖啡。“您总该有某种想法吧。”

雅努什向她伸出一只手去。

“我甚至都不愿对您谈起那种想法。那是很悲观的。”

“悲观的？”

雅努什以为萨比娜不懂这个词的含义，正打算对她解释，但

萨比娜一摆手制止了他。

"我初中毕了业。"她说。

"您瞧,一开头您就该说明。我疑心,您高中也毕了业。其实,我对这并不感兴趣。您丈夫呢?"

"我丈夫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可一点儿也没有骗人。"

"啊!"雅努什表示自己明白。

"您倒说说,为什么是悲观的?"萨比娜又逼着问道,"哪一方会得胜现在不是很清楚吗?"

"正因为很清楚。而我正好又了解俄国人。"

萨比娜不耐烦起来。

"您对俄国人有什么了解?您一定是革命初期在那儿呆过。您那时是个地主,您跟人民没有接触。您不了解俄国人。"

"您呢?"

"唉,我也是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怎么能解开一个带有这么些未知数的方程式呢?怎样对待几个月后将成为胜利者而且将迫使整个欧洲服从自己的意志的一个神秘莫测的民族呢?"

萨比娜往咖啡里倒了点私酿白酒,喝了一口。

"我看出来了,您喜欢喝两杯。"

"一杯酒下肚能使我松快一点。"那妇女笑了笑说。"您或许也猜得到,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您是怎样经历革命的呢?"

雅努什沉吟了一下。

"刚才您不在房间的时候,我正好想了想那个时代。想起了当年我对它的同情和思虑。我的那些思虑既然把我引进了隐士式的生活,那自然是不聪明的。同时也使我没法清楚地回答您给我提出的问题。"

"问答哪个问题？因为我给您提过许多问题，而您总是躲躲闪闪，一个问题也不回答。"

雅努什诚挚地笑了。

"我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我就是对自己也没法回答。我尽量不去想那些事。"

"哪些事？"

"我们把您考我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摆出来吧。"

"所有的问题您都记住了？"

"因为我觉得，您是按一定的顺序提出来的。"

"那就是说……？"

"当您在装成一个农村妇女的时候，您给我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您是什么人'？"

"现在我以新的身份再问一遍。"

"嗬，这就对了。要是我给您提出同样一个问题呢？"

"此刻我当然没法给您答复。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清楚，我是个什么人。"

"啊，您真是个有福的人！真的，我真要羡慕您了，要不是……"

"要不是什么？"

"要不是我不怎么相信您的保证。要一个波兰知识分子来确定他本身存在的意义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我不属于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波兰知识分子的范畴……"

"您不认为自己是个波兰人？"

"大概不。早在战前我就对类似的定义感到厌恶。"

"那好。可您为什么想打听我是个什么人呢？"

"因为我想对行将到来的时代有所准备。"

"您想公开身份吗?"

萨比娜犹豫了一下。

"我的处境,就是说,我将来的处境有点不尴不尬。"

"妇女在任何处境中都能找到出路。"

萨比娜显然是想延宕作出答复的时间。

"您为什么不在咖啡里加点白酒?"

雅努什坦然答道:

"如果您想说的真是这码事,我宁可光喝白酒。"

"那就还剩下第二个问题。"她审慎地端详着雅努什说。

"哪个问题排第二?"

"您已经不记得了?可您还吹嘘自己临场的记性好。第二个问题很简单,'您是怎样经历革命的?'这个问题只需要回忆回忆就能答出来,您的记性好,您一定能记得起来的。"

"我要说的话,您会记得牢吗?"

"您不用担心。不会记得很牢的。日后我不会对您提起这个的……"

"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良心上没有任何负担。也许只是我对我的朋友们的态度过于冷淡……或者应该说,是过于热烈……那时我恋爱了。这才是最糟糕的。"

"这件事发生在春天?"萨比娜不无诡谲地问。

"您的问题越来越刻薄了。要是再来这么几句,我自己就能回答得出第一个问题了……不错,是春天。"

"那时,您只关心自己?"

"不,正相反,我只关心她。"

雅努什感到私酿白酒在起作用。他探过桌子说道:

"您听我说吧，我把什么都告诉您。我好久不曾谈起这件事了。"

他端起装白酒的玻璃杯，目不转睛地望着。

"其实那不是革命那年的春天。是一年以后的事。在一九一八年……"

萨比娜在小凳上调整了一下姿势，似乎是准备听一段有趣的故事。

"她是那么美吗?"她问。

雅努什沉吟了一会儿，一直盯着手里的玻璃杯，仿佛在那儿看到了阿丽亚德娜的影子。不是后来的那个微微发胖、面部轮廓变得模糊的阿丽亚德娜，不是那个时间虽未夺去她青春的外表，但已逐渐夺走了她的美貌的阿丽亚德娜。在他的记忆里，阿丽亚德娜从来就不是他在罗马见到的那个胖乎乎的、徐娘半老的妇人。对他来说，她永远是穿一身洁白的衣裙、丰姿绰约、光采照人的年轻姑娘。

啊，红色的帆篷，
在绿色的远方……①

"真不能向您描述她的模样。我眼前看到的是她青春时代的幻影。其实，几年前我又到敖德萨去过。在那儿我有过一次奇遇，见到了她的侄儿。他在舞台上演唱……他长得比她还要漂亮。但我一点儿也说不出他是个什么样儿。我觉得，阿丽亚德娜最大的特点是……"

"她叫阿丽亚德娜?"

---

① 原文是俄文。

“阿丽亚德娜·塔尔洛。我觉得，她的仪容的最大特点是有一种特殊的幽雅，甚至不是一般女性的美，而是只有俄国女子才有的那种魅力……她是波兰出身，后来在西方她想冒充波兰人，可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女子……”

“她是个艺术家？”

“我不清楚，不，恐怕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论做什么都很合度，象一双好手套紧紧贴在自己手上一样。可阿丽亚德娜身上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甚至不仅是不真实，而且是矫揉造作的，就象法国人所说的Factice①。她整个的生活都是不真实的。”

“生活怎么可能是不真实的呢？”

“您瞧，这一点您就不明白了。您的生活是非常骇人的，是非常有趣，充满了热力的，可同时也是再真实不过的。可惜呀，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您对这一点不清楚，您不能理解。”雅努什想了想又说，“您理解不了，但是，您得费点劲去弄明白。说不定您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您身上也有过——该怎么说呢？——这种情况，象您的工作，有时候，嘴里说的是一回事，而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或者换个说法，一个人如果感觉不到他自己在做什么，便失去了同这件事的内在联系。一个人只有感觉得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才是个和谐的人。她兄弟是个非常和谐的人。他干革命，他所做的，正是他觉得该做的，也正是他所理解的。他所感受到的真理和他的行为之间没有矛盾。我谈到了这些问题，从您的生活经历来说，您一定会对它感兴趣的。”

---

① 意为假的或矫揉造作的。

"确实有趣。"

"人生最愉快的感受莫过于内心的和谐。可是阿丽亚德娜却体验不到内心的和谐。她干过些什么呢？起先，她朗诵诗，继而又搞起了美术，为巴黎的一些剧院画布景，她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她觉得该做的。她犯了一个弥天的大错，那就是逃避过自己的命运。命运是永远也回避不了的。"

"您相信命运？相信上帝？"

"我不相信那些不着边际的大字眼。我们别去用那些词儿吧，太太。"

"哎，我不喜欢大字眼，也不相信大字眼。"

"啊，可我想的完全不同。我觉得，您是欣赏大字眼呢。"

"在此时此刻？"

"这个时刻转瞬即逝。"

"可它会影响到今后……"

"也许是如此。有时得摆脱转瞬即逝的时刻的控制。好啦，我们别用这种浮泛的比拟吧。一杯白酒下肚，说起话来就容易慷慨激昂。"

"不，没有必要慷慨激昂。"这位有知识的黑发女子说道。片刻之前她还是个黑不溜秋的村妇。

"这样一来，她身上的一切似乎就都是虚假的。即使她真正体验到的东西也是如此的。"

"她真正体验到的是什么呢？"

"唉，这恰是我所不明白的。我想，她或许是真正信教的吧。"

雅努什长长叹了口气。

"当时我要是知道，说不定现在我要心安得多了。"

萨比娜盯着他看了一眼。

“您现在感到不安？您为什么不安呢？”

“别这样，你们可别抓我的话把儿。”雅努什说，他说得仿佛有许多人在跟他交谈，也许他是眼花了。“我没有不安，只不过……”

“您良心上有愧吗？”

“没有。我向自己解释说，我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

“莫非您也是错过了自己的机缘吗？”

“您以为我应该留在俄国？您要知道，在当时，面对所发生的一切，还不清楚后果会是怎么个样子哩！”

“有些人清楚。”

“是的，有些人清楚。沃洛佳就清楚。可我不清楚。我不过是个波兰知识分子，我觉得，我应该换个地方呆呆。不，我命中注定不能呆在那里，不是吗？”

“这很难说。”

“那当然。嗯，也许我是错过了，不过，我不是在那里抛弃了她，相反，我是步她的后尘到这里来的。再说，我没有欺侮过她。倒是她由于到了西方，由于那位军官而欺侮了我……我真爱过她。”他一反自己在森林里的想法补充了这么一句。

萨比娜又斟了杯烧酒，并且靠近了桌边，仿佛想表明自己非常珍视这一席出乎意外的知心话。

“其实，这不过是些感伤之词，人们用这种词儿不是由于习惯就是由于缺乏别的词儿……‘他使她受欺侮，她使他受欺侮……’‘我爱过她，她爱过我……’老实说，用这种词儿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意义太多……世界上所有人的日子都是乱纷纷的。就拿您来说吧……”

萨比娜不安地动弹了一下。

“请别提我。您对我可说是一无所知。”

“我什么也不需要知道。我只看到自己面前有一张善良而可爱的面孔，”雅努什友好地望着她说，“这个人把我带到游击队驻地去过。果真是需要我去给那些英国人当翻译吗？我说的那些事他们不是照样弄不明白吗？”

“您真多心。”萨比娜平静地说，“您不该这样多疑。”

“也许是不该‘这样多疑’。不过，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再说一遍，可别……”萨比娜温和地说，“可别提我，我甚至要请求您，不要想我的事。”

“不要想？”

“您回家去后不要想。”

“啊，是这样！那当然。我要想的事情多着哩。”

萨比娜站起来给雅努什的盘子里夹了一块咸猪肉和洋葱。

“您吃吧，这肉肥，能压酒。”

“您大概是个艺术家吧？”雅努什问。

萨比娜把一个指头放在唇边：

“我们说好了不提我的事。”她说。

“并且连想都不想。”雅努什笑了起来。“说不定我真的不会想起您，如同不会去想隔夜的梦一样。眼下这不也是一场梦吗！”

“我曾经是个艺术家。”萨比娜说，她尽管表白过，但显然还是想谈谈自己的情况。“但是，再也没有指望了。”

“没有指望了？”

“您以为在经历过这样一场战争之后，人还能恢复精神上的平衡，还唱得起来吗？再也不能了……”

“啊，有人说，人是一种经得起折磨的牲畜……有时候绕一

个大圈又会回头来重操旧业。”

“不，不能，先生。您也看到了，我这儿离游击队很近。我不止是常到游击队去，我经历过许多的事。您曾见过被炸毁的铁路线吗？您曾见过塞满了赤手空拳的无辜者的尸体的山洞吗？您是否会想到，倘若战后我重返舞台，再唱莫差特或舒柏特的歌曲的时候……”

“女歌手？”雅努什耳语似地问了一句。

“我的眼前不会马上出现这些尸体，这些鲜血，这些朝我伸过来的手吗？”

“不，不会的，”雅努什平静地说道。“请您别这样讲。我们本来就说定不讲那种慷慨激昂的话的。可您所说的，是十足的慷慨之词。这种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旦您登上舞台，您就会想到莫差特或舒柏特，甚至会想到结尾的那个高音唱得好不好。唉，人总是人啦！就象圣·泰雷萨[1]说的‘没救的，没救的人’[2]。”

雅努什注意到，私酿的白酒在这妇人身上也起作用了，她有了几分醉意才用这种令人不快的夸张腔调讲话的。他暗自思忖着，“我对她谈到的有关阿丽亚德娜的事她显然没有理解，她身上也有一种矫揉造作的东西。她到底不是爱尔茹尼亚。”

“其实您也见过这类事的。”萨比娜说。

雅努什搔了搔脑袋。

“我到过西班牙。”他说。

“是吗？”萨比娜惊讶地问道。

“不，不，请您别吃惊。是以记者的身份去的。”

---

① 泰雷萨（1515—1582），西班牙作家、宗教改革家，后封为圣徒。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啊哈！总是一个旁观者！”

“人类有时也需要有些旁观者的，不是吗？”

萨比娜默默不语。

“话又说回来，我生活在波兰，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个年头。我见过的也不少。”

然而萨比娜又回到了他引起她的好奇心的那个话题上去了。

“您为什么要到西班牙去？您作为一个记者，平平安安地呆在马德里。闲来无事还可以去散散步，可别人却对您说这是前线。您参加过斗争吗？”

“只有一次，但总算参加过。”

“请您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噢，再简单不过了。他们来找我，对上了暗语。我把信交给了他们就……呆下了。以记者的身份。后来他们把我偷偷带到了马德里……”

“您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萨比娜讥讽地说。“纯粹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兴致，想试一试自己的感受。”

“就算是这样吧，在那样艰苦的时刻能做到这一点不也是好的吗？”

“嗯，西班牙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

“骇人听闻。”雅努什从桌边站起身来，在茅舍里踱起了方步。“您明白吗？可怕至极。人经历了那种场面之后似乎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可后来仍然活了下去。那不是战争……没有敌人可以开枪的时候，他们就朝自己人开枪。当时我觉得，人是以杀人来寻乐的。每个人……可我毕竟还是活下来了，您瞧！这样的日子！但好赖总得过呀。人总得服从调节人类日常生活的那

些法则呀。"

"人有时不得不变得残酷无情。"萨比娜神情阴郁地说。

"我想说的还不是残酷。当然啰，轰炸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就象在索哈切夫附近出现的那种场面……那种小土丘……年轻人陈尸遍野。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不，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杀人还要找个崇高的借口，说是为了个什么理想。不论是事前还是事后总要找一个托词。杀人者总是要用什么崇高的宗旨来解释自己残酷的本性的。你（在酒力的作用下雅努什对萨比娜称起"你"来了）在我们周围就能发现现成的例子。要知道他们的一切'理想'都是从魔鬼的尾巴下面掏出来的。而且有时候甚至连那条尾巴也是为打掩护而接上去的。我想说的，不是他们的残酷无情，而是他们的厚颜无耻。彻头彻尾的精神崩溃……"

萨比娜两手一摊，似乎感到莫名其妙。

"您看问题有点儿古怪，您看人也有点儿颠倒，而且也有点儿诗化了。您偶尔也写写诗吧？"

雅努什骤然变得腼腆起来，匆忙吃起了油腻的咸猪肉，啃起了西红柿，似乎是想以此来表明自己根本就不是个诗人，而是世界上再平凡不过的一个普通人；他跟别人一样吃喝，也喜欢油腻的咸猪肉和红彤彤的西红柿。

"从前试着写过。"他说。

"不错，"萨比娜很有分量地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以前也听别人说过类似的话。我觉得有两件事应该分开，既然您写诗，您又何必到西班牙去呢？"

"哎，又是一个问题！我是到这里来受审的吗？"

"上帝，千万别这样说！我真是不太理解您。"

"简而言之，是不断地提问：'您是什么人？'请您还是用开头那种农村妇女的腔调来提问题好吗？"

萨比娜笑了，又"乡里乡气地"重问了一遍：

"可您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我不想当您的情报员，尤其是涉及到我本人情况的时候。"

萨比娜眼望着前方沉吟起来。

"因为我在考虑，我心里在想，倘若您没有在俄国经历过革命，倘若您不曾到过西班牙，倘若您如今没有接触过德国人，您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没有接触过德国人。"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人比您的心肠更冷。您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却一直蛰居乡间，囿于自我，与世隔绝。"

"不，一点儿也不！只不过是，我知道……我知道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当然有的东西不是过眼云烟，例如革命就不是，但是，一切都在急剧变化着。而人生却非常短暂，短得出奇，我竭力以不变应万变来度过这点短促的时间。难道这也是罪过？"

"面对这些震动了您的巨大变化，您这样做，说不定就是罪过。"

"您是个有学问的妇女，有学问。不过，我担心，您把理论看得重于实践。可惜您把这种过于易变的东西看得太重了。"

"某些原则是始终不渝的。"

"可另一些原则却象大海一样潮起潮落，变幻多端。真的，萨比娜太太，确实是如此，请您相信一个比您年长的，老于世故

的人吧。”

“比我年长也许是不错，”萨比娜含笑（终于笑了！）说道，“然而，是老于世故吗？……”

对她的微笑雅努什没有用笑容来报答。相反，他带着一副严肃的神情盯着萨比娜那一双放在桌面上的手。

那双手又粗糙又不干净，一双十足的农妇的手，说明她每日的操劳。她那双手曾经是何等地娇嫩可爱，而今又变得多么地粗硬，盖满了老茧和冻疮的疤痕。这双手显示出来的不仅是农家的劳动。

“您瞧，”他说，“我自一段时间以来对您这个人的看法完全变了。此刻，我仿佛是在同一位战士谈话。您的手掌上难道没有留下……步枪磨出来的老茧？”

萨比娜仔细地瞧了瞧自己的双手，如同在审视什么陌生的东西。

“您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您不知道，参加游击队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妇女。”

“可我十分清楚，那是各式各样的。我看得出，您扮演的也是这种角色。”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角色’。”

“真的，我说就象在圣·保罗·文岑蒂① 的舞会上一样。是不是？”

“不，不是。真的不是。我至多不过是搬过煮面疙瘩汤的大锅。”

萨比娜出其不意地卷起了白衬衫的袖子，前臂上露出了一

① 保罗·文岑蒂（1576—1660），法国神甫，曾任法国皇家总施赈吏。

排涂抹过的数目字。①

“哎呀!”雅努什叫喊了一声，又坐了下来。“上帝，您在干什么?”

“我是躲藏在这儿的。”萨比娜笑了笑说。

“不，不要这样，您为什么把它给我看呢?您不应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我对您怀有某种企图，”萨比娜相当神秘地说，“反正我得告诉您。”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您应该想到，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那时所有的废墟，所有的窑洞、堑壕不再硝烟弥漫……废墟上会长出青草，一切都会盖上绿茵。会有这么一天，不是吗?”

“当然会有。”

“因此我想知道，到那时人将充当什么角色。”

“又是‘角色’，这一次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我们硬是要演一出戏吗?”

“可能是吧，”萨比娜说。“但是，每个角色，每一出戏都得有个潜台词。可我在您身上看不到这个潜台词。或者更确切点说，我看到了，您那句潜台词是一成不变的。”

雅努什又一次从坐位上跳了起来。

“太妙了，”他提高了嗓门说道，“正是如此。是啊，总得有个人把自己那句潜台词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去。既然人类的文化应该存在下去，那就得有个连贯性。我的责任就是，把我的，我自己的潜台词从这个时代传到那个时代去。您不由自主

---

① 说明萨比娜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

地说出了这一点，这样，您自己就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的。”萨比娜慢条斯理地说着，目光落到了自己那双畸形的手上。“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您写诗……”

雅努什笑了起来。

他既带点儿讽刺又有些激动地说开了。

乌云在消散，太阳放射出光芒。鲜花怒放，百鸟争鸣，卡姆斯卡大森林里所有的坟墓都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那时节，俄耳甫斯①，也就是雅努什·梅申斯基来到雏菊丛生的草原上……他来了，唱着动人的歌曲，手里抱着一把金质的七弦琴，他的女伴萨比娜对他说……”

“对他说什么？”

“唉，我不能告诉您她说的是什么。我不愿使您不快。不过，她既不会喜欢七弦琴，也不会喜欢他唱的歌，她不会爱雏菊……”

“根本不对，”萨比娜突然高声说道，“根本不对。雏菊一定得开花。”

“不错。但我写的诗将是关于战争的。”

萨比娜讥讽地微微一笑。

“写战争谈何容易，亲爱的，”她已经完全是用一种朋友的口吻说话了。“你可知道，吉洪诺夫②对于西班牙是怎么写的：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他能以歌声使山林、岩石移动，使野兽驯服。

② 吉洪诺夫（1896年出生），苏联作家、诗人。

不论你怎样去描写这场磨难，
总嫌不够，总难称心如愿……

写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如此。”

雅努什重复了一遍：

“总嫌不够，总难称心如愿。”

“不够，不够，不够。”萨比娜有些歇斯底里地说道。

“是的。要想写战争，就应该知道战争的界限。”雅努什说。

“什么？什么是战争的界限？”

“咳，战争就是战争嘛。不过，人素有各种本能，足以远远超越战争的界限……这就是我所想探究的。”

萨比娜凝神地注视着雅努什。

“请您别再喝了。”她说。

“您怎么啦？酒只能使我头脑清醒。离开游击队营地之后我倒变得活跃了。他们总是那样令人不快吗？”

“他们的生活是不愉快的。”萨比娜解释说。

“生活嘛，”雅努什沉吟着。

过了一会儿，他又意外地补充说：

“生活本来就是不愉快的。生活常常把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比方说呢？”

雅努什沉思了片刻。

“比方说，许久以前发生过一件事，当事者几乎早已把那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是，蓦然间他又想了起来，觉得那事情完全不是他原来所想象的那种样子……”

“我不懂。”萨比娜说。

“您瞧，有一件事使我夜不能寐。我已经对您讲过，在离开阿丽亚德娜许多年以后，当我再次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儿了……她变丑了，变得歇斯底里，使人受不了。我们在罗马又重逢了……而且……”

“真有趣。”萨比娜有气无力地说道，但是雅努什没有注意到她语调的变化。

“有一次，在宾雀山，我们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他坐在桌边，用两把刀子和一把餐叉比示他们当时的情景。“其实我早就看到了一辆小汽车正向这边驶来……小汽车驶过来了，就这样！那时她迈出了一步，”刀叉琅铛一声从雅努什手里掉到了桌上，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它，“当时我是能够制止她的，只要抓住她的手就行了。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有意不这样做的！……”

雅努什坐在凳子上，眼睛没有朝萨比娜看。那妇人点了点头说：

“您就乐意幻想出这么一个故事来。”

雅努什抬起眼睛，朝她看了看。

“不错，这是幻想。但是，它使我夜不成眠。我能够制止她而没有去制止。我还曾因此而感到庆幸。我爱过我的妻子，也爱过她。她们两个都不在了，她们两个都曾为我所占有……”

“您睡觉的时候最好服一滴穿心排草酊。照这样下去，您会活不长的。”萨比娜说。

她站起身来，动手收拾桌子。雅努什低头坐着，陷入了沉思。

“我觉得，”过了好一会儿，等萨比娜从厨房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又接着说，“什么七弦琴呀，什么雏菊呀都只是水中明月，镜里春花，得不到的。”

“即使这样，也是损失甚微，痛苦不大。”萨比娜用一种劝喻的口气说。

雅努什突然发起火来了。

“您怎么这样对待我！我该见怪了。我得走了。时间已经不早。”

“真的，已经晚了，”萨比娜说，“您马上就得走。在我们这场谈话里我实际上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我们聊呀，聊呀，似乎不是在战时，”雅努什说，“不过，在这样一席谈话里，难道能够‘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吗？”

“哎呀，我说的根本就不是哲学上的实质，”萨比娜说，“当然啦，这不过是一场空谈罢了。我们之中谁也不会由于这次谈话而变得聪明一些。”

“嗯，我不知道是否如此，”雅努什回答说，“我可是受益不浅。”

“当真？该不是听了我说的话吧？”

“不，不是听了您说的话。而是从我自己的话里。我说出的某些想法就很值得我深思。顺便问一句，这白酒是什么酿的？是黑麦吗？”

“不，是糖酿的。合您的胃口？”

“合胃口倒谈不上，私酿的白酒怎么能合胃口呢？不过，它活跃了我的思想。它给了我——就象我刚才所说的——思考的能力。我认为，它解脱了我身上的许多东西。不过，您想谈个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呢？”

萨比娜在桌旁坐了下来，仿佛准备重新进行一场严肃的谈话。

“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但对于整个事态的进程却毫无影响。我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嗯,好吧,萨比娜太太。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么长的准备工作呢?”

“我们整个的谈话都是一种准备。我是想摸清……”

“我是个什么人,是吗?”

“是的。我是想看看您是否可以信赖。”

“您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我想是正面的结论。请您听我说,雅努什先生。”

她第一次称他“雅努什先生”,听起来颇为庄重。

“我这儿藏着一个人。”

雅努什的身子向后一仰。

“您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他藏在这儿大概是安全的吧?”

“是的,但是他不愿意躲躲藏藏的。”

“什么?难道他不是每一步都面临着危险吗?”

“他不是犹太人。是个俄国军官。”

雅努什发出一声嘘声。

“您就把他藏起来了?”

“是的。他藏得很严实,谁也不知道,真是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本来是可以在自己的密室里呆到战争结束的。但是他坚持不了。”

“他觉得寂寞无聊吗?”

“嗯,肯定是。他很年轻,是从索哈切夫附近的苏军战俘营里逃出来的。”

“怎么逃出来的?”

“这是他的秘密。我从来没有向他打听过。恐怕是在运送过程中逃跑的。”

“这得有运气。”

“有时能成功……有时不能。”萨比娜忧郁地望着雅努什。

两人沉默了片刻。

萨比娜站起身来。

“我把他叫出来给您看看。”

“他在这里?”

“就在穿堂那边。”

萨比娜把通向穿堂的门开了一道缝,轻声喊道:

“科利亚,进来。”

进来一个个头不高，还很年轻的人。他身材瘦削，其貌不扬,穿一套撕得七零八落的军服,军上衣里面是件领口过大的波兰花衬衣。他给人一种病恹恹的印象。

他默默无声地向雅努什伸出了自己的手。他那瘦削的面庞闪现出一丝坦然、浑厚、真挚的微笑，使得整个房间里也灿然生辉。

“我的上帝!”雅努什转身对萨比娜说道，“这么一个插销般的人儿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我已经说过,我不知道。”

军官对萨比娜问道: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①

萨比娜给他翻译，但一时想不出“插销般的人儿”该怎么翻成俄语。科利亚笑了起来。

---

① 原文是俄文。

“您不喝一杯?”① 雅努什指了指桌上的酒瓶问他。

“怎么不,我当然喝。”② 小战士回答道。

雅努什很难想象，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个军官。萨比娜往玻璃杯里倒了一点点酒。

“他不应该喝。”她又回身对雅努什说。

“许多事都是不该做的。”

小伙子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见到您,我很高兴,” 他用俄语说道。“尤其是因为您的俄语似乎说得很好。”

“我在日托米尔念完了中学。”雅努什解释说。

“我可从来没有到过那地方。” 科利亚说。“我是西伯利亚人。”

“战争把人到处赶。”萨比娜说。

她说这句话时又恢复了“村妇的腔调”。难道她对科利亚也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吗?

年轻的军官坐在雅努什对面萨比娜原先坐过的那个位子上。兴奋而又杂乱无章地谈起了自己的西伯利亚故乡。看得出来，他由于跟这个陌生人萍水相逢而非常激动。从他的举止不难推想,他是很少见到人的。

雅努什没怎么认真去听他那冗长的故事，却十分留神地注视着讲故事的人。

他瘦小,但还算结实,一张拉长了的，不匀称的面孔上长了一对蔚蓝色的大眼睛,蓝得出奇。此刻,那对眼睛由于异常激动而闪闪发光，那光芒随着故事的发展和玻璃杯里白酒的消失而

---

①② 原文都是俄文。

不断增强。

他的外表虽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却蕴藏着某种异国情调的特殊的新鲜东西。他的目光明澈而又自信。他丝毫也不象一头被追赶得筋疲力尽的小兽。甚至没有人能推测得出他是个所谓的“逃犯”。

“这就是即将到来的那股新势力，”雅努什心里想道，“这是个胜利者。”

“您到过斯大林格勒吗？”雅努什岔开了他的故事问道。

“没有。”科利亚回答说，神情有点惊诧。

他看到雅努什对他讲的故事不感兴趣，就不再吭声了。

“说实在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萨比娜插进来说道，“他不知道把自己怎么办好。”

“怎么办？让他呆着！”

“他说，他呆不下去。”

雅努什耸了耸肩膀。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萨比娜为什么要让他见科利亚呢？

萨比娜在桌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您瞧，”她用波兰语说道，“他想顺便问问您，他是否应该加入您去过的那支游击队。”

雅努什的眼睛瞪得老大。

“他想到游击队去？”

萨比娜不耐烦地说：

“这不是很清楚吗，他想参加一个组织。”

雅努什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

“我能对他讲什么呢？让他去好了……”

萨比娜目不转睛地望着雅努什。

“您也这样认为？”

“当然。他们理应把他当作兄弟来接待。”

科利亚的目光从萨比娜身上转到了雅努什身上。显然，他明白他们谈的是什么。

雅努什突然感到自己不能替别人拿主意。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萨比娜。萨比娜公然对他的态度表示恼火。

“我不放他走。”她说。

“您怎么想得出来？”雅努什反驳道，“当然是应让他走好。”

这句话科利亚完全理解了。他从自己的小椅子上跳了起来，猛然扑到雅努什的脖子上，紧紧地拥抱着他，跟孩子一样。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当他终于把雅努什从自己的拥抱中松开的时候说。

三

雅德维加和海伦卡看到雅努什神情异样地离开了科莫鲁夫后，默默无言地回到了家里。

两人还在围墙的缺口处站了一会儿，看着他怎样绕着庄园转了个弧形，然后穿过马路，朝着森林的方向去了。两个人都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何况她们都见到了来找他的那两个妇女，但是她们两个人都没有把这事儿点破。

雅德维加操持自己的家务去了。海伦卡坐在楼下的房间里读着《吉姆勋爵》①。就这样一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窗外是一排叶子已经枯黄的树木和一片湛蓝的晴空。然而，大自然中的

---

① 波兰血统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的作品。

这种静谧却使海伦卡惴惴不安。书里的字在她眼前跳跃，她不时发现自己对所读的内容根本就不懂。

快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她们两个坐下来吃午饭。使海伦卡暗自吃惊的是，雅德维加对她特别殷勤，劝她吃饭，把菜移到她的面前。可是，海伦卡今天不知为什么没有胃口。美味的菜食，由菲比赫先生栽培、雅德维加按法国烹调方法炒出来的蔬菜几乎原封不动地从桌上端了下去。雅德维加也吃得很少。她们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雅努什和他奇怪的远行，然而看得出来，她们两人所想的都只是这件事。

午饭后，海伦卡到楼上自己的卧室去了。

她倒在长沙发上，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但并没有读。高大的苹果树的树枝一直伸到了窗口。黄灿灿的树叶似乎使房间里显得更加明亮，豁朗。可是海伦卡躺在那里却满面愁云，忧心忡忡。她不喜欢雅努什的这次远行，她并不是担心他的安全，她那颗心已经锻炼得很坚强了，她担心的是，他们会因此而“被发现”。雅努什的一点微小的疏忽都可能使敌人找到许多蛛丝马迹，而主要的是有可能把纳粹特务分子招引到她现在所呆的这个小房间来。这样，不论是对于她，还是对于她的同志们都不会有好结果。

海伦卡冷冰冰的面孔由于紧张的思维活动而变得跟石头一样呆板。自从布罗内克牺牲后，任何事都不会引起她感情上的激动，她只有冷静的、理性的思考。然而此刻这种思考却得不出结果。

“唉，难哪！”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她打开了炉门，为了以防万一就动手焚烧自己的某些文件。她正在烧的时候被雅德维加一头撞见了。

雅德维加从未到这儿来过，海伦卡甚至没有估计到她可能会来，连房门都没有闩上。

“你在烧什么？”女管家问道，她的声音显露出内心的惶恐不安。

“您不是看见了吗？”海伦卡用一种怀有敌意的口吻回答道。“我在烧。”

“你会给我们招灾引祸的。”雅德维加说。

说过之后，不等对方示意就在圈椅上坐了下来。蹲在炉门前面的海伦卡不高兴地朝她瞥了一眼。她从雅德维加的态度上估计到，这次她来呆的时间不会短。她沉默了片刻。

“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烧我的文件的。”过了一会儿她说道，轻蔑地噘起了嘴巴。“正是为了不给你们引祸招灾。”

雅德维加默默无语地注视着她的动作。

“有些文件你搁在一边，”她说，“你不想把所有的文件都烧掉。”

“因为有的文件我无权烧毁，”海伦卡嘟哝了一句，“我将把它带在自己身边。”

“你估计会来搜查吗？”

“不，不过，我不喜欢雅努什的这次远行。”

两人又无话可说了。

“你听我说，”女管家终于勉强地说道，“你那工作不能换个地方干吗？不一定非在科莫鲁夫不行吧？”

海伦卡眼望着火苗微微一笑。火焰玫瑰色的反光把她那张严峻的面孔照得豁然开朗，而微笑又使她脸上那木刻似的线条变得柔和了起来。看到她那光彩夺目的仪容，雅德维加有点儿畏惧。

海伦卡没有回答她的问话。

“哎，你为什么不吭声呀?”雅德维加催促道。

“您害怕了吗?”姑娘终于反问了一句。“您胆怯了吗?”

“你很清楚，不是胆怯。你的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指的不是政治问题。”

“那又是什么?”海伦卡一边往火里扔文件，一边淡漠地问道。

“你自己清楚。”雅德维加阴郁地说。

海伦卡又向她睃了一眼。姑娘的眼睛里闪烁着不怀好意的光芒。

“您知道，”她说，“我可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这般的问题。”

“雅努什还不老……而且鳏居。”

“您以为，我是想嫁给雅努什吗?那真是太滑稽了!要知道，他比我妈妈的年纪还大!您脑子里尽装些这类货色……”

“雅努什还很能讨人喜欢。”雅德维加深信不疑地嗫嚅道。

“能讨人喜欢?就因为您喜欢他!”海伦卡的语气里带有不可遏制的愤怒。“您可真想得出来!”

雅德维加沉默不语地坐了片刻。

“不错，我喜欢他，”她终于说道。“我一生都喜欢他。”

接着，她梦幻般地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全然不顾海伦卡爱听还是不爱听。

“还是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那么喜欢他，以至我曾经大哭过一场……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哭。那时，我借口说是因为题目太难，其实，题目是很容易的。那是一道算术题。可是为了到这里，到科莫鲁夫来，我真是碰上了一道非常复杂的难题。而今我放不下他，你明白吗，小鬼?我放不

下……”

海伦卡又一次带着无言的轻蔑瞥了雅德维加一眼。

“我可怜您，”她叹了口气，从炉前站起身来，拍了拍被纸灰弄脏了的衣裙。“嗯，烧完了，”她说，“余下的我带在身上。”

海伦卡坐在长沙发上，离雅德维加相当远。从她的表情上看得出来，她是在等女管家快点出去。她那对眼睛显得更加睥睨了。她把那本书捏在手里转来转去，摆出一副又想看书的架式。

雅德维加陡然心一横，从自己的圈椅上站起身来坐到了长沙发上，跟姑娘紧挨在一起。海伦卡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尽管她极力克制自己，脸上还是露出了一种烦躁的，甚至是不无敌意的表情。

“我亲爱的小宝贝儿！”雅德维加急促地说（她说得很费力，似乎那些客气词儿和长句子对她完全是陌生的），“我亲爱的海伦卡小姐，您千万别把他从我身边夺走吧。请您相信我，我呆在他身边对他更好。他在人世上没有一个贴心的人，他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他说他谁也不需要，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人的……他需要，他需要，他非常需要……可您能给他什么呢？他当您的丈夫是不合适的。说句实话，他把那个佐霞折磨死了，那是个多么不幸的女人呀！真的是他折磨死的。对您他也会一样。”

海伦卡做了个不满的怪相，把一只手放在雅德维加的手上。

“亲爱的太太，”她说，“您何必说这一番话？我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嫁给雅努什。我对他一无所求，您就放心吧。”

雅德维加粗鲁地推开了海伦卡的手，对她又重新称起

“你”来。

“我知道，我早已知道，”她说，“你有过一个犹太小伙子。”

海伦卡哆嗦了一下，把脖子上一直围着的围巾围得更紧了；因为要节省煤，房间里很冷。雅德维加靠自己的粗野占了她的上风，象往常那样。

“你这个小鬼！”她说着，站了起来，完全忘记了片刻之前那种客气的语调。“你别畏缩，别装成个无罪的羔羊。谁也没有办法使你的布罗内克死而复活，而当个梅申斯基伯爵夫人的机会不可错过。对于戈翁贝克小姐来说，他可是个理想的对象。你爸爸不过是个烤蛋糕和点心的……我自己就在你爸爸那儿干过活。就是将来布尔什维克来了，这行当也是有用处的。糖果点心伯爵夫人。”

海伦卡把腰一挺，扔掉了围巾，她那架式就象是要腾出手来进行自卫，同时神态凛然地喘着粗气。

“住嘴！”她强压住无名的怒火说道。“请您出去。我不要听您那些蠢话。您明白吗？”

雅德维加站在房中央，绷得象弦一样直，她似乎变得高大了。她那双眼睛炯炯发光。

“你这条毒蛇！”她叫喊道，“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东西！你要是不马上给我滚……”

“怎么样？”

“你要是不马上给我滚蛋，我知道怎么办！”

“您要干什么？”

“我已经注意到雅努什是怎样望着你发呆的。可你等不到那一天，丫头！”

这时，她俯身站在坐在长沙发上的姑娘面前，举起双拳，压

低了嗓门喊道：

“你要是不给我从这儿搬走，我就去领盖世太保来抓你。我就去通知德国宪兵队。我做得出来的！从我的庄园里滚出去！”

“从我的？”海伦卡鄙夷地揶揄了一句。

“从我的……是我拼死拼活地在操持这份家业，它是我的血汗换来的，我丢了半条命……”

“您疯了吗？”海伦卡怒吼道。“您神经失常了吗？您要我干什么？”

这时楼梯上响起了一阵嗵嗵的脚步声。两个妇女一齐向门边奔去，不由与来人撞了个满怀。伊格纳茨的半大小子猛地推门而入。他这个“众神的使者”带来的总是可怕的消息。此刻他站在门边，嘴里冒出的还是那句话：

“德国人！”

雅德维加静悄悄地溜到了楼下。海伦卡跟在她身后也奔了下来，膀子上搭着一件秋大衣。

雅德维加扑到雅努什的书桌前，一把抓起了铺在桌上的纸张——雅努什没有写完的那封信。她把那些纸张揉成一团，递给了海伦卡。

“这是什么？”海伦卡问。

“快跑！”雅德维加对她说，“跳墙，往森林的方向跑……”

“您如愿了！”海伦卡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

但雅德维加没有注意她说的是什么。

“给雅努什报个信，”她急速地低声说道，“你要是碰上了他的话。我想法在椴树林荫道上等他……如果办得到的话。”

海伦卡朝通向果园的那个窗口奔去。

雅德维加还扯着她的衣袖说：

“你记住，海伦卡，不是我。你记住呀，这不是我……”

海伦卡迫不及待地挣脱了身子。

“不一定。”她边跑，边说道。

“不是我，你记住，不是我。祝你成功①。”她看到海伦卡打开了窗户，又补了这一句。

门廊里已经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和德国人大叫大嚷的声音。看到海伦卡跳出窗子，隐没在昏暗的果树林中之后，雅德维加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便去见德国人了。

四

雅努什踏上归程的时候，天色已经入暮。

他沿着林中小径刚走了几十步，便透过发黄的树叶看到一轮圆月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月色苍白而又朦胧，酷似复活节的圣饼。

从此处到科莫鲁夫大约八公里。对于不习惯长途步行的雅努什来说这段距离不算短。但是，初秋之夜的寒意和这类性质的出行所引起的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在驱赶着他前进。他走得相当快，心里盘算着过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该到家了。

然而跟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谈话的余音和酒后的兴奋又使他逐渐放慢了脚步，把潜在的危险也忘在了一边。他象散步那样悠闲自在的走着，全然不顾初秋时节阵阵袭人的寒气。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对于同科利亚谈话的回忆似乎只是一股潜流，而占第一位的则是踏在这忽而坚硬，忽而松软的林中沙土小径上

① 原文是法文。

所体验到的一种无名的快感。

这条小径不久便延伸到了森林边上，跟田野只隔着一排树木。这是一排高大的槲树，盘根错节，枝叶扶疏。从槲树的空距之间可以看到秋耕的田野迤逦伸展到远方。东升皓月的洁白光线和落日的惨淡余晖同时倾泻在那片广袤的田野上。

雅努什并不感怀一天之将逝，反而体验到了一种平生少有的充实和谐，这种精神上的充实使他喜不自胜。

漆黑的树木之间露出大片的空白处，仿佛有许多巨人跟他并排走在同一条路上。这个比拟是自然而然地在他心中出现的，于是他便竭力想象，过世了的人们之中有谁能这样伴随着他月夜漫游；他们之中每个人要对他讲些什么，而他自己又能对他们讲些什么。他想到，自己恐怕对约齐奥最有话可说了，因为约齐奥对他一生的经历不甚了了。倘若约齐奥，在自己逝世二十五年之后看到自己昔日的朋友又是在战争时期孑然一身在森林里行走，他一定会吃惊不浅；倘若他看到雅努什时不时把手伸进衣袋里摸摸英国飞行员赠送的冰冷的手枪，他一定又会大吃一惊。

槲树之间的一个空白处使他想起了埃德加尔，然而，对他恐怕是无话可说了；他有点儿担心这会伤害朋友的自尊。他简直不敢想象垂老的埃德加尔在战争的岁月里又如何步步碰上严酷的现实，到处面临着可怕的死亡。因为埃德加尔的死是美好的——对此雅努什片刻也没有怀疑过。他知道，他的朋友在逝世之前满怀着崇高的思想，这些思想伴着他长眠，如同绸缎衣裳装在樟木箱子里，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埃德加尔理应有个美好的终结。阿丽亚德娜的死又是怎样呢？他无须去探讨。对他说来，她的死也是美好的。难道不是吗？

他回想起爱尔日别塔曾经怎样唱着《森林之王》这支歌，带着怎样的悲剧性的神情来安抚病中的孩子。

我的孩子，这只不过是夜雾缭绕……①

假如埃德加尔想对他谈什么生与死的噩梦，他就会重复这句抚慰的歌词。生活中一切可怕的东西都只是一种幻觉，一缕袅袅的轻雾。

我的孩子，这只不过是夜雾缭绕……

当他看到两棵树木的黑影之间有一线白茫茫的空间越来越向他逼近的时候，他心中又默念起了这句歌词。那正是弥漫在田野上方的夜雾。林中小径在向它延伸过去。

一路上只有此时此刻他才感到有点儿不安，他的心似乎微微紧缩了一下。他能对那些死者讲些什么呢？

假如在这些一路伴送他的死者中间，出现了几个妇女，他简直要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是在阿丽亚德娜面前，他恐怕也无话可说。此刻，她们怎能理解他呢！她们在生前对他就不理解。也许任何妇女都不能理解男人的不安吧。

于是，他径直朝那两棵槲树之间的、轮廓颇似一位身材矮小的妇人的一线白茫茫的空间走去。他径直朝那儿走去，仿佛他应在那儿遇见什么人，而且一定能够遇见似的。可他一走到那里，那条白带子的形状也就变了，只不过是一片普通的空白。在那片空白后面立刻便出现了田野，朦胧的夜色和翻耕过的土块上白色的亮光。他宁可走出森林，尽管意识到了这样做有多么危险。在这月明如昼，轻雾似淡淡的浮云的秋夜，一个人走在毫

① 原文是德文。

无遮掩的田野上，是会从老远就被人发现的。

他走出了林边。刚才的那排槲树此刻又象是人影。但那已经不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不是他那些已经过世的朋友——埃德加尔、约齐奥、瓦莱雷克和小索班斯基了。景也留人，树也留人，那些树木真象是森林之王，伸出双手来挽留他，想把他藏在自己的荫影里。简直就象要把他吞下去。

他终究明白了一件事：迄今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苟安罢了。直到现在他才理解到，人活在世界上就应该有所附丽，活一天就该有一天的价值，就应该奋然前行。而今他必须从头来作那种他称之为“延续”的工作了。不，此时此刻他不是在做梦。他以前一直是在梦中，此刻才如梦初醒。

他要认真地想一想这件事，便不加思索地往地上一躺。泥土地寒气逼人，然而又似乎很可亲。他觉得自己身子下的这片土地，就象是大自然给他铺好的卧床。雅努什躺在一片茂密的幼桦林中。在月光的照耀下他看到了它们瑟缩在秋风中的稀疏、枯萎的树叶。相隔不远，在森林边上一棵棵槲树影影绰绰，不断变幻着形态。有时它们彼此倾斜到一起，宛如在议论着什么。那些树木的形态又在他的心中唤起了新的回忆。

许多年前，许多许多年前，他跟阿达希曾经从这儿走过。他把这个人完全忘了。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他们一起在克拉科夫的闲逛，后来的谈话，埃德加尔的葬礼都一一浮上了心头。这个可笑的卑微小人，对于雅努什来说毫无意义。他自杀了，不错，他是自杀了。他找了个什么荒唐的借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雅努什鄙薄地一笑：白痴！怎能擅自剥夺自己这个最宝贵的财富——生命呢！而今他明白了生命是什么，生命本身就是

最高的价值。尽管落到他头上的是那样残酷的命运，尽管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如同生活在梦中，弥漫在他周围的是一圈密不透亮的浓雾，生命仍然不愧是最珍贵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战争、烽火、别人的死——都显得那么崔嵬、壮丽、令人陶醉。他仰望着明月的光辉照耀着的浮云，片片浮云宛如大海上点点白帆，他望着浮云飘动，胸中不由响起了雄壮的乐曲声。

带着这一切穿过漫天烽火，不顾一切地活下去，用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去感受生命的搏动。这该是多么美好！

人本身是怎样的一种无价之宝呀！

雅努什一跃而起，心里还在想着阿达希。他还不满三十岁。然而现在已经变成了泥土，与青草、树叶共呼吸。

而他，雅努什已经年过半百了。可直到如今他才感到活着的意义。面对屡见不鲜的别人的死亡，他理解到了生的价值。

他大踏步向前走去。地上的寒气使他冷得打战。青草已经发僵了，似乎严寒已悄悄钻进了它的密丛之中。他走得真快，竟走出了一身汗。急促的步伐缓和了他异常紧张的神经，也使他身上的酒气消散了。

他开始更平静、更慎密地思考起来。

他渐渐领悟到，断言自己是生活在梦中这是一种自我欺骗。不，他的青春时代是现实的。彼时彼刻没有梦的地位，完全充满了痛苦的清醒状态。近来这几年他才笼罩在雾中，这是些精神上懒散的年代，是些意志消沉、愤世嫉俗的年代。他浪费了这许多年华，而今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他想起了自己到游击队营地去的时候，在他身后的海伦卡目送他的眼神；自从他在布斯特雷茨基招待所的窗口见到海

伦卡的那一刻起，对她就一直念念不忘。“难道她就是生活的象征？”雅努什思忖道。

那么，科利亚呢？难道他不是新生活的预兆吗？

雅努什感到忐忑不安。但是平稳的脚步声又在他心中唤起了另一种思绪。他思索起了自己没有对萨比娜说尽的话。他本想把一切都告诉她，本想对她谈谈沃洛佳和阿丽亚德娜，但是她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他想起了自己同沃洛佳在仓屋里的相遇。说得确切一点，不是想起了，因为他一直铭记在心头。

现在他想明确一下，那次相逢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他们谈了些什么？他竟忘了！然而，他记得他们在敖德萨的那次谈话，就在他曾狂热地恋着阿丽亚德娜的那幢可怕的住宅里。那一次的相逢照说是很重要的，可是对他生活的影响竟是如此微不足道！“我怎么能忘了那次的交谈呢？后来的那种抑郁、停滞、浓雾弥漫的生活岁月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这种生活如今已宣告结束。他要去帮助海伦卡，帮助小伙子们，他将跟他们在一起。可惜了利莱克！不，他不再逃避责任，躲进世外隐居的生活中去了。他将奋然前行，手里抱着……他是怎样对萨比娜说的呢？“手里抱着七弦琴……”哈，哈，哈！七弦琴！

现在他才开始生活，这就是说，为某种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东西而奋斗：为他雅努什本身的价值而奋斗。

他停下了脚步。他脑子里又想起了那本小册子。除了封面上作者的名字之外，那本小册子他竟从来不曾浏览过。沃洛佳那样重视的内容他竟然一无所知。

那本小册子现在在哪儿？在哪个抽屉里？他把它跟那些无用的战时行军笔记一起放在了什么地方，他甚至不记得放在哪

里了。但一定是在某个地方，肯定在。前不久他似乎还在纸堆里见到过那本小册子。现在得把它找出来了。

他加快了步伐，走得那么急，似乎他的生命都悬在列宁论托尔斯泰的那几篇文章上了。

“现在一切都要变了。”他思忖道。

“我有了目标！”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

这就是说，那些生活目标明确的人所说的一切都不是欺人之谈？这就是说，人活着可以有信仰，而不是浮生若梦？

“快一点，快一点，”他心里一再重复道。

此刻他走在耕过的土地和长满了饲料玉米的荒地之间的田埂上。玉米地里阴冷而又潮湿，但高高的玉米禾秆却遮住了可能出现巡逻兵和德国汽车的大路。望月的银辉照耀下的玉米庄稼撒下一条长长的阴影，雅努什得以从这片阴影中悄悄地走过去。然而那屏障占有的空间并不大，不久雅努什便走到了一片开阔地带。如果雅努什小心谨慎一点的话，他就该三脚两步穿过公路，从森林那边回家，就该通过果园，从后面进去，而不经过前面的庭院。但雅努什那么急于要找到小册子，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要预防不测。他沿着田埂很快走上了公路，又沿着排水沟一路走去，想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通向科莫鲁夫庄园的那条林荫道上。

夜已深沉，忘情的思索占去了他许多时间。皎月临空，雅努什感到浑身疲乏。他在秋天新鲜、凉爽的空气里几乎呆了一整天。好久以来他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程。

就在从大公路上分出一条林荫小道通向科莫鲁夫的地方，也就是在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受伤倒下的那个地方，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肩膀，把他拉到了暗处。

那个人正是雅德维加。

“快跑!”她猛然说道。“家里有德国人!”

雅努什一下惊呆了。他完全不懂雅德维加说的是什么。

“好!幸好你走的是这条道。他们在森林里抓住了伊格纳茨,塞进汽车里去了。”

“什么?他们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天黑的时候。他们在等你,快跑!”

“这是出了什么误会。”雅努什说,“我得回家去。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他从雅德维加的手中挣脱了出来。她气喘吁吁地在林荫道上追上了他。

“你疯了吗!他们会把你抓走的。伊格纳茨就在汽车里……”

“海伦卡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躲起来了。德国人来的时候她就溜了。我没有看见她。”

“什么?你不知道海伦卡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她跑到果园里去了。她是要在那边等你的。”

“德国人没有看见她吗?”

“我不知道。我在等你。他们也想抓我,可我没让抓。我跟他们嘻嘻哈哈说笑话敷衍过来了。他们有人会说法语。我给你带来了一条厚围巾和一点钱。再多我也没有。拿去吧……”

“我必须回家去。”

他又一次挣脱了雅德维加抓着他的手。顺着明暗交替的林荫道向前飞奔而去,追不上他的雅德维加时不时在树荫之间的空白处看到他的身影。她的心有如刀剜,喘得透不过气来。她只

好站住了。她目送着他飞也似地跑着，自己却动不了一步。她反拧着双手，呆若木鸡地望着那个跑远了的人。

“他一生只有两次这么赶快过，”后来她常对有兴趣听她讲的人这样说，“一次是忙着娶那个佐霞，再有一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见那些德国人。”

雅努什几乎是跑着进了大门。

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小汽车，车旁有人看守，但是德国人没有阻止雅努什。他大步跨过庭院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阻止他。只从柴草棚和仓屋那边传来了几声低语。这一定是对他的警告。

他匆匆冲进了走廊，到了走廊左边楼下的房间里。

他看到德国人之前就发现了自己的书桌被翻得乱七八糟，今天早上刚开头的那封信不翼而飞，大量的纸张和纸片被扔在地板上堆成了一大堆。在这杂乱无章的一堆的最上面——他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又象在梦中——放着一本写有“列宁”二字的发黄的小册子。一九二〇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雅努什抬眼向上一看，只见书桌后边站着一个德国人，头戴钢盔，身穿军服。

德国人滑稽地行了个军礼。

“我们恭候多时了，”他非常平静地说道。“伯爵先生到森林去有何贵干？而且走得这么远？”

“这么说，是来抓我的，”雅努什想道，“不是来抓海伦卡的。”

“可您何以知道我走得很远？”他问。

“因为我们等得太久了。”站在书桌后边的纳粹特务不耐烦地说。

雅努什没有注意德国人讲的是什么。他想俯下身去拾起列

宁的小册子，看一看大标题。 确实是论托尔斯泰的那本小册子吗？但是封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这本书的内容。他正想伸手去拿。

这时德国人吼道：

“举起手来！”①

梅申斯基没有去理睬他的命令，不顾一切地俯身到纸堆上，抓起了小册子，把它举到了自己的近视眼前，翻开了书的扉页。

穿军服的德国人狂怒了。

“举起手来！举起手来！举起手来！”②他歇斯底里地吼叫道。

雅努什恐惧地朝他望着，却又象望着一头不通人性的野兽，同时把两手向上举了起来。左手上还拿着那本小册子。

突然，他感到有一双强壮有力的手从后面抱住了他，开始从上到下搜他的身子。只听到一阵尖酸刻薄的窃笑，搜身的那个人的手从雅努什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闪闪发光的英国手枪来。

“我忘记了，”雅努什思忖道。“完全忘记了应该把它扔在路边什么地方。扔到草里或是树下……现在我完了。”

“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玩具。”③搜身的那个纳粹特务说道，“我想，一定是从森林里弄来的……”④

站在雅努什背后的那个德国人在自己的同伴眼前把手枪扔到了书桌上。搜身的那个人的声音使雅努什想起了舍尔廷的嗓音。他眼前便出现了昔日那个俊美的海得尔堡青年的形象。他

---

①②③④ 原文都是德文。

回头望了一眼。

“老实点，否则我就开枪了！”① 站在雅努什对面的那个德国人喊道。很显然，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大既在他搜查过的人中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胆大妄为的分子。

雅努什背后站着一个高个子，年纪很轻、非常英俊的纳粹特务分子。

“他跟舍尔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雅努什揣度道，“只是口音一样。这一位显然也是海得尔堡人。”

他用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殷勤语气回身向那人问道：

“您是海得尔堡人吧？”②

年轻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枪口顶着雅努什的腰部，把他向前推，推到在桌后等着他的那个纳粹特务面前。

“我受够了。”雅努什想道。“反正一切都完了。我并不想当个民族英雄……”

他又朝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头戴钢盔的德国人走了一步，把那本小册子从左手换到右手上，并且用它轻轻敲了敲那个嚎叫着的纳粹特务的鼻子。

“你安静点！”③ 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平静，但很宏亮。

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窄狭的小房间里传出了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响。雅努什用胸脯靠着书桌，然后，顺着桌子下滑，象个木头人倒在乱纸堆上。他的血流到了那一堆笔记本、札记本和永远秘而不宣的知识分子气十足的诗稿上。他还来得及想到，他的一生竟是这样突然毫无意义地结束了。

“我已经什么也做不了啦，”他甚至想低声说出这句话来。

---

①②③ 原文都是德文。

但是一片紫红色的雾迅速笼罩了他的意识，如同有一双死神的手扯破了防身的铠甲，然后对着他的心脏猛的一击——于是一切都完了。

“嗨，这位是找死的。”① 海得尔堡来的高个子，英俊的德国人说道。

① 原文是德文。

第十五章 第一天

一

斯彼哈瓦有一段时间住在布拉茨卡街二十号雅努什过去住的小房间里。梅申斯基生前他就搬了进去，并且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因为雅努什在沦陷时期几乎从不到华沙来。如今雅努什牺牲了，卡齐米日却搬了出去，把那个小房间让给了自己的父亲，这件事使泰克拉小姐极为反感。

一九四三年晚秋时节，老斯彼哈瓦来到华沙时几乎是神志不清。他那一直住在巴拉努夫卡的一家人都被乌克兰人野蛮地杀害了。老头儿因为到小镇上去买东西，偶然耽搁得久了，回家时已经很晚，这才捡到了一条命。可是房子被放了火，虽说没有烧起来。卡齐米日的母亲，松卡和她的两个孩子都被割断了喉管，躺在血泊之中，眼睛瞪得溜圆。萨比娜早在四〇年就跟着自己的土地丈量员到利沃夫去了，从此杳如黄鹤。老父亲来到华沙，在十一月的某个阴霾的日子里出现在斯彼哈瓦的面前。是谁给他的这个地址，他是怎么想起到那里去找儿子的，他都说不清。老斯彼哈瓦朴实、憨厚的天性里隐蕴着某种本能，把他从洗劫一空的巴拉努夫卡引到了华沙，在华沙又把他引到了比林斯基家的府邸。

只能说这是一种本能，因为老人的神志完全糊涂了。首先

是，他什么都不明白。他不明白是谁杀害了他一家人，不明白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德国人之间结成了什么样的关系，不明白布尔什维克是什么人，不明白是什么部队正在向西挺进，他什么都不明白。他个人的悲剧遮住了面前的整个世界。他眼前出现的总是被杀害的一家人的尸体。他整天唠唠叨叨，但开口闭口说的总是那个场面。泰克拉小姐有时不得不一连几个钟头听他的絮叨，但听来听去总是那个车轱辘转的故事。

“幸好我的双亲没有活到这可怕的一天。”他总是这样庄严地结束他的故事。

奇怪的是，老斯彼哈瓦的头脑里一切都搞混了，他觉得，他的次子雅希的尸体也跟那些被杀害了的家人的尸体一起留在被烧坏的房子里了。其实，雅希在许多许多年前就已经过世，那还是他们住在索沃夫尤夫卡铁路边上的时候。使斯彼哈瓦最难受的莫过于父亲提起小雅希的死了。对于卡齐米日来说，小雅希的死是他青年时代所经历的一次最可怕的震动。父亲的唠叨使他最难忍受的不是母亲和妹妹的遇难，恰恰是他提到雅希的死。

再说，斯彼哈瓦也很少有时间去听父亲的哀怨。他整天不在家，经常不回来过夜。他住在紧靠奥拉卧室的一间小客厅里，但经常一连几个星期见不着他的面。老斯彼哈瓦揣度出儿子行踪不定，便往往在莫名其妙的钟点里从床上爬起来，摸到楼下卡齐米日住的小客厅，找他“聊聊”。卡齐米日感到最难为情的是，老人完全不明白他身在何处，完全不考虑住在这幢房子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奥拉不是玛莉亚·比林斯卡，而且一直怀疑儿子骗他，说他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

一天清晨——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阳光明媚的清晨——老斯彼哈瓦五点钟的时候就爬了起来，随便抓了件衣服披在身上，急急忙忙顺着嘎吱响的厨房楼梯扑通扑通地来到了儿子住的小客厅。使他惊诧不迭的是，见到卡齐米日已经穿着整齐，刮过了脸，准备进城去了。

“你怎么天一亮就起来了？”他问道，同时在门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你到哪里去？”

斯彼哈瓦不吭声。

“你怎么不说人话呀？”

老人完全不懂如今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最好是不要提任何问题。

他突然冒出了一句：

“听说，俄国人已经到了布拉格区。”

斯彼哈瓦愕然地望着父亲。他完全没有想到父亲知道布拉格是什么，尤其没有想到他竟会得到这样的消息。果然自昨天开始外面就一个劲儿地谣传说，俄国人在登布林已转入攻势，说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布拉格区。他担心的是，父亲完全有可能还知道别的事。

“是什么人告诉您的？”

“啊，昨天那个……泰克拉。”

过后，他沉吟了一下，又问道：

“布拉格在哪里？很远吗？”

这一问倒使卡齐米日放心了。他宁愿父亲的脑子里装着一团雾，而不愿他能洞察正在发生的一切。卡齐米日想到，别看这些天来华沙谣言蜂起，昨天下午的决策还是没有传到布拉茨卡街二十号的“参谋部”来(海伦卡把泰克拉小姐、舒什凯维奇太太

以及老斯彼哈瓦一伙人称之为“参谋部”)。

卡齐米日匆匆把父亲打发走了。他很忙，马上就得出去，但又不想当着父亲的面从秘处掏出手枪来。

“再见了，爸爸，”他说，“爸爸今天最好是呆在家里。”

“为什么?”老头儿已经到了门边，又回身问道。

“他们可能会开枪。”卡齐米日说道。

“谁会开枪?”老头儿惊诧地问。

“谁?当然是德国人。”卡齐米日回答。

老头儿又扑通扑通地回到楼上去了。

斯彼哈瓦略微思索了一下父亲的不安。这种不安根本不可理解，而且完全不合乎老人的本性。在他看来，这老人倒很象一只暴风雨前的鸟儿。

再说他也没有时间来考虑这种纯属个人的问题。卡齐米日虽说只不过是一个区的副指挥，但却属于能参与机密的少数军官之一。从昨天起，这些军官的衣袋里就揣着这样一张纸片：

“急令。各区指挥员亲启。七月三十一日十九时。命令——‘W’① 八月一日十七时……”

他的心脏紧缩了一下——平生第一次感到有些恐惧。他觉得似乎有一大团沉甸甸的乌云向他压了过来。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他很清楚这类命令的不足之处，也明白，已经无法补救。只好一切听其自然。

他忙着再去参加一次碰头会。虽然时间还很早，他看到(也许只是感觉到)华沙街道上比平常这个时候要热闹得多。他经过元帅大街和萨斯基公园，拐到选侯街。这天早晨天高气爽，阳

---

① 华沙起义的代号。

光灿烂，可卡齐米日却无心欣赏。他想的是，一到下午这好天气就会失去自己的魅力。选侯街口有一幢他总爱在前面站一会儿的房子。安东尼·马尔切夫斯基[1]就曾住在那幢房子里。斯彼哈瓦对这位诗人和战士颇有好感，虽然他和卡齐米日之间并无任何关系。但这一次他又停住了脚步。房子不大，但十分和谐。“他们怎么会有这一手？”一个没意思的念头在斯彼哈瓦的心里闪了一下。然而，这纯粹是个表面的念头，是“装样子的”——是为了装样子给自己看的。因为在这个念头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念头，一个使人非常难受的念头，那就是恐惧。

冷街的住宅里今天来的人比昨天少多了。大势已定，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谈的。斯彼哈瓦觉得自己好象是在火车站送别某一个远行的人（是比林斯卡？）火车眼看就要开走了，要开始一场“实质性的”谈话又不值得，而随便说点什么又不愿意。他站在车厢前面，盯着离人的眼睛，相对无言。几个心神不定的人在一间平庸的房间里，坐在沙发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着。他们在等待那些迟到的人——或者是干脆不来的人，彼此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没有什么人好等。总指挥谈的那些问题都取决于行动本身，可他说话的语气，倒象他自己对于事态的发展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谈的不过是联络细节。斯彼哈瓦偶然打听到总参谋部已经搬到意志区的消息，不禁大吃一惊。

他的注意力早已被坐在对面桌边的一个生人吸引过去了。这个人昨天和前天都没来过。

这是一位军官（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是个职业军官），

---

① 安东尼·马尔切夫斯基（1793—1826），波兰浪漫主义诗人。

个子不高，身体已经发胖，秃顶。他面色红润，而那双凸出的蓝色小眼睛倒使卡齐米日感到特别熟悉。

他出神地看着这个人，竟没有听到别人都在吵些什么。军官们互相指责对方轻举妄动、不够资格指挥作战。可是斯彼哈瓦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样激动。那个人显然也注意到了卡齐米日。

吵闹声中突然混进了一声汽笛的长鸣。有人朝窗外望了望，但不见有飞机来。在场的人彼此交换了个眼色，什么也没有说。工厂汽笛的长号对他们而言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也许对德国人来讲倒有什么意义的吧？

气氛紧张起来。争吵已经停止，过了一会儿谈话也猝然中断了。人们起身告别。告别时都显得漫不经心，没有人提到下午需要他们去完成的使命。斯彼哈瓦受命届时出现在希文托克日斯卡街和雅斯纳街拐角上储蓄银行大楼的前面。

象往常一样，人们一对一对地离开会场。凑巧斯彼哈瓦和那个秃顶军官一起出来。刚走到楼梯上他就认出了，此人是斯塔希·奇日。

“你是怎么回事？”他问道，这时他们已经走出了房子。

“唉，没什么，就象你看到的。”奇日微笑着平静地答道。“我们又在战时相逢了。”

“只是，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这是多么不平静的一个世纪呀。”

他们并肩走着。奇日有点不安。

“我们应该分开走，”他胆怯地对斯彼哈瓦说道。

卡齐米日笑了起来。

“你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他说，“谁也没有注意我们。”

两位军官溜溜跶跶地走着，许多比他们年轻得多的人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这是成百上千的小伙子和姑娘向着各自的集合地点赶去。许多小伙子穿着高统皮靴，风雨衣，背着背囊。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拎着个箱子、旅行袋或是大包。大衣的衣袋都是鼓鼓囊囊的。他们时不时要遇上德国的巡逻队，可是德国兵却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到了蛙街，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咖啡馆叫“卢拉”，此刻几乎是空无一人，他们便找了个角落坐下了。他俩默默无言相视良久，仿佛是在重新探究对方昔日熟悉的面容。奇日的面部变得跟石头一样冷漠呆滞，紧抿的嘴角布满了皱纹。卡齐米日清楚记得，这个人年轻时有一张丰满的、玫瑰色的好看的小嘴，而今它却执拗地抿成窄窄的一条缝。斯彼哈瓦认为，这张嘴巴简直叫人讨厌。他为昔日那个朝气蓬勃、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感到痛惜。此时此刻坐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毫无生气的陌生人。尽管他产生了这个印象，然而从昔日的斯塔希的变化中却得不出任何结论。回头他又自怨自艾地责备自己。真个的，作为一个外交官，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后来，斯彼哈瓦脱下手套，放在自己的杯子旁边，急不可待地说道：

“你瞧，我们轻率地失去了军事行动中最宝贵的东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斯塔希·奇日一声不吭，只是显出有些坐立不安。而斯彼哈瓦也没有期望能得到什么回答。

“唉，你说呀，”他命令似地对奇日说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吗？我到这儿来，如同一颗李子掉进了粪堆。在这之前，

我一直是在森林里。”

“果然！我就是没看见过你嘛。”

“哎，不对，我在这儿已经转悠很久了，只是我们没有碰过面。”

“啊！”斯彼哈瓦又接着问道，“兄弟们呢？”

“牺牲了。两个牺牲在卡蒂尼，一个牺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两个活着。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这儿。”

“喏，你瞧。这二十多年来你都在干些什么？”

“一直在小军区混日子。在基埃尔策、格鲁琼次都呆过。”

“你感到厌倦了吗？”

“我没那闲工夫。我曾经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现在我象一只自由的小鸟儿。”

“嗨，这也是一种自由。”

“你呢？你的姓名传到我的耳朵里过……从上层传来的。”

“但愿你已经把它忘记了。”

“我知道。你是科特拉日少校。”

“正是。”

他们彼此审慎地对视了片刻。

“嗯，你对这一切怎么看？”卡齐米日问。

“我吗？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奇日装出一种虚假的谦恭说。

“令堂大人去世了？”斯彼哈瓦突然问道。

“去世了。”

“可家父还活着。”卡齐米日夸口似地说道。

“当真？”奇日淡淡地问了一声，他的态度越来越冷了。

"哎，你倒说说看，你对这一团糟的局面是怎么看的?"

奇日捉摸不定地耸了耸肩。

"一会儿说不起义，一会儿又说要起义。上午一个样，下午又另一个样，朝令夕改。甚至连命令也不能及时送到。"

奇日嘟哝了一句什么。

"为什么?"过后他问道。"他们不是有一整上午的时间吗?"

"得啦吧！您想想看，"斯彼哈瓦反拧着双手说道，"就这么几个钟头！要知道，这一次理应是总动员。我们能设想进攻吗?而防守是没有出路的。一切都会砸锅。完蛋！"

"那边也都是些年轻人。"奇日含糊地指了指街那边。

"难道说，因为他们年轻，就应该让他们去送死?他们会被人象羊一样宰掉的。"

"充其量，他们开枪。"奇日越来越生硬地说道。

"你不是听见了今天和昨天都说的是些什么吗?如果武器不够，就把斧头、丁字镐、破铜烂铁都发下去。你听见了吗?奇日?"斯彼哈瓦又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绝望。"斧头、丁字镐、破铜烂铁。准备了六年——可突然来个即兴！"

奇日没有喝咖啡。他的一双眼睛眯得越来越小。

"只好如此。苏联人逼近了布拉格区。我们必须在他们到达之前占领华沙。我们必须是华沙的主人。"

斯彼哈瓦笑了起来。

"总忘不了当主人……"他说道。

秃顶军官挺直了僵硬的身躯。他的脸变得象块石头。

"科特拉日少校，"他演戏似地低声说，"少校在散布惊慌情绪。说这种话得当心哩，否则……"

斯彼哈瓦一下清醒了过来。

“我是个十足的白痴。”他心里想道，“我总是这样粗心大意，蠢头蠢脑。要知道，我并不清楚他是什么人。我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昔日那种稚气的行军中结下的愚蠢的友谊顶个屁……那一次简直是场游戏，而这一次才是生死搏斗哩。在这个世界上人是越来越坏。”

他毫不掩饰地、执拗地盯着奇日的眼睛。

他谈起了别的事。

“你瞧，”他一面审视着奇日一面说道，“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我还以为什么也没有变，还以为我们俩还跟二十年前一样。可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我们都不是昔日故我。你知道，”他亲昵地补了一句，同时隔着桌子向斯塔希探过身子。“旧梦不可重温。否则会尝到可怕的报应。请你相信我，它只会带来最令人伤情的失望。”

对方什么也不明白。他眨巴着眼睛，那对蓝色的小眼睛完全眯成了两道缝。

“科特拉日少校，”他说，“您不用跟我磨牙了。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

斯彼哈瓦暗自想道，奇日的那双小眼睛，加上白睫毛，使他简直活象一头猪。与此同时，他又意识到，迄今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倾心交谈过。

“我真是把珍珠抛给了猪。”他思忖道。

他清醒了过来。

“你知道，斯塔希，”他慢悠悠地说道，“我劝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这样的人是不会走运的。”

奇日哑口无言。

“科特拉日少校，”他说，“我去向指挥员报告。”

斯彼哈瓦站起身，拿起桌上的手套，说道：

“再见了！朋友。”

他砰地一声关上了咖啡馆的门，扬长而去。

二

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城市上空是一片瓦蓝的天空——这是久晴之后要变天的预兆。安德热依一早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只到母亲的卧室里去看了一眼。泰克拉小姐在“小餐厅”里（大餐厅租给别人了）准备早餐。甚至在几面都是大楼的背阴的小府邸里也充满了夏天的气息。

泰克拉小姐惊诧地发现，老斯彼哈瓦从正门的楼梯上溜了下来（从来没有见他到那去过），朝大门口走去。

“到哪里去？”泰克拉小姐问。

老头儿摆了摆手。

“我到布拉格去，”他说，“我去瞧瞧那些苏联坦克……”

“到布拉格？您莫不是疯了？”泰克拉贼道，“那儿到处是德国人。昨天我看到一整天都在往那里开部队……”

但是，老人没有听她的话，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总参谋部解体了。”泰克拉小姐听到身后传来海伦卡讥讽的声音。

安德热依又回来照了个面。

“泰克拉小姐，”他象往常一样急躁地说道，“快拿咖啡来，我忙着哩。”

泰克拉小姐近来老多了。尽管她的举止还跟从前一样庄重，但是手里的东西常常捏不住掉了下来。此刻，听到安德热依一

叫，她手里的匙子又掉了下来，碰到茶碟上，撞出了个半圆形的小口子。

“这帮小家伙真是魔星！”

安德热依一点也不象个小家伙。他是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晒得黝黑锃亮的英俊男子。他肩宽膀圆，一件漂亮雅致的粗呢上衣贴在他身上就象穿在模特儿身上一样。

“请您转告妈妈，我在咖啡馆等她。”他一边向前厅奔去，一边喊道。

他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一步几级地跳下台阶，在大门洞里消失了。泰克拉小姐每次朝大门口一望，总看到那辆把玛莉亚和阿罗送到不知何处去的小汽车还停在那里。阿罗唯一的消息是通过“某个人”转来的——这个人的姓名不便提及，甚至连想都不能想。泰克拉小姐的“藏书”中收有一本糕点制作法的旧书。书上褪了色的字迹记满了她在波多莱的曾祖母、外曾祖母、七大姑八大姨的名字。那本书里就记载有“某某人发明制作圣餐面包的配料法”。泰克拉小姐早就习惯了这种隐名的方式。

奥拉穿一身浅色衣裙下楼来了。她神态自若，尽管这种镇定看起来有点做作。她朝泰克拉小姐淡淡一笑。

别夏多夫斯卡憎恨这副笑脸。她觉得戈翁贝克太太一副新贵的派头全汇集在这笑容中。她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奥拉太太老来反而出脱得更俏丽了。她的举止越来越娴雅安详，似乎在这座曾经饱览过几代贵妇人的芳容的王府里一住，她也受到了潜移默化。她在仪表和尊贵的步态上都变得酷似安娜·比林斯卡公爵夫人。这个变化真叫泰克拉小姐气断了肝肠。尤其可恼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奥拉每天早上总要喝一杯草药。茶叶质量极差，又很难买。奥拉情愿以甘菊当茶，可是老管家却把这看作

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如果是老公爵夫人或玛莉亚，她也就会毫不在意，可奥拉一提出来就使她暗地里十分恼火。

“泰恰小姐，”奥拉问道，“我的菊花泡好了吗？”

“泡了，”泰克拉小姐简短而粗鲁地答了一句，嘴里还嘟嘟哝哝地说，“泰恰小姐，泰恰小姐，从来谁也没有叫过我泰恰小姐……只有阿罗。”

她把一杯甘菊水放到了桌上。

“奥拉太太，您穿的是浅蓝色的衣裙！”

“怎么是浅蓝色？是灰底子浅色圆点的。”

自从雅努什死后，泰克拉小姐尽穿黑的或者是颜色很深的衣裳。凑巧要找这样的服装十分方便。楼上橱柜里塞满了各种旧衣服，泰克拉小姐经常把老公爵夫人的衣裙拿出去卖给德国的剧院——这是她的一大机密，只有胡贝尔特知道。充当中间人角色的是玛雷霞·塔塔尔斯卡，直到她在元帅大街的咖啡馆里被人弄死为止。现在人们都说，是胡贝尔特枪杀她的。

奥拉穿浅颜色的衣裙，到理发馆烫发，在家里穿镶有精致花边的长睡衣，这一切都使泰克拉小姐彻夜难眠。

“她就睡在玛莉亚的那张床上，”泰克拉小姐对舒什凯维奇太太咬耳朵，后者跟斯塔希·迪加特[①]在博登湖[②]畔住了一年之后又回到布拉茨卡街上来了。“那个单身汉好在哪一点？他瘦得皮包骨，活象根柴火棍儿……”

“显然，他有什么别人不知道的长处。”[③]舒什凯维奇太太带

---

① 迪加特（1914年出生），波兰作家。

② 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交界处。

③ 原文是法文。

着已婚妇女常有的体谅的微笑回答说。

泰克拉对衣裙的意见刺痛了奥拉。

“我对您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奥拉说，“我是为孩子们着想才不穿丧服的。我是想让他们记住我安详的模样儿。我是在心底里服丧，泰克拉小姐。”她又补了一句。

“唉，如果真是在心底里服丧，简直就不会想到穿浅颜色的衣裳。”

奥拉把嘴一撇。

“泰克拉小姐，”她硬邦邦地说道，“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但还有一双儿女。我必须为他们活着。您懂吗？我在他们面前就得装做不伤心，不害怕……”

“那是为什么？”

“因为，否则他们就会害怕。”

“哎，您的孩子们肯定不会害怕。您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没有一个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再说，跟年轻人相处是件难事。他们从来不肯承认任何感情。有时使人觉得，他们什么感情也没有……”

“啊，他们有感情，他们有，亲爱的太太，”泰克拉小姐说道，忽地在奥拉对面的桌边坐了下来，不知是一下子瘫了还是过于疲乏。“你为他们累死累活，”她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体恤的口气说道。“为雅努什，为阿罗……到头来有什么意思呢？”

“雅努什，是的，他这个人太不幸了。”奥拉叹了口气，此刻她把泰克拉小姐那些带刺的话都忘了。

“唉，他们都一样……”泰克拉小姐也叹了口气。不知她这句话指的是什么。

海伦卡已在桌旁坐了许久，这时她开口了。

“我完全不这样看，”她嘟哝道，“雅努什生前非常幸福。”

奥拉没有注意到女儿已经进来了，忽听到她那响亮而生硬的低音不禁浑身一哆嗦。

“为什么？”她诧异地问道。

“他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的肚脐眼，周围的事一概不见。”海伦卡答道。“对我们周围世界上的事一概不懂，这不是真正的幸福吗！”

“你懂得很多吗，海伦卡？”母亲问。

“起码比雅努什懂得多！”海伦卡的语气仍然是生硬的。“至少我懂得，该把这个世界往什么方向推动。为了将来炸弹不再落到我们头上……”

“那真是谢天谢地，海伦卡。”泰克拉小姐讥讽地说，“至少，如今我们知道，谁将赢得这场战争。海伦娜·戈翁贝克小姐……”

泰克拉小姐是用一种非常挖苦的口吻说出姑娘的姓氏的。

“如今大家都清楚，谁将赢得这场战争！”海伦卡耸了耸肩膀说。

“是这样。不过我们将面临一种怎样的局势呢？”奥拉怅惘地问道。

“不难设想，”海伦卡悻悻地说道，“脖子上套根绞索呗。”

“哎，不能这样讲。”母亲反驳道。

“可你们都认为是如此。”

“‘你们’，‘你们’，”奥拉反复念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干什么？你又是在哪里？”

海伦卡缄默不语。

泰克拉小姐乘机插进一句：

"安德热依说，他在咖啡馆。"

"哎呀，真的，"奥拉脱口说道，"我约好了在那儿跟罗伊斯卡姨妈见面。"

"罗伊斯卡太太在华沙？"泰克拉小姐惊诧地问。

"是的，"过后她又慌忙改了口说，"她该今天到达。是从札巴沃拉来的。三天前就到了日拉尔杜夫附近的札巴沃拉。她是乘载重汽车到那里的……带着奶牛和粮食。"

"她已经离开了普斯泰翁基？"海伦卡吃惊地问道，同时抬起眼睛望着母亲。

"哎，不错。"奥拉突然把嘴唇一瘪。"普斯泰翁基已经没有了。"她费力地说出了这句话。

"什么？"海伦卡问道，语气已经和缓多了。

"那里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了。难道这你不明白吗？"奥拉太太说。

泰克拉小姐低头坐着，眼睛盯着面前的盘子。

"他们到处紧追着我们。"

"幸好不是紧追着我们，而是紧追着德国人。"海伦卡说道，声音里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味道。

"罗伊斯卡太太没到我们这儿来……"别夏多夫斯卡小姐头也不抬地说。

奥拉装作没听见她的话，便走进衣帽间，只拿了一把小伞就上街去了。

布拉茨卡街沐浴在阳光里。阴影短而呈蓝色。奥拉对这条街已经习惯，这儿远没有恰茨基街那么安静。她喜欢这条街上的拥挤和繁华的商店。在赫米耶尔纳街拐角上有一家帕库尔斯基商店，尽管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时期，它的橱窗里仍然堆着一些

水果蔬菜：金黄色的洋葱头看起来宛如乐园苹果——被太阳照得那样光华灿烂。奥拉边走边享受着阳光的温暖，眯缝起眼睛瞧着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人流。

“任何人也制服不了我们，”她想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

就在这暖烘烘的夏日似的阳光里，她想起了安托希。说实在的，她从来不曾间断过对于安特克的思念，她对泰克拉小姐说的在心底里服丧并不是一句空话。使奥拉悲痛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缘由，那就是良心的谴责。她过于轻易地同意了安特克留在乡下。到她断然要求儿子回到华沙，为时已经太晚。再说，她当时确实是真诚的相信，他呆在乡下要安全些。至于说，她也觉得这样对自己更方便些，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成年儿子呆在布拉茨卡街的新家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真有点儿碍手碍脚。她也真有点儿害怕跟一个成年的、性情暴躁的儿子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从安德热依的眼睛里她只时不时注意到一种无言的责备。在谢德尔策附近公路上“抛弃”父亲的事，他如今只在同海伦卡的谈话中提到，那也只是在他想气妹妹的时候故意说的。

她从容不迫地拐进了赫米耶尔纳街。

狭窄的街道隐没在一片蔚蓝色的荫影里。街道两边的小铺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旧货。人们为了生活，有什么卖什么。可是，谁去买它呢？谁又有钱去买呢？

啊，安特克！最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牺牲的。阿涅尔恰带来了他的皮夹子和手表。阿涅尔恰表现出来的悲伤远远超出了一个远房亲戚应有的程度。纵然奥拉很难想象在她儿子们的生活中有什么女人的地位，但仍猜到了安特克和阿涅尔恰之间的关系。阿涅尔恰向她详细讲了在战争开始时安特克住

在她们那里的情形，讲了好久。其实奥拉对她讲的那些事是清楚的，安特克当时还经常给她写信。只是后来才音梗信杳。他为什么要离开奶奶的茅舍呢？阿涅尔恰无法解释。至于说他们是怎样到塔尔戈夫斯基夫妇家里去的，阿涅尔恰只字未提。

在赫米耶尔纳街和新世界大街拐角处有一幢被破坏了的房子。然而福克萨尔街依然是绿树成荫，天空依旧是蓝湛湛的，看上去倒象是六月而不是八月。

奥拉走进一家挂着“韦德尔”招牌的小店，穿堂而入，来到一座小小的花园，这便是新世界大街上的“马尼拉”咖啡馆。几张小桌子上方撑着红白条子的大遮阳伞，人们坐在桌边品尝优质的咖啡。这样好的咖啡在占领时期是从哪儿弄到的？这一点德国人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但咖啡毕竟是弄到了，而且是很好的咖啡。安德热依早就在一个角落里等着母亲。遮阳伞的影子落在他黝黑的面庞上。他的两颊刚刚刮过，有些发青。奥拉好久没有在“城里”遇见过儿子，此刻朝他望了望，如同面对一个生人。他的俊美和成熟使她惊讶不迭。他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他是什么时候长大的呢？”奥拉思忖着在桌边坐了下来。

“妈妈喝杯咖啡吗？”安德热依既简短又关切地问了一句。

奥拉朝他放在桌边的一只手上瞥了一眼。他另一只手上夹着一根香烟。他的一双手十指修长，漂亮得出奇。小拇指几乎跟无名指一样长，椭圆形的指甲凸凸的，剪得很短。手背上长满了黑色的汗毛——安德热依到底是个毛发很黑的男子。

“好吧，”她说，“我喝一杯咖啡，我不打算等罗伊斯卡姨妈了……我原跟她约好在这儿见面的。”

安德热依把头略微一低，垂下手。两指间夹着快要熄灭的香烟。

“你舍不得普斯泰翁基吧?”母亲问道,马上又后悔不该提这个问题。安德热依把眼睛从地面上抬起来,朝母亲看了看,目光中蕴藏着惊讶以至恐惧的神情。

她想起了在普斯泰翁基房前屋后跑来跑去的小安德热耶克。她眼前出现了他那两条笨拙的小腿和他跟狗玩耍的情景,而后又看到了长大了的他。她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的一幕,那时,她坐在普斯泰翁基庄园的门廊里,而他,向园林深处走了,跟父亲一道,朝森林的方向去了。他们头也不回地走了,而她当时感到心中有股酸溜溜的东西象针一样扎了她一下:她想到,不论是在街上行走还是在林荫道上散步,安德热依从来没有那样向她紧挨过身子来,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那样的信赖;他尊敬她,但对她缺少爱,缺少温情。

此时此刻,当她坐在咖啡馆里,望着面前这个想跟母亲聊聊的(她猜到了这一点)、陌生的儿子,骤然发现自那时以来他们母子之间就隔着一道鸿沟。她感到,似乎整个逝去了的年华都凝聚在那根没抽完的香烟上(他是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呢),凝集在他那询问的、对她的失于检点深为不满的目光中。

奥拉垂下了眼睛,重又凝视着他那双手。

“我从来不曾注意到,他有这样美的一双手。童年时代他的手没这么好看……莫不是因为,我是直到现在才看到了这双手?”奥拉思忖着,又漫不经心地重复了一句:

“好的,给我要一小杯咖啡吧。”

“点心呢?”

“好的,来一小块乳酪饼吧。”

安德热依默默无言地坐着,等女招待送咖啡和点心来。

咖啡和点心倒是很快就送来了。

安德热依有点儿按军人的方式贪馋地喝起咖啡来，这使得奥拉的心都痛了。接着他又迅速抬起头，挺直了身子。杯里的咖啡已经少了一半。

“妈妈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突然问道。直到这时奥拉才发现他略有点不安。

“他是多么孩子气啊，”她想道，“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孩子。”

而后，她莞尔一笑。

“你一定很讨妇女们喜欢。”她出人意料地自言自语道。

安德热依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他那张黝黑的面孔一下变成了紫红色。他责备地看了母亲一眼。

“妈妈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讲过话。”他说。

奥拉一脸不悦的神色。

“我亲爱的，”她伤心地说，“我们交谈的机会是那么少。”

安德热依平静了下来。他垂下了眼帘，女性般的长睫毛盖住了眼睛。脸上的羞红消褪了。正在收拾邻座上的餐具的女招待赞赏地朝他飞了一眼。

“这是我的过错。是我跟妈妈很少谈心。我正想跟妈妈谈谈这件事。”

“你也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当然，我约妈妈到咖啡馆来会面……又不是为了娱乐。妈妈是从不跟我上咖啡馆的。”

“这不合我的习惯。”

“啊，不错，不错，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要跟妈妈开诚布公地谈谈！”

“安德热依，别这么说，”奥拉说道，用自己的一只手按在儿

子的手上。她感到自己的手心正压在他那瘦削的、酷似一只海蟹的拳头上，这拳头仿佛又很柔嫩很脆弱似的。

“这是我儿子的拳头。”她心里想道。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来说总是如此生疏呢？”她大声说了出来。“我们对他们永远是一无所知。”

安德热依大吃一惊。

“妈妈，”他快快活活地说，“现在似乎不是谈论哲学的时候。”

“这是你的手，”奥拉说道，没有松开儿子的手。“要知道这手上的鲜血啊。”

安德热依板起了面孔，把自己的手从母亲的手心下抽了出来，似乎是无意识地把手藏到了桌子下面。

“妈妈想跟我谈的是这件事？”他问。

“你呢？”母亲以问代答。

“我想谈的不是这件事。”安德热依象海伦卡那样噘起了嘴。

“你想谈什么？”

“现在我有点为难了，”安德热依慢声慢气地说，“妈妈一开口就这么激昂慷慨，我都给吓坏了。本来我想说的非常简单。要是从前，我永远也不敢说出来……”

安德热依中断了自己的话，把右手从桌子下面伸了出来，凝视着手指上的指甲。看得出来，他是在搜索枯肠，可奥拉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又不能帮他的忙。她只有点模糊的预感，也有点害怕安德热依想说出来的话。

儿子把目光从指甲上移开，突然直视着母亲。他那对大眼睛睁得那么大，那么明亮，使奥拉深受感动：安德热依在这一瞬间显得特别俊美。他盯着母亲看了好一会儿，亲切之中夹杂有

一点儿讥讽，稍微有那么一点儿——在内心的深处——有那么一丁点儿讥讽的味道。但他又是那么温情脉脉。

后来他又垂下了眼帘，象罗伊斯卡太太那样稍微有点口吃地说道：

“今天，可以说了。”

“说什么？”奥拉不安地问。

“唉，没什么，妈妈。我只想对你说，我充分理解你。你是希望生活中能有那么一点儿幸福，不是吗？”

奥拉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似乎整个世界都向她压了过来，压在她那颗小小的、冰冷的心上似的。

“孩子！”她几乎是央告般地叫道。

她不想让他谈那些事。但她知道，他是下了决心要把一切和盘托出的。他又朝她看了一眼，接着便用低沉的嗓音温柔地象对情人似地说道：

“你别担心，妈妈。我不会对你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因为你是我的母亲。而我是个成年男子。我什么都明白。你别害怕。”

奥拉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举到了脸边。她想用手去遮住眼睛。

“妈妈，你镇静些，”安德热依的语气更亲切了，“别人都在看你呢。你不要难过。”可他自己却难过起来了。“我是故意约你到咖啡馆来，以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谈谈的。”

“安德热依，”奥拉叫道，她已经平静了下来。“你想对我说什么？”

“大概就是这些，”安德热依叹了口气，“再也没有了。”

“这太少了。”奥拉忧伤地一笑。

“哎呀，妈妈，”安德热依反驳道，“这已经太多了。难道你不

明白这一点吗？你大概猜得出来，我说出这些话有多么为难。”

“为难什么？……”

“就是说，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怨你。这对我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也知道，我曾经多么爱过父亲。”

“现在你也一样爱他。”

“我曾经爱过他。如今，既然他已经到了那个巴西，我又怎能爱他呢……”

说来也真怪，安德热依在谈到那个恐怕是母子之间所能触及的最困难的话题时，尚能保持表面的平静，镇定自若；可一想起父亲，一想到父亲遗弃了他们，他的声音就发抖了。奥拉吃惊地朝他望了望。

“你这样讲，”她说，“似乎是他的过错了。”

“说真的，”安德热依说，“你们两个都把我们遗弃了。但都不是你们的过错。这就是我想对妈妈讲的。”

“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个……燃眉的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我所关心的唯一的一个问题……除了对敌斗争之外……为什么双亲会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莫非你们对此都感到有切肤之痛吗？你？海伦卡？”

“安特克呢？”

“安特克怎么啦？”

“要知道，安特克之所以没有回华沙，就是因为不愿碰见那位我们每天都跟他见面的先生。”

“你发发善心吧，安德热依，”奥拉呻吟着说。

“好吧！说不定安特克在华沙会牺牲得更快呢？好赖他还活了那么几年，跟阿涅尔恰相爱过……谁又能预料会发生什么

事呢？”

“你为什么对我谈起这些事？”奥拉问，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又为什么偏偏选在今天？”

“你猜猜看，”安德热依说道，同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母亲。

他那对明亮的眼睛神色镇定自若，似乎是想表现出什么特别重要的含义。他那张生得特别秀丽的、窄长而有点儿凸出的嘴边掠过一丝儿笑意。这笑意中既带点儿嘲讽，又带点儿哀伤。

奥拉向他伸出手去，可他没有把自己的手伸向母亲。此刻，他的笑容变得明晰了。这笑容里的哀伤也变得明晰起来。

“你猜猜看，”他又说了一遍。

奥拉收回了自己的那只手，把两只手按在胸口。

“这不可能……”她嗫嚅地说。

“轻一点，妈妈，你镇静些，”安德热依说道，他一直凝眸注视着母亲。

“什么时候？”奥拉又问。

“五点。”安德热依说。“我相信这一次不会撤销。象昨天那样。”

奥拉一动不动地望着儿子。

“妈妈，周围有人！”安德热依提醒说。

奥拉拿起小匙搅拌着早已凉了的咖啡……她从遮阳伞下抬眼仰望蓝天，似乎是期待那里能出现什么征兆。

“我这就得走了，”安德热依慢吞吞地说，“到我的战斗岗位上去……所以我才想跟你倾心谈谈。”

“你昨天就已经知道了？”

“哪里！昨天他们撤销了命令。你想想看，妈妈，我不得不在大白天率领我的小伙子们去冲锋。可我们从前一直是训练夜

袭的。我不得不带领他们冲……结果会怎样呢？敌人会象赶鸭子似地向我们射击。”

“安德热依，不能这样。”奥拉低声说。

“怎么不能这样？只好如此了。敌人会把我们一扫而光，而你们将会得到那个不知是什么样子的波兰。我只想知道，她将是个什么样子……”

“安德热依，你不能这样走，”奥拉生硬地说，“你应该坚信……”

“坚信什么？”

“坚信，你们一定会胜利。”

“即使是我们胜利了，又会怎样呢？到那时又将怎样呢？”

奥拉好容易忍住眼泪，叹了口气，向后一仰。

“啵，好啦，”安德热依说，“我该走了。”

“就走？”她问。

“嗯，”他嘟哝了一声，瞥了一眼手表，“就走。”

“再见，”奥拉低声说。

安德热依低下头，吻了吻她的手。奥拉直挺挺地坐着，愕然地看着儿子的脑袋，宛如是在观看橱窗里展出的一件什么珍宝。她看到了儿子脑袋的轮廓，看到了那一头总是不柔顺的头发，他那石雕似的、清秀、俊美的脖子和那古铜色的皮肤。她没有去吻安德热依，只是轻轻地抚摸着那头黑发。

安德热依站起身来，目不斜视地径自走了。但从他常常绊着咖啡馆的空椅子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他颀长、清瘦、背略有点驼。这也是奥拉第一次注意到的。

三

阿罗致泰克拉小姐的信：

亲爱的泰克拉小姐：

请您不要着急，我什么事也没有，大腿穿了个洞，子弹擦过骨头，不能行走，但是过两个礼拜我就可以跳舞了。信通过可靠而便当的途径很快就会送到您手里。

信写给您，但请您转交雅努什，因为实际上这封信是写给他的。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收到他的片纸只言。有个军官在卡西诺山①对我讲过有关雅努什的一些坏消息，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向团长打听过，而他却矢口否认。妈妈就在这附近，或者是在巴黎，或者已经到了巴勒莫，因为她打算到那里去。我不知她到那儿去干什么，因为罗莎姑母留在华沙，她既没有跟着外交官们，也没有跟着意大利使团离开那里。加弗尤斯卡本来是可以带她走的，好象是姑母自己不愿意。要是能知道她为什么不走倒很有趣。

亲爱的雅努什，我相信，你还活着，象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何况还说是被一个什么德国人杀死的。我对此实难以置信。我不相信这里人们的谣传，我现在给你写信就是证明。我直称你的名字，因为现在你不是舅舅，我也不是外甥，我们是两个人。倘若我不是完全摆脱了慷慨激昂的习惯，我就会说，我们是两个波兰人。请你不要理解得太死板，话是可以这样说的，但那恐怕是要在另一种情况下。

我在卡西诺山战役后就改掉了好慷慨激昂的习惯。不仅是不再激动，而且也把我早前对己、对人的一切想法都置诸脑后了。如果人们熬得过那种把他们跟别人面对面地摆在一起的局面，那么其余的

① 在意大利境内。一九四四年波兰第二军参加了盟军五月对卡西诺山的攻击，占领了修道院，打开了通向罗马的道路。

一切都不必计较，都算不得什么了。有时我想大笑，每逢夜静更深我睡不着的时候(因为腿疼不足以使我失去思维能力，而足以使我睡不着觉)，我便纵声大笑。我从前怎么会渴望当个画家。你一定记得，几年前我是怎样在你的帮助下为当个画家而奋斗的。我真想在卡西诺山下见到埃德加尔，我想象着，他可能会说些什么，他会有什么感觉。我在这儿甚至看到了你，这儿也有你那样的人，但是他们都变了样，都失去了人的外貌——而且都跟别人一样地死去。

你可知道，这一切中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突然感到，战场的整个情调，会战的整个噩梦都与我们的某些素质相符，那些烧焦了的和肢解了的尸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竟然和显克微支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那个老暴虐狂在这里看到了美的一面，而我却看不到。因为战斗中并没有美。

你可知道，早在中学时代是什么总使我感到那样厌恶和鄙弃的吗？是什么总使我感到畏惧和恶心的吗？那就是由于某种共同的志趣而聚在一起的、散发着汗臭和粪臭的青年男子的气味。有时是个足球队，有时是在庆祝单身汉的命名日时拥在一张长沙发上的一群忘形的年轻人，有时则是喝得醉醺醺结伴逛妓院的一伙浪荡子。这样的一群人总使我感到畏惧。这样的一群运动员，或者即便是世上最聪明的小伙子，只要他们凑在一起，马上就会忘掉世间的一切。

亲爱的，你不要以为，我把在这个战役里跟我并肩战斗的英雄们都比作妓院里的那些色欲之徒。啊，我没有这样比，绝对没有。可是，那种汗臭和粪臭的味道，那种男人的狂笑声却毫无二致。尤其可怕的是，跟这一切混杂在一起的还有流出来的肚肠，烧焦了的尸体和那种最可怕的事：一个人片刻之前还好好的，在跟你说话，可一眨眼就死了。他跟你说过话，这就是说，他跟你一样有过感觉，跟你一样害怕过，跟你一样想过逃跑，也跟你一样向前走。

有一次，当我们越过一条狭谷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工兵，他理应是在前面走的。这个人我认识，便问道，“卡罗莱克，你在这儿干什

么?"他一声不吭,只是望着一个没有断气的射手，那人就躺在我们面前的小道上,全身抽搐着,活象一条挂在鱼钩上的狗鱼。"卡罗莱克,"我说,"你冷静点！你在这儿干什么?"而他却对我说,"中尉先生,他们会在这儿把我打死的。"我又说,"你怎么啦！……勇敢点。跟我走。"我们刚向前走了几步,他就被炸得血肉横飞,而且就在我身边。

此刻我躺在医院里，心里只想着这件事。我有什么权力说"跟我走"呢？那些派我去的人又有什么权力派遣我呢？总而言之，这一切意义何在？在普通的人的范畴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你告诉我,虽说提这样的问题不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人对人的权力能够扩展到什么程度？难道不是任何一种见解都会成为对别人最宝贵的财富,即别人的生命的侵吞吗？

不用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我的生命对我有意义,直到死都会有意义。难道我能够用别人生命的乳汁来哺育我的生命吗?要知道,卡罗莱克就是为了我不致牺牲而牺牲的。炮弹击中了他,而饶过了我。我能继续活下去而不承担卡罗莱克牺牲的责任吗？我今后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你瞧,雅努什,不论你是活着还是死了,卡西诺山,总而言之,战争教会了我去蔑视我们那些企图保存生命的努力。我甚至怀疑,我们的生命不论是对于社会、对于人类还是对于民族都不会有丝毫意义。

我觉得,战争——它是吸烟的男人的职业——只不过是一种追求虚无的借口。口号都叫得很漂亮,可谁也不去认真对待。我曾对一位战友谈起过这个观点,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真的认为,一个垂死的士兵嘴里喊着祖国,就真意味着为了祖国。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整个这场乱子,就是一场残酷的化装舞会,一场在死亡舞台上的演出,是一场杂耍,一种不可思议的装腔作势。

你不可想象,这种感觉使我怎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曾装腔作势表演过,为的是让别人看到我,让别人称赞我。其实,那颗炮弹应该落在我的身上,而让卡罗莱克来讲我的故事。可是完全搞颠倒

了，因此我感到总有点儿不是味道。

泰克拉小姐，从这一段起是写给您的。我非常想家，我真想这会儿就跟你们在一起。我知道你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我也能猜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但这一点也不碍事，我一定要回到您身边来，哪怕是爬着回来，哪怕是碰到了一片废墟。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一切都是活见鬼，但我必须跟你们在一起。我想念戈翁贝克兄弟，我过去对他们不公正。胡布胡贝是个多么好的小伙子，布罗内克也是。我最为他担心，为他害怕。我得了失眠症，我没有在心里数数催眠，而是回忆一张张华沙熟人的面孔。这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但无助于医治失眠症。相反，还会把睡意赶跑。

再对雅努什说几句，你可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使我觉得那么困难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不是为战争而造就的。从根本上说，难道有哪一代人是为战争而造就的吗？

你知道吗？我在这些不眠之夜一直想着埃德加尔。你可记得，他是怎样抱着那本《浮士德》不放的？简直象发了疯似地固执。我可不愿意别人读《浮士德》。浮士德式的人物都执着地想从痛苦里创造光荣。人类的光荣不在痛苦之中，肯定不在痛苦之中，不在这种会战和会战后的自我感觉的可怕的痛苦之中。光荣应该在获得幸福、和平以及明朗愉快的平静里。我们东边的邻居对它的幻想比较理智，他们也将赢得光荣——胜利的光荣和蒙耻的光荣，在痛苦之中。

“啊，何时休呀……精疲力尽的宝剑……”如此等等。难道说，痛苦，浮士德主义就跟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难道说永远是一个人必须为另一个人受苦？卡西诺山下的那些人是为谁受苦呢？集中营里的那些人每时每刻又是在为谁受苦呢？光荣属于他们。但是，难道人类没有这种光荣就不能生存吗？

雅努什，你回答呀，你回答呀！我根本不愿想，你睡着了，你不回答我——你一声不吭，你的心也不为之所动。我希望，你能把我过去的信同这封信作一番比较。你对我大概会满意吧，舅舅。

泰克拉小姐，你们大家都好好活着吧，因为我需要你们，象需要空气一样。

阿 罗

1944年6月

于韦纳弗罗的医院

四

到了下午两点，吃午饭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回到布拉茨卡街来。泰克拉小姐已经不再担心（近来这类情况经常出现），但是她烦躁透了。

"现在他们各自回来的时间都不同，一回来就要吃，"她自言自语地说着，同时毅然把锅搬回到厨房里。"如今算是什么习惯！要是在过去，安娜公爵夫人活着的时候，谁敢不来吃午饭！"

安娜公爵夫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然而对于泰克拉小姐来说，犹如就在昨天。她手里拿着长柄勺子，心里思索着。她想，最好是到什么地方去走走，等那些任性的食客们回来见不着她，他们就得自己动手去热那点简陋的吃食了。

"安德热依会这么做，"她低声说道，"可是别人呢？"

因为她想到了安娜公爵夫人，于是也想起了公爵夫人忠实的老仆斯坦尼斯瓦夫老头。

"好啦，"她边说边解下围裙，"我去看斯坦尼斯瓦夫去。"

老维耶维乌尔斯基在战争开头，在儿子死去之后就住在八月六日街的一家养老院里。这家养老院是某个大贵族资助建立的，因此经玛莉亚·比林斯卡的亲戚出面讲情，没费什么劲就把斯坦尼斯瓦夫塞进去了。

别夏多夫斯卡小姐走到街上的时候，某种不平凡的热闹景象使她大吃一惊。甚至谈不上是热闹，而是某些过路人面部流露出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表情。在布拉茨卡街五号大门口，她发现有四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象在等待着什么。其中之一就是胡贝尔特·胡贝，她是根据他那一头古里古怪的拜伦式的鬈发认出来的。

“十六岁的时候梳这么个头还算将就，可现在……”

其实，胡布胡贝这时不过是二十来岁，可是泰克拉小姐自从阿罗离开华沙以后，就本能地对所有的年轻人都抱有成见。

她仔细端详站着的几个人，他们都穿着高统皮靴，长长的西装上衣。

“一群疯子。”她轻声说道。

跟站在大门口的几个年轻人相逢之后，她更留神地观察过往的行人，但见青年男子和年轻的姑娘成群结队往前走，显然是急于赶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去。小伙子们都穿着军用皮靴，背着背囊，身着风雨衣和时髦的长上衣。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穿上风雨衣毫无道理。口袋还都是鼓鼓的，里面装着些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泰克拉小姐在安德热依那儿见过这种东西：那是手榴弹。

看到这种场面，泰克拉小姐并没有感到不安。她对各种事物都已习以为常。最近这个星期里，沿着耶路撒冷林荫大道，从大桥的那一边开过来一队队破烂的德国辎重车辆，而后又从相反的方向开过去一辆辆塞满全副武装的军官的装甲汽车和小汽车。华沙人成群结队地拥在人行道上看着这不寻常的流动。

在大门边跟几个年轻人的相遇，使别夏多夫斯卡想起了雅努什的外甥，心里又响起了他最近那封信里所说的话。

她就这样走过布拉茨卡街，然后又穿过莫科托夫斯卡大街，一直走到救世主广场，脑海里总翻腾着对阿罗的思念。从他的童年时代想到他的少年时期，又想到战前的那几年。

那时候，她对自己那个心肝宝贝儿并不满意。他那副假绅士派头，对打猎的嗜好，加上那个美术学院——凡此种种都不合泰克拉小姐的心意。她恼恨玛莉亚·比林斯卡，怪她没有要求自己的独生子过一种更为平稳的生活。她又想起了雅努什。他本来也是有可能更关心自己的外甥的。

她想起雅努什的时候，总象想到一个活人，一个老是呆在科莫鲁夫，从不到华沙来的人。

“他哪有时间照看阿罗，”她叹了口气，“那个佐霞占了他多少时间……”

其实，她并没有去想在世时的佐霞。最后那句话只是她一长串想法的节略，这句话的意思是，佐霞死后（他完全没有必要娶她）在雅努什整个的生活里简直就没有一点为阿罗操心的余地。

泰克拉小姐把这些事考虑得那么深，再者，她又那么强烈地思念着小比林斯基，以致不知不觉地走了神，在路过养老院所在的那座宅院（养老院就办在这个院子的厢房里）的大门口时，竟没有进去。

她不得不又转身往回走。

养老院的人对她都很熟悉，所以尽管不是会客时间，还是马上放她进去。坐在值班室里是一个头戴白色包发帽的没精打采的女人，她朝泰克拉小姐微微一笑，露出两片贫血的牙床。

“我们的斯坦尼斯瓦夫先生，”她说，“今天不大舒服。干脆就不想起床。”

泰克拉小姐吃了一惊。

“哎哟哟，他出了什么事？”她顺口问了一句，虽然并不指望得到答复。

斯坦尼斯瓦夫受到特殊的照顾，他住在一间单独的、小得象鸟笼子似的小房间里。

泰克拉小姐走近他身边的时候，他稍微扬起自己的扫帚眉不友好地瞥了她一眼。

她看出，他是病了。

“您的眉毛怎么长得这样长？”她打过招呼后问道，“什么缘故？”

“早就是这样，显然是天生的。”老仆嘟哝了一句。

泰克拉小姐猜到，斯坦尼斯瓦夫过去常常修剪眉毛。显然他那时认为，一个具有英国派头的仆人，眼睛上方是不应该竖起两把扫帚的。

“斯坦尼斯瓦夫现在看起来跟毕苏茨基一模一样。”泰克拉小姐又添了一句，同时在小凳子上坐了下来。

“呸！”斯坦尼斯瓦夫啐了一口，“您就不能把我比个什么好点的！”

“什么！斯坦尼斯瓦夫不喜欢毕苏茨基？”

泰克拉小姐没话找话地顺着这个题目扯了下去。

“要是没有毕苏茨基，我们兴许就不会这么倒霉……”

老仆的话音里包含的与其说是对于被歼灭的部队的惋惜，还不如说是对于悲惨死去的儿子的思念。泰克拉小姐又回忆起了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牺牲时的情景，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对雅努什的不满情绪，怪他不该插手“这样的事”。她又不由自主地抱怨斯坦尼斯瓦夫不该触动这个题目。她大概是更想报复

他一下而不是改变话题，便问道：

"您觉得怎样，斯坦尼斯瓦夫先生？"

"我能觉得怎样？"老人在床上不安地动了动，"每一根骨头都痛。请您瞧瞧我这双爪子。"

他从灰色毛毯里伸出一双苍白的手，让泰克拉小姐看。果真那双手由于关节炎而完全变了形。

"还有那两条腿！痛得就象猫抓一样。在伯爵的沙龙里走够啦，跑累啦……"

斯坦尼斯瓦夫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泰克拉小姐觉得这个老人很可怜：他既然说出这种话，一定是非常难受。要知道，他们两个的生活目的就在于为别人服务。她决定安慰安慰老人，让他高兴点。

"您过去是个好仆人，斯坦尼斯瓦夫先生。许多人家还非常羡慕我们有您呢。"

"羡慕，羡慕！"病中的老人气愤地吼叫道，"他们羡慕什么！当然啦！我是个好仆人，好奴才。我象一只两条腿的狗一样东奔西颠。再也没有别的。"

泰克拉小姐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

"您还想作个什么人？"

斯坦尼斯瓦夫没有回答。他烦躁地动弹了一下，大概又是什么地方疼痛，因为他哼了一声。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装烟叶的小盒子和烟纸，动手卷起烟来。

"您一生又留下了什么呢，泰克拉小姐？"他突然问道，从那两撇扫帚眉下向别夏多夫斯卡射来两道锐利的目光。"您又有什么？您常常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为每一杯葡萄酒跟我争吵……那些干净台布我简直是不得不从您手上夺过来。可是您又

得到了什么？您还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他们如今也是一无所有。”泰克拉还想护着自己的东家。

“可他们有过！”维耶维乌尔斯基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狠毒的话。

恶言秽语如同从穿了孔的皮囊中的水一样从他嘴里喷了出来。泰克拉小姐了解他，知道他是个肝火旺的人和疑心鬼。但是他这一次可不是表面的恼怒。一股无名怒火从他灵魂深处升起，炽烈的光照亮了他的眼睛。

泰克拉小姐长叹一声。

“您可记得在乌克兰的时候？您可记得那时的情景？他们都躺下睡觉了，屋里一片寂静，花园的上空挂着一轮磨盘似的明月，一切都是那么静悄悄的，四周鸦雀无声，心灵里也是一片寂然。您记得吗，斯坦尼斯瓦夫先生？”

“哼！我怎么不记得！两条腿都累痛了，还得擦洗银器，哪有时间望明月……”

“可您望过，您望过，”泰克拉小姐慈祥地笑了，她想起了那些温暖的夏夜。“倘若没有那些月夜，雅希奥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斯坦尼斯瓦夫在床上坐了起来，满面怒容。

“雅内克根本就不是在那里生的。”他粗暴地说。“雅内克是在华沙生的。而且，他也注定要在华沙死。”他又补充说道。他那只捏着烟的手抖得很厉害。

泰克拉小姐竭力安慰他。

“各人自有定命，不会大家都一样的……”

“可现在终于大家都会一样的了。”斯坦尼斯瓦夫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说道，“大家都会一样完蛋，一样埋进坑里，盖上沙土。”

斯坦尼斯瓦夫的眼眶里热泪盈盈。泰克拉小姐从来没有见他哭过。

“大家的命注定都一样。”他几乎是无声地重复了一遍，又平躺在很低的枕头上。

泰克拉觉得他面色非常苍白，两颊凹陷，从鼻子到两边嘴角有几道深深的皱纹。

她试图另开话题。

“神甫有时到这儿来吗？”

斯坦尼斯瓦夫又烦躁地动弹了一下。他望着泰克拉，仿佛是想尽快把她打发走。

“我要神甫干什么？我的雅内克到那个世界去也没有牧师……”

“我一想起这件事就伤心，”泰克拉小姐点了点头说，“他们之中有多少人都是这样死的。”

“他们死得不值。”

“不，不，不能说不值。”泰克拉小姐大声反驳道，“他们是为了我们大家而死的。”

“对我们又有何益？”

斯坦尼斯瓦夫闭上了眼睛。这场谈话已经使他受够了。

但是泰克拉小姐不服输。

“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倘若他们那时会诚心诚意地追悔自己的罪过……”

斯坦尼斯瓦夫依然闭着眼睛躺着。他说得非常轻悄：

“他能有什么罪过？从年轻时代他就与众不同。他文文静静，虽说不怎么爱学习，但非常听话，他总是说，‘就来了，爸爸，’或者是，‘好的，爸爸。’只是后来他没有必要到那个西里西亚去。

‘起义’，他说，‘起义呀’。他们脑子里装的只有起义……他粘在公社上了。”

“你还高兴过哩。”泰克拉小姐出乎意料地对他称起“你”来。“当时把他关进牢房的时候，你还高兴哩。”

“我满以为，他从牢房里蹦不出来。蹲上几年，出来时他就会聪明一点。他真傻呀，他总是往那种不该去的地方挤。嗯，他终于落到了这样一个下场。”

斯坦尼斯瓦夫沉默了一会儿。

“他死了，”老人说话的声音大了点，依然没有睁开眼睛。“我完全不能想象。”

泰克拉小姐点了点头说：

“连雅努什也被德国人打死了。”

斯坦尼斯瓦夫又抬起了眼皮，审视着别夏多夫斯卡。

“是的。”他说道，突然又补了一句，“利莱克也去了……他是雅内克忠诚的朋友。”

“虽说他是个共产党。”老小姐又长叹一声。

斯坦尼斯瓦夫一摆手。不知他这是什么用意，是挥手赶开泰克拉小姐那些惹人厌烦的话和她那更加惹人厌烦的想法呢？还是示意叫她走？

泰克拉小姐理解为后一种意思，于是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好吧，”她轻声说，“我这就走。可您也该想想……”

她没有说完。不过，他们两个反正都明白，病中的斯坦尼斯瓦夫该想的是什么。

老仆向自己的老对头伸过一只手去，两人默默无言地握了握手。泰克拉小姐走到了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斯坦尼斯瓦夫闭目躺着，喘着粗气。胸口的毯子一起一落。

“他活不长了。”老管家婆心里思忖着，轻轻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她纹丝不动地在走廊里伫立了好久。曾几何时她向斯坦尼斯瓦夫发出的所有午餐和晚餐用的干净盘子，新洗过的台布，闪光的银器，此刻正结队成行地从她眼前掠过，无穷无尽。她想起了那些圆柱形甜面包，圣诞前夜的大馅饼、冷盘和点心，舞会，洗礼，婚礼……玛莉亚·梅申斯卡和比林斯基公爵的婚礼，想起了她与斯坦尼斯瓦夫间的那些争吵，想起她如何探过餐厅的窗口胆怯而孤独地望着那些鲜花盛开的栗树和香气扑鼻的椴树，望着那些逐渐变黄的树叶，望着窗外的积雪，望着空虚而井然有序的生活的花朵。

泰克拉小姐不是个哲学家。她要不就爱，要不就恨。然而在这里她突然长叹一声，合上了眼睛。

“我自己两手空空，”她喁喁地说，“我们一无所有。”

她用一种难以觉察的习惯动作在门前画了个十字，门那边，斯坦尼斯瓦夫孤独地躺在病床上。

她走到街上的时候，不寻常的景象又使她大吃一惊。一小群年轻小伙子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她注意到，这群小伙子似乎是有组织的。他们故意走成乱纷纷的一群，但根据他们那种走路的方式却不难推测出他们是一起的。泰克拉小姐停住了脚，目送他们走去。他们朝着元帅大街的方向去了。又有三个男人加入了那群人的行列，他们是从一个门洞里出来的。其中的一个用一种急剧而庄严的动作象挥动一把大镰刀似地挥动着一根长杆，展开了一面红白两色旗。泰克拉小姐惊得目瞪口呆。

突然间元帅大街那边传来了枪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从那

边跑了过来。

“您快跑吧，”他从泰克拉身边经过的时候朝她喊道。“您赶快离开这里！……”

“出了什么事？！”惊诧的泰克拉喊道。

“起义！”上了年纪的人匆忙喊了一声，那是一种饱含着惊诧和恐怖的喊声。他朝工业大学的方向跑去了。

泰克拉小姐没多加思考就匆匆跟着他跑了，虽说跟他完全不是同路——她是要回到布拉茨卡街去的。

工业大学周围平静得很。街上一个人也见不到，人们都站在各个大门洞里。泰克拉小姐走到人行道对过，朝着工兵纪念碑的方向跑去。

她脑子里空荡荡的，不明白为什么朝这个方向走。有人从医院的窗口朝她喊叫，“太太，太太，太太您等一等！”但她一直向前飞奔而去。

“起义！起义！”她无意识地重复着。

她表面上没有思想，内心深处却翻腾着强烈的感情、回忆和恐惧。她首先想到的是“孩子们”。

“安德热依在哪里？他没回家吃午饭。安德热依在什么地方？他在打仗吗？在什么地方打？”

然后她又想起了海伦卡。

“海伦卡，海伦卡……”她脑子里反复念着，但是思绪中断了。恐惧和不安混成了一体。她必须赶快往前冲。

在独立大道的拐角上，一个妇女抓住了她的手。

“您往哪里跑？那边德国人从营房里向外射击。”

“从什么营房里？”泰克拉止住了脚步。

“我也不知道。但他们是在射击。我们得赶快躲起来

呀！”

穿一套白亚麻布服装的妇女完全失去了理智。她嘴里一再说“我们得赶快躲起来呀”，却拉着泰克拉的手站在原地不动。突然她又拉着泰克拉跑过空荡荡的马路，紧贴着工兵纪念碑的基座，似乎是想要挤到石头里去。

泰克拉小姐跟着那个妇女跑，心里明白她简直是疯了。

“您想干什么？您想干什么？”泰克拉叫喊道。

从瓦韦尔大街的方向，沿着人行道紧贴着房子冲过来一支队伍。响起了一阵排枪。子弹在街道的柏油路面上打出了一个个冒烟的圆洞。两个妇女尖叫起来。

“太太，太太，我中弹了！”穿白亚麻布服装的妇女叫道，她稍微清醒了一点。她从纪念碑基座下面滚到了人行道上。泰克拉小姐向她俯下身子，看到白亚麻布上泛出一片鲜血。血迹扩展得很快。泰克拉小姐看着殷红的血从白亚麻布下溢出，越渗越远，她也就越来越低地俯在那陌生妇女的身上，那人的脸色越来越惨白，眼皮闭得越来越紧：她很痛苦。

响起了零落的步枪声：德国人从街道的深处射击。队伍在林荫道上停住了，不知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在分配手榴弹吗？

泰克拉小姐直起腰来，朝那支队伍的方向点了点头。

“小伙子们，”她喊道，“这儿有个受伤的妇女！”

但是她的喊声听起来很弱。又响起了一阵枪声。泰克拉小姐摇晃了一下，她把两手一扬，似乎是想举起来去抓住那工兵塑像，接着就仰面倒了下去，头撞在基座的边缘上。周围升起一团尘土，子弹雨点似地打在马路和人行道上。

五

在华沙保险公司大厦上飘扬着一面红白两色旗，而拿破仑广场上则躺着许多没有掩埋的尸体，那是两次强攻邮政总局时留下来的。傍晚时分下起雨来，天很快就黑了。医院街硝烟弥漫，两辆被炸毁的坦克烧得通红。空气中散发着滚烫的铁腥味儿。

安德热依把自己率领的小伙子们留在博杜恩街那幢房子的大门洞里和底层。“罗莎”饭馆就设在这所楼房里。这儿曾是安德热依固定的秘密接头地点。曾有许多德国飞行员在此进进出出，他在这儿进行过不少次有价值的观察。

安德热依跑上三楼，推开了没有上锁的门。前厅里阒无一人。在里面的房间里他见到爱尔日别塔在给一个裸露到腰部的起义战士包扎手上的伤口，她咧着嘴，皱着她那只翘鼻子，仿佛是她自己受了伤一样。年轻人回头朝走进来的安德热依瞥了一眼。原来他是胡贝尔特。

“喂，”安德热依说，“手上挨着了枪子儿？”

胡贝尔特微微一笑，来了句象显克微支三部曲里的那种经典的回答：

“小事一桩。只擦破了点皮。”

“好一个只擦破了点皮，”爱尔日别塔叹了口气说，“血把我们的地板都染红了。”

“衬衫可完蛋了，”胡贝尔特说，“这才是糟透了哩。”

“海伦卡把它拿到浴室去了，兴许会洗得掉……”

“要是有水的话。”安德热依说。

“啊，已经停水了？”爱尔日别塔吓了一跳。

“即使现在还有，也长不了。不知道水厂的情况怎么样。”

“你有什么消息吗？”胡贝尔特问。

“什么消息也没有。联络全断了。”

“天大的笑话。”

“嗯，天大的。”安德热依附和说。

这时海伦卡端着一个装了几只瓶子和熟肉的托盘走了进来。她对爱尔日别塔说道：

“我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你们的饭馆已经不太用得着了。罗莎不想给我。”

“唉，罗莎。”爱尔日别塔脸色阴沉了。过了一会儿她对胡贝尔特说，“哎，好了，我是尽我所能地做了。”

她在缠着胡贝尔特整个左下臂的绷带上轻轻拍了拍。

“很好。”胡贝尔特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试着活动一下手，痛得呻吟起来。

“别那么逞英雄吧，”海伦卡朝他瞥了一眼。

她走到另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的窗户都朝着院子，窗前有张小长沙发，沙发前面有张小矮桌。海伦卡把托盘放到了小桌子上。

“你们吃点吧。我想，你们如今是难得吃到这样的晚饭的。”

没穿衬衫的胡贝尔特在小桌边坐了下来。他情绪不高，但还是给自己斟了一杯伏特加酒。海伦卡朝他望了好一会儿。他的脸不知是被尘土还是被硝烟弄黑了，眼睛下边有一道道阴影。跟那张烟熏火燎的面孔两相对照，他的身子显得白得出奇。他那头鬈发散乱了，燎焦了。

“你可以在亨利那儿找到一件衬衫。”海伦卡补充了一句。

“亨利是谁？”胡贝尔特问，一边笨拙地切着面包。

“这儿的招待，”熟悉饭馆人事的安德热依解释道。

安德热依也在小桌旁坐了下来。海伦卡推开遮光窗帘，朝窗外探望。

“你的小伙子们在干什么？”她向安德热依问道。

“他们在等待命令。他们还会有任务的。”

“在夜间？”

“大概是。”

“我们原定在夜里是不作战的。”胡贝尔特说。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头规定我们只在夜里作战，后来又规定只在白天。”

“再后来就不管白天、夜里都作战。”海伦卡说。

她离开窗口，在桌旁坐下，给自己斟了一杯白兰地。安德热依笑了起来。

“瞧你们这个小饭馆供应得不坏嘛。是从哪儿弄到的白兰地？”

“罗莎……”海伦卡叹了口气说。

“罗莎？通过她那个德国人？”

“罗莎有个德国人？”胡贝尔特边吃边问道。

“她有过。可那个德国人突然走了。恐怕是她警告过他。”

“警告过他？在行动之前？哼，那就得枪毙！”

“你算了吧，别见了风就是雨。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哩。她是个白痴。”

“或许是……?”

“你倒是乐于枪毙妇女,嗯?你别太过火了吧。”

这时安德热依注意到,胡贝尔特拿餐叉的那只手轻微地哆嗦了一下。他竭力掩饰自己的这个发现。可是海伦卡却没有他那么温婉。

“你的爪子抖什么?”她用自己那低沉的嗓音挖苦道。

“看你的嗓门儿都变了。”胡贝尔特顶了一句。

“那恐怕是因为……我看到你赤裸着身子。”

“哼,又没全裸着。”胡贝尔特笑着说。

“很遗憾。”

他们说的那些话,听起来都有点儿做作,都有点儿生硬。象是在复述背会了的台词,象是在业余剧团的舞台上。

这时电灯灭了。

“开始了。”胡贝尔特说。

“早就开始了。”海伦卡象在梦中一样应声说道。

“她们在贮藏室里存有大批蜡烛。这些有先见之明的主妇!”安德热依站起身说,“我马上去给你们拿来。”

胡贝尔特和海伦卡默默地坐了片刻。彼此看不见。胡贝尔特感到,海伦卡歪过身来,抚摸着他的背。

“你的体形很好看。”她压低了嗓门儿说。

“还不是一样烂掉!”胡贝尔特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比平常低。

海伦卡缩回了自己的手。

“有多少这样的身体啊!”她喃喃地说。

安德热依端着两支插在双层烛台上的蜡烛进来了。他把烛台放在靠墙的书架上。蜡烛的微光把房间照亮。

“在烛光下我们的模样儿完全变了。”安德热依说着，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坐下，动手去拿吃食。

“象不象胜利者？”胡贝尔特问。

谁也没有回答他。

他们都不吭声，房间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静。因为他们刚经历过城里时强时弱的连续三个钟头的射击，所以这种沉静显得特别死寂，特别令人难耐。他们对枪声还没有习惯，战斗结束后耳朵里一直还嗡嗡作响。

“在哪儿把你打伤的？”安德热依问。“在广场上吗？”

“就在邮政局前面。”

“幸好，只伤着手。”海伦卡说。

“迁延不改命中所造，在劫难逃。”胡贝尔特叹息道。

爱尔日别塔来到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你们这儿有蜡烛？很好。”她说。

“你没让我的部下吃点什么？”安德热依问。

“他们在大门洞里煮茶。烧了个火堆。”

“很亮吗？”

“在大门洞里，看不见。他们还剩下一点儿从家里带来的干粮。”

“那就是野餐了。”海伦卡说。

“你到他们那儿去过？”安德热依问。

“去过。我可以给他们面包。我们贮备的也不多。”爱尔日别塔走进房来。“我给你们带来了这个。”说着，她把三块用彩纸包的蛋糕放在小桌上。“吃吧，这大概是最后的了。”

安德热依带点嫌弃的情绪朝点心瞟了一眼。

“我宁可喝伏特加。”他说着，给自己斟了一大杯。

爱尔日别塔又出去了。

“你怎么啦，安德热依?”胡贝尔特问。

“这还用问!”海伦卡耸了耸肩，她又走到窗前，朝院子里眺望。“你瞧，看得见火光。”她对安德热依说。

这一位又耸了耸肩膀。

“唉，让他们去吧，”他说，“让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你不担心空袭?”

“在夜里? 不。”

“在白天呢?”

“我们走着瞧吧。他们要是不来轰炸可就太蠢了。”

“你那时在哪儿?”胡贝尔特问。

“在这儿。我们在这儿阻击那些坦克。”

“你们总算是成功了。”胡贝尔特痛心地说。

“我第一次见到坦克作战。”安德热依悄声说。“真可怕。可是那些小家伙一点儿也不害怕。”

“牺牲大吗?”

“大。”

又是一片寂静。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枪响。在寂静里它如同一声爆炸。

“步枪的，”胡贝尔特说，“他们在浪费子弹。”

“这是战利品。”安德热依带点自豪地说。他又斟了一杯。

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个小男孩披着湿淋淋的头发，穿着湿淋淋的短上衣冲进房来。他满脸惊慌的神色，但还没有忘记立正。

“中尉先生，”他朝安德热依喊道，“我报告……”他顿了一下，“我报告……”又顿了一下。

安德热依抬起身子，但还没有完全站稳。

“卡楚希，出了什么事？”他问。

“我报告，”小家伙鼓足了勇气说道，“打死了一个妇女。”

“什么妇女？”安德热依生气地问。

小家伙已经完全按照老百姓的方式继续往下说，差点没有哭鼻子。

“院子里的一个妇女。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日比克军士试了试缴获来的步枪。枪一响，妇女就给打死了……在一个角落里……”

“行啦，够了，”安德热依嘟哝了一句，“你回连队去吧。我马上就来。”

小家伙走了，一路把地板跺得咚咚响。安德热依又端起一满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你有把握说，你的部队是一个连吗？”胡贝尔特说。

他不小心动了一下手，做了个鬼脸。手很痛。

“我没有把握。”安德热依说完这句话就出去了。

海伦卡望着胡贝尔特。

“疼吗？”她问。

“有点儿。”他回答。

“可你在发烧。”

“我？怎么会？”

“肯定发烧了。”她摸了摸他的额头。“是发烧。”她说，“不过，不太厉害。”

“你是个出色的卫生员，试热度不用体温表。”

胡贝尔特又吃了一块肉。

“你的胃口还不错。”

“你瞧，我总是这样。神经越紧张，吃得越多。打猎的时候，我要是两次落空，吃起来就跟狼一样。”

“今天你也是落空了吗？”

胡贝尔特不乐意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过后他又活跃起来。“你可知道，朝人开枪并不象朝野兔开枪那样坦然，完全是另一种心情。”他说。

“我想象得出来。”海伦卡故意假装自信地说。

接着便陷入了沉思。

“你注意到了吗？”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安德热依是不是有点古怪？”

“我注意到了。”胡贝尔特含糊地说。

“他的热情已经丢了一半。”

“烧光啦。”

“而且，他喝酒。他过去从来没喝过酒。”

“你还指望什么？你希望，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的举止还跟平常一样吗？”

“今天早上他还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这样的日子！等他从院子里回来，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支蜡烛上结了烛花，火焰伸得特别长。烛光照到了两张装在普通玻璃镜框里的绘画上。画的是两个裸体妇女。胡贝尔特无意之间朝那两张画瞥了一眼。然后便留神地端详了起来。

“这是布罗内克的画吗？”

“是的。”海伦卡答道，眼睛直视前方。

“我非常喜欢他的画。”胡贝尔特坦白地说道，“我认为，他比阿罗有才气得多。”

“确实如此，”海伦卡没精打采地说着，犹如在梦里一般。“不过，一般地说，两个艺术家是难以作比较的。”

“那当然。不过，对我来说，布罗内克是个艺术家。”

“他有自己的怪癖。”

“不错。恰恰是这些怪癖使他成了个艺术家。他画的那些裸体妇女……除了这些他再没画过别的什么吗？”

“画过别的，但不多。”

“他的画都遗失了？”

“遗失了。或者就要遗失。”海伦卡说。

胡贝尔特干咳了一声。

这时安德热依来到了院子里，见到了他那挤在大门洞里的“连队”。小伙子们一个个神色惊慌，都带着一种好奇和畏惧的神情望着安德热依。年轻战士们眼里的那种张惶失措的神色刺痛了安德热依的心。日比克军士跟他的绰号“野猫”① 毫无共同之点。他是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青年，一对茫然的毫无表情的眼睛惊魂不定地东张西望。战士们完全是按照老百姓的方式挤成了一堆。

“出了什么事？”安德热依问。

日比克嗫嚅地说：

“中尉先生……我不过……”

“是个什么妇女？”

---

① 波兰文中日比克意即野猫。

“她到这儿来，”曾向安德热依报告发生了事故的那个湿头发小伙子带着哭腔说，“打听中尉先生姓什么。可我没告诉她。她打听中尉先生的姓干什么呢？”

“她在哪里？”

日比克不情愿地指了指院子的角落说：

“在那儿。”

安德热依朝他指的地方走了过去。队伍里最年轻的战士卡楚希跟在他身后。

“我告诉中尉先生，她在哪儿。”

他伸手指了指麻袋，麻袋下面现出了一个尸体的轮廓。但是，安德热依推开了小伙子的手，亲自去揭下死者脸上的麻袋。他认出了卡霞。

他用力一拉麻袋，妇女的尸体齐腰露了出来。她瞪着两眼躺在那儿，身上那件朴素的苏格兰式方格花布衬衫浸透了鲜血。然而她那张呆板的、绷紧了的面孔却是安详的。

安德热依把腰弯得更低，伸手去摸了摸她的前额。还是温热的。从枪响到现在还不到一刻钟。他把手从额头移到眼睛上，给她合上了眼皮。然后他挺直了腰，眼望着死者纹丝不动地站了片刻。最后他朝身边的卡楚希点了点头，后者迅速用麻袋盖住了卡霞的脸。

安德热依觉得从院子里走到大门口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他需要下决心对日比克究竟采取什么行动。事情不能这么不了了之。给他一枪，这当然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最简单的吗？

“这儿有什么地下室吗？”他问。

卡楚希消息灵通。

“有，”他急忙说，“有，不过是锁着的。”

“把它打开。”安德热依说。“找两个人把日比克押到地下室。看住他！”

他明白，他的命令是多么没有意义。但他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点子来，他不愿意在这个院子里结果日比克的性命。

“那个妇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问了一遍，他同样明白，这句话也问得毫无意义。

“她是来送吃的。”

“送吃的？到底是怎么打死她的？”

小伙子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安德热依回头一想，这件事还是不要深究为妙，于是便转身走了。上楼梯的时候他丢开了“连队”蓄意打死卡霞的想法。眼下肯定不至于，但再过几天以后呢？

他走进房门的时候，海伦卡和胡贝尔特都无言地坐在那里。虽然快要烧完的蜡烛只有一点微弱的光线，但他还是发现胡贝尔特的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细汗珠。他在妹妹身边坐了下来，把自己的两条长腿伸直。

“你在发烧，胡贝尔特。”他说道。“你们为什么这样沉默？”

胡贝尔特哆嗦了一下。

“我们刚提起布罗内克。”他说。

“也提到了阿罗。”海伦卡挖苦地补了一句。

从安德热依的手势和声音里都不难看出，伏特加酒对他起作用了。他带着挑衅的口吻对胡贝尔特说道：

“为这个阿罗，我不能原谅你。你看中了那个花花公子的什么？”

“他有时是很刚强的。”胡贝尔特回忆说。

“你对他那么着迷，天晓得，居然到了什么程度。”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假绅士。还有他那些画……”

“你也并非总是这样说他的。”胡贝尔特不耐烦地说。

“当然，不是。我过去也是把阿罗看成朋友的。可是他那些拙劣的画！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朋友是个不成材的艺术家了，你简直不知该对他说什么好。”

“阿罗有才气。”

“你在胡想些什么？”安德热依突然朝他吼道，“才气！布罗内克才是有天才哩。他在犹太人隔离区里画得还要好。应该说是素描，因为那些画都没有着色。唉，可他牺牲了……他有天才，他画的那些画才真正是画……哎，你瞧瞧这个妇女。”

他举起蜡烛，照亮了布罗内克的一张裸体画。画的是个瘦弱、苗条、有一对明亮的凤眼的姑娘。直到这时，在烛光下才看得清楚，原来它是一张海伦卡的裸体画像。安德热依干咳了一声，把烛台放回了原来的地方。海伦卡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死了，”安德热依重复说，“你明白这个字的分量吗？”

胡贝尔特没有回答。海伦卡却插嘴说：

“当时允许烧光那些房子就是一种罪过。一片火海，可旁边就是游艺园。”

“海伦卡认为，”安德热依对胡贝尔特解释说，“我们应在那个时候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到现在。她认为说什么也不该让德国人就那么把隔离区毁了。”

胡贝尔特出神地望着海伦卡。

“那时我们是不能做主的。”他说。

“现在呢？”海伦卡耸了耸肩说。

“现在我们也不能做主。”

“什么事我们能做主？”

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

“什么事也不能。”

胡贝尔特似乎是在回答安德热依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

“死吗？怎么死不是反正都一样吗？”

安德热依沉吟了片刻。

“不错。反正都一样。只不过，那些人死去的时候总要带走一部分我们理应知道的东西。他们隐藏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而同时也隐藏了我们的一部分生活。布罗内克带走了许多的画，许多裸体素描……”

他朝海伦卡瞟了一眼，她紧锁双眉坐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烛光。

“而后，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慢吞吞地说。“我的小伙子们在院子里打死的那个妇女是卡霞，普斯泰翁基的一个姑娘。她是怎样到这儿来的？为什么要来？是从哪里来的？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战争期间我只见过她一面。她把一切都带走了……”

“卡霞？”海伦卡大吃一惊。“是什么鬼使神差把她引到这儿来的？”

“不知道。”安德热依说，“倘若我们之中有谁死了，”安德热依不知怎的忽然话多起来，“同样也会带走许多从来也没有说清的事情。我想，一个吃了枪子儿的人，脑子里一定是被那些事塞满了，而且就象过电影一样，以每秒三百公里的速度过一遍；整部电影都是那些没有说清的事情。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那些

我们理应对自己说清的事，而是那些甚至对自己也说不清的事。我觉得，人最倒霉的是，有些事自己对自己也无法说清。”

海伦卡注视着胡贝尔特。他闭目静坐，额头上的汗越来越多……她耸了耸肩膀。

在安德热依说话的间隙里（因为这些话他不是一口气说出来的，而是时断时续，甚至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迸的）听得见淅沥的雨声和水管里哗哗的漏水声。这声响构成了一派乡村的宁静的气氛。海伦卡把目光从胡贝尔特身上移到了安德热依身上。她愕然地望着哥哥，她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

“人倒霉的事多着啦。”她说。

“而最倒霉的是人总想探求真理。”安德热依出人意外地用一种咬文嚼字的腔调说。

海伦卡笑了起来。

“真理！什么是真理！你的卡霞把真理带走了，她正骑着真理这匹骏马驰骋在云海之中。你是多么天真啊，安德热依。我们大家都如同在一个数学方程式里，不是由我们自己从自身求得答案。历史将会为我们作出公论。”

“你才天真哩，”安德热依悻悻地说，“我不是个数学符号，不能把我拨来拨去。我是个活人……”

海伦卡耸了耸肩。

“过一会儿就可能不再是了。”

“那不错。可我现在是个活人，我就会，我就会感到，我存在着，直到最后一刻。我存在着，这就是说，我是个人。我感觉到，我是存在着的。”

听到这里胡贝尔特睁开了眼睛。

“你真幸福，”他说，但他的声音已经变了。“因为我并没有感觉到我是个活人。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着的。”

“世界的虚幻会导致什么呢？”海伦卡仿佛是在问她自己。

“会导致行为的虚幻。”安德热依总结说。

“恐怕你不能说，我的行为是不现实的吧？”

“是一种杂耍。是一场游戏，而不是现实。”

“此时此刻也是在逢场作戏，玩警察和小偷。”胡贝尔特说。

海伦卡惊恐地望着他。

胡贝尔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着方步。

“嗯，你听我说，安德热依，我们何苦要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他说，“我们这完全是一种徒劳之举，不是吗？”

安德热依两眼紧盯着烛光。

又忽然自言自语说：

“但是，为此我们将被载入史册。怎样被载入史册？我们不知道。历史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行动会在物质的现实中引起某些变化。一个人只有在自己身后留下物质的痕迹，才能进入史册。我们身后将留下物质的痕迹——一座毁灭了的城市。这就是一切。”

胡贝尔特站住了，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不知这笑容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我所想象的历史是另一种样子。”他说。

“你爱怎么想象都行。自我们这些没有经过训练，赤手空拳的人投入战斗的那一刹那起，我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建立在骗局基础上的历史根本就不是历史，至多是可悲的历史。”

“可悲的历史。”海伦卡应声说了一句。

“我们会怎么样？”安德热依突然问道。

“民族会存在下去。”胡贝尔特低声说。

“不错。可我会怎么样呢？”安德热依激动地问。“我个人会怎么样呢？再过一天，再过一会儿，我会变成什么？一具死尸而已，别无其它。这有什么意义？这能有什么意义？我活着不是为了历史，不是为了民族。这些字眼对于我这浅薄的头脑来说太豪壮了。我是为了我，为了二十三岁的安德热依·戈翁贝克。我会怎么样呢？这对于世界能有多大的意义呢？零。不折不扣是个零。”

“你不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海伦卡不耐烦地说，“过一会儿你还得率领小伙子们作战。”

“你不要去仿效那个科尔迪安① 了。”胡贝尔特用教训的口吻说。

“不。我是浮士德。我跟魔鬼立过契约。”

海伦卡心事重重地朝他瞥了一眼。

“恰恰是，你没有立过任何契约。你是孤独的。”

胡贝尔特走到门边站住了。

“你们等着，”他说，“说不定我还能从爱尔日别塔那儿弄出点什么来。”

说罢，他就往房子里面走去。

“你听我说，安德热依，这样是不行的。”海伦卡又开口说。

可是安德热依岔开了她的话。

---

① 波兰诗人尤·斯沃瓦茨基（1809—1849）的诗剧《科尔迪安》中的主角，他担负行刺沙皇的使命，在行动前因软弱动摇而失败。

“你知道吗，今天我跟妈妈谈过。”他非常实在地说。

海伦卡一下愣住了。

“跟妈妈？谈什么？”

“怎么，谈什么？”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

“你可真找到了合适的时机！”

“正合适。妈妈应该知道，她的孩子们对那件事的态度。”

“我希望，你的话只代表你自己。”

“我没法代表安特克说话。”

“你告诉了她，安特克为什么不回家的？倘若他不呆在那该死的普瓦韦，他或许就死不了。”

“你以为，他在华沙就不会死？”

他们沉默了。远处，不知在哪儿爆炸了一颗手榴弹，过了一会儿又爆炸了两颗，一颗接着一颗。安德热依竖起耳朵细听。

“你瞧，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此刻是什么人死了。”

“这关你什么事？你今天有点古怪，什么事情都想知道。”

“不错。我正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掌握。可我什么也没有！”安德热依猛然攥紧了拳头。他一向那种泰然自若的风度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想想看，我刚二十三岁。我就得抛弃一切，抛弃整个世界！海伦卡，你要明白，这是很可怕的。”

“你会活下来的。”海伦卡将信将疑地说。

“即使我能活下来。难道你以为，我能顺应这个世界，能顺应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吗？海伦卡，你要明白，我，即使能活下

去，我是不能顺应这个世界的。我简直不能想象，在经历过今天这样的日子之后，我怎么能生活。你明白吗，这是个怎样的日子？”

“今天我看到了许多火热的心。”海伦卡象在彩排中接台词一样接碴儿说。

“这正是最糟糕的。是送死的热情。为了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拿出命来换？”

“嘘！”海伦卡说，“别说了！要我给你上一堂普鲁塔克①的课吗？为祖国而牺牲是甜蜜而又崇高的②。”

“你念得不准，海伦卡。”

“是你理解得不对。这才糟呢。”

“我不是理解，我是感受。”

海伦卡倏然变了样子。她那刚毅、倔强的面容一下变得柔和了。安德热依畏葸地朝她看了一眼，担心海伦卡会哭起来。但是，她没有哭——她的面孔象春天的景色一样变幻着。安德热依忽然发现妹妹严峻的面部绽开了父亲那种善良而羞涩的微笑。他咬紧了嘴唇。

海伦卡一步一步朝他走过来，紧挨着他，把一只手按在他的肩头上，亲了亲他偏过来的脑袋，亲了亲他那蓬乱的头发。

“什么也不用去‘感受’了，我的安德热依。一切都由别人替我们感受过了。”

---

① 普鲁塔克（约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

② 原文是拉丁文。

六

这时光着上身的胡贝尔特找到了爱尔日别塔。她正坐在昏暗的餐厅里，缩着身子，茫然地凝视着屋角，活象一只雨中的麻雀。他几乎没有认出她来。

“你要什么，约齐奥？”当他出现在门边的时候，她问道。

胡贝尔特淡淡一笑。

“您为什么叫我约齐奥？”他问。

爱尔日别塔窘得满脸绯红。

“不，不，是我一时失言，叫错了，”她急忙说。

房间里暗淡、凄凉。蜡烛放出一缕摇曳不定的光，在墙上投下一道道令人不快的阴影。胡贝尔特目不转睛地盯着爱尔日别塔看了好半天。她不知道胡贝尔特在发烧，而且喝了好多酒，因此对胡贝尔特的凝视感到又惊诧又厌恶。她从角落里站起身来，没事找事地把蜡烛从一张小桌移到另一张小桌上。她的影子迅速掠过了带有三扇镜的梳妆台的镜面。镜子前摆着一些装有外国化妆品的粉红色小瓶子。

“罗莎夫人在家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幸亏她不在。”爱尔日别塔急忙答道，“她要是留在城里又能干些什么呢？她是那么一个不中用的人。”

“她真有可能对那个德国人说过些什么吗？”

爱尔日别塔大惊失色，她猛一转身，脸朝胡贝尔特。

“没有，这怎么可能！您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

“我似乎记得，您亲口这样说过。”胡贝尔特说。

“哪儿的话！”

她拿起镜子前面的科隆香水瓶，洒了一点在手心里，闻了闻。

胡贝尔特朝她走了过去。

“借个光！”他说。

爱尔日别塔把小瓶子递过去，但他却伸出一个巴掌。她在巴掌心里洒了几滴香水。胡贝尔特擦了擦自己的脸、脖子和胸脯。爱尔日别塔竭力不去看他，便站在镜台前面摆弄那些小玩意儿。她蓦地一转身对胡贝尔特说：

“您有手枪吗？”

胡贝尔特微微一笑。直到靠近他身边爱尔日别塔才发现，小伙子的眼睛都烧得朦胧了。他没有回答。

“您有手枪吗？”她又问了一遍。

“您不信任我，”他终于开了口。“我想，为了以防万一，我得把您那位罗莎给收拾了。”

爱尔日别塔两手按住太阳穴。她呻吟了一声。

“是您打死了玛丽霞·塔塔尔斯卡？”

胡贝尔特耸了耸肩。

“不是我，但她罪有应得。”

“您爱过她？”

胡贝尔特把脸转向了蜡烛。

“我们也常常杀死我们所爱的人。”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他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理了理自己的鬈发。墙上落下的泥灰、尘土还有血把他的头发粘在了一起，看起来就象一串串长荚。爱尔日别塔疑虑重重地望着他那头鬈发。

“那是怎么干的？”她问。

“什么？”

“嗯……”

“啊，那个！很简单。”

他把那只完好的手插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件黑乎乎的东西。

“一，二，……”他说。

但爱尔日别塔注意到，胡贝尔特那只捏手枪的手抖得很厉害。她笑了笑。

“您的手要是抖得那么厉害，是很难击中目标的。”她说。

“您不用担心。在那一刹那间手是不会发抖的。”

他藏起了手枪。

“你们非杀不可吗？”爱尔日别塔又试着问了一句。

胡贝尔特没有回答。他忙着去拨弄蜡烛。他剪掉了烛芯上的烛花，把周围撅起的一圈硬脂压了下去，并用它来填塞火舌四周的那个小洞。他弄得十分仔细。

爱尔日别塔沉默了片刻，由于没有听到对方回答，她便换了个话题。

“我包扎得怎样？”她问，“还牢固吗？”

“很牢固。甚至比原来还牢固，因为我的爪子肿了。”

“什么‘收拾’呀，‘放倒’呀，‘脑壳’呀，‘爪子’呀，这类字眼从您的嘴里说出来很不相称。”爱尔日别塔说。

“当真？”胡贝尔特笑了笑。“您在说些什么？您该不是又想看到我那拜伦式的鬈发吧。您瞧，我这头鬈发‘粘’成了个什么样子。”

爱尔日别塔笑了起来。

“没有必要，胡贝先生，没有必要。你没法把自己弄成个二流子。”

胡贝尔特朝通向住宅深处的那扇门走去。

“那个亨利住在哪儿?”他问。“我得找他要件衬衣。我马上就要走了。”

“您想到哪里去?”爱尔日别塔心神不安地问。

“我必须马上到储蓄银行去。我不清楚在那儿会遇上什么。”

“那儿是司令部吗?”

“我不清楚在那儿会遇上什么。”胡贝尔特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亨利的小房间在厨房后面。”爱尔日别塔说。

胡贝尔特走了出去。爱尔日别塔走到钢琴前面。钢琴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就在镜子对面。她一只手扶在琴盖上,若有所思地哼着一只什么曲子。过了一会儿胡贝尔特转来了,手里托着一件衬衣。

“可惜,少了两颗扣子。”他说,“这样它就会在不该敞开的地方敞开。缺的是下面的两颗扣子。”

爱尔日别塔活跃起来。

“我给您缝上。”

她从胡贝尔特手上拿过衬衣。

“啊,这儿撕破了一点儿。我马上就给您缝好。”

她伸手去抽梳妆台的小屉子。

“我马上就回来。”胡贝尔特说着,便到安德热依和海伦卡那边去了。

安德热依站在房中央,正在勒皮带。他身材魁梧,体态挺拔,他的影子落在墙上和天花板上,倒象是某种装饰的图案。他戴好了四角帽,把帽子上的小皮带系在下巴上。

“你们要出去？”胡贝尔特问。

“我们马上就走。”安德热依匆匆说道。

“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一起走。”胡贝说，他把桌上的一杯没喝完的伏特加酒喝了下去。

“会伤身子的，”海伦卡埋怨说，“你胡闹什么？”

她也从小长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该到广场上去了。那儿在等着我。”她说，“不过，我一直到早上都有空。”

“可我们没有。”胡贝尔特把酒杯放到桌上，但是他动作不利索。他的手一直在哆嗦。酒杯从小桌上滚了下来，摔成了碎片。

“这是折灾的兆头。”安德热依说。

“多好的水晶玻璃。”海伦卡说。

“哎，你的衬衫在哪儿？”戈翁贝克问。

“就得，就得。”

胡贝尔特返身回到爱尔日别塔那儿去了。

他走到门边站住脚，朝房里看了看。

爱尔日别塔坐在长沙发上，正在缝扣子。为了照得亮一点，她把蜡烛摆在自己的正前方。她戴上了眼镜，小心翼翼地抽着一根在烛光下闪闪烁烁、如同秋日的蛛丝一般的白线。烛光反射过来，照在黑色的眼镜框上。胡贝尔特看到，这位大歌唱家的两鬓泛起了点点银光，她连头发也忘记梳理了。她戴着眼镜，佝偻着身子，专心致志地做活儿。胡贝尔特觉得她非常苍老。此刻，胡贝尔特是从侧面看她的。她的鼻子显得非常突出，向前伸，而嘴巴似乎有点瘪，向后缩。她那对蓝色的大眼睛，透过镜片显得更大，此刻正聚精会神而同时又有点紧张地注视着手

里的针线。她那发胖了的下颏搭拉了下来，脖子上皱纹密布，青筋显露，因为烛光正照在它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清晰。脖子上的皮肤还不失其洁白和……“细腻”①。胡贝尔特忽然想了起来，“父亲常用‘细腻’②这个词儿。”

他想起了那天傍晚，他在音乐厅前坐在小汽车里等父亲的事。父亲不肯带他去参加希莱尔小姐的音乐会。是兹沃蒂先生劝父亲不要带他参加音乐会的。可如今他既失去了父亲，兹沃蒂先生也不在世……布罗内克也牺牲了。他仔细端详着正全神贯注地往衬衣上缝扣子的爱尔日别塔面部紧张的表情，心里想道：

“当时她在舞台上可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儿。”

他凝视着这个衰老的妇女的侧影，而她竟没有听到他进来的动静。她忙于穿针引线。胡贝尔特略略向前探过身子。这时他才注意到爱尔日别塔在低声哼着歌曲。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她身旁。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但并没有抬头看他。此刻她正用指甲盖儿刮平钉好的扣子周围的衣料。

“您哼的是什么？”胡贝尔特问。

爱尔日别塔朝他缓缓扭过头去。她把一个指头放在唇边。

“安静，别吱声！”她忽然说道，“因为这是用德语唱的。”

“是什么？”光脊梁的小伙子同样低声地重问了一遍。

“《幽情》③。”爱尔日别塔回答。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③ 原文是德文。

她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从长沙发上站了起来。胡贝尔特拿起衬衣，费劲地往身上穿，因为绑了绷带的那只手怎么也伸不进袖筒。他感到有些痛，不过，几个钟头以来他对疼痛已经“习惯了”。他刚把头从衬衫领口里伸出，便愕然发现了一个完全变了样儿的爱尔日别塔。她站在钢琴边，没戴眼镜，胡贝尔特觉得她似乎高了一点。后来他才知道，她是踮着脚尖站着的。她揭开了琴盖，悄悄地触了一下琴键，奏出了一组空洞的和音。但低音非常清晰。

胡贝尔特靠近了她。

他听到了与其说是唱出的，不如说是低声说出的歌词：

……我常是半醒半醉，
巨大的欢乐在心头激荡……①

胡贝尔特突然连自己也意想不到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差一点没有撕破刚刚修补好的衬衣。

“上帝呀！”他想道，“巨大的欢乐……”

死到临头，她还用德语唱什么“欢乐”。然而他没有力量对爱尔日别塔说，“请您住嘴。”

他的热度上升了，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幻的，就象画的一样。

安德热依走了进来。他挺着身子，平静，精力充沛。胡贝尔特觉得，甚至他的耳朵也竖得高高的。原来那是系在他下巴上的小皮带。

“胡贝尔特，”安德热依说，“你在干什么？我们要走

① 原文是德文。

了。”

爱尔日别塔朝他转过身去，嘴里哼的四度音程（“允许我”①）戛然而止，她手指仍放在琴键上，对安德热依说道：

“你母亲曾把这一段唱得那么美。”

安德热依走到钢琴边。

“我妈妈唱得很美吗？真的？”他问。

“她的嗓子非常好，”爱尔日别塔说，“她唱什么都很有感情。她唱什么都是那么深沉②。”

“深沉③！”胡贝讥诮地重复了一句。

“啊，我记得，”爱尔日别塔说（胡贝尔特一直觉得她象是画上的人儿一样），“我教过她这句歌词。”接着她又哼了出来：

巨大的欢乐在心头激荡……④

安德热依象狗一样歪着脑袋听得出了神，但爱尔日别塔却不往下唱了。

“我完全不了解我的妈妈。”安德热依以结束一章书时的那种语调说。

“哎，你们走不走呀？”海伦卡从里面喊道。

“就走，”安德热依回答，就在爱尔日别塔面前两脚后跟咔嚓一碰，行了个军礼。

“再见。”爱尔日别塔用带点戏剧性的动作把手伸向安德热依。“你的妈妈是个不寻常的女子。”她补充说。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虚情假意。

“胡贝尔特，你穿件上衣吧，”海伦卡在衣帽间里说，“那件堂

---

①②③④ 原文都是德文。

信的白衬衣在夜里就跟星星一样闪闪发亮。”

“一会儿就得淋湿，亮不起来的。”胡贝尔特反驳道，“雨一直下个不停。”

他们出去了。

小伙子们在大门洞里排成两行。火堆已经熄灭。又黑又冷，看不清各人的面孔。安德热依把他们领了出来，排在屋前的人行道上。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细密的雨点洒落在人们身上，胡贝尔特的衬衣很快就淋湿了。

医院街上的坦克仍在雨中燃烧。烧得通红的钢板亮一下，暗一下，闪闪烁烁。这闪光稍微照亮了漆黑的街道。

“你把他们带到哪儿去?”胡贝尔特低声问。到哪里去他并不感兴趣，他只渴望向安德热依俯过身去，跟他的身体接触，渴望感觉到他的存在。这句问话实际上包含着“请原谅”，“别了”种种深意。但安德热依仍然挺得笔直。

“到古尔斯基中学去。”他答道。

胡贝尔特出大门朝左走了。安德热依叫住了他。

“你往雅斯纳街拐的时候要留神。”他警告说。

海伦卡径直走了。

“再见，”她悄声说并挥手告别。

但是，谁也没有看到她打的这个手势。

安德热依独自留了下来。四周静悄悄的，漆黑一片。只是在华沙保险公司那边有人放了一枪。小伙子们两人一排站在雨中。安德热依回到了他们身边。他感到小伙子们都很不自在。

“哎，小伙子们，”他说，“前进，跟我来。”

当他们穿过霍尔滕夏街来到古尔斯基中学附近的时候，迎

面而来的是突然一阵雨点似的排枪。敌人在那里守候他们多时了。

七

就在胡贝尔特、安德热依和海伦卡隐没在雨夜的黑暗中，朝着三个方向走散的时候，卡齐米日·斯彼哈瓦出现在博杜恩街的饭馆里。楼梯上的门是开着的。卡齐米日走过了几个没亮和有亮的房间，终于来到了爱尔日别塔的卧室。女歌唱家正坐在沙发床上，茫然地望着面前小桌子上的烛光。她仿佛完全失去了知觉。

"安德热依或是海伦卡没到这儿来过吗？"斯彼哈瓦问。

"来过，"爱尔日别塔象从梦中惊醒，"他们是刚从这儿走的。"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这时，古尔斯基中学响起了枪声。

"啊，您听，"爱尔日别塔说，同时做了个含糊的手势。"他们准是到开枪的地方去了。安德热依穿了军装。"

"什么军装？"斯彼哈瓦硬邦邦地问了一句。

"军帽上有个鹰。"爱尔茹尼亚回答说。

"鹰！"斯彼哈瓦耸了耸肩膀。

"难道不是横竖一样吗？"爱尔茹尼亚说，"反正你们总要在自己的帽子上别个什么徽号，互相残杀，永远如此！"

"'你们'指谁？"斯彼哈瓦气愤地问。

“你们，男人，”爱尔日别塔说。她懒洋洋地从沙发床上抬起身子，端着蜡烛，把它摆在一张巨大的三扇镜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整理起身上的绿缎子长睡衣来。那模样儿倒有点象蝴蝶夫人。

“您到这里来有何贵干？”她终于问道。“这不是您该来的地方。”

“是奥拉派我来的。她为孩子们担心。她知道他们会到这儿来。”

“奥拉？”

在爱尔日别塔说出这个名字时的那种语调里，蕴藏着那么多的惊诧、轻蔑和恼恨 这使斯彼哈瓦听了浑身打了个冷战。

“她推测到，他们会到这儿来的。安德热依近来就常到这儿来。”

“他把我们的小饭馆当成了自己的秘密接头点。”

斯彼哈瓦留神地看了看爱尔日别塔。从她的声音和她那不寻常的词汇里都听得出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他疑心她是喝了酒。

“爱尔日别塔小姐，”他说，“您怎么啦？”

爱尔茹尼亚从镜子前面转过身来。她默默无言地指了指小桌子，刚才她就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桌上摆了一瓶伏特加酒。

“您喝酒了？”卡齐米日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我有什么办法？”女歌唱家笑了起来。

“爱尔日别塔小姐！”斯彼哈瓦愤懑地叫了一声。

爱尔日别塔转身直视着他。

“我有什么办法？我还有什么？您是从哪里来的？您应该是在某一个司令部里。别人都在纷纷丧命的时候，您倒藏得十分严实。”

“我该在哪里就在哪里。”斯彼哈瓦冷冷地说。“我到布拉茨卡街去了一趟，为的是打听孩子们的消息。”

“奥拉在布拉茨卡街？”

“我担心奥拉的孩子们。奥拉在布拉茨卡街，那里就她自己，泰克拉小姐没有回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儿也是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走了，甚至亨利也走了。就我们两个老太婆呆在这里。我预料，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平静的夜晚。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最后的一夜。你们都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我？”斯彼哈瓦冷冰冰地问。

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要呆在这儿，要听这个昏头昏脑的女人对他说的这些话。

“您到我这儿来，我就不高兴。”爱尔日别塔忽然非常清醒地说，同时慢慢靠近了卡齐米日。“您一出现，我就不高兴。您象一只乌鸦。您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您还是象一只乌鸦。记得当年，在我刚到敖德萨的时候，看到您在约齐奥身边，我心里就说，啊，糟糕！约齐奥当年非常英俊。我记得，我正在唱歌的时候，他走进了客厅，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我也记得，我的歌声一下变得更有感情了。您明白吗？在唱那个高音阶的四度音程‘允许我’① 的时候，我忽然感到顺畅得多，圆润得多，好象那声音是自己从嗓子眼儿里冒出来的，从灵魂深处冒出来的。您明白吗？不，您不明白。您从来没有唱过歌。他当时

① 原文是德文。

已出落得非常英俊，他当时能有多大？十五岁。大概是十五岁…… 后来奥拉又为您唱了那同一支歌，您听到了，您还哭过……”

斯彼哈瓦摇头表示否认。

“您没有哭，那您是想哭，反正一样。”爱尔日别塔继续说了下去。“可后来您把她抛弃了。她倒哭了。我们大家都哭。而现在安德热依，她的那么俊美，那么不同凡响的儿子，您今天见到过他吗？您见到过他是多么俊美吗？现在他们都在朝他射击。他站在夜的黑暗之中，他们在朝他射击。他们会打死他的。是谁要打死他？德国人吗？是您要打死他。因为您，也打死了约齐奥。您明白吗？您打死了约齐奥，您打死了他，打死了……您打死了我的约齐奥！……”

爱尔日别塔已经站到了卡齐米日的面前，她在说“您打死了约齐奥”这几个字的时候，举起了自己的小拳头捶着斯彼哈瓦的肩膀，她的动作是那样的绝望，那样的歇斯底里。她站在他面前，脸色赤红，披散着一头银发。斯彼哈瓦觉得她简直是精神错乱了。他抓住了她捶过来的拳头，紧紧地攥在自己瘦骨嶙峋的大手心里。

“您不要打我，”他没有一丝笑意地说道，“我完全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你们全都应该受到惩罚。这一切太可怕了。”

“那是避免不了的。”斯彼哈瓦严肃地说。

“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生命。”爱尔日别塔又退到了镜子跟前。

“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斯彼哈瓦又用汉姆莱特的口吻问道。

“您真可怕，”爱尔日别塔坐到沙发床上，“我有个印象，您从来就不是真实的您。”

这时，通向里面房间的门开了，一个穿浅色衣裳的高个子出现在门口。

“谁在这儿？”那人问道，“爱尔日别塔，你在这儿吗？这儿为什么这样暗？”

“是我，罗莎！”爱尔日别塔又走到镜子前面，动手抿平自己的头发。

“什么地方枪响得这么厉害？”罗莎问。

“我不知道，亲爱的，现在是起义。”

“什么人射击得这么凶？”

“我不知道。一定是我们的人和德国人。”

“这儿还有别人吗？”卡塞蒂伯爵夫人问道，同时拼命睁大自己几乎已经完全失明的眼睛。

“斯彼哈瓦先生来了。”爱尔日别塔勉强答道。

“斯彼哈瓦先生？是跟玛莉亚·比林斯卡一起到巴勒莫去的那个人吗？”

“就是那个人。”斯彼哈瓦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啊，那您还记得巴勒莫吗？”

伯爵夫人象幽灵似地向前挪动着。她穿了一件浅色的闪光的长睡衣。

“您记得我在巴勒莫的那幢房子吗？”

“不太记得了。我在那儿的时间很短。”

“是的。那还是妈妈去世的时候。因为那些珠宝还发生过一些麻烦。您那时非常爱玛莉霞……”伯爵夫人说。

“哎呀，罗莎！”爱尔日别塔想阻止她。

烛光照在罗莎身上。虽说她已接近垂暮之年，虽说她那对金鱼眼已看不见东西，卡齐米日还是觉得她美。她的美就在于，她身上那种豪门气派使人莫辨妍媸，她是个不可思议的尤物。

“您为什么没有跟玛莉霞一道走？”伯爵夫人突然问道。

斯彼哈瓦没吱声。

“为什么？玛莉霞如今在巴勒莫。阿罗写信给了那个——她姓什么来着？——给了别夏德茨卡小姐。”

“别夏多夫斯卡。”爱尔日别塔纠正说。

“就是，写给了别夏德茨卡。阿罗的信不是从伦敦写来的，我弄不清楚他是从哪儿寄来的。先生为什么到了这里？”她忽然又向爱尔日别塔转过身来，要求她作出解释。

“先生是来找安德热依和海伦卡……”

“噢！”罗莎的口气表明，似乎她对这句普通的话连一个字也听不懂。“好吧，您是很爱玛莉霞吗？可惜，您没能跟她结婚……”

“你太冒失了，罗莎。”爱尔日别塔想去干涉她。

“不，不，何谓冒失？战时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罗莎用自己滑稽可笑的外国调说道，“您爱过玛莉霞。这有什么不好？我现在就在恋爱。我一辈子都没有爱过，可如今却在爱。我爱得都要发疯了。”

爱尔日别塔恼火了。

“我亲爱的罗莎！”她说，同时打了个手势表明她烦透了。“你真是胡说八道。就跟发了疯一样。你最好回到自己的房里去，躺下。睡觉去吧①。”最后这几个字显然是从某部歌剧的咏叹调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里学来的。

“伯爵夫人敢于表露自己的感情。”斯彼哈瓦说，而且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爱尔日别塔更加烦躁不安。

“罗莎，你实在应该去休息了。我们明天将会碰到什么样的境遇还不知道哩。”

但伯爵夫人把这句话全当耳边风。她往沙发床上一坐，跟斯彼哈瓦面对面，还拉起了他的一只手。她的手汗津津、冷冰冰的。

“请您告诉我，”她说，“你们在打仗吗？你们是在打仗。这对德国人威胁很大吗？”

爱尔日别塔怒不可遏了。

“哎呀，罗莎，你在胡说些什么！”

斯彼哈瓦本能地往后缩了缩身子。

“既然双方是在这么一个窄地方交战，自然对两方面都是有危险的。”

“因为我在这儿有个朋友，德国人，他出生于一个巴伐利亚的世家，维特尔斯巴赫世家，这您是知道的。我为他担心。他是我丈夫的表兄弟①。”

“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罗莎？”爱尔日别塔说。

“可跟我有关系。我担心的是，你们朝德国人开枪。自然啰，德国人也朝你们开枪。你们觉得怎样？这是自然的反应。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反应。自然——这是最重要的。不可违抗自然。”她用一种似乎发现了什么伟大真理的口吻补充说，“而

---

① 原文是法文。

我们经常违抗自然。是自然把我推到这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您可记得，在我们巴勒莫那儿有多么美吗？您可记得我们那条街，自由大街① 有多美吗？Via della libertà② 。libertà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就是自由。您明白：为了自由③ ……”

“你真是胡说八道。”④ 爱尔日别塔说。

“要知道，大家都在为这个自由发疯。在我们那儿，黑衫党⑤ 就唱过：‘为了自由’⑥ 。”

她刚想走开，但斯彼哈瓦把她留住了。

“请问，夫人，”他说道，同时朝她挪了一步，“您有没有从玛莉霞那方面得到什么消息？”

罗莎站定了，把卡齐米日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我跟比林斯卡夫人之间没有书信往来。”她说，“我认为，出于种种考虑，我不能跟她通信。”

爱尔日别塔再也忍耐不住了。

“哎呀，罗莎！”她说，“回到你屋里去吧，我请你现在就走。这样的事是不能讲的，”她又添了一句，几乎要哭了。

“好吧，你要是想我走，”罗莎说，“我这就走。这么说，你是不知道在哪儿放枪吗？”她临走时又补了一句。

“我知道。”爱尔日别塔恶狠狠地说，“在古尔斯基中学。”

“这是什么时代！”伯爵夫人边走边叹息道，“在中学里开枪射击！”

---

①③⑥ 原文都是意大利文。

② 意大利文，意即自由大街。

④ 原文是法文。

⑤ 前意大利法西斯组织。

"卡齐米日先生，"爱尔日别塔转身对斯彼哈瓦说，"请您把我从这个女人身边解脱出来吧。"

斯彼哈瓦把腰一挺。

"是要我把她枪毙了吗？"

"啊，不。胡贝尔特曾想把她枪毙了。而我这个白痴，我没让。"

"您有点言过其实了。"斯彼哈瓦试着露出一点笑意。

霍尔滕夏街的那个方向枪声不断。

这时，在那些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人在黑暗中摸索着，终于找到了爱尔日别塔的房间，便用胳膊肘去推门。门猛地敞开了，小卡楚希差点儿没栽倒在门槛上。

"小姐，小姐！"他失魂落魄的喊叫道。

他的两只手沾满了殷红的稠液，就象是用手挤碎过一只装果子酱的瓶子。爱尔日别塔和斯彼哈瓦同时从坐位上跳了起来。

"出了什么事？"

"你受伤了？"

"不，这不是我的血。子弹掀掉了我的军帽。您快去吧，您快去吧……"他对斯彼哈瓦说道。

"什么？到哪里去？"

"我把中尉先生送来了，但是他倒下了，躺着哩。就在这儿，在韦德尔商店附近。我没法使他动一动。您快去！"

斯彼哈瓦快步朝门口走去。

"好吧，你前面带路。不过，你得当心点，黑得很。"

"外面要亮一点，"卡楚希用比较正常的声调说道，"那些坦

克还在燃烧。”

爱尔日别塔似乎清醒了过来。

“是安德热依吗?”她问。

“是的,大概是安德热依。”斯彼哈瓦已走到了门口。

“是的,安德热依中尉,就是刚才还在这儿的那位,”卡楚希的声音已经是从黑暗里传来的。“他刚才还走得好好的,这会儿却躺下了,我没法使他动一动。”

楼梯上,不知是什么人坐在暗处。他们有好些个,卡齐米日只好从他们中间跨过去。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我们在等待。”传来一声回答。从这声音里听得出一种伤心和讥讽的味道。

有两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就着一盏点了蜡烛的马灯在打牌,微弱的光线照射在他们歪着的脸上。他们把手里的纸币弄得簌簌地响,金币敲在楼梯的石级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是瓦雷茨基广场上的一些外汇投机商。

“你们在等什么?”斯彼哈瓦问。

“等待好一点的时光。”在另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个声音回答道。

到了楼下,在大门边上,卡齐米日才觉出触到了一件毛茸茸的皮大衣。爱尔日别塔跟他并排走着。

卡齐米日偏过头去,低声对她说道:

“您回去吧,您去干什么?”

然而 爱尔日别塔又象失去了理性。

“我没见到约齐奥是怎样倒下的, 她说,“我没见到, 他是怎样倒下的。”

斯彼哈瓦在黑暗中咬紧了双唇。

“约齐奥是倒在一堆苜蓿上的。”他这句话多半是对自己说的。“我是在战斗结束后才见到他的。”

卡楚希一边在前面跑，一边用哽咽的声调机械地反复说着这么一句话：

“您快去吧，您快去吧。”

他们顾不得自身的安全，从医院街穿了过去。来到韦德尔商店跟前，卡楚希立刻趴到了地上。

“中尉先生，”他用尖细的童音，很清醒地叫道，“中尉先生！”

斯彼哈瓦弯下腰去。安德热依躺在人行道上，脸贴着地，没戴军帽，头发凌乱。即将烧完的坦克的微光一直照射到了这里。爱尔日别塔跪了下来。

“您这是干什么？”斯彼哈瓦迟疑地说。

他把两手伸到安德热依的身子下面，把他的脸翻了过来。爱尔日别塔向他俯下身去。安德热依死了。斯彼哈瓦直起了腰，咳嗽了一声。

卡楚希没弄明白。

“先生，”他又说了一遍，“是具尸体吗？他不行了吗？他不行了吗？”

斯彼哈瓦扶住他的肩膀。

“中尉先生死了。”他温和地说。

爱尔日别塔把身子俯得更低，紧挨着安德热依的脸。他那对蔚蓝色的大眼睛圆睁着。白眼珠里反映出那即将烧完的坦克的玫瑰色的光焰。

第十六章　尾声和续篇

一

下午六点。象每天这个时刻一样，里约笼罩在一片浓稠的蔚蓝色暮霭里。上灯之前，还看得见远方辽阔的大海，巨浪从海洋深处汹涌而来，拍打在石岸上。虽说刚下过一场雨，依然闷热难当。戈翁贝克先生坐在一幢小房子前面的小门廊里。这幢小房子依山建筑，居高临下耸立在科波卡斑纳层层递升的豪华建筑物之巅。戈翁贝克先生喘着粗气，从层层屋顶的后面不错眼珠地凝视着蓝色的寥廓江天。其实他并不明白他在眺望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定了定神，抬起手开了电灯。灯光使木料家具和门廊里铺的垫子从昏暗中显露了出来。小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韦切尔小姐和科韦什科刚才进城去联系有关演出的事情去了。

出门之前他俩大吵了一架。科韦什科向哈莉娜解释说，她不应该邀请某一个波兰演员参加自己的演出，因为那人曾因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名誉扫地，而且也刚到巴西不久。哈莉娜却一个劲儿地嘲笑海鲁宾的这种顾忌。

“你疯了！”她说道，“他跟法西斯合作，我能把他怎么样？如果你留在国内，谁知道你会干些什么？”她站在衣帽间里，一边用低沉的嗓音问，一边往头上戴帽子和面纱，似乎异域的酷热对

她毫无影响。

科韦什科不认输。

“将来我们回国，你在国内就不能演出了。”他暴跳如雷地喊道。

韦切尔小姐站在他面前，把他从头打量到脚。

“你为什么总要唠叨那些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事?”她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来，“你很清楚，我们不会回国去。我在那儿能干什么?”

“席夫曼给你写过信，”海鲁宾说，但他的口气远没有先前那样坚决了。

“我才不理他的信呢，我不会去给布尔什维克们演出的，”韦切尔小姐不容反驳地说，“我将在这儿演出!”

“你不会讲葡萄牙语，”科韦什科提醒说，“我们在这儿呆了四年，你连一个字也没有学会。”

“可我能学会，”女演员执拗地说道，“再过一年，我就要用葡萄牙语演出《厄勒克特拉》。他们这儿还从来没有见过《厄勒克特拉》，你瞧着，他们会怎样热烈地叫好吧。”

“弗兰齐舍克先生，”海鲁宾转身对戈翁贝克说，“我们到咖啡馆去一下，哈莉娜的这次演出还得最后商量定。您在家里呆着吗?”

戈翁贝克嘟哝了一句:

“我还能到哪里去?”

“晚饭吃什么?”哈莉娜向戈翁贝克先生问道，他在他们家里扮演的显然是军需官的角色。

“能有什么?”弗兰齐舍克先生漠然地答道，“有茶、风干肉、水果、干酪……”

“您是不是从您的面包房里带回了面包？”

“首先，面包房不是我的，我只不过是在那家面包房里做工罢了。”戈翁贝克用全然不同于他昔日那种温柔的声音吼叫道，“不过面包我还是带回来了。”

他脸上的表情忽然一变，露出了一丝笑意，他的声音又变得温和了。

“不仅是面包。今天我还按照我过去的配方烤了几个蛋糕。让他们瞧瞧……只不过他们这儿的面粉不怎么样……我总算弄到了一点黑麦面粉打底子……馅是咖啡的。我带了这么一个小蛋糕回来。这里的咖啡确实是第一流的。”

哈莉娜深为感动，她亲了亲弗兰齐舍克先生的两颊。

“您真是个大好人，”她说．“要是没有您我们可怎么办？我简直难以想象……”

她发现戈翁贝克先生手里捏着个白色信封。

“这是什么？信？弗兰齐舍克先生，您收到信了？谁来的？”

戈翁贝克先生有些昏头昏脑，心不在焉地望着手里的信，略带迟疑地回答说：

“妻子写的。”

“妻子写的？”哈莉娜吃了一惊。“这是战后收到的第一封信吗？是吗？”

“是第一封，”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信里写了些什么？”女演员问这句话纯粹是出于礼貌。看得出来，她对这封信丝毫不感到兴趣。

戈翁贝克腼腆了起来。

“我还没有看，”他说道，脸上泛起了红潮，“我不敢拆

开。”

“您害怕?”哈莉娜天真地问道，接着又淡淡一笑。“您可真是个怪人！信里面可能有重要消息哩。”

“肯定是有的，尊敬的哈莉娜太太。”弗兰齐舍克说着，不停地来回变换站立的姿势。显然，他心情烦躁，希望能独自呆一会儿。

“哎，我们走吧，”韦切尔小姐说着挽起了科韦什科的胳膊，“我惦记那演出的事最后怎么解决。”

他俩出去了。

戈翁贝克还探身凉台望了望，想证实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走了，是不是不会来妨碍他读信。他看到了他们。

他俩手挽手往下走，朝着科波卡斑纳去了。他们组成了奇怪的一对，一群黑人孩子好奇地跟在他们身后奔跑，对他们指指点点。哈莉娜穿一件半长的薄料子黑色连衫裙，外加一件缀满了玻璃珠的黑色大披肩，那披肩一直搭到了裙子上，戴了一顶古色古香的黑帽子，还蒙上了一块密纹的面纱，面纱完全罩住了她那对大眼睛——帕拉斯·雅典娜① 的眼睛。她看不清路，紧张地抓住科韦什科的胳膊，小心谨慎地往山下走，活象在舞台上那样。海鲁宾戴一顶硬帽子，披一件薄薄的“斗篷”，拄一根文明棍，衣服钮扣整整齐齐地一直扣到了脖子下面，戴着手套。这一身穿着打扮是那么滑稽，跟巴西的街道是那么不合拍，就连戈翁贝克先生看到也觉得好笑。在蓝色的暮霭里，在难当的酷热之中，他们走得很慢，简直象两个黑色的幽灵，最后终于在下边消失不见了。从那儿不断传来的汹涌澎湃的海涛的喧嚣盖过了城市的嘈杂声和小汽车的喇叭声。大海的喧哗在这山巅比在岸边

①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听得更其真切。

“他们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戈翁贝克自言自语地嘟哝道。“可不是吗，他们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过了片刻他又补充了一句，似乎是在给自己作解释，“他们是那一片土地上的，是我那片土地上的。”

他蓦地想起了“韦切尔小姐”当年作为他的顾客的情景。她到店里来买点心时，总是用她那低沉的嗓音说，“我从来不吃这鬼玩意儿，可是那些演员简直就象孩子。”她也总是姿势优美地从他手上接过包装得漂漂亮亮、又用彩色细绳捆扎好的硬纸盒，说一声“谢谢”就向街上走去了。商店的橱窗外面是阳光灿烂，但并不炎热的夏日。他明天就要去普斯泰翁基，到安德热耶克那儿去……“到安德热耶克那儿去，”他又默念了一遍，一直没有勇气拆开妻子的来信。

他知道，他预料到了，那封信送来的是些什么消息，他只是不愿去亲眼证实自己的揣测，不愿去读白纸黑字写下来的那些话语而已。

普斯泰翁基！他将跟安德热耶克一道去散步，儿子挽着他的手，走在他旁边，微微侧着身子，为了赶上他，常常要迈大步。儿子会给他提出各种问题，那些问题他都难以回答。到后来，他就完全不会回答安德热耶克的问题了，安德热耶克变得比他聪明多了。周围是普斯泰翁基园林里的树木在浅吟低唱。然后，他们穿过森林向教堂走去。对过去这一切的怀念和不可复得的惆怅哽塞在他的喉头，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

他来到房子后边的一个小门廊里。这块地方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休息室。他软绵绵地坐在一张藤椅上，几乎是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我为什么要呆在这里？我在这里干什么？”

他终于强打精神，撕开了信封。把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但是他连一个字也没有读懂。

他就这样在难耐的酷热中，坐在这个小门廊里，仰望着紫罗兰色的天空。

“不，”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真的。”

于是，他又幻想着自己是坐在普斯泰翁基的门廊里，也是坐在一张藤椅上，安德热耶克就坐在他的脚边。天也是这样几乎全黑了，也是这样笼罩在淡紫色的暮霭之中，只是那暮色更浓，而且不时吹来一阵阵清新、凉爽的夜风，只是在波兰才有的那种凉气袭人的夜风。还有安德热耶克，只是，他已经长大了一点。他说

“爸爸，你得把那封信再看一遍。”

“何必呢？”弗兰齐舍克先生大声说，“反正我什么都知道。”

“再看看吧，爸爸，”安德热依说，“因为信里写的都是真的。”

“不，不是真的。”弗兰齐舍克先生固执地说，“我想再见到你……”

“唉，爸爸，要是能够啊……”

弗兰齐舍克先生哭了。无言的泪水犹如泉涌，填满了眼眶，遮住了眼睛，顺着既没有从前那么丰满也没有那么红润的面颊静静地流淌。淌了好久，好久。后来他伸手掏出一条手帕，擦干了脸和眼睛……逐渐清醒过来……

另一只手上仍旧捏着那张纸片。信很短。他用手帕擦了擦眼镜，又一次读起了纸上写的那一行行模糊的字句：

我亲爱的弗兰尼奥！

我把写信的地址填成华沙，但事实上信我是在米兰努韦克写的。今天我到华沙恰茨基街去过，那幢房子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住的是德国人，直到起义之后他们才把它烧掉了。我原希望，在那儿也许能找到点什么东西。我想的主要是照片，因为我甚至连我孩子们的一张照片也没有。到老来我也许会忘记他们是副什么模样儿。我觉得自己很健壮，我想我一定会活得很长，跟爱韦琳娜姨妈一样。你的地址我是从席夫曼那儿得到的，因为我知道你跟韦切尔小姐和海鲁宾住在一起。我简直不能想象！我设想，你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已不在世了。坏消息总是会不胫而走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对我吭一声呢？你为什么不向我解释一下你在谢德尔策附近把我们抛弃的原因呢？你可知道，我们离开奶奶家十分钟之后安特克就到那里去了？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华沙，他在那儿当了个地下学校的秘密教员，一九四二年牺牲了。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牺牲的具体情况。阿涅尔恰自一段时间以来就住在这里。你母亲刚死不久，是今年春天去世的，但是，关于安特克的死阿涅尔恰一无所知，是一个朋友通知她的，把安特克的皮夹子和手表带给了她。我连安特克埋在何处也不知道。我们的那两个孩子都埋在波翁兹基墓地。是今年五月才移葬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埋在布拉茨卡街二十号的院子里，埋在比林斯基家私邸的前面。沦陷期间我们一直住在那里。整个起义期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和希莱尔太太，她算是寿终正寝的。两个孩子的死只相隔一天。安德热依是八月一日，而海伦卡是八月二日。两个人的尸体在街上摆了好几天，后来还是斯彼哈瓦把他们送来的，我们把他们埋葬了。是我们一起埋的，还有希莱尔太太和爱尔日别塔。爱尔日别塔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末出人意料到回到了波兰，就那么留下来了。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如今她到伦敦去了。孩子们都变了样子，因为在太阳底下摆了好几天。斯彼哈瓦为了把他们背回来，累的不得了。他是在夜里干的，那时分德国人不怎么开枪。后来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他进了俘虏营，战后好象是到

英国去了。埋葬了孩子们之后，过了几天我们都撤出了华沙，就是说，妇女们都走了，只有男人还留在那里。而那座府第也被德国人放火烧了。海伦卡在起义之前在雅努什那儿躲了一段时间，可是德国人在那儿探出了她的踪迹，她只好逃进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里去了。可惜她没能留在那儿。因为，她所在的那个部队被打散了，她迫不得已回到华沙，当了联络员。她骑自行车从布拉茨卡街上经过的时候，德国人从屋顶上向她射击，她额上中一弹，别的地方没有受伤。那个德国人打得很准。雅努什当时在科莫鲁夫被枪杀了。现在是雅德维加在那儿主持家务，等着阿罗回来。舒什凯维奇先生把阿罗看成唯一的"继承人"。人们还在想些什么！

我现在跟阿涅尔恰住在米兰努韦克，实际上我是靠她供养，因为她在丝绸厂工作。科谢可娃也常到这里来帮我一把，因为他们在布拉格区的房子保住了，她丈夫仍在家具厂工作，现在家具是热门货。我做不了什么事，不过是打扫房间，叠被子，掸尘土。阿涅尔恰不很规矩。不过我们有了个收音机，我有时听听音乐。我的头发全都白了。

我在猜想，你准备干什么？你会回到我们这儿来吗？我这儿很需要你，这是真的，但即使你回来了，我们也只能是双双在这儿受苦。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觉得任何工作都毫无意义。安德热依直到最后都不肯原谅我们，说我们在路上把你给"丢了"。他总是质问我们把他父亲怎么了。安德热依和海伦卡常常为这件事争吵，可实际上我们是一点儿过错也没有的呀！其实我们也知道，你自一九四〇年以来就住在巴西。安德热依是那样的爱你。在这个月里他就要满二十五岁了。他兴许会娶媳妇的吧？真有趣！

海伦卡出落得非常、非常漂亮，好多的小伙子都爱上了她。听说，雅努什也……但这也许是谣言或是出自雅德维加的多心。

我在我们过去的住宅里什么也没有找到，纯粹是一片废墟。只是在前厅的壁橱里才找到了一把小瓷茶壶，还是我那过世的母亲的遗物。你还记得吗？就是那把蓝花的茶壶。但蓝色的花纹都已经烧坏

了，变成了棕色。可小茶壶是完整的，里面甚至还留下了一点干了的茶叶。我们的住宅给我们留下的就只有这一点东西。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一生中所剩下的就只有一把烧坏了的小茶壶。这岂不是太少吗？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那么不公平！你还是回来吧，我们一道去上坟。说不定你能找到安特克的坟墓哩。可又何必呢？他们几个都活在我们心中，先是那么小不点儿，后来都长大了，再后来就完全成了大人；你已经不知道他们长成大人后的样子了。他们全都是非常好的孩子。

亲爱的丈夫，我向你问好，吻你，向你赔礼，谢谢你。

你的妻子 奥 拉

1945年8月8日于华沙

弗兰齐舍克先生念完了信，重又仰望着科波卡斑纳屋顶上那片蓝色的空间。他灭了灯，没有关门就走了出去。他走过小花园，那儿一切都散发着一股沉闷、潮湿、抑郁的气息；白色的栀子花的香味是那样的浓烈，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他走出了花园，沿着从法韦拉区蜿蜒而下的一条被雨水淋湿的狭窄小街往下走，一直走到了大西洋路。

与这条灯火辉煌的豪华街道毗连的大海，从这儿看去是那样的幽暗和威严。令人特别清晰地感到的是，那些路灯、人行道和房屋显示出来的人类文明是多么渺小，而与它形成尖锐对照的大自然则显得何其伟大、壮观。弗兰齐舍克先生找到最近的几级台阶下到沙滩。一条宽阔的银色沙带把他和海浪隔开，大海在这儿显得要自然得多，也宁静得多。沙滩的混凝土堤岸下的一个沙坑里有一对年轻的恋人象阿伊达和拉达梅斯① 在地下神殿里那样亲吻。

---

① 歌剧《阿伊达》（威尔地作曲）中的主人公。

弗兰齐舍克先生脑子里空荡荡的，信步穿过沙滩，走到浪舌呈扇状地轻轻舔着堤岸的那个地方站住了。他向茫茫的远方眺望，看不见天海之间的分界线。远处高耸起一片船帆样的东西，硕大、厚重，径直向堤岸涌了过来。到了沙滩前沿船帆上现出了一道白边，海浪自右向左折为两段，哗啦一声落了下来，以最后一点余力打在戈翁贝克先生脚前的堤岸上。

汹涌而来的海潮带来了腐烂的水草气味，这是一种令人腻味的，略带点药房味的巴西气味，弗兰齐舍克先生自从跨上这个国土的那一刻起，就无法忍受这种气味。海水散发出一股热气——赤道的阳光把海洋晒得很热。

弗兰齐舍克先生弯下腰，把两手浸在水里。水热得跟澡盆里的一样。他忘记了浸在水中的一只手里还捏着奥拉的信；他一抬手，打湿了的信纸粘在他的手指上，象只蝴蝶。他机械地伸开手掌，但那封信没有掉下去。他又把手浸到水里，信在波浪上漂。

“我干什么呀？”弗兰齐舍克先生大声说。

信在水上漂浮，离开了弗兰齐舍克先生。一会儿隐没在暗处，一会儿又露了出来。

“让它沉掉吧，”他不知是说了这么一句还是闪过了这么个念头。“信里什么也没有。信里什么重要的事也没有，因为里面写的全是假的。”

但是，当那封信在水里隐没的时间稍长了一点的时候，弗兰齐舍克便赶着去抓。他的鞋子湿了。

信在新涌过来的浪尖上闪现了一下，又退走了。弗兰齐舍克先生又伸手去抓，但是那封信仿佛有了生命，从他的手上滑掉了。

“你看，”他听到身后有人操着地道的卡利奥斯①口音说，“那位老兄喝醉了，穿着衣服就下海。”

想必是那对情侣钻出了自己的安乐窝，站在他背后的沙滩上。又一个浪头涌过来，摔得浪花四溅，哗哗的涛声淹没了他们的话声。信又跳开了，象有生命一样。

“不，不！”这时弗兰齐舍克先生大声绝望地叫喊着，猛地向前冲去，跳入了没膝的水中。他用双手在水上瞎摸了一阵，突然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假装着追信，实际上并不想把信抓到手。

“不，不，不！”他的声音越来越弱，离堤岸也越来越远，但是这儿的海水在相当宽的一段距离里都是一样深。

“不，不！”他甚至抓到了信以后还在无意识地唠叨着。他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扑通扑通地涉水前进。后来水越来越深了。他把那张打湿了的信纸卷成了个小卷，又揉成了个小球，终于撕得粉碎。他想彻底毁掉奥拉的那封信，把它一笔勾销，让它根本就不存在。

后来，咸味的海浪把他两只手掌冲刷得干干净净，连一丁点儿湿纸的痕迹也没有了。他举起双手象个农民那样用手指按住前囟和两边的太阳穴，把头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扳，嘴里反复叨念着：

“不，不，不……命呀，命呀，命呀……”

他就这样两手抱头扑倒在汹涌而来的海浪上，浪头托住了他，把他抛得很高，接着便把他拉进了海的深处。

岸上的一对情侣直到这时才惊叫起来：

---

① 指巴西北部和巴拉圭地区印地安人部族的语言。

"有个人，有个人，有个喝醉了的人投海啦！"

二

一九四七年春，阿罗回到了波兰。虽说他费了好多心思才迟迟作出决定，但他还是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四月底他抵达格丁尼亚①，五月初，在海滨过了五月节之后，就动身去了华沙。冬天久久不愿离去，晚来的寒冷的春天象难产的婴儿迟迟不肯降临人间。树上刚长出新叶，春寒给迟开的樱桃花镀上了一层枯萎的褐色。整天刮着料峭寒风。阿罗昏昏然，除了对耳畔嗡嗡响的波兰话有些诧异之外几乎毫无感觉，他一清早就抵达了首都——又是在临时车站。他一生——从他显然已经忘记了的第一次到华沙的时候起，总是在"临时车站"下车。华沙总站建成之前，一个大木棚当了许多年的车站。一走进这个巨大而龌龊的大厅，他的心就紧缩了。

"车站建了这许多年，仍然毫无结果，"他思忖道，"真见鬼，又是个临时车站。"

他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觉得这些人就象东方什么国家的人那样带着异邦情调，他怀着一个英国人来到某个最荒凉的殖民地的那种情感走出了车站。一个搬运夫冲到他面前问道：

"先生……回来了？"

显然，此人有点拿不准该怎么称呼他。

"您一直在当搬运夫？"

"对我来说，没啥变化。"搬运夫说。每次都是他把阿罗的行

① 波兰北部海港城市。

李塞进"猎取到的"火车。"我也是刚回来。"他补充说。

"从远方回来的吗？"

"我在茅特豪森① 呆过。"搬运夫说。

这个名称对于阿罗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集中营的名字。他钻进一辆破旧肮脏的轻便马车，可实际上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在华沙没有亲人。他眼前的城市是个满目疮痍、令人目不忍睹的瓦砾堆。他手上只有罗伊斯卡太太在米兰努韦克的地址。

"到米兰努韦克的小火车通了吗？"他向马车夫问道。

"电气火车？通了。为什么不通车？ 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通车。"车夫答道。

"那末就请您把我送到小火车站吧，到诺沃格罗兹卡街的拐角上。"

到米兰努韦克的小火车正好没有来，再说，阿罗也不想这么一大早就到罗伊斯卡太太那儿去，他怕吵醒老人。于是他便信步来到车站旁边的一家咖啡馆，打算在这儿吃点东西。他打听有什么可以吃的早点。咖啡馆的女招待（他觉得那张面孔十分熟悉，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亲切地朝他笑了笑说：

"什么都有。"

"有鸡蛋吗？能来一块火腿吗？有茶吗？"阿罗点了这几样似乎是高不可攀的东西。虽说他在海滨已经呆了好几天，但仍然不习惯这儿怎么要什么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在英国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

① 在奥地利东南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这里办了一个希特勒集中营。

“您回来才不久吧？”女招待见他制服上别了个写有“波兰”[1]两字的袖章，便问道。

“今天刚回来。”阿罗笑着说。

“令堂呢？”那一位问。

阿罗吃惊地瞟了她一眼。是的，他没弄错，这是利拉，他的远房表亲。他在达维德格鲁德克打猎的时候跟她见过一面。他站起身，向她问好。

“你过得好吗？”[2]他漫不经心地问。

“你不是看到了……”[3]她回答说，“我很满意，我有工作。”[4]

他觉得利拉很漂亮。他好久没有见到过波兰姑娘了。

“利拉，给我拿早点来，”他脱口说道，“我饿得跟狼一样。”

“我认为，最好是让你再饿一饿。”利拉说着就拿早点去了。

“你在这儿有熟人吗？有亲戚吗？你回来干什么？”利拉给他送火腿来的时候问道。

“没有，什么人也没有。真正是什么人也没有。我准备到米兰努韦克，到罗伊斯卡‘姨妈’那儿去。”

利拉撇了撇嘴。

“你可知道，瓦莱雷克……”

“知道，知道。罗伊斯卡本人呢？”

“啊，当然，没事。你回华沙的时候到我那儿去看看。我住

---

① 原文是英文。

②③④ 原文都是法文。

在莫科托夫。"她还说出了详细地址。

"你瞧，我已有了一个熟识的家庭了。"阿罗说。

"话是不错，不过如今没有时间来谈友谊。"利拉寓意深长地说道，又转身到厨房拿鸡蛋去了。

小餐馆的窗户敞开着。一个演唱《蝴蝶夫人》咏叹调的优美、高亢的声音飘了进来。这是对面小铺里放的一张唱片。跟小铺和小餐馆毗连的都是一些高大的、残缺不全的破房子。再远一点，从电气火车站那个方向传来了嗡嗡然的弦乐声。这是残废人乐队用班卓琴和吉他在演奏《里约上空的繁星》。这首甜蜜的探戈舞曲引起了他许多的回忆。

几个乡下妇女站在窗下，守着一篮篮鲜红的小红萝卜。她们一边往小红萝卜上洒水，一边叫卖，"小红萝卜，小红萝卜，象玫瑰花一样鲜嫩的小红萝卜……"穿短裤露出两条光腿的小伙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士们，在电气火车站工作的职员和工人们从街上匆匆走过。这儿很热闹，尘土飞扬，阳光灿烂，行人熙熙攘攘。阿罗忽然又惊诧地意识到，他什么也不明白，在这儿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竭力想摆脱这种迷惘的心情。

"这儿不总是快活的。"告别的时候利拉对他说，再次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

比林斯基来到大街上。从元帅大街那边传来一阵"雄壮"的歌声。一队士兵唱着歌列队从马路中间走过。这支歌他听起来非常陌生。

"怎么？"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是军队？一切又从头开始了？"①

---

① 原文是法文。

电线杆上和栅栏上贴着一张张白色的大海报：巴尔巴拉·布德娜指挥的歌舞团……阿罗脸上绽开了笑容。

“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喁喁地说。

他拎着自己的一只小箱子和一只军用袋走进了小火车的车厢。这个钟点很少有人朝米兰努韦克的方向去。电气小火车轰轰隆隆地穿过废墟和高耸的垃圾堆，刚出城便停住了。一望无际的颓垣断壁后面现出了碧绿的田野。整个这段时间里阿罗一直象在梦中，在他看来一切都象刚才见到的表妹的那张面孔：非常熟悉，同时又非常陌生，在他和这一切之间隔着这么多的年代和事变。

小电气火车过了米哈沃维查之后，车窗外已不再是市郊的景色而是一派农村的景色了。

到了新村，阿罗倏地看到长长的一片绿茸茸的牧场，宛如绿宝石一般，牧场上有一泓蔚蓝的溪水流向天际。一群褐色的马匹放牧在明光耀眼的草场上。在碧绿的背景下，旭日的光芒把这群马匹照得通红。“我得用朱砂才能把它们画下来。”比林斯基忽然这样想道。在草场边缘，就在轨道旁边站着一只硕大的公火鸡，它张开大尾巴，两个翅膀拖到了地面，高傲地炫耀着自己戴着珊瑚项链似的鼓鼓的脖子。那火鸡一会儿用这只脚着地，一会儿又换成那只脚着地。一只小小的，不起眼的灰色母鸡微仰着头，愣愣地站在它面前，似乎正为这只异种公鸡的华美而感到不胜惊讶。阿罗粲然一笑，他也正是为这景色而动情——这草场上的旭日，这褐色的马群，这流向天际的一泓清水——电气火车站旁边的一切都使他感动。列车又开动了，窗外的景色逐渐起了变化，前面所见的那种景物由模糊而消失，然而到处仍是一派绿莹莹。道旁的水沟里长着一片茂密的驴蹄草，开着黄灿

灿的花。此时此刻阿罗身上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直到此刻，他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感到自己是在波兰。这种感觉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他反复对自己说，“我回家了，回家了，我回家了……”

从来也没有人教过他，说这就是他的家。在这个“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在期待他的归来。他在这儿既没有亲属，也没有朋友。他连个投宿的地方都没有。母亲在图卢兹① 买了个小庄园，便留在那异邦的土地上了。其余的亲属都已死绝，舅父的死他早已知道。布拉茨卡街的那幢府第虽说已经修复，但已被某个政府机关占用。直到此刻，直到他看到那片绿草如茵的牧场和在青草丛中放牧的马群之后，他才感到只有在这儿他方能生活。

到了米兰努韦克，他按照手头上的地址找去。他走到一幢简陋的木结构别墅的门前，一个年纪很轻的姑娘给他开了门。那姑娘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但发育得很好，长得十分标致。他向那姑娘作了自我介绍。

“罗伊斯卡，”她说道，伸手向他表示欢迎。

阿罗心里揣度着，她算个什么罗伊斯卡？

这时小姑娘却说，奶奶不在家，她在工厂里干活儿，但工厂离这儿不远，只隔几幢房子，她去请奶奶回来，也许可以找到个人顶替她一下。

“这一定是瓦莱雷克的女儿，”阿罗思度着，“她跟奶奶一起过。”

姑娘把他领进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里摆了两张铁床，一

---

① 法国南部的城市。

张粗糙的桌子，周围放了几把木头椅子。

“您不要奇怪，我们的日子过得这样清苦，我们的东西全都烧光了。”

阿罗坐了下来。

“我这就去，”小罗伊斯卡说，“我是不是要到奥拉表姑那儿去一趟，告诉她您回来了？她住得也不远。海伦卡也牺牲了。”她解释说。

“两个男孩子也牺牲了，我知道。”阿罗说。

“海伦卡和安德热依是在起义时牺牲的，安特克是在乡下，在森林里……”

阿罗一时吃不准这些名词，不得不在心里盘算“在乡下，在森林里”是什么意思。

“奥拉表姑跟阿涅尔恰一起住在这儿。”小家伙又补充说。

“好吧，就劳小姐也到奥拉表姑那儿去一趟吧。”

小姑娘飞也似地跑出门去了。阿罗把房间打量了一番。在一张旧五屉柜上摆了一束雏菊，花后边立着一张镶在白镜框里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个穿衬衫、戴俄国中学生制帽的少年。业余摄影师摄下的这张照片已经褪了色，阿罗无法辨认照片上模糊的面孔。倘若他有过类似自己的舅父那样的经历，或许就能知道，这原是在敖德萨希莱尔家里罗伊斯卡太太书桌上的那张照片。

“看来只有这张照片没有烧掉，”阿罗想道，同时把照片放回了原来的地方，“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昔日的任何东西了。”

这时，他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罗伊斯卡太太走进房来。老太太已经年逾古稀，但动作灵便，体态端庄，只是比从前瘦了

很多，背略有点驼。她那对美丽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热情洋溢。她抱住了阿罗的脖子。

就在罗伊斯卡搂着他的时候，阿罗用眼角朝跟在她身后进来的另一个妇女瞟了一眼。他觉得，这个人他一点儿也不认识。尖削的脸盘，冷漠而又呆板，雪白的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象金属一样闪闪发光。她宛如一尊蜡像。阿罗只是猜测到她就是奥拉。

“哎，你瞧，那个小久妮亚对我说，有个什么比林斯基来了。什么比林斯基？阿罗，干脆就是阿罗。”她转身对孙女说。“坐下吧，孩子。”

阿罗向戈翁贝克太太鞠躬问了好，然后坐了下来。奥拉的目光使他感到有点拘束不安：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阿罗。他情不自禁地把目光转移到小姑娘身上。她站在祖母的椅子背后，半是娇羞，半展欢颜。直到此刻他才注意到，她竟是如此楚楚动人。黑油油的头发，黝黑的面庞，俨如一朵盛开的鲜花。她两个小巧的乳房，轮廓优美。

“您在工厂里做工？”他问罗伊斯卡太太。

“就在这里，两步路。在丝绸厂。我干的是绕线轴的活儿，非常简单。她还在学校里念书，”她指了指久妮亚说。“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阿罗留神地看了看罗伊斯卡太太。他仿佛觉得，她脸上掠过了一丝阴影。

“您应付得了吗？”

但是罗伊斯卡太太没有回答，象没有听到他的问话一样。

“你回来了，很好。不过一开头你会很困难的。非常困难。”

“嗯，毕竟我是回到了家里……”

“这倒是。你回来了……可别的许多人……雅努什，我的瓦莱雷克……”

阿罗又情不自禁地朝久妮亚瞟了一眼。姑娘脸一红，朝窗口转过了身子。奥拉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两眼死死地盯住房前的一丛茉莉花，脸上连一根筋也没有颤动一下。

罗伊斯卡太太没有缄默。她喋喋不休地向阿罗提了许多问题。

“你怎么样？你母亲怎么样？图卢兹的那所小房子怎么样？我知道，”说到这里，她略微顿了一下，“她不会回来。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准备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巴黎学过建筑？就跟我的久妮亚一样，她一直幻想将来要学建筑……哎呀，哎呀，我忘了，你现在能有多大了？”

“快三十岁了，我的姨婆。”

“啊哟，你也这么大啦！”

“安特克比阿罗小两岁。”奥拉用一种寻常的语调十分平静地说道。然而这句话却使听者感到有一股寒气。大家都不吱声了。

“您应付得了吗？”阿罗一时找不到别的词儿，又这么问了一句。

“勉强对付。不过，现在不用对付很久了。只是，谁来照料久妮亚呢？要是约齐奥活着……”

“哪个约齐奥？”阿罗贸然问了一句。

“我的约齐奥，”罗伊斯卡太太说，用手指了指五屉柜上的那张照片。她这手势和她这语调令人感到，她心目中的约齐奥永远是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跟将近三十年前他牺牲的时候一模

一样。

“要是我的约齐奥活着，”她又说了一遍，“他会干什么呢？真有意思。”

这时奥拉从窗口回过头来，似乎是想说点什么。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他思想很进步。”爱韦琳娜太太天真地说。她忽然想起，“你一定饿了吧，久妮亚，给阿罗泡茶。”

“正在烧水呢。”久妮亚说。阿罗心想，她的声音圆润，低沉，是从胸部发出来的。她到厨房去拿茶壶，罗伊斯卡太太打开了五屉柜的抽屉。

她手里拿着台布朝比林斯基和奥拉转过身来，但突然站住不动了。她的眼睛失去了光辉。

“这还是普斯泰翁基的东西。”她指着台布说，“不，”她又更正说，“还是莫林策的东西哩。你瞧，那么多的人都死了，可台布还在。它安然无恙。”

奥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去帮帮久妮亚。”说着，她走进了厨房。

“你可知道，”罗伊斯卡太太又快活地对比林斯基说道，“有人对我说，将来可以把我埋在普斯泰翁基，埋在园林和墓地的边界上，挨着约齐奥。约齐奥的陵墓里还有空位，但我不配跟他躺在一起。”

“为什么？”阿罗吃惊地问。

这时久妮亚拎着茶壶进来了。奥拉跟在她身后。

“你喜欢煎蛋吗，阿罗？”奥拉问，她轻轻地，似乎是偷偷地摸了一下年轻人的头发。

阿罗感到嗓子眼里哽得说不出话来。

"好的，就吃煎蛋吧。"他勉强地说了一句。

罗伊斯卡太太熟练地把台布罩到了小桌子上。

"一些人死了，另一些人还活着。活着的还得生活。这是最要紧的，阿罗。人得生活。"

她站在桌边，朝桌上的茶壶、小圆面包、久妮亚、奥拉太太和阿罗扫了一眼，她的眼睛里重又放射出青春的光彩。

"这块台布还是莫林策的，"她笑了笑又补充道，"我只不过是这么说说罢了。因为它跟莫林策的那块台布真是一模一样。莫林策的东西我一点儿也没有了。"

三

傍晚，奥拉离开罗伊斯卡太太家回到自己的住所的时候，阿涅尔恰已经关在自己的卧室里了。她借口要早起赶到工厂上班，晚上总是早早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不跟戈翁贝克太太一起吃晚饭，似乎她每天晚上什么也不吃，因为尽管工作繁重，她已经在开始发胖了。

今天奥拉却不能不跟她讲几句话便躺下来睡觉，于是便向她的小卧室走去。她想跟她谈谈阿罗，她认识这个年轻人比自己的两个男孩还早。

她没有敲门就走进了房里。阿涅尔恰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张什么硬板纸。她不高兴地朝奥拉太太瞥了一眼。

奥拉后悔到这儿来了，但又不愿无缘无故不说清为什么到这儿来就退出。

"对不起，阿涅娜，"她说，"我想跟你聊聊……不，不是想聊聊，我只是想问问你，你喜不喜欢阿罗。"

阿涅尔恰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把手里的那张硬板纸藏到床边小桌子的抽屉里去了。

奥拉太太警觉起来。

“你那是什么？”她问。

阿涅尔恰耸了耸肩膀。

“您不是看见了吗？”她说，“照片。”

“什么照片？”奥拉太太惊诧地问。

阿涅尔恰默默无言地打开抽屉，拿出了一张小小的，发黄的硬板纸。纸上看到的是有点儿模糊，而且本来就照得不清楚的年轻人的面孔。一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在望着奥拉。

奥拉哆嗦了一下。刹那之间，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她拿不准是谁的照片，是安特克还是安德热依？犹豫的时间确实很短，但足以搅乱奥拉的神智。她觉得太可怕了：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

她默默无言地拿着照片。由于激动两眼发黑，好半天冷静不下来。她的心在狂跳。阿涅尔恰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安东尼的照片引起的感情的波澜。

末了戈翁贝克太太默默地把照片还给了阿涅尔恰，又在小房里仅有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瞧，阿涅娜，”过了一会儿她说道，这时她已完全镇定了下来。“你有多坏。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有安托希的照片。你也清楚，我的孩子们的照片我一张也没有……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奥拉说这番话的时候声调平淡、做作、丝毫不带感情，与此同时她心里却在想，“上帝呀！上帝！上帝呀！我已经不知道我的孩子们是个什么模样儿了！我竟没有认出安特克，还以为是安

德热依哩……”

突然她又感到仿佛有点儿失望，觉得这不过是安特克，一个曾经忤逆过她的儿子。可惜不是安德热依的照片。唉，倘若能见到安德热依的容颜和他那双手，就象当年在咖啡馆里跟他告别时那样……任凭叫她献出什么她都是心甘情愿的啊！

阿涅尔恰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太太，”她说，“您跟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生活了那许多年，而我跟安特克在一起只呆了几个月。您心里装着他们的形象，而我有时却想不起他的模样儿来。”

“这就是说，所有的人的记忆都不长久。”奥拉心里思索着，叹了口气。她那注视着阿涅尔恰的目光温柔多了。

“而且，到底，”阿涅尔恰说，“我也能给自己留下一点儿纪念物。我是不愿意把这张照片给您看的。”

“这正是我怪罪你的原因。”奥拉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因此，我才说，你是个坏丫头。”

阿涅尔恰骤然从床铺上跳了下来，挡住了奥拉的去路：

“我得叫您知道，我确实是个很坏的丫头！我从来没有对您说起过，那一场灾难全是由于我的缘故。”

“什么灾难是由你引起的？”

奥拉站住了，望着阿涅尔恰变了相的面孔。她从来没有见过阿涅尔恰那由于肌肉痉挛而扭歪了的面孔。从这张脸上她既看到了痛苦又看到了狂妄，看到了某种令人非常讨厌而又富有挑衅性的东西。

“您也好！”阿涅尔恰吼叫道，“安特克就是因为您才不愿回华沙的。就是因为您，他们才杀害了他，杀害了……”她突然一

顿，又换了口气说，“也由于我。”

“怎么由于你？”奥拉不安地问，“你在说些什么，蠢货！”

“当时是我向德国人报告的。我想让德国人去，他们就去了。”

奥拉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

“你在胡说些什么！你为什么要那样干？你怎么敢讲这样的话……”

“谁叫他跟那个克莉斯蒂娜鬼混的！与其那样，莫如叫他进坟墓。”

奥拉发了疯似地摇着阿涅尔恰的肩膀。

“你说！”她语无伦次地反复喊道，“你说！”

“我还一直守着……”阿涅尔恰的面孔由于极度的紧张而变得象顽石一般。她那副样子完全象是疯了。

“你发疯了！”奥拉呵叱道，“你疯了！”

“我当时是疯了。我当时是疯了。您什么也不知道，我跟在安特克的后面一路追到了塔尔文夫斯基家里。我在那儿一直呆到了德国人来的那一天。我一直守着……”

“你守着什么？白痴！”奥拉说着，把阿涅尔恰从自己身边推开，让出通道，她想赶快出去。

但阿涅尔恰不放她走。

她踮起脚尖，悄悄地朝奥拉走了过去，伸出一个指头在她鼻子跟前晃了晃，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一直守着，守着德国人掩埋好受难者的尸体，我守着不让他们把他和那个女人，和克莉斯蒂娜埋在一起。他是单独埋的，德国人照我的要求办了。把他单独埋了。单独。”

“这么说，他埋在什么地方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

“这样长的时间你一声不吭，什么也没对我说！你还把照片藏起来了！你，你……”

奥拉把阿涅尔恰往床那边一推。

“你躺下吧。你冷静冷静，蠢婆娘……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冷静一点。唉，躺下睡一觉吧。”

她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在阿涅尔恰背上狠狠地捶了一拳。

阿涅尔恰倒在床上，象在乡下出殡时那样号啕痛哭起来。

“竟有这样的丫头！”奥拉又怒气冲冲地说了一声，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

她令人吃惊地迅速平静了下来。其实，她对所有那一切都已经漠不关心。一切都已结束，象一本合起来了的书。安特克不在了，德国人杀害了他，至于说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还不都是一样。

“可恶的丫头，”她一边脱衣服一边嘟哝道，“照片不给我看。其实，我是可以翻拍下来的……”

她漠然地脱完了衣服，躺到了床上。想了一会儿阿罗。

“他在这儿能干什么呢？”

睡觉前她总要吃一片安眠药，很有效，她立刻就睡着了。这一次安眠药也是很快便起了作用。

奥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她觉得自己仿佛站在莫林策庄园的前面，站在带有希腊式圆柱的门廊前。莫林策的庄园也有圆柱，可是她看到的那些圆柱比原有的要高得多，威严得

多，都是大理石雕刻的。

奥拉不由想道：

“我从未注意到，这些圆柱竟是如此雄伟。”

然后她又看到，在台阶上，在进门处的两边，在这些圆柱的基座下面，蜷缩着几个人。

“你们是什么人？”她略带踌躇地问道。

“我们在砍树。”传来一声回答。

这时，她果然看到了那些被砍伐了的槲树的树墩，遍布在森林里，宛如战场上抛下的盾牌。因为那些圆柱同时也是森林。她踏着台阶走了上去。

门和莫林策的一模一样。她在梦中想起，自己在童年时代怎样在这个门上荡秋千（实际上她从来不曾荡过秋千，再说那个门的形状和结构也是全然不能荡秋千的）。门后是一排阒无人迹的大厅。奥拉越往里面走，就越感到空虚和孤寂。

“完全是一片荒漠。”她思忖道。“不过，这也很自然，因为这儿是希腊。”

“当然是希腊。我一直住在希腊，甚至我的名字也是希腊式的：海伦娜。”

奥拉既是她自己，同时又是海伦娜，海伦，罗伊斯卡姨妈死去的小女儿，奥拉生平只见过她一面，那还是在非常幼小的时候。

她就这样以双重身份走过了一个长走廊，然后又穿过一排列厅，最后走进了曼库夫卡的客厅。这个房间很是异样，象是个旅馆房间，但是奥拉-海伦娜知道，这就是曼库夫卡的客厅。

“我的上帝！”她心里想道，“这个房间变得多么厉害！莫非

房间也和人一样会衰老!"

客厅里有个壁炉。壁炉前有块遮热板，象在曼库夫卡梅申斯基家里一样。但是这块遮热板同时又是希莱尔老太太。

遮热板伸出了两只手，扮了个鬼脸，对奥拉-海伦娜呵叱道：

"出去！滚开！你杀死了埃德加尔!"

奥拉转过身子。她看到了坐在一个高大的台座上的埃德加尔，跟真人一般大小，宛如一座纪念像。埃德加尔整个儿都是用洁白的大理石雕刻的，但却有生命，他对奥拉笑得那么迷人。

埃德加尔没有说话，但是奥拉却明白他那无言中的意思，"我是帕特洛克罗斯①，阿喀琉斯②的朋友。"

她又在埃德加尔所坐的那个台座下面看到了帕特洛克罗斯和阿喀琉斯。阿喀琉斯的右手搁在帕特洛克罗斯的左手上。他们俩都穿着盔甲(还是都穿着军装?)但都没带头盔。两个年轻人，象在做体操那样，互相捉起迷藏来，彼此都想躲到对方的身后去，动作都很敏捷。一会儿阿喀琉斯在前边，一会儿帕特洛克罗斯在前边。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快，以致他们的面孔融合在一起了，变成了一张共同的面孔。

"安特克，安德热依，你们别闹了!"奥拉嚷道。因为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又变成了安特克和安德热依。

这时，他们俩都来到了她的身边，一边一个牵着她的手，领着她登上高耸的楼梯。

"我忘记了你们的模样儿了。"奥拉说。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喀琉斯的朋友，死于赫克托耳之手。

② 希腊神话里特洛亚战争中希腊最伟大的英雄。

“这没关系，妈妈，”安特克说，他的声音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熟悉。“马上你就能都认出来了。”

“只是，我们要把你交给斯彼哈瓦。”安德热依补充道。

斯彼哈瓦果然站立在楼梯的顶端。他的轮廓也象曼库夫卡壁炉前遮热板的形状，只不过比遮热板要大得多，而且每时每刻都在长大。斯彼哈瓦时常把一只手往上举，他脑门儿上垂着一绺头发，嘴上两撇小胡子象两只小蝴蝶。

奥拉想把自己的手抽出来，但是小伙子们从两边把它握得很紧。她不由呻吟了一声。这时斯彼哈瓦——遮热板朝她看了一眼，就象当年在敖德萨那样说道：

“小姐为什么不能嫁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先生？”

“你们要知道，他是要判处我死刑的啊。”奥拉对儿子们说道。

“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们回答说。

奥拉猛地一下从两个儿子的手上挣脱了出来。接着便顺着楼梯往下滚——既是她自己，同时又是自己那颗被砍掉了的脑袋。

“我顺着楼梯往下滚，就象法列里·马里诺① 的头颅一样。”奥拉的脑袋思忖道，“可我是海伦娜呀！”

这时，她又仿佛坐在一条小船上，说得确切点，是跪在一条小船里，这条小船顺着河道慢慢漂去。河面宽宽的，宽宽的，十分平静。在船头上，就在奥拉面前，坐着她那身穿洁白的新婚礼服的女儿——也是海伦娜。奥拉完全觉不出自己和女儿之间有

---

① 法列里·马里诺(1274—1355)，中世纪威尼斯首领，秘密反对威尼斯权贵，事发后被砍头。

什么区别。她爬呀，爬呀，爬到女儿的膝边，问道：

“你嫁给什么人？”

“嫁给约齐奥。”海伦卡说。

“哪一个约齐奥？”

“嫁给约齐奥·罗伊斯基。”

“对他来说，你太美了。”

奥拉把头靠在海伦卡的膝盖上，她感觉到跟孩子们接触时的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她已经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那小船在向前漂呀，漂……而她的面颊紧贴着海伦卡的娇嫩的膝盖。

“我的孩子们呀，”她说。

但是，船底却擦到了沙滩上，速度慢了。现在奥拉独自坐在一望无际、烧得寸草不留的荒漠里。她面前摆着一条小船，更确切点说，是一个破碎了的船架子，几块腐朽了的木板——犹如一具破烂不堪的棺材摆在浅黄褐色的沙地上。这种浅黄褐色是她梦中所见的唯一一种模糊的色调。

奥拉抱住自己的头，前后摇晃，嘴里反复叨念着：

“一个也没有了，一个也没有了，一个也没有了。”

她失声痛哭起来。在哭声中惊醒了。

四

阿罗从罗伊斯卡太太那儿打听到舒什凯维奇的地址，便从米兰努韦克到他那里去了。舒什凯维奇从苏哈街那些没有人居住的小房子中找了一栋独家小屋，就在楼上安了个家。他住得满不错，甚至还有两个房间，只不过没有家具。他张开双臂欢迎阿罗。

阿罗不太喜欢这位老人，但他仍然很高兴，因为他总算找到了一个人，能够对他讲叙许许多多的事，同时还能给他出主意，帮他安排未来。到了这儿一切都似乎相当明朗了。科莫鲁夫保全了下来。沦陷时期，雅努什因需要钱建新暖房，把一份本来就不大的产业压缩得更小了。剩下总共二十公顷土地，所以既不曾被收归国有，也不曾被分掉。这块不大的土地非常适合用于栽培药用植物。据舒什凯维奇说，菲比赫先生已经种起了草药，而且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雅德维加也回到了自己这个老家，科莫鲁夫就单只缺少雅努什了，需要有个人来顶替他。

比林斯基暂时还想象不出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但也不想为此多费精神，只是用心去听舒什凯维奇那些平静而又特别实际的话。他听得多，说得少。他在前厅的一张小长沙发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舒什凯维奇太太就唠叨说要把那两个空空如也的房间布置起来给他当住房。舒什凯维奇和他妻子听说比林斯基回来时身无分文，都惊诧不已。他们原以为阿罗会从自己的背包里掏出有圣经那么厚的一大叠美元。末了他们也只好对阿罗的清寒表示理解。也许他们还不怎么相信他的话吧？复员时期呆在部队上，却搞不到一个大子儿——这不能不使他这个老经纪人感到莫名其妙。再说，自从结束战争到现在也已过了两年——说不定巴黎的生活和上建筑学院的开销已经把这个年轻人的钱财耗光了呢？

至于过去舒什凯维奇给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买的那把手枪，他们之间倒从未提起过。他俩不约而同地回避谈论武器的事，倘若偶尔在谈话中涉及到这个问题，舒什凯维奇老头儿也总是赶忙拉扯起别的事，以至往往弄得驴头不对马嘴。

舒什凯维奇给了比林斯基一大笔现款，说这是科莫鲁夫两

年的收入。阿罗也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很快便在舒什凯维奇夫妇住宅上面的阁楼上布置好了个住处。当时有些地方还能买到旧家具。

阿罗不无憾意地发现，在舒什凯维奇夫妇对待他的热忱和倾心相助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担忧和不自在。他觉得，他们之间还不是真正的推心置腹。

舒什凯维奇不知该怎样称呼阿罗。称爵位显然是不行了，称“先生”又有点儿可笑。最后干脆叫他名字。

“你听我说，”见面后的头一天他就对阿罗说道，“你去给自己买身衣服吧。即便是在旧货摊上买一套也行。穿这么一身衣服，又戴着写了‘波兰’① 两字袖章在大街上来来去去是不行的。”

阿罗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为什么？”他天真地问。

舒什凯维奇微微一笑，但这笑容里却隐藏着某种程度的焦躁。

“唉，你哪里知道，这儿并不是大家都用善意的目光来看待那些在安德尔斯② 将军的部队里呆过的人的。”

阿罗耸了耸肩膀。

“相反，”他说，“我倒觉得民众对我很热情。在大街上我到处遇见的都是亲切的笑脸。”

舒什凯维奇咳嗽了一声。

---

① 原文是英文。

② 即弗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自一九四二年起任波兰第二军统帅，参加过卡西诺山战役。

“民众，对你也许是欢迎的。可是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是站在民众之外，或者说是站在民众之上的。”

“这与我毫不相干。”阿罗嘟哝了一句。

“哼，不能这样讲！总而言之，你如果换了一套平常的服装，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了。”

“您以为，有人会监视我？”

舒什凯维奇举起双手愤慨地说：

“当然啦，我敢肯定。不过，你的良心是干净的，不是吗？”他又补充了一句。

“原来你是在为这件事不安！”阿罗心想，同时说道：

“良心……这个词儿用得太重了点。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到这儿来不带任何使命。我只是想回来……”

舒什凯维奇太太插嘴说：

“我理解您！”①

阿罗认为，这句话所说明的正好是相反的意思；这个“法国女人”实际上并不理解他阿罗既然可以留在法国，又为什么要急不可待地回到这可怕的波兰来。但是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完全理解您。”②

这句法国话在这里显得完全不合时宜。比林斯基气恼地想到，他们之间有些事没有开诚布公说清楚，致使老舒什凯维奇不论开口讲什么话，都使人感到他的不自然和做作的闪烁其词。

哼，叫他们监视好啦。他在安德尔斯的部队里打过仗，他准备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他永远对任何人也无法说明他在卡西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诺山战役后所感受到的一切。这些感受他曾经在给泰克拉小姐的信中倾诉过，但是泰克拉小姐在起义的第一天就被打死了。泰克拉小姐的死他早已知道。但阿罗明白，这类事他不能对舒什凯维奇先生讲，更不能对舒什凯维奇太太讲，作为一个真正的、毫不掺假的法国女子的她，是根本无法理解波兰人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心情。

“有什么法子呢？”他说，“我必须为我干过的事承担责任。但是，请您相信我，舒什凯维奇先生，我不能有另一种抉择，我不能不回来。甚至都谈不上什么‘作出抉择’，我只不过是想回来，就直截了当地回来了。”

“你打算在这儿干什么？”

“暂时是想到各处看看。”

“当然，你可以放心，我决不会留在科莫鲁夫碍你的手脚。我马上就从那儿搬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栖身之所，这幢独家小屋从前就是我们的，我们完全有权利住在这里。再说我的妻子在华沙住的日子也不少，她也住习惯了。”

阿罗这才知道，舒什凯维奇夫妇自华沙起义时起就一直住在科莫鲁夫，只是由于他的回国才把他们从那儿赶了出来。然而他心里明白，搬出科莫鲁夫并不是舒什凯维奇对他感到有些别扭的原因。跟老人交谈了一阵子之后，他便理会到，舒什凯维奇实际上是有些怕他。真的是怕他。这倒并不是顾忌到阿罗会向他讨账。无论是阿罗，还是舒什凯维奇都非常清楚，如今不是算账的时候，那些账目已在血与火的海洋中永远沉没了。比林斯基笑眯眯地听舒什凯维奇谈话。终于他下定决心要探出一点真情。

“您为什么怕我？”阿罗突然岔断了老经纪人的高谈阔论，单

刀直入地问道。

舒什凯维奇太太惊诧地瞥了阿罗一眼。

“您变得多么厉害！”①

比林斯基两眼望着自己的皮鞋尖。这双皮鞋粗笨极了，而且好久没有擦过。他暗自思忖，自己果然是变得厉害，此次他回到这儿竟然完全象换了一个人。这里所说的不是他抛弃了讲排场，抛弃了过去的那种寻欢作乐，抛弃了燕尾服，公使馆的宴会和打猎。所有那一切当然都已自行消失了。这里所说的是，阿罗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他成了另一个人。就象发生了一场地震，最底层的岩浆喷射了出来，又覆盖到地面上。

舒什凯维奇望着他，仔细地端详着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阿罗的问话悬空了。兴许正是由于阿罗的问话，舒什凯维奇才在房间里踱起方步来，他又朝比林斯基瞥了一眼，终于回答道：

“我觉得，你变得象雅努什了。”

阿罗微微一笑。

“这很糟糕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恐怕是很不好的。对你个人来说很不好，这正是我想对你讲的……我不怕你，我是为你担心。”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我害怕你在这儿会一筹莫展，而最重要的是：如今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作为。”

“您以为我想有什么作为吗？”

“每个人都想有自己的一席地位。”

---

① 原文是法文。

"我就不会有一席地位?"

"大概是。"

"为什么?"

"你呀,我觉得你似乎不明白,如今一切都变了。你不明白,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而你对这个时代的到来却缺乏最起码的精神准备。"

阿罗给激怒了。

"至于说到我的舅舅,他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确实都缺乏精神准备。如果说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应算作旧时代①的话,那么雅努什对它同样也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顺便说一句,"②舒什凯维奇太太说,"那封信在你那儿吗?"③

"在,在,"老人把手一挥制止她说,"等他走的时候我就给他。"

"请您告诉我,这个崭新的时代是怎样开始的?"

舒什凯维奇笑了。

"新时代开始得很平常。"他说,"坦克开到了索哈切夫。而且也是从西边开来的。而科莫鲁夫则来了几个掉队的士兵。"

"发生了什么麻烦吗?"

"后来很快便证明是一场虚惊。家里什么也没有,可他们是来找吃食的。我们就拿稀饭给他们吃,不过没有放猪油和油渣。"

"雅德维加还怕他们把她杀了哩。"太太补充说。

"后来呢?"

---

①②③ 原文都是法文。

“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吃过了，谢过了，就都走了。他们的要求很低。”

“奇怪，”阿罗说。

“可这是真正的解放，”舒什凯维奇严肃地说。“你在国外听到的多半是另一种说法。也许在别的地方不是这样。但是在我们这儿，除了把这称之为解放，不能有别的叫法。热情是普遍的。”

“我们松了一口气，”① 昔日的波特洛斯小姐插言说。

“最近几个月里笼罩着一片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压抑气氛。只不过，希望总是有的。”

“没有人想把您从科莫鲁夫撵出来？”

“哪儿的话，我是从华沙逃去的难民。这样的人都受到尊重华沙曾是座空城。我们是徒步到那里去的。”

“您是徒步去的？”

“嗯，我不是。但我们之中有人是徒步去的。比方说，雅德维加就曾徒步来回跑过。她就给奥拉太太从布拉茨卡街抢救出过一些什么小玩意儿，但是那儿象样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了，虽说房子并没有完全被烧光。”

“我们的东西呢？”

“荡然无存。早在华沙撤兵的时候就已被抢劫一空了。”

“什么也没有了？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了？”

“没有了。”

“这儿倒是有一张留给您的纸。”老太婆说。

---

① 原文是法文。

"什么纸?"

"啊呀!"舒什凯维奇想了起来,便用钥匙打开了一张旧书桌的小抽屉,"有一件给您的东西。"

"什么东西?"

"信。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这事说来话长,曲折着哩。正当德国人到雅努什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次,他们把雅努什杀害了),雅德维加看到书桌上有一封没写完的信。她一把抓了过来,塞给了海伦卡,海伦卡跳墙从花园跑到森林里去了。后来海伦卡又到了华沙,她就把那封信交给了我,要我好好保管起来。她做得很对,这样一来,信就保存下来了,可是海伦卡……"

"是一封什么信?"

"是雅努什被杀害的那一天写的。是写给你的。"

舒什凯维奇交给他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亚历山大·比林斯基从信封里抽出四张写满了字的纸,而第五张纸只写了一半,手书便中断了。他一眼便看出那是雅努什那娟秀、工整、表面平静内藏激情的字体。他满怀激动的心情瞧了一眼抬头:"我亲爱的阿罗……"

阿罗自从回到国内的那一刻起,心境一直非常平静,他连想都不曾想到会有什么事能使他特别激动。但在此刻,他却感到嗓子眼里一阵哽塞,他站起身,拿了信就径自朝阁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房间里已经多少有了几件家具摆设了。

五

雅努什 梅申斯基致阿罗的信:

科莫鲁夫，1943年10月

我亲爱的阿罗！

没有任何客观的原因促使我今天提笔给你写信。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不知道，你现在何方，不知你是否还活在人世，不知此信能否到你手中。说不定我会死去，这封信也将付之一炬。要知道，如今许多东西已经消失，有的也即将消失。我认为，不但如此——我几乎深信，写这封信将完全是多余之举，因为我觉得，我会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谈起今天我在信里提到的这些事。是的，我们会有一天能促膝谈心。但是，如果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相逢，那一定是在“这一切”都过去之后，许多今天司空见惯的事件将会成为某种遥远的往事，我们也将不知不觉象看待历史那样去看待它们。到那时，它们将变得更容易理解，不复使我们激动不安。我们将把这些事件放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去考虑，对我们来说，它们将变得不那么现实，因为它们要服从于一个更高真理的最高原则。

你大概了解，或者揣测得到，我们这儿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事变。《圣经》里所说的那种大灾大难已经落到了我们的头上。这儿所发生的一切简直不象是人之所为，而倒象是天灾。不论是我，还是我周围的人都看不出我们的敌人是人，只觉得他们是埃及大灾①或巴托罗缪②之夜的化身。要我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一点儿人味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我全然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总该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吧。如果说我对从前的世界就一直不理解的话（我曾经跟你谈起过这件事，不过，跟埃德加尔谈得更多），那么我对如今这个世界就更谈不上理解了。这个世界干脆就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如此，可话又说回来，或许正是由于我不理解当今的现实，既不理解杀人者，也不理解被杀者，这样自一段时间以来在我身上产生

---

① 据《旧约》，上天给埃及人降的大灾是饥饿、黑暗、瘟疫和蝗灾。

②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异教徒的大屠杀。

过一种怡然自得的情绪，这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这种怡然自得之情就是陶醉，陶醉于这个世界。这显然是由于我感觉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时时刻刻出现在我周围，然而又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突然地、出人意料之外地消逝，就象在观众进场之前就拉开了大幕，露出的是一个空舞台。

我周围的世界，也就是科莫鲁夫、树木、花草、菲比赫、雅德维加和海伦卡，这些都时时刻刻出现在我面前，宛如出现在一团光耀夺目的焰火里。我每每都是在一团眩目的焰火里独个地看到这些人和物，似乎是平生第一次见到，似乎是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他（它）们的存在。科莫鲁夫花园的那些司空见惯的椴树和苹果树仿佛都是重新长出来的。我每次都是在这团焰火的光芒里看到它们，我望着它们，仿佛它们是在片刻之前才刚刚出生的，还带着与它们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连接的脐带。它们都不是来自现实世界，而是来自我的内心世界，我这个人在现今和过去那些离群索居的岁月里所赖以生存的一切都寓于这个世界之中。

说来也真怪，在一个人已沉沦渊薮，所见皆为罪恶和恐怖的时候，在世界已经离开了正常的轨道，任何事物，不论是死亡，还是斗争，抑或是胜利都不合乎逻辑的时候，我却感受到了生活的完美，这无疑就是一个溺水者在丧失意识之前的那种感觉。

请你想想看，我呆在科莫鲁夫，这儿随时都有可能猝然闯进一批莫名其妙的野蛮人，一群没有面孔，类似机器，又聋又哑，没有感情的怪物。而在内心深处我却感受到了一种再真实不过的生的欢乐。我感到欢快，是由于我在思考，我在感受，是由于窗外是秋天，阳光灿烂的波兰之秋，它总是那样的迷人；我感到欢快，是由于我能给你写这封信，给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亲人，唯一的一个或多或少了解我的人写上几句话，即使你永远也看不到这封信也罢。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写了这封信；我感到欢快，更是由于迄今构成我那相当怪诞、非常空虚的生活的一切终于到了晶化的程度。

当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是，我相信，所有这一切都行将结束。不是对我个人而言的主观地结束（比方说，倘若他们今天就把我杀害），而是客观地结束。我这样说，并不是自己在想入非非，也不是在捕风捉影，更不是象征隐晦。我想得非常具体，非常实际：战争和希特勒的恐怖统治即将结束，德国人眼看就要被打败，一个和平的新世界就要到来。我深信，再也不会拖得很久了，往后每个人都将为自己而工作。再也不会有人杀人的事了，虽说目前我还处处看到他们是带着怎样的快意在杀人。难道说将来还会有人杀人吗？

这件事且不去说它吧。我亲爱的亚历山大，我不能想象，在经历了这许多惊心动魄的惨祸之后会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会出现一个光辉的新世界。人总是人嘛。当然，人是会变的，会日臻完善，但变的范围很有限。可有一件，一场大灾大难过去后，人们会喘口气，会把自身蕴藏的巨大能量解放出来。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我热切期望，你身上的那股（它正被压在战争这个世界浩劫的前所未有的重负之下）力量能得到解放，逐渐聚集起来，放出光和热。我曾自动摆脱这个重负，逃避了斗争。然而，你们年轻人，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挑起这副重担。你们之所以甘心负重，为的是它能造就你们的内心世界，那将是从此再不会去跟暴力厮杀而是为人的幸福而奋斗的人的内心世界。

我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向你们看齐。虽然有时我也非常渴望能投身到这场冒失的、盲目的斗争漩涡中去。我从自己的一举一动里看到的总是自己的无能，看到自己不可能达到哪怕是最低级的完善境界。于是我便自我安慰说，你们会替我去做的。你们，你们年轻人，你们会活着走出这个地狱。活着不仅仅意味着有生命，而是精神上充满生气，就是说，有那么一丁点儿信念，这种信念能够成为新生活的起点。

我跟安德热依·戈翁贝克曾经有过一种默契。这个孩子（应该

说，这个人，因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理解我放弃职责的原因，他甘心去作我能作而不愿作的事。直言不讳地说吧：我跟安德热依达成过一个默契，就象跟魔鬼订立契约那样，以我的灵魂作代价。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了他，我自己便没有灵魂地活着，这就是说，我变得冷酷无情，缺乏信念，毫无能力去从事任何活动。这不是没有灵魂，这只是我的非常低下的灵魂，这是我无法跨越的一道门槛。也许正是由于我认定了要彻底放弃我的灵魂，我的内心才充满了欢乐，才把我在自己永恒的孤独中所体验到的一切都看成是十全十美的。我的体温表指示的是低度数，三十五度，正是这没有升起来的水银柱（它是能够升到40度的），给人造成了一种美学上和道德上尽善尽美的印象。

我不能想象，倘若你活着，会不回到波兰来。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如今都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和谁将取得胜利。你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就已经失去过一次产业。我记得，比林斯基家的家仆是怎样把你包在毡斗篷里送来的。那个不寻常的场面使我终生难忘。你那时候真是小得叫人可怜，我当时就想，要象疼爱儿子一样来疼爱你。哎，你不要见笑，我没有象我想的那样疼爱过你。当时是纷繁的事务使我不得空闲，而后，主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使我感到自己精疲力竭，心灵空虚，几乎是被压垮了。我简直没法生活，许多重要的事都顾不过来，甚至于你。你的母亲养育了你，我得承认，你那时候是个很难对付的孩子。我跟你母亲一起到西班牙去的时候，旅途上经常谈起你，那是我那次可怕的旅行中所面临的又一个可怕的问题。就是在那儿，我看到了人是多么喜欢杀人，甚至杀害自己的情人。

既然我在给你写信，这就是说，我确实认为，你变了。你不可能仍然是那个只会画那种悦目的小画的小比林斯基。你从未画过风景画，难道你能去画战争风景画吗？譬如说，有一座普通的森林，难道你肯让人知道，在这座森林里进行过一场集体大屠杀？在我们这儿，在科莫鲁夫附近就有这么一座森林。或者，有一棵高大的槲树，难道你肯让人知道，在这棵槲树下躺着的是我那被杀害了的朋友雅内克·维耶

维乌尔斯基？是的，他就是躺在那棵高大的槲树下的，他是你的祖母安娜公爵夫人的老仆的儿子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是我在这个大地上所遇到的一个最好的人。

我设想，你已经变了。因为你只有起了变化之后才能正确评价你将在这儿碰到的局面：被毁得片瓦无存的波兰的瓦砾场。波兰已被烧成了灰烬，被毁得片瓦无存，或者说，是被毁得片瓦无存，被烧成了灰烬。而且肯定还要遭到焚烧。这一切都是可怕的，沉痛的，一个人若要回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就得有过一番彻底的变化。我想，你是会热爱她的，就象我热爱她一样。你不会一下就热爱她，因为难以热爱这样一个大杂烩，这是一个由荒诞的历史，血腥的鲸吞豪夺，天才的诗匠，还有那些自命不凡、总是想高人一等的人物，那些寡廉鲜耻之徒、胸无大志又目光短浅之辈堆积而成的大杂烩—— 一堆与其说是卑鄙龌龊，不如干脆说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堆积而成的大杂烩。特别是历史。但历史是我们可以改造的东西，我们甚至正在改造过去，说不定你能成功地改造未来，而且使过去也得到改造。我们是从来不缺少人才的，只不过，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也往往有其卑鄙的一面。卑鄙之中有时还掺杂着愚蠢，其分量往往超过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应有的那种限度。有时还不是愚蠢，而是盲目，而这就更糟糕了。

亲爱的阿罗，这一切你都能克服，因为你知道，波兰究竟是什么。从那些舞会和狩猎中你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是我知道，你会象我一样去热爱波兰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我从敖德萨初到这里来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狭隘和渺小。唯有你祖母在我看来不是那样。我觉得不渺小的还有一个年纪轻轻、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他走出布拉茨卡街那座府邸的楼梯间，投身到西里西亚的起义中去了。我知道，西里西亚的起义不过是虚晃一枪。但他不清楚这一点。也许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去参加，西里西亚起义才不是一种虚张声势，虽说那儿既有头脑简单的傻瓜，也有工于心计的机灵鬼。然而雅希·维耶维乌尔斯基却对起义深信不疑。于是我便忽然爱上了雅希。这件事使我

的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内容。

当时，我自然并不曾认识到这一点。我是现在才弄明白的，是在雅希躺在科莫鲁夫槲树下的沙土中，在我们等着结束战争，好把他从沙土里挖出来，来个“象样的”安葬的时候（莫非将来终有一天真能象样地举行这个可怕的仪式）。

你要知道，就是自雅希投身起义的那一刻起，我便开始有点儿明白，如果我觉得在波兰所见的一切都是那么狭隘和渺小的话，那么这种狭隘和渺小并不在于波兰而在于我自身。波兰的辽阔不同于敖德萨大草原的辽阔，然而这种辽阔是存在的。只是需要睁开眼睛。

我的一双眼睛长久以来都没有睁开过。直到如今，在战争时期我才把它们睁开了。那还是在不久之前，在索哈切夫，当我见到德国人枪杀了二十四个波兰人的时候（在布祖拉河岸上），我的眼睛才彻底睁开了。这倒不是因为被杀的是波兰人，而是因为前者和后者都是人。我在这封信的开头说过，我既不理解杀人者，也不理解被杀者，我心里所想的就是他们。

你要知道，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统统倾泻到纸上，也许多少还是一件快事，但是文字往往既不能表达内心深处细微的想法，甚至也不能表达一个人想说、而且在谈话中必能说出来的那些话。我丝毫也不怀疑，我还有向你倾诉衷肠的机会，有朝一日你我促膝谈心时，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也许是在花园的老槲树下，在可怜的雅内克的坟前，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只是千万不要在布拉茨卡街，因为那个地方过去的气味太浓了，而我想跟你谈的是未来。到那时我对你讲的话比起写在这白纸上的黑字来（这白纸上还绘有王冠的图案！是愚蠢的雅德维加给我买来的），一定会更加生动，更有内容。我想使你相信这个未来。也就是说，使你不要惧怕这个未来。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过去，没有那种靠许多年以至许多个世纪的经验所赢得的东西，他就会惧怕未来。而我认为，波兰的经验是那么独特，那么丰富，以致任何一种毁灭行为都把它无可奈何。你很清楚，三个强国也曾经用三种

不同的方式推行过同化波兰的政策，结果都是枉费心机。用霸道、野蛮、残忍而又愚蠢的方式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同样也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私下说一句，任何一种毁灭行径都是愚蠢的。

我很惋惜，你没能跟我们一起呆在这里。必须在此时此刻看着这个民族，方能深信，他是能经受得住一切磨难的。我并不想讲什么激昂慷慨的话，但是我的笔尖很自然地写出了**伟大**这个词来。只要到市场上去走走，听听妇女们都在讲些什么，只要去听听哲学家米尔布兰特（他到我这儿来过，是来找海伦卡的）的讲课，就会深信，野蛮人无论打下多少树叶，深埋在泥土里的树根依旧安然存在。

这一切我都清楚，这一切我都相信，虽说我似乎是游离于生活之外。我隐居在这里，佯装不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现在更是如此。如今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联系都已中断。我们孤立无援，但是这更显出了我们的英雄本色。我们面对种种罪行，别人的和自己的罪行，我们作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勇牺牲，可惜这些牺牲仅仅是我们自己这一方面的。

遗憾的是，你没有看到安德热依。他身上的那种质朴就象是上天的恩赐，正因为如此，他才显得出奇的俊美。他心里没有愤怒，只有决断（别人都感到愤怒和痛苦，譬如说，海伦卡，她也是绝代美人）。但是安德热依不是孤独的，象安德热依那样的人有成千上万。

待战争一结束——已经为期不远了，任何一个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是怎么一回事。你无论如何都要回来，不管你此刻所呆的那个国度对你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你都要回来。但愿这儿不是珀耳塞福涅①的冥府！你想想看，到那时我们得怎样来确立自己生存的权利，得拿出多少证据来说明我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用之才。而另一个世界，则是个日趋没落的世界。你很清楚我在那个世界的阅历，我曾不

---

① 希腊神话中地府冥王之妻，掌管死人的灵魂。

止一次跟你谈起过，虽说你那时总是不以为然。我当时心里想的比对你谈的还要多得多。因此我这封信才有如圣约翰节时漫出堤岸的维斯瓦河水滔滔不绝，卷带着整棵的树木和零星的断枝滚滚而来。我们将要面临的已不是历史的而是历史哲学的最高任务。首先我们必须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你可曾考虑过我国十七世纪的历史？你可曾思量过那个充满了巴罗克艺术风格和惨败的世纪？我们很少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说波兰的大贵族，譬如，你的祖先在十七世纪的下半叶多少取得过某些成就的话（我的祖先没有，因为他们当时正在乌克兰那边厮杀），那仅仅是因为在十七世纪的上半叶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仿效波莱斯瓦夫①、卡齐米日②、亚盖沃③、齐格蒙特·斯塔雷④这些盛世君主，恢复了极其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我提到这些名字，并非想突出个人。我不相信帝王，帝王们都是匆匆的过客。你要听我的话并且记住，但愿这也能促使你回到祖国：帝王们都是匆匆的过客。我说的是集体，是时代，是想证明，每次在一切化为乌有之后都能够生存，能够重新创造。

啊，我走得离我这可怜的科莫鲁夫多么远！请原谅我这些慷慨激昂之词，这是我一生所憎恨的东西。

我一生象提防火一样提防着豪言壮语。可它却象梦一般地出现在我的笔端。我并不曾做过什么。倘若我在此刻就死去，我身后可是一无所有。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我善于记录各种现象，善于确认各种事实，把它们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归纳整理得有条不紊。可这于别人又有何益呢？

你知道，此刻我脑子里塞了那么多观察到的和记录下来的现象，

---

① 波莱斯瓦夫·赫罗布雷（967—1025），992年就位为波兰国王。

② 卡齐米日·维尔基（1310—1370），1333年就位为波兰国王。

③ 伏瓦迪斯瓦夫·亚盖沃（1348—1434），1386年加冕为波兰国王。

④ 齐格蒙特·斯塔雷（1467—1548），1506年就位为波兰国王。

我的大脑已经饱和了。再加上一个事实，再加一点一滴的东西，就足以使我脑子里的一切结晶。结晶成什么？ 我不知道。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是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今要我丢开那漫长的噩梦谈何容易！我应该引咎自责的地方太多了，而今要我把自己的疑虑、顾忌忘怀又谈何容易！

但我觉得，我身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欲望：向生活挑战，向所有的人都无法避开的可怕的生活挑战。挑战，并且……

信到此中断。

六

直到秋天阿罗才最终搬到了科莫鲁夫。整个夏天舒什凯维奇夫妇都在"分期分批地"往华沙搬家。阿罗没有去阻止他们，也没有抱怨他们行动迟缓。他在华沙也有事可干，其中有几次把他传去讯问，这些讯问暂时尚未引起什么麻烦。也没有人阻止他接受科莫鲁夫的产业。他把一切经济事务，把跟菲比赫以及一直住在故宅里的"热尔梅娜"的谈话，统统往后延宕，都推迟到日后那些无聊的秋夜。眼下他经常到米兰努韦克去，跟罗伊斯卡太太和她的孙女儿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在科莫鲁夫最后安置下来之后，阿罗马上决定给埋在科莫鲁夫的两个朋友移葬。雅德维加希望把雅内克葬在布鲁德诺，而雅努什则要葬在波翁兹基的祖茔里。这样两个朋友便被分开了。

移葬的那一天，同时也是阿罗初来乍到这个新环境的第一天，他把整个农庄巡视了一遍。农庄实在不大。他走到槲树旁

边便停住了脚步。从小路上望去，梅申斯基和维耶维乌尔斯基都安睡在老槲树的那一边。在索哈切夫的医生和卫生员来到之前，就动手掘坟了。

两个坟墓的标志都很明显，所以挖掘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个工作是由伊格纳茨(他早已从德国回来了，而且自己已有一个农庄)来承担的。伊格纳茨在手心上啐了一口唾沫，用脚去蹬铁锹。给他帮忙的是“众神的使者”——他的儿子。在这一段时间里，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亚麻色头发、体形匀称的小伙子，他比父亲高出整整一个脑袋。

索哈切夫来的几个官员对这不愉快的差事表现出了明显的厌烦。只有穿白罩衫，戴胶皮手套的女卫生员十分热心。她举起一双戴着胶皮手套的手，几乎是兴奋地对阿罗说：

“啊，把他们掘出来，这太好了！……”

比林斯基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本是他吩咐迁葬的，可现在又后悔了。虽说他一生见过那么多的尸体，但心情仍然是相当沉重。话又说回来，阿罗非常清楚，既然他要住到科莫鲁夫来，就不能在屋前留下两座坟茔。

槲树下，靠近长凳摆了两具一样大小的黄色棺材准备收殓遗骨。两个棺盖上都有个黑十字和一个圆形的帝国式样① 的小花圈。先挖出来的是雅希。他埋得很浅，用一条毯子和一块油布卷着，油布保存完好，一点儿也没有腐烂。借助这块油布就把死者的残骸拖了出来，尸体完全腐烂了。它在沙里埋了八年，没有什么臭味。

人们迅速把遗体放在白布上，女卫生员熟练地用白麻布把

---

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流行的一种仿古艺术风格。

它裹好。雅内克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小，简直就如同维耶维乌尔斯基太太昔日到敖德萨去时旅途上携带的一个包袱。站在坟边的阿罗还是朝死者的头部飞快看了一眼，头上还残留着一点头皮；鼻头已经没有了，眼睛也只剩下两个空洞。

雅努什埋得要深得多，他躺在洁净的白沙里。他的遗体保存得很好，当然他在地里埋的时间比维耶维乌尔斯基也要短一些。雅努什是用一条方格毛毯卷起来的，在掘墓人伸手去拉的时候，毛毯被撕破了。

伊格纳茨和他儿子不得不把一块新布和菲比赫准备的一块油布垫在遗体下面，这才把雅努什的遗体拖到了墓穴边上，放到了地面。

女卫生员又打算把挖出来的遗体卷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包袱，但是阿罗制止了她。他走近墓穴，仔细看了看舅父的遗骸。

揭开方格毛毯，脸和手都露了出来，两手放在胸前，握着一个小小的木十字架，下葬时给他穿的衣服也没有腐烂。只是面部、双手、小十字架和衣服全是一样的灰绿色，似乎一切都是由一种霉菌塑造出来的。因此这具尸体给人的印象并不象个真实的东西，倒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艺术品。

脸盘僵硬、干瘪，轮廓尖削，宛如中世纪某个木刻家的作品。两眼凹陷，眉毛已经脱落，整个面庞表现出的是一种深沉的悲痛和肃穆。雅努什的短鼻子变得更短了，似乎是皱起来在闻什么气味，那两片薄嘴唇也是灰绿的霉色，跟额头、面颊、双手和衣服一样。比林斯基觉得这具尸体是那么陌生，是那样跟泥土分不开，他不由感到万分惊诧，死亡竟是这样的彻底和不可挽回。这个躯体已经不复是躯体了。它只是一个影子和一团泥土。

比林斯基打了个手势，但有人轻轻碰了他一下。雅德维加站在他身旁，用一种贪婪的、充满痛苦的眼神凝视着雅努什的遗骸。阿罗扭过脸去，转身走了。他朝屋子的方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望了望槲树下的场面，只见伊格纳茨、伊格纳茨的儿子和雅德维加正在把一个长方形的洁白的包裹装进棺材。

当别人已经把第二口棺材的棺盖盖上，封好，正要往卡车上抬的时候，比林斯基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什么花也没有吗？”阿罗看到菲比赫也在一群不知是来看热闹还是来向死难者致哀的雇农和姑娘们中间，便向他问道。

“暖房里有菊花。”

“我们去剪几枝来吧，得给他们一点儿鲜花。”

这时两具棺材都抬到卡车上去了。

阿罗、菲比赫先生和雅德维加一起向暖房走去。

阿罗来到科莫鲁夫还没有看过暖房。战争期间暖房扩大了许多。在整个沦陷时期里，雅努什每年都在原来的暖房近旁扩建一个新厅。比林斯基没见过这些新建筑物。从前他到科莫鲁夫来的时候，暖房比现在要小得多。说得更确切点，那时只有一间育苗房，后来也拆毁了。如今建起了四排玻璃暖房，由一条共同的玻璃走廊联在一起，有热汽供暖管道。就在暖房旁边建了一座锅炉房。暖房里比外面暖和得多。锅炉房已经生火了。

从地里掘出的遗骸并没有散发出多少臭气。但是被掘开的坟墓周围却有一股讨厌的、难闻的气味。浸透了泥土潮气的裹尸布和衣服、埋在沙里干枯了的遗体、残存的一点腐烂了的内脏都留下了一股萦绕不去的、刺鼻的味道。槲树下透出死亡和

凄凉的气息。直到在这暖房里，在这周围散发着菊花枝叶的樟脑味的清香的处所阿罗才感到那一切的难耐。他顺手摘下一片暗绿色的小叶，在指间揉碎了，仿佛是希望那股清香能永远留在自己的身上。接着，他又把手掌举到脸上，贪婪地吸吮着那清心怡神的芳香。这种清醇的香味他在许多年以前就曾领略过。这香味使他回忆起昔日的那些比较美好的时光。他明白，菊花的馨香对于他来说总是和科莫鲁夫联系在一起的。在从前那间老育苗房里，每到秋天也常有盛开的菊花。在他热衷于打猎的那个时代的一盆盆屡见不鲜的洁白的和黄色的小花，如今于他却成了祭奠亡灵的丧花。仅在片刻之前，当他看到遗体的时候，尽管那张灰绿面孔上的一些特征他是熟悉的，可怎么也无法使他想起活着的雅努什，但这片揉碎了的小叶的略微刺鼻的芳香，使阿罗的眼前又倏然出现了舅父和他那早逝的可怜妻子佐霞的几乎可以触摸的形象。不论是在回华沙的途中，还是在米兰努韦克，抑或是在从华沙到科莫鲁夫的路上，阿罗都不曾想起过佐霞。可是在此刻，他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了一个有一双美丽的、惊魂不定的眼睛的娇小妇人的形象，那是多年前他在音乐会上所见到的形象。那时他看见她站在音乐厅楼梯朱红色的地毯上，扭过脸来向他问了句什么，他没有回答她。今天他已不记得她问的是什么了。但他记得，他当时一声没吭，只是脸红到了耳根。即使是在今天他也无法回答死者的任何问话。使他吃惊的是，此刻竟也有一股热血冲到他的脸上，使他满面通红，眼眶里荡漾着晶莹的泪水。

“花还开得不多，”菲比赫先生说着递给阿罗一把整枝剪刀。“因为这些花我们是准备到亡灵节才用的。不过四号暖房里兴许还能找到一些开了的花。那儿都是雅努什先生非常喜欢的

小花。”

阿罗朝四周望去。每一间暖房里都摆着一盆盆品种不同的祭奠亡灵的菊花。第一间暖房里摆的是滚圆的、象雪球一样的白花。他走进第二间暖房的时候，看到的是盛开着的背面为金黄色的绛紫色花朵。第三个暖房里开的又都是粉红色尖花瓣的花，而在最后一间暖房里则又是一些小花瓣的花，有黄的，淡紫色的，深棕色的。不过最多的还是白花。阿罗手里握着剪刀，但并不曾动手去剪花。他赞赏这个花的海洋，它波浪起伏，具有一种优雅的、清淡的情调，宛如一块褪了色的地毯。

在第四间暖房里，他闻到了另一种香味，一种非常浓烈的橙子的馨香。这馥郁的香气使他想起了非洲。他朝身边瞥了一眼，只见在一张小桌子上摆了四盆晚香玉，他明白，那香味是从这儿散发出来的。

“这些晚香玉呢？”阿罗问。

“都是前一批里剩下来的。今年的稍微晚了点。锅炉房缺燃料。您知道，我们种花有个顺序……菊花之前是晚香玉，菊花之后是仙客来。您看，已经育好苗了。”

菲比赫向他指了指摆在小桌下边的一些小花盆，桌子上堆放着菊花，小花盆里仙客来密密麻麻地长出了盖满白斑的淡绿色的新叶。

“雅努什先生盖了个非常美的暖房。”雅德维加站在阿罗身边，手里举着一大朵菊花满怀深情地说。

她和菲比赫先生同时朝花团锦簇的暖房扫了一眼，仿佛是在欣赏这淡雅清幽、波翻浪涌的花海。

“他给我们建立了一座漂亮的农庄，”菲比赫老人赞许地说，“如今要照料好，使这儿的一切都有条有理。”

译 后 记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是波兰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代表作。小说共分三部。第一部发表于一九五六年，第二部发表于一九五八年，第三部发表于一九六二年。波兰文艺批评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是作家的主要成果，代表了他创作的顶峰，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小说创作中取得的最高成就。

雅·伊瓦什凯维奇于一八九四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波兰家庭。早年曾在基辅学习法律和音乐。一九一九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同时在华沙参加《斯卡曼德尔》社①，成为“斯卡曼德尔”派著名五诗人之一。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间在外交部门工作，得到周游西欧诸国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文化活动。战后曾任波兰议会议员、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九年起任波兰作协主席，直到一九八〇年三月二日去世。他一生创作了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近八十卷。

《名望与光荣》这部史诗式的作品，通过原先生活在乌克兰

---

① 波兰二十世纪诗歌团体。该社成员开始曾和波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作过斗争，宣传文学要乐观地看待现实生活，认为诗人的“我”应与周围世界融为一体，在诗歌形式上主张革新。 十年初开始瓦解，一部分人走上了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路，伊瓦什凯维奇坚持运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

的几个波兰家庭两三代人的遭遇，反映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一九四七年间波兰民族命运的变迁。故事从头到尾经过了三十三个年头，涉及到了许多波兰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全俄的革命风暴、资产阶级波兰共和国的兴亡、西班牙内战、德国法西斯由崛起到灭亡，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时代画卷。作家试图从历史事件进程中探讨人生的真谛，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和哲学问题。

作家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笔触反映了波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貌，描绘了极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图景，从战前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写到战时的动乱；从阴暗腐朽的贵族府邸写到光怪陆离的巴黎社会，展示出了一幅幅富有时代特征的、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

作者在刻画人物方面独具匠心，描写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类人物，表现了他们对世界、对时代和对人生的不同态度。作家着意发掘人物的内心深处，表现他们由迷惘、彷徨而憬悟的心灵历程，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绘声绘影的艺术形象。

《名望与光荣》也是一部“同过去告别”的小说，受到深刻批判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超阶级的空想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骄矜，而且还有波兰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生活方式、社会风尚。作家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赋予了他自身的某些素质，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实践，重新评价他本人和他的同胞在过去数十年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积累起来的丰富而艰辛的生活经验。这种批判是真诚的，因而也是感人至深的。

作品始终贯穿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尽管有着不同的经历，各有自己的爱情纠葛，各有一段兴衰史，但

是，他们个人的命运都与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他们最终都在对待祖国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受到了检验，许多人最后都殊途同归，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名望与光荣》是一部结构复杂的作品，作家为了展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内心世界，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事态的发展和刻画人物的性格。可以说，这是一部集波兰古典文学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流派名家创作经验之大成的杰作。

《名望与光荣》的问世，给伊瓦什凯维奇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一九六三年他因这部作品获波兰文化艺术部一等文学奖，一九七〇年获波兰国家一等文学奖；一九六九年获约里奥一居里金质奖章，一九七〇年获列宁奖金。

译　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名望与光荣　　（下册）
作者＝（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易丽君　　裴远颖译
页数＝２６９２
ＳＳ号＝８０４０１３９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３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